

歐陽永叔全集總目

重編歐陽永叔全集序 宋周必大

歐陽永叔居士集序 宋蘇軾

歐陽永叔本傳 四朝國史 宋史

歐陽永叔年譜

歐陽永叔居士集 五十卷

歐陽永叔外集 二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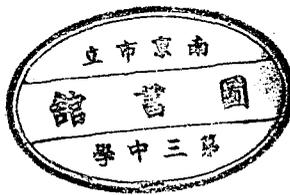
歐陽永叔外制集 三卷

歐陽永叔內制集 八卷

歐陽永叔表奏書啓四六集 七卷

歐陽永叔奏議 十八卷

附河東奉使奏草 二卷



河北奉使奏草二卷

奏事錄一卷

濮議四卷

歐陽永叔書簡十卷

集古錄跋尾十卷

易童子問三卷

崇文總目敘釋一卷

于役志一卷

歸田錄二卷

筆說一卷

試筆一卷

六一詩話一卷

六一詞三卷

## 重編歐陽永叔全集序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必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寡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羣書，尤長考證，於是徧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爲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爲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實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爲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牴牾，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旣以補鄉邦之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

重編歐陽永叔全集序

授，或因是稍悟爲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  
六月己巳，前進士周必大謹書。

歐陽永叔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違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歿，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

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一作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一作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是時任翰林學士。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歐陽永叔本傳 (淳熙間進四朝國史)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巖然有聲，宋與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條習，鏗刻駢偶，曠馭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業，闕於世，學者不復道。修游隨，得於廢書籠中，讀而心慕焉，晝停滄，夜忘寐，苦志探賾，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留守錢惟濟器其材，不櫻以吏事。修以故益得盡力於學。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諡書貴之，謂不知世間有羞取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略以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修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勵，不顧帝獨獎其敢言，面賞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析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虜有。」朝廷

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陸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死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乎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修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顛權，蓋善人少過，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去，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爲修奏乞次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天子有政治之意，相賀於朝。修乞蔡州去，帝復納劉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縱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學，向之蠶薄者，伺修出，聚謀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洽。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同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從，下流旣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詔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祐元年水災，（書嘉祐二年知貢舉於前，而記元年水災於後，當時史院進本差誤）修上疏曰：「

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官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修，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政事堂，所論或矯異，他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平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誼等六人，爭論不已，指修爲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猶有憾於修，造帷蕩不根之謗，擢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卽位，欲深譴修，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本以風節自持，旣數困汙穢，纒年六十，卽速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爲王安石所誅，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襁褓在前，觸發之不顧，故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不悔也。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騫，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釋異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

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名言。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彊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佛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爲此。」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修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修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免喪，始爲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選。棐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爲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閱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霽祿而後歸，今乃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選。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爲著作，耶判登聞鼓院，復從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勢，來居棐，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卽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年六十七。

史臣曰：「當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煜如其光，嶸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復起，闕百川之頽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此兩入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修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修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

歐陽永叔本傳（宋史）

元托克托等奉敕纂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巖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禮裁猶仍五季餘習覘刻駢偶澁唼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繼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貶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城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睦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入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願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

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修，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崑崙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陸燾，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旣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旣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夏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顛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顛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長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羣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減殿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

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同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爾。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須棟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馭三紀，而儲官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大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誅盜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後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後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禮。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

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推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譴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試，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擬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敬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

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修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會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秦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遷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煜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歐陽永叔本傳

歐陽永叔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是歲，皇考崇國公觀，為綿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崇公終於泰州軍事判官。公叔父煜時任隨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九，攜公往依之，遂家於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稍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叔父後歷闕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至二千石，終都官員外郎。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葬崇公於吉州吉水縣瀧岡。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為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聖四年庚申。

天聖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天聖五年丁卯。

天聖六年戊辰。

天聖七年己巳。

天聖八年庚午。

第十四名。

天聖九年辛未。

尤善日為古文歌詩，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初，晉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迎於東武。

明道元年壬申。

公年二十六。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盡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峻壁大誓神僧之洞。公又嘗行縣視旱蝗。

明道二年癸酉。

公年二十七。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夫人晉氏卒，時生子未踰月。

二月，仁宗即位。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

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自隨州薦名禮部。

公年二十一。

是春，試禮部不中。

公年二十二。

是歲，公攜文謁晉學士偃於漢陽，晉公大奇之，留置門下。冬，攜公泛江如京師。

公年二十三。

是春，公從晉公在京師，試國子監，為第一，補廣文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公年二十四。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為第一。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

公年二十五。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為留守，幕府多名士，與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

公年二十六。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盡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峻壁大誓神僧之洞。公又嘗行縣視旱蝗。

公年二十七。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夫人晉氏卒，時生子未踰月。

九月，莊獻劉后莊懿李后，祔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郎。

景祐元年甲戌。公年二十八。三月，西京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留守王文康公囑入樞府，薦召試學

士院。閏六月乙酉，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三館秘閣所藏書多

脫謬。七月甲辰，詔委官編定，做開元四部，著為總目，公預焉。是歲，再娶，諫議大夫楊公大雅女。

景祐二年乙亥。公年二十九。是歲七月，公同產妹之夫張龜正，死於襄城，詣告視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公年三十。是歲，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言事件宰相，落職，知饒州。公切貴司諫高

若誦，若誦以其書聞。五月戊戌，降為峽州夷陵縣令。公自京師沿汴絕淮，泝江，奉母夫人赴貶所。十月，至夷陵。

景祐四年丁丑。公年三十一。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奎女。是夏，叔父都官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

辰，移光化軍乾德縣令。

實元元年戊寅。公年三十二。三月，赴乾德。是歲，胥夫人所生子天。

實元二年己卯。公年三十三。二月，知制誥謝希深，絳，出守鄧州。梅聖俞將宰襄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

往會，留旬日而還。六月甲申，復舊官，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自乾德，奉母夫人待次於南陽。冬，暫如襄

城。

康定元年庚辰。公年三十四。是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就。六

月辛亥，召還，復充館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癸巳，同修禮書。是歲子發生。

慶歷元年辛巳。公年三十五。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許之。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

回，依舊供職。十一月丙寅，祀南郊，攝太常博士，引終獻。十二月，加騎都尉。己丑，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

慶歷二年壬午。公年三十六。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

首賜敕書獎諭。四月丙子，復差同知禮院，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五月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八月請外，九月通判滑州，十月至。

慶歷三年癸未 公年三十七 是歲仁宗廣言路，修政事，人多薦公宜為臺諫。三月召還，癸巳，轉太常丞，知諫院。四月至京。九月戊辰，賜排衣銀魚。己巳，同詳定國朝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丁未，同詳定編敕。是月立春，祭西太一宮，為獻官，循例賜紫章服。

慶歷四年甲申 公年三十八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檢院。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生辰入使，御筵於都亭驛。己亥，命公使河東，計度廢麟州，及盜鑄鐵錢，并禁果虧額利害。七月，還京師。八月甲午，保州軍叛，契丹聲言討西夏。癸卯，除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九月，三朝典故成書，以公嘗預編纂，賜詔獎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慶歷五年乙酉 公年三十九 是春，真定帥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時二府杜正獻、范文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去，公上書辨之，小入，素已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鞠治，府尹楊日嚴觀望，傳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供奉宣王，昭明監勘，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十月甲戌，至郡。是歲，子舜生。

慶歷六年丙戌 公年四十 公在滁，自號醉翁。十二月，以南郊恩，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是歲，子槩生。

慶歷七年丁亥 公年四十一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二月庚寅，至郡。

慶歷八年戊子 公年四十二 正月丙午，移知潁州。二月丙子，至郡。樂西湖之勝，將卜居焉。四月丙戌，轉禮部

皇祐元年己丑 公年四十三

耶中八月辛未復龍圖閣直學士。是歲子辯生。

皇祐二年庚寅。公年四十四。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轉吏

部郎中加輕車都尉。是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

皇祐三年辛卯。公年四十五。

皇祐四年壬辰。公年四十六。

皇祐五年癸巳。公年四十七。

至和元年甲午。公年四十八。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潁州。四月起復舊官公固辭。八月許之。八月自潁州護安喪歸葬吉州之龍岡胥楊二夫人相焉。是冬復至潁。五月服闋除舊官職赴闕。六月癸巳朝京師乞郡不許。七月甲戌權判流內銓

會小人詐為公奏請汰內侍其徒怨怒以胡宗堯不當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公辨

明不報知諫院范鎮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公修書。八月丙午沆拜相戊申詔公

修唐書九月辛酉遷翰林學士壬戌兼史館修撰又差句當三班院十月乙巳朝饗景靈宮天興殿攝侍中捧

盤取水十二月庚戌臘饗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至和二年乙未。公年四十九。三月同孫抃考試諸司寺監入吏六月己丑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

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

右諫議大夫充賀契丹國女生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虜主祖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虜

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申。公年五十。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錄閏三月丁亥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饗攝太尉

行事五月癸未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乙未免句當三班院六月甲子奉敕祈晴醴泉觀八月壬戌知

益州張方平除三司使甲子詔公權發遣三司公事以俟其至而命李淑代知銀臺司乙亥車駕詣景靈宮朝

拜天興殿充贊導禮儀使；又朝謁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九月辛卯大慶殿行恭謝禮為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輕車都尉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十二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二年丁酉。公年五十一。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磨勘轉右諫議大夫三月

月癸卯為狄青發哀苑中攝太常卿六月丙寅福康公主進封充國公主七月壬午命公攝禮部侍郎以印授册使乙未兼判尚書禮部九月己卯兼判秘閣秘書省十一月辛巳權判史館丙申權知審刑院候胡宿回依舊辛丑免十二月辛亥權判三班院癸亥權奉安明德元德章穆三后御容於啓聖院車駕行酌獻禮充禮儀使是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入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三年戊戌。公年五十二。正月壬午上幸興國寺及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攝太常卿二月癸卯契丹遣使告其國母哀差公館伴三月辛未兼侍讀學士以員多固辭不拜癸未充宗正寺同修玉牒官甲午

同陳旭考試在京百司等人六月庚戌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嘉祐四年己亥。公年五十三。二月戊辰免開封轉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是月充御試進士詳定

官賜御書「善經」二字四月丁卯奏告今冬太廟親行禘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羣牧使六月甲申刪定景祐廣樂記九月丁酉奉敕祈晴相國寺十月壬申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禘饗太廟並攝侍中行寧丁丑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戶。

嘉祐五年庚子。公年五十四。四月丁卯孟夏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

子推賞轉禮部侍郎九月丁亥兼翰林侍讀學士十月庚午下元節車駕朝拜景靈宮天興殿朝謁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侍中十一月辛丑拜樞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甲寅同修樞密院時政記十

二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入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六年辛丑。公年五十五。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華景亭。釣魚涵曦亭，遂宴大清樓。閏八月辛丑，轉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公辭轉官，許之。九月庚申，同修中書時政記。

十二月丙戌，臘享太廟，攝太尉行事。

嘉祐七年壬寅。公年五十六。正月己酉朔，大慶殿朝賀，攝侍中承旨宣制。三月乙卯，祈雨南郊，攝太尉行事。

辛酉，提舉三館祕閣寫校書籍，同譯經潤文。四月壬午，上嘉祐編敕。七月庚戌，差充明堂鹵簿使。九月戊申，文

德殿奏諸齋攝侍中，奏中殿外辦已酉朝饗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並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已未，進階正

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至，待制三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

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觀三聖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羣臣，公得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

寶。王珪夾題八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修。」仍於絹尾書「翰林學士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

柳書詩一首，令羣臣屬和，遂宴羣玉殿。庚子，再召近臣及三館臣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宗真宗御集，次

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公金花牋字，復燕羣玉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

按兩宴皆有賜書而寶錄及范蜀公東齋記事止載丙申有賜當時王岐公親奉詔為序，亦不及庚子再賜，

而寶錄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召，惟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羣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

賢校理與東齋記事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為金花牋則無疑，然陳無已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黃絹

兩大字，」又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綉舞。」胡文恭公亦有謝御飛白扇子詩，得非預坐者眾，所

賜或不同邪？寶錄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岐公序乃作戊申，壬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訛耳。

是月，差押伴契丹賀正旦入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公年五十七。二月乙亥，奉敕充沈貴妃冊禮使。四月壬申，英宗即位。甲戌，奉敕書大行皇帝

哀冊諡寶。甲申，置恩，轉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乙酉，奉敕篆受命寶，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五月戊辰，為皇帝祈福於南郊，攝太尉行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野人使，御筵於都亭驛。八月癸巳，奉敕篆大行皇帝諡寶，其文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寶。」

十月乙酉，增修太廟成，命告七室。十二月庚午，伴押契丹賀正旦入使，御筵於都亭驛。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年五十八。四月甲午，奉敕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侍郎。八月辛丑，奉敕祈

晴太社。十二月壬子，差押伴契丹賀正旦入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二年，乙巳。公年五十九。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御安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乞避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成，詔名太常因革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

治平三年，丙午。公年六十。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領明天歷，適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力求去，不允。七月癸酉，薦饗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敕篆皇帝尊號寶，其文曰：「體乾膺歷文武廣孝皇帝之寶。」乙巳，押伴契丹賀正旦入使，御筵於都亭驛。

治平四年，丁未。公年六十一。正月丁巳，神宗即位。戊辰，置恩，轉尚書左丞，進階特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三月，第三子斐登進士第。是月，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汙公，上察其誣，斥之，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翰林學士，轉刑部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閏三月辛巳，宣簽書駐泊公事，陸辭乞便道過潁，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亳。六月戊申，視事。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年六十二。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充京東東路

安撫使九月丙申至青十一月丁亥郊祀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是歲築第於穎

熙寧二年己酉公年六十三三月內侍王延慶便道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合又遞賜新校定前漢書以

公嘗預刊定也冬乞薊州便私計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公年六十四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

代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公堅辭不受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是歲更號六一居士

熙寧四年辛亥公年六十五公在蔡累章告老六月甲子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七月歸穎八月將

祀明堂詔赴闕陪位公上章乞免從之禮成賜衣帶器幣牲餼

熙寧五年壬子公年六十六閏七月庚午公薨八月丁亥贈太子太師

熙寧七年八月諡文忠

### 諡議

省司準敕定諡據本家發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依例牒太常禮院擬諡今準同牒

迎到議狀諡曰文忠

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

公歸老於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尙書省移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迹作千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章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未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

古文，咸知趨尙根本，使朝廷文明，不媿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潛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諡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固宜以文諡。」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爲文獻無已，則加忠，爲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卽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嫉，忘身履危，以爲朝廷立事。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顯文，宜爲當。」衆以狀授潛臣爲諡議。潛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臣其敢不從。」遂諡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尙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直舍人院，兼同修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錢藻，宣德郎，守尙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太常禮院諡議如前。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益靡靡，以汨沒於卓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爲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爲健，太師以爲陋，學士大夫磨牙碎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煜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呼，庶微哉！大丈夫東帶立夫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礙礙小節，以求曲全可也。怫衆慮，彊君以難，是爲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爲大節。太師常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舉天下之疑，而伸之萬世，因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諡法。

道德博聞曰文，廉方正曰忠，生平論議文章，務明堯舜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爲功，可謂廉方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中書門下取裁，奉宰

臣判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熙寧八年九月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太尉。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充國公。

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

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

歐陽永叔年譜

歐陽永叔居士集目錄

卷一 古詩三十八首

頽趾……………一  
 猛虎……………一  
 仙草……………一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一  
 上山……………二  
 下山……………二  
 石樓……………二  
 上方閣……………二  
 伊川泛舟……………二  
 宿廣化寺……………二  
 自菩提步月歸廣化寺……………二  
 入節壑……………二  
 白傅墳……………三  
 晚登菩提上方……………三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山槎……………三  
 石筍……………三  
 鴛鴦……………三  
 魚曾……………三  
 魚鷹……………三  
 伊川獨遊……………三  
 三遊洞……………三  
 下牢溪……………四  
 蝦蟆碚……………四  
 黃牛峽祠……………四  
 千葉紅梨花……………五  
 金雞五言十四韻……………五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五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六  
 贈杜默……………六  
 送呂夏卿……………六

懷山示聖俞	七
送唐生	七
送任處士歸太原	七
聖俞會飲	八
送胡學士知湖州	八
哭曼卿	九
送公穎歸廬山	九
送孔秀才遊河北	九
送蔡生下第還蜀	九
卷二 古詩二十首	
送楊闢秀才	一〇
送孔生再遊河北	一〇
送慈勤歸餘杭	一〇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	一一
絳守居園池	一一
晉祠	一二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	一二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	一三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	一三
鎮陽殘杏	一四
班班林間鳩寄內	一四
暮春有感	一五
洛陽牡丹圖	一五
鎮陽讀書	一六
留題鎮陽潭園	一六
讀蟠桃詩寄子美	一七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一七
白髮喪女師作	一八
永陽大雲	一八
送章生東歸	一八
卷三 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一八
遊琅琊山	一九
讀徂徠集	一九

大熱二首	二〇
幽谷泉	二〇
百子坑塞龍	二〇
憎蚊	二〇
重讀徂徠集	二一
汝溼蒼仲儀	二一
滄浪亭	二二
寶劍	二三
秋晚凝翠亭	二三
菱溪大石	二三
送姜秀才遊蘇州	二四
送孫秀才	二四
新霜二首	二四
豐樂亭小飲	二四
四月九日幽谷見桃盛開	二五
秋懷二首寄聖俞	二五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二五
拒霜花	二六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	二六
琅琊山六題	二六
歸雲洞	二七
琅琊谿	二七
石屏路	二七
班春亭	二七
庶子泉	二七
惠覺方丈	二七
卷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	二七
拜漱	二八
彈琴效賈島體	二八
酬學詩僧惟晤	二八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	二九
紫石屏歌	二九
聚星堂前紫薇花	三〇
獲麟贈姚闢先輩	三〇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四

暮雨.....	三一	蟲鳴.....	三六
飛蓋橋翫月.....	三一	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	三六
竹間亭.....	三一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	三七
答呂公著見贈.....	三一	寄聖俞.....	三七
送崇陽魏主簿廣.....	三二	有馬示徐無黨.....	三八
青松贈林子國華.....	三二	天辰.....	三八
入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三二	再和聖俞見答.....	三八
橄欖.....	三三	臧春雜言.....	三九
鷓鴣螺.....	三三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三九
食糟民.....	三三	送徐生之澠池.....	四〇
送焦千之秀才.....	三四	葛氏鼎.....	四〇
伏日贈徐焦二生.....	三四	太白戲聖俞.....	四一
寄生枕.....	三四	邊戶.....	四一
韓公閱古堂.....	三五	梅聖俞寄銀杏.....	四一
永州萬石亭.....	三五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四二
卷五 古詩一十八首.....		述懷.....	四二
答原父.....	三六	和劉原父澄心紙.....	四二

卷六 古詩二十五首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四三

昔紫屏……………四三

馬醫雪……………四三

風吹沙……………四三

重贈劉原父……………四四

贈沈遵（并序）……………四四

答聖俞……………四五

感興五首……………四六

吳學士石屏歌……………四六

初食車螯……………四七

送裴如晦之吳江……………四七

盤車圖……………四七

答梅聖俞莫登樓……………四八

答聖俞莫飲酒……………四八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四九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戲答聖俞……………四九

和梅龍圖公儀謝鵬……………四九

和聖俞感李花……………五〇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五〇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五〇

卷七 古詩二十二首

贈沈博士遵歌……………五〇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五一

送吳生南歸……………五一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赴襄陽……………五一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五二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五三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五三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五三

送公期得假歸絳……………五四

送宋次道學士敏求赴太平州……………五四

五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六

謝鞠文王尚書舉正惠西京牡丹	五四	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五九
送朱職方表臣提舉遊鹽	五五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五九
嘗新茶呈聖俞	五五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五九
次韻再作	五六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六〇
樂郊詩	五六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 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出	六〇
洗兒歌	五六	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盃泥 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篋管得 枯魚乾餒數種彊飲疾醉昏然便寐既 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	六〇
鳴鳩	五七	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六一
代鳩婦言	五七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六一
看花呈子華內翰	五七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六一
啼鳥	五八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六一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 之作用其韻	五八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	六二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 昨日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五八	送刁紡推官歸潤州	六二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六三
		二月雪	六三

卷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綠石枕與斯州竹簟皆  
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六三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六三
盆池	六四
再和明妃曲	六四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	六四
哭聖俞	六四
<b>卷九 古詩三十首</b>	
寄題劉著作義叟家園效聖俞體	六五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仲卿學士	六五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六五
予作歸雁亭於澗州後十有五年梅公 儀來守是邦因取余詩刻於石又以長 韻見寄因以答之	六六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六六
兔車	六六
感二子	六七
讀書	六七

鶉鳩詞	六八
初食雞頭有感	六八
雙井茶	六九
贈李士寧	六九
明妃小引	六九
感事四首	六九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七〇
昇天檜	七〇
憶焦陂	七〇
贈許道人	七一
送龍茶與許道人	七一
馴鹿	七一
留題齊州舜泉	七一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七二
嘲少年惜花	七二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七二
射生戶	七二
戲石唐山隱者	七二

卷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淑宰藍山……………七三  
 徽安門曉望……………七三  
 送孟都官知蜀州……………七三  
 南征同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七三  
 逸老亭……………七三  
 廣愛寺……………七三  
 弔黃學士三首……………七三  
 雨後獨行洛北……………七四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七四  
 智瞻上人遊南岳……………七四  
 送左殿丞入蜀……………七四  
 秋郊曉行……………七四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寮友……………七四  
 緣氏縣作……………七五  
 又行文作……………七五  
 送梅秀才歸宣城……………七五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同孝義橋道中作……………七五  
 送謝學士歸闕……………七五  
 河南王尉西齋……………七五  
 張主簿東齋……………七五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樹呈府  
 中同寮……………七六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  
 希深聖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七六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七六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七六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七六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  
 寄梅聖俞……………七六  
 晚過水北……………七七  
 罷官西京同寄河南張主簿……………七七  
 寄西京張法曹……………七七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同寄張九屯田  
 司錄……………七七

朱家曲（并引）	七七
行至樞澗作	七七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七八
送賈推官赴絳州	七八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七八
送戚勝軍張判官	七八
送同年史褒之武功尉	七八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七八
鄧十一先輩赴四明幕	七八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	七九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七九
送王尚恭隰州幕	七九
送王尚諱三原尉	七九
送餘姚陳寺丞最	七九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七九
夏侯彥濟武陟尉	八〇
遊山	八〇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八〇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八〇
江行贈厲	八〇
松門	八〇
下牢津	八一
龍溪	八一
勞亭驛	八一
黃溪夜泊	八一
望州坡	八一
卷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八一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八一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	八二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八二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	八二
因戲書七言四韻	八二
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	八三
呈元珍表臣	八三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戲答元珍	八三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八三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八三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	八四
戲贈丁判官	八四
寄梅聖俞	八四
離峽州後同寄元珍表臣	八四
再至西都	八五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八五
謝公挽詞三首	八五
愁牛嶺	八五
寄子山待制二絕	八五
寄秦州田元均	八六
送沈待制逸陝西都運	八六
樂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	八六
過中渡二首	八六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雁	八六
自勉	八七

席上送劉都官	八七
寄劉都官	八七
書王元之畫像側	八七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八七
寄題宣城縣射亭	八七
豐樂亭遊春三首	八八
謝判官幽谷種花	八八
畫眉鳥	八八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八八
送張生	八八
田家	八八
別滁	八九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八九
招許主客	八九
金鳳花	八九
鷺鷥	八九
野鶻	八九
木芙蓉	八九

樵者.....	八九
詠雪.....	九〇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	九〇
初至潁州西湖種瑞蓮黃楊寄淮南韓 暹呂度支發運許主客.....	九〇
三橋詩.....	九〇
宜遠.....	九〇
飛蓋.....	九〇
望佳.....	九一
答通判呂太博.....	九一
祈雨曉過湖上.....	九一

卷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謝中舍二首.....	九一
酬張器判官泛溪.....	九二
西園石榴盛開.....	九二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	九二
夢中作.....	九二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還也聊以 贈之.....	九二
送楊君之任永康.....	九二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九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九三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九三
太傅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 章云「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	九三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九四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作.....	九四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九四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九四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九四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	九五
答杜相公惠詩.....	九五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九五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九五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	九五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	九六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馬上口占	九六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九六
憶滁州幽谷	九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九六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	九七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九七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	九七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九七
送渭州王龍圖	九八
李留後家聞華坐上作	九八
送鄆州李留後	九八
子華學士曝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	九八
嘗輪宿郵成拙句奉呈	九八
禮部貢院聞進士就試	九八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九九
再和	九九
又和	九九

憶鶴呈公儀	九九
答王禹玉見贈	九九
答王內翰范舍人	一〇〇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一〇〇
小桃	一〇〇
戲書	一〇〇
春雪	一〇〇
和梅公儀嘗茶	一〇一
和較藝書事	一〇一
和公儀贈白鷗	一〇一
再和	一〇一
和聖俞春雨	一〇一
出省有日書事	一〇二
和較藝將畢	一〇二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	一〇二
和出省	一〇二

卷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	一〇三
和原父揚州六題	一〇三
時會堂二首	一〇三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邱入蒙	一〇三
谷戲題春真亭	一〇三
竹西亭	一〇三
崑邱臺	一〇三
蒙谷	一〇三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一〇四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一〇四
送沈學士康知常州	一〇四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	一〇四
兼簡子華景仁	一〇四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一〇四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景微長	一〇四
文景仁	一〇四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一〇五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一〇五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一〇五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一〇五
寄閣老劉舍人	一〇五
詳定幕次呈同舍	一〇五
禁中見輕紅牡丹	一〇六
和江鄰幾學士桃花	一〇六
送襄陵令李君	一〇六
景靈宮致齋	一〇六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	一〇六
送王平甫安國下第	一〇六
對雪十韻	一〇七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一〇七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一〇七
應制賞花釣魚	一〇七
清明賜新火	一〇八
明堂慶成	一〇八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羣玉殿賜宴	一〇八
永昭陵挽詞三首	一〇八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一〇九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法源有感	一〇九
夜宿中書東閣	一〇九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一〇九
早朝	一〇九
下直	一〇九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於此嘗有聞鶯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一一〇
攝事齋宮偶書	一一〇
早朝感事	一一〇
集禧謝雨	一一〇
下直呈同行三公	一一一
東閣雨中	一一一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一一一

卷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	一一
定力院七葉木	一一
秋陰	一一
秋懷	一一
初寒	一一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一一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一一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褒	一一
南郊慶成	一一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一
三日赴宴口占	一一
讀楊蟠章安集	一一
蘇主簿洵挽歌	一一
寄題沙溪寶錫院	一一
宋司空挽詞	一一

感事	一一四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三首	一一四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一一五
送並州張職方	一一五
再至汝陰三絕	一一五
郡齋書事寄子履	一一五
答子履學士見寄	一一五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一一六
贈隱者	一一六
戲書示黎教授	一一六
書檄	一一六
過河龍潭	一一六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一一六
太清宮燒香	一一七
謝提刑張郎中寄筠竹拄杖	一一七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一一七
又寄詩道人	一一七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	一一七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子美贈黃道士詩并盛作三絕見索拙	一一七
句輒爲四韻奉酬	一一七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一一七
表海亭	一一八
歲晚書事	一一八
謁廟馬上有感	一一八
球場看山	一一八
殘臘	一一八
歲暮書事	一一九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一一九
春晴書事	一一九
遊石子澗	一一九
讀易	一一九
水磨亭子	一一九
寄題相州榮歸堂	一二〇
畫錦堂	一二〇
觀魚軒	一二〇
狎鷗亭	一二〇

休逸盛	.....	一一〇
青州書事	.....	一一〇
留題南樓二絕	.....	一一一
答和王宣徽	.....	一一一
答和呂侍讀	.....	一一一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	一一一
謝景平挽詞	.....	一一一
答黃政邵謙議見寄二首	.....	一一一
卷十五 賦五首		
黃楊樹子賦(并序)	.....	一一
鳴蟬賦(并序)	.....	一一
秋聲賦	.....	一一
病暑賦	.....	一一
憎蒼蠅賦	.....	一一
雜文五首		
醉翁(并序)	.....	五

山中之樂(并序)	.....	五
雜說三首(并序)	.....	六
卷十六 論序一首論二首或問一首		
(正統論原本七首附)		
正統論序	.....	七
正統論上	.....	八
正統論下	.....	一〇
或問	.....	一三
附論七首 (原載外集第九卷)		
原正統論	.....	一四
明正統論	.....	一六
秦論	.....	一七
魏論	.....	一八
東晉論	.....	一九
後魏論	.....	一九
梁論	.....	二〇

卷十七 論七首

縱囚論……………二一

本論中……………二二

本論下……………二四

爲君難論上……………二五

爲君難論下……………二七

朋黨論……………二八

魏梁解……………二九

卷十八 經旨十首(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三〇

明用……………三三

春秋論上……………三三

春秋論中……………三五

春秋論下……………三六

春秋或問……………三八

泰誓論……………三九

怪竹辯……………四〇

卷十九 詔册六首

諸皇太后權同聽政詔……………四一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四一

賜太宗正司詔……………四二

賜夏國詔書……………四二

尊皇太后册文……………四二

英宗遺制……………四三

卷二十 碑銘三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閣公神道碑銘……………四四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四五

尙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四九

卷二十一 碑銘三首

黃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

碑銘……………五一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

碑銘……………五四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五六

卷二十一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五八

樞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六二

卷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

恭王公神道碑銘……………六六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

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六九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七二

卷二十四 墓表八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七五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七六

石曼卿墓表……………七七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七九

連處士墓表……………八〇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八一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八二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八三

卷二十五 墓表六首（附刊先君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

墓表……………八四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八六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將軍唐君墓表……………八七

胡先生墓表……………八九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九〇

微岡阡表……………九二  
先君墓表……………九四

### 卷二十六 墓誌四首

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九六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九七  
薛質夫墓誌銘……………一〇〇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一〇一

### 卷二十七 墓誌六首

張子野墓誌銘……………一〇四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一〇五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一〇六  
蔡君山墓誌銘……………一〇八  
黃夢升墓誌銘……………一一〇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一一一

### 卷二十八 墓誌六首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江甯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一一三

永州軍專判官鄭君墓誌銘……………一一四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一一五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一一七  
尹師魯墓誌銘……………一一八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一二九

### 卷二十九 墓誌四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一二〇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一二三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一二五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一二六

### 卷三十 墓誌五首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一二八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一三〇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一三一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一三三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一三五
<b>卷三十一 墓誌二首</b>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一三六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 中書令諡文簡程公墓誌銘……………	一三七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一四〇
<b>卷三十二 墓誌三首碣一首</b>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一四四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 誌銘……………	一四六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 碣銘……………	一四八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一四九

<b>卷三十三 墓誌五首</b>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 安王公墓誌銘……………	一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 正肅吳公墓誌銘……………	四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七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贈右練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九
梅聖俞墓誌銘……………	一二
<b>卷三十四 墓誌五首</b>	
江鄉幾墓誌銘……………	一三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一五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一七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一九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二〇
<b>卷三十五 墓誌四首</b>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二一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二三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二六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二九

卷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三二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三四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三五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三五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三六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三八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三八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三九

卷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四一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四二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四二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四三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四四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四四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四五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四六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四六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米氏墓誌銘……………四七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四七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四八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四八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四九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四九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四九

誌銘……………五〇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五〇

卷三十八 行狀二一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五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五三

卷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五五

夷陵縣至喜堂記……………五六

峽州至喜亭記……………五七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碑記……………五八

御書閣記……………五九

畫舫齋記……………六〇

王彥章畫像記……………六一

吉州學記（初稟附刊）……………六二

豐樂亭記……………六三

醉翁亭記……………六四

卷四十 記八首

菱溪石記……………六五

海陵許氏南園記……………六六

真州東園記……………六七

浮槎山水記……………六八

有美堂記……………六九

相州畫錦堂記……………七〇

仁宗御飛白記……………七一

峴山亭記……………七一

卷四十一 序六首

帝王世次圖序……………七三

後序……………七四

韻總序……………七四

外制集序……………七五

禮部唱和詩序……………七六

內制集序……………七七

卷四十二 序六首

集古錄目錄……………七八  
 思穎詩後序……………七九  
 歸田錄序……………八〇  
 詩譜補亡後序……………八〇  
 續思穎詩序……………八二  
 孫子後序……………八三

卷四十三 序九首

謝氏詩序……………八四  
 釋惟儼文集序……………八四  
 釋秘演詩集序……………八五  
 梅聖俞詩集序……………八六  
 蘇氏文集序……………八七  
 廖氏文集序……………八九  
 仲氏文集序……………九〇  
 江鄰幾文集序……………九一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薛簡肅公文集序……………九一

卷四十四 序九首(傳一首附)

鄭荀改名序……………九二  
 章望之字序……………九三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九四  
 送曾鞏秀才序……………九五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九六  
 送楊寘序……………九七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九八  
 送徐無黨南歸序……………九九  
 送王陶序……………一〇〇  
 六一居士傳……………一〇一

卷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一〇二

卷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書……………一〇八

卷四十七 書八首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一一五

與荆南樂秀才書……………一一六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一一七

答吳秀才書……………一一八

與曾鞏論氏族書……………一一九

答宋咸書……………一二〇

答李翱第一書……………一二一

答李翱第二書……………一二二

卷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武城王廟問進士策二首……………一二三

問進士策三首……………一二四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一二六

問進士策四首……………一二八

卷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祭桓侯文……………一三〇

求雨祭文……………一三〇

求雨祭漢景帝文……………一三〇

北嶽廟賽雨祭文……………一三一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一三一

祈晴祭城隍神文……………一三一

又祭城隍神文……………一三一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一三一

漢高祖廟賽雨文……………一三三

又祭漢高祖文……………一三三

祈雨祭張龍公文……………一三三

青州求晴祭文……………一三四

祭薛尚書文……………一三四

祭謝希深文……………一三五

祭叔父文……………一三五

祭薛質夫文……………一三六

祭尹子漸文……………一三六

祭尹師魯文……………一三六

祭蘇子美文	一三七
祭鄭宣徽文	一三七

卷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資政范公文	一三八
祭程相公文	一三八
祭杜祁公文	一三九
祭吳尚書文	一三九
祭吳大資文	一四〇
祭梅聖俞文	一四〇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一四一
皇考焚黃祭文	一四一
皇考太師祭文	一四一
皇妣太夫人祭文	一四二
祭宋侍中文	一四二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一四二
祭石曼卿文	一四三
祭胡太傅文	一四三

祭丁學士文	一四四
祭蔡端明文	一四四
祭劉給事文	一四五

歐陽永叔居士集 目錄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一 古詩三十八首

顏跽

顏回飲瓢水，陔巷臥曲肱；盜跽入肝，九州恣橫行。同仁而短命，跽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跽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崇，豈減跽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輝光」）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誰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猛虎

猛虎白日行，心閒貌揚揚。當路擇人肉，羆（一作「熊」）豬不形相。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暗禍發所怒，有機埋路傍。徐行自踏之，機穽矢穿腸。怒吼震林邱，瓦落兒墮牀。已死不敢近，目睛射餘光。虜（一作「猛」）恃其外，爪牙利鉤鋸。人形雖羸弱，智巧（一作「巧智」）乃中藏。恃外可摧折，藏中難測量。英心多決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姦計，安居（一作「身安」）穴垣牆。窮冬聽冰渡，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中，將死猶跳踉。狐姦固堪笑，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嗟爾得從誰，不辨偽與真。持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白日攫黃金，磊落揀奇珍。旁入掩口笑，縱汝暫權忻。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昏。非人不見汝，乃汝不見人。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一

上山

蹶蹶上高山，探險慕幽賞。初驚澗芳早，忽望巖扉敞。林窮路已迷，但逐樵歌響。

下山

行歌翠微裏，共下山前路。千峰返照外，一鳥投巖去。渡口晚無人，繫舸芳洲樹。

石樓

高灘復下灘，風急刺船難！不及樓中客，徘徊川上山。（一作「山上看」一作「山上山」）夕陽洲渚遠。

唯見白鷗飛。

上方閣

聞鐘渡（一作「動」）寒水，共步尋雲嶂。還隨孤鳥下，卻望層林上。清梵遠猶聞，日暮空（一作「千」）

山暮。

伊川泛舟

春盤漸生溜，演漾迴舟小；沙禽猶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廣化寺

橫槎渡深澗，披露採香蕪。樵歌雜梵響，共向松林歸。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善提步月歸廣化寺

峇巖瀑泉響，夜久山已寂；明月淨松林，千峰同一色。

入節灘

亂石瀉溪流，跳波濺如雪。往來川上人，（一作「寒川上」）朝暮愁灘闊；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傅墳

芳荃奠蘭酌，共弔松林裏。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野色混晴嵐，蒼茫辨煙樹。行人下山道，猶向都門去。

山槎

古木臥山腰，危根老盤石。山中苦霜霰，歲久無春色；不如澁下桂，開花獨留客。

石筍

巨石何亭亭，孤生此巖側。白雲與翠霧，誰見琅玕色。惟應山鳥飛，百轉時來息。

鴛鴦

畫舷（一作「船」）鳴兩槳，日暮芳洲路。泛泛風波鳥，雙雙弄紋羽。愛之欲移舟，漸近還飛去。

魚罾

（一作「漁罾」）

春水弄春沙，蕩漾流不極。寒管苦難滿，終日沙頭客。向暮卷空罾，棹歌菱浦北。

魚鷹

日色弄晴（一作「清」）川，時時錦鱗躍。輕飛若下韉，豈畏風灘惡。入歸晚渚靜，獨傍漁舟落。

伊川獨遊

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閒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

二遊洞

（一本作「夷陵九詠」，三遊洞，二下牢溪，三蝦蟆碚，四勞亭驛，五龍溪，六黃溪夜泊，七黃牛峽，祠入松門，九下牢津，居士集本古律各從其類，今從之。）

漾檝沂潛川，捨舟緣翠嶺。探奇冒層嶮，因以窮人境。弄舟（一作「川」）終日愛雲山，徒見青蒼香靄間；誰知一室煙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蒼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為誰留，入法山阿蹟更幽。青蘿絲挂何岑寂，山鳥嘒嘒不驚客。松鳴底澗自生風，月出林間來照席。仙境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惟應洞口春花落，流出巖前百丈谿。（即下牢溪也。）

下牢溪

隔谷聞溪聲，尋溪度橫嶺。清流涵白石，靜見千峰影。巖花無時歇，翠柏鬱何整。安能繼潺湲，俯仰弄雲景。

蝦蟆碚

（今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溜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邀弄泉客，繫舸留巖腹。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錄。共約試春芽，槍旗幾時綠？

黃牛峽祠

（一本無「峽」字）

大川雖有神，（一作「固神靈」）淫祀亦其（一作「本風」）俗。石馬繫祠門，山鷓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一作「行行終日」）見黃牛，徒使行（一作「誰使人」）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一作「灘中」）滯客舟。（語曰：「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江惡難行，久不能過也。）

千葉紅梨花

(峽州界中舊有此花，前無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闡檻，命坐客賦之。)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一日千匝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纒花闌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絕(一作「紅」)豔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纒遇使君。風輕絳雪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為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蠻荆鮮人秀，厥美為物怪。禽鳥得之多，山雞哀其粹。紫綵爛成文，真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綵縹。輝華日光亂，眩轉目睛憊。高田啄秋粟，下澗飲寒瀨。清唳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不羣世所驚，甚美衆之害。稻梁雖云厚，樊紮豈為泰。山林歸無期，羽翮日已鏹。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為誠。

和丁寶田遊甘泉寺

(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廡相對。)

江上孤峰被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寺有清泉一泓，俗傳為姜詩泉，亦有姜詩祠。按詩，廣漢人，疑泉不在此。)空餘一派寒巖側，澄碧泓涵玉色野。僧豈解惜清泉纒，俗那知為勝迹。西陵老(一作「縣」)令好尋幽，時共登臨向此遊。歛危一逕穿林樾，盤石蒼苔留客歇。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柏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卻望層巒在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一作「孤舟」)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太華之松千歲青，管聞其下多茯苓。地靈山秀草木異，往往變化爲人形。神仙不欲世人探，覆以雲氣常冥冥。臺郎何年（一作「度」）得真訣，服餌既久毛骨清。汝陽昔見今十載，丹顏益少方瞳明。郡齋政成罇俎樂，高談日接無俗情。詔書忽下褒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職情事簡稱雅（一作「高」）意，盡書古籙（一作「靈丸滿筒」）最裝輕。洛陽花色笑春日，錦衣畫歸閨里驚。自云就欲（一作「欲就」）謝官去，烏紗白髮西臺卿。他年我（一作「終」）亦老，蒿少願乞仙粒分餘馨。

贈杜默

（一本注云：「默師太學先生石守道介。」）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領首遣，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鏗鏘鏘鏘。淫哇俗所樂，百鳥徒（一作「方」）嚶嚶。杜子卷舌去，歸衫翻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點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下情。上聞天子聽，次使宰相聽。何必九苞禽，始能瑞（一作「鳴」）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傾。願以白玉琴，寫之朱絲繩。

送呂夏卿

（夏卿父造，字公初，有名進士也。一本云：「送呂先輩赴端州高要尉。」）

始吾尚幼學弄筆，羣兒爭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尚喜有二子，始知靈珠出淮濱。（一作「海濱」）（一作「淮濱」）去年束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驚駭羣馬斂足避，天衢讓路（一作「闕路」）先駢騶。尚書禮部奏高第，斂衣襍珣超巖宸。瞳瞳春日轉黃傘，藹藹賦筆攜青雲。我時寓直殿殿外，

衆中迎子笑以忻。明朝（一作「晨」）失意落人後，我爲沮氣羞出門。得官高要幾千里，猶幸海遠（一作「遠海」）無惡氣。英英帝國多鸞鳳，（一作「鳳」）上下羽翼何繽紛！期子當呼丹山鳳，爲端相與來及羣。

憶山不聖愈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堞餘，高下漸岡羣。羣峰迤邐接，四顧無前後。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觀。是時秋卉紅，嶺谷堆纈纈。林枯松鱗皴，山老石脊瘦。斷徑履頽崖，孤泉聽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澗荒鷺麕奔，日出飛雉雊。盤石屢歌眠，綠巖堪解綬。幽尋嘆獨往，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峽，嶮怪愈奇富。江如自天傾，（一作「瀉」）岸立兩崖鬪。黔巫望西屬，越嶺通南奏。時時縣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吠。塊塊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崑下攢叢，岫穴忽空透。遙岑聳孤出，可愛欣欲就。惟思得君詩，古健寫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沓。頽冠各白髮，舉酒無襦袖。繁華不可慕，幽賞亦難進。徒爲憶山吟，耳熱助嘲詬。

送唐生

（一本作「送唐秀才歸永州」）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出無車與馬，但踏軍馬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夜夜客枕夢，（一作「冷」）北風吹孤雲。翩然動歸思，旦夕來叩（一作「叩我」）門。終年少人識，逆旅（一作「旅意」）惟我親。來學婉道嗜，（一作「味」）贈歸慚（一作「嗟」）囊貧，勉之期不止，多獲由力耘。指家大嶺北，重湖浩無垠。飛雁不可到，書來安得（一作「能」）頻。

送任處士歸太原

（時天兵方討趙元昊）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一

一虜動邊陲，用兵三十萬。天威豈不嚴，賊首猶未獻。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一作「無」）戰。勝敗繫人謀，得失由廟算。是以天子明，咨詢務周備。直欲採奇謀，不為人品限。公車百千輩，下不遺僕賤。况於儒學者，延納宜無間。如何任生來，三月不得見。方茲急士時，論策豈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閉戶不求聞，忽來誰所薦。入賢固當用，舉繆不加讒。（一作「賢固當用舉，繆亦不加讒」）賞罰兩無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歸，安使來者勸。（一本作「其餘苟盡然，所責胡由辨」兩句）嗟吾筆與舌，非職不敢諫。

聖俞會飲

（時聖俞赴湖州，一本作「送梅堯臣赴湖州」）

傾壺豈徒強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時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旱久塵土熱，忽值晚雨涼纖纖。（一作「鬢鬢」）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絨。更吟君句勝啜齋，杏花妍媚春酣酣。（君詩有「春風酣酣杏正妍」之句）吾交豪俊天下選，誰（一作「難」）得衆美如君兼。（一本作「鏗鏘文律金玉寫，森羅武庫戈戟銛」兩句）詩工鐫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編最愛孫武說，往往曹杜遭夷芟。關西幕府（一作「下」）不能辟隴山（一作「西」）敗（一作「大」）將死可慚，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守詩亦好，往（一作「助」）奏玉璫和英咸。孟行到手莫辭醉，明日（一作「發」）舉棹天東南。

送胡學士知湖州

（一本云「送胡宿武平學士」）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鉛華。忽乘使君舟，歸榜（一作「榜」）不可攙。都門春漸動，柳色綠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闊江濤闊。吳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橘柚秋苞繁，烏程春瓮醖。清談越客醉，屢舞吳娘豔。寄詩毋憚煩，（一作「煩」）以慰離居念。

哭曼卿

(一作「弔石曼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軒昂懼驚俗，自(一作「似」)隱陋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昆墟。作詩幾百篇，錦組聯瓊瑋。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蘊。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頗與虞旋棄。不復惜所存，今幾餘。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又好(一作「愛」)題屋壁，虹霓隨卷舒。遺蹤處處在，餘墨潤不枯。胸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乖離(一作「睽」)四五載，人事忽焉(一作「有」)殊。歸來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疎。驂驢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芻。天兵宿西北，狂兒尙稽誅。而今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滯上田，露草荒春蕪。

送曼卿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八月到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忽位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瀾霍俱。偶病不得往，中流但踟躕。今思尙髣髴，恨不傳畫圖。歷十年，背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一作「長」)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菰蒲。羨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吾始未識子，但聞楊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賢愚視所與，不待交子(一作「得交」)言；子文諧律呂，子行潔瓊玕。行矣慎所遊，惡草能敗蘭。

送劉生下第還蜀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一

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扶王貶吳楚，大法加諸侯。安儒泥於魯，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討（一作「計」）源流。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鉤。黎生西南秀，挾策來東遊（一作「州」）。有司不見採，春霜滑歸軌。自云喜三傳，力（一作「方」）欲探微幽。凡學患不彊，苟至將焉度。聖言簡且直，慎勿迂其求。經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卸，後攻掩前羞。

卷二 古詩二十首

送楊闕秀才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既又得楊生，羣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慚未博。楊生初誰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樸且茂，美不待追琢。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醴（一作「醴」）酪。既坐即之談，稍稍吐鋒鏑。非唯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美材，繩墨困度量。胡為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異常珍，夜光驚把握。願者棄諸塗，竊拾充吾囊。其於獲二生，厭價玉一斲。嗟吾難得之，氣力獨何弱。帝闕啓巖巖（一作「巖巖」）欲獻前復卻。遠令扁舟下，飄若吹霜鶴。世好競辛鹹，古味殊淡泊（一作「薄」）。否泰理有時，惟窮見其確。

送孔生再遊河北

（一本「生」作「監簿」）

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大軸獻理匭，長裾弊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寒風入九月，北渡大天津。玉塞積精甲，金戈耀秋雲。孔生力數斗，其智兼千人。徑褐不自暖，高談吐陽春。北州多賢俊，待（一作「得」）士誰最勤。一見贈雙璧，再見延上賓。丈夫患不遇，豈患長賤貧。

送慧勤歸餘杭

越俗惜宮室，傾費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塗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一作「乃」）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一作「菌」）笋鄙羔羊。飯以玉粒粳，粥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滂（一作「鮮」）光。餘杭幾萬家，日夕挾清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一作「令」）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違。始知仁義力，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樂（一作「嘉」）及時宜自擢！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今能來否？送子以短章。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

（一本作「謝張續李常寄石先生」）（先生石介也）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剖琢珉石（一作「如剖珉石」）一作「如剖衆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琢，（一作「鑄」）但未磨礱出圭角。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生私褚囊？先生示我何矜誇，手攜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一作「前」）屏卻。夜歸獨坐南窗下，寒燭青燐如熠燿。病眸昏澀乍開絨，燦若月（一作「日」））星明錯落，辭嚴意正實非俚（一作「高且簡」））古味雖淡醇不薄。千年佛老（一作「老佛」））賊中國，禍福依憑羣黨惡。拔根掘窟期必盡，有勇無前刀何學？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詞（一作「特言」））堅由志確。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乘進羣陰剝。大烹養賢有列（一作「味別」））鼎，豈久師門共藜藿（一本有「先生在魯，魯皆化，苟用於朝，其利博」）兩句，又一本「在」作「居」）「朝」作「時」）「予」（一作「我」））漸職諫未能薦，有酒且慰先生酌。

辭守居園他

（一本上有「留題」字）

嘗聞紹述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作「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有「方言爾雅不訓，詰幾欲舌譯從象胥」兩句）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抵（一作「止」）得其餘。柏槐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觀容新麗一何姝，宿池翠蓋擁紅蕖。胡蜂虎搏豈足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虞氏八卦畫河圖，禹湯臯虺（一作「陶」）堯唐虞豈不古，與萬世模嫉世狡巧（一作「好」）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羣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為躊躇，作詩聊謔為坐娛。

晉祠

（一本作「過井州晉祠泉」）

古（一作「故」）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一作「石渠夾道」）何潺潺。行人望祠下馬謁，退卽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鬱鬱古（一作「松」）柏含蒼煙。井兒自古事（一作「重」）豪俠，戰爭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民盡遷高壘削，秋草自綠埋空垣（一作「自綠空塞垣」）井入昔遊晉水上，宿鏡照耀涵朱顏。晉水今入井州裏，稻花漠漠澆平田。廢興髣髴無舊（一作「故」）老，氣象寂寞餘山川。惟存祖宗聖功業，干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一作「登覽」）為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鳥啼人去廟門闔，還有山月來娟娟。

登麟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

羣峰擁軒檻，竹樹陰漠漠。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惟予（一作「予亦」）愛山者，初仕卽京洛。嵩峰三十六，終日對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泊。雄然九州中，氣象壓寥廓。亦嘗步其巔，培塿視（一作「觀」）四岳。其後筑荆蠻，始識峽山惡。長江瀉天來，巨石忽開拓。始疑茫茫昧初，渾沌死鑄鑿。神功夜催就，萬仞成（一作「

或」一削尤奇十二峰，隱見入冥遙。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願瞻但徘徊，想像逢綽約。嵩山近可愛，泉石吾已諾。終期（一作「朝非」）友幽人，白首老雲壑。荆巫惜遐荒，詭怪杳難覓。至今清夜思，魂夢輒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况逢秋雨霽，澗翠新染濯。峰端上明月，且可留幽酌。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

（一本題上有「補成」字）

寒（一作「晨」）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一作「遊」）邁。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一作「色清餘曠」）緬懷京師友，文（一作「有」）酒逸（一作「邀」）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一作「摩」）蓋。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霈。譬（一作「勢」）如千里馬，已（一作「足」）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玑，一灘東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後猶無」）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一作「難」）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難噉。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轡，（一作「灑」）舉世徒（一作「盡」）驚駭。梅窮獨我知，（一作「我獨奇」）古貨今難賣。（一作「物，今誰買？」）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煙一翔翺，羽翮一摧鐵。安得相從遊，終日鳴噦噦。問胡（一作「相問」）苦思之，對酒把（一作「把酒對」）新蟹。

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一十五兄

（一本無「奉」及下四字）

憶君去年來自越，值我傳車催去闕。是時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與君別。今年得疾（一作「別病」）因酒作，一卷不飲氣彌劣。飢腸未慣飽甘脆，（一作「平生乍得飽甘肥」）九蟲寸白（一作「腹蟲不慣」）

爭爲擊；一飽猶能致身患，寵祿豈無神所罰？乃知賦子分有涯，適分自然無天閼。昔在洛陽年少時，春思每先花亂發，萌芽不待楊柳動，探春馬蹄常踏雪。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顏頰侵塞下風霜色，病過鎮陽桃李月。兵間事簡居可樂，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一作「眠」）睡美尤厭春鳩聒。北潭去城無百步，淥水冰銷魚撥刺，經時會未著脚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羈絆，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廚酒美遠莫致，念君貧（一作「憤」）飲衣屢脫。郭生書來猶未到，想見新詩甚饑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君閒可能爲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容（一作「留」）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鎮陽殘杏

（一本有「寄聖俞」字）

鎮陽二月春苦寒，東風力弱冰雪頑。北潭跬步病不到，（卽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游惟此。）何暇騎馬尋郊原？（一作「雕」）邱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來潺湲。（鵬邱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渠引走城中。）但聞蕭聞鳥語變，不覺桃李開已闌。人生一世浪自苦，感衰桃李開落間。西亭昨日偶獨到，（一作「往」）猶有一樹當南軒。殘芳爛熳看更好，皓若春雪圍枝繁。無風已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攜酒醉其下，誰肯伴我頽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內

班班林間鳩，殺殺命其匹。迨天之未雨，與汝勿相失。春原洗新霽，綠葉暗朝日。鳴聞相呼，和（一作「呼」）相諧（一）應答如吹（一作「若呂應嘉」）律。深棲柔桑暖，下啄高田實。人皆笑汝拙，無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羨拙之佚。吾雖有室家，出處曾不一。（一本有「豈如鳴鳩樂，天性免乖拂」兩句。）荆蠻昔竄逐，奔走若鞭

跌。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肥。跬步子所同，淪棄甘共沒。投身去入眼，已廢誰復媿。山花與野草，我醉子鳴瑟；但知貧賤安，不覺歲月忽。還朝今幾年，官祿豫兒姪。身榮責愈重，器小憂常溢。今年來鎮陽，留滯見春物。北潭新漲綠，魚鳥相聳聳。（一作「懼登遠」）我意不在春，所憂空自咄。一官誠易了，報國何時畢。高堂母老矣，衰髮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藥食（一作「石」）子雖勤，豈若我在膝。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髻。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鬱。思家春夢亂，妄意占凶吉。卻思夷陵囚，其樂何可述！前年辭諫署，朝議不容乞。孤忠一許國，家事豈復（一作「暇」）卸。橫身當衆怒，見者旁可慄。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弼。君恩優大臣，進退禮有秩。小人妄希旨，論議爭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一作「未必」）加斧鑕。一身但得貶，羣口息歌啣。公朝賢彥衆，避路（一本作「讓」）當揣質。苟能因諫去，引分思藏密。還爾禽鳥性，樊籠免驚慌。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一本有「誠思愛與樂，便可齊升黜」兩句）子能（一作「如」）甘藜藿，我易解簪紱。嵩峰三十六，蒼翠爭聳出。安得攜子去，耕桑老蓬華。

暮春有感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午低昂。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蝶蝶無所爲，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笙。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感春陽。我獨不知春，久病臥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爲天下奇。我昔所記數十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圖若見故人面，其間數種昔未窺。客言（一作「云」）近歲花特異，往往變出呈新枝。洛人驚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貲。比新較舊難（一作「莫」）優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尙少（一作「早」）朱

砂玉版人（一作「猶」）未知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馳。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妍。始當時（一作「年」）所見已云絕，豈有更好（一作「妍」）此可疑。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鞋紅鶴翎豈不美，斂色如避新來姬。何況遠說蘇與賀，有類異世誇嬾施。造化無情宜一概，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愈巧僞，天（一作「各」）欲關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特近歲尤燒漓爭新（一作「先」）關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何為。但應新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鎮陽讀書

春深夜苦短，燈冷焰不長。塵蠹文字細，病眸澁無光。坐久百骸倦，中遭羣慮戕。尋前顧後失，得一念（一作「而」）十忘。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彊。廢書誰與語，歎息自悲傷。因憶石夫子，徂徠有茅堂。前年來京師，講學居上庠。青衫綴朝士，而有（一作「乃棄」）數畝桑。不耐羣兒嗤，束書歸故鄉。卻尋茅堂在，高臥泰山傍。聖經日陳前，弟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一作「言」）誦虞唐。賓朋足棗栗，兒女飽糟糠。雖云待官闕，便欲解朝裳。有似蠶作繭，縮身思自藏。嗟我一何愚，貪得不自量。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退之嘗有云，名聲暫擅香，誤蒙天子知。待從列班行，官榮日已寵，事業闌不彰。器小以（一作「而」）任大，躋頭理之常。聖君雖不誅，在汝（一作「爾」）豈自違。不能雖欲止，况（一作「恍」）若失其方。卻欲尋舊學，舊學已榛荒。有類邯鄲步，兩失皆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償。又欲求一州俸錢買歸裝，譬如歸巢鳥，將棲少狃翔。自覺誠未晚，收憑老練緇。

留題鎮陽禪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北園潭上花，安問誰所植。春風無先後，爛漫爭紅白。一花聊一醉，盡醉猶須百。而我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忍摘。謂言花縱落，滿地猶可席。不來纔幾時，人事已非昔。芳枝結青

杏，翠葉新奔奔。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空餘綠潭水，尙帶餘春色。疑（一作「思」）春竟何之，意謂追可得。東西繞潭行，蜂鳥已寂寂。惘然無所依，歸駕不停輒。寓興誠可樂，留情議非惑。至今清夜夢，猶繞北潭北。

讀蟠桃詩寄子美

（一本「讀」字下有「聖俞」字）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一本有「偶以怪自戲，作詩驚有唐」兩句。）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衆鳥誰（一作「不」）敢和，鳴鳳呼其皇。孟窮苦疊疊，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擊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天之產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郊死不爲鳥，聖俞發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一作「夜號清」）霜。霜寒入毛骨，清響哀（一作「乃」）愈長。玉山禾難熟，終歲苦饑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力盡猶勉強。（一本有「嗟我於韓徒，足未及其牆，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邙」四句。）誠知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衰病思，藹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不能下，恍恍（一作「恍恍」）若有亡。老雞嘴爪硬，未易犯其場。不戰先（一作「輒」）自知（一本作「卻」）難奔（一作「然」）未甘降。更（一作「便」）欲呼子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一作「昂」）昂。氣力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鉞。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酬宜百觴。乖離難會合，此志何由償？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牆下，嗟我官居如傳舍。嬾拖北渡馬踏（一作「蹄」）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覓，不覺芳蹊繁早夏。隔牆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繞園尋，綠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成」）陰暹滿架。紅榴（一作「榴花

「一」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罅。「一本有」雖無桃李競繁華，固有竹柏資澆洒。「兩句」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况今著令許休假。能來解帶相就飲，爲子掃月開風榭。

白髮喪女師作

（一本無下四字）

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灑爲清淚行。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鬚與髮，（一作「鬚與髮」）未老先蒼蒼。

永陽大雪

清流關前一只雪，鳥飛不渡人行絕。冰連（一作「互」）豁谷麋鹿死，風勁野田桑柘折。江淮卑溼殊北地，歲不苦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新陽漸動愛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雪，幾尺泥，泥深麥苗春始肥。老農爾豈知帝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窮山（一作「廬」）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何所欲，自慚報子無瓊瑰。非徒多難學久廢，世事漸領由（一本作「幽」）心衰。吳興先生富道德，伉伉弟子皆賢材。鄉閭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來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往與夫子爲顏回。

卷三 古詩三十一首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攪亂紅（一作「亂紅殷」）紫開繁英。花深葉暗

輝朝白日（一作「一」）暖衆鳥皆嘒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窗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啞如嬌嬰。竹林靜啼（一作「啼盡」）青竹笋，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噉，異鄉殊俗難知名。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言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爲交（一作「友」）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閒酒美惜光景，惟恐爲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頭陀山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峰巔。

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予與山嵯峨。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無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錄，滄溟之一蠹；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予生誠多難，憂思靡不羅。宦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邱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麼。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動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猶那。羔鴈聘黃晞，啼驚走鄰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苦飛梭。上賴天子聖，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飢坐列鴈鵝。絃誦聒鄰里，唐虞庶詠歌。常縱最高第，窈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禱。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敬諷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增證譁。生爲舉世疾，死也（一作「者」）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敲。造化本無情，怨咨徒爾勞。身微天地闊，四顧無由逃。九門闔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愴風吹寥寥。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輝燦四野，萬里織雲收。羲和困路遠，正午當空留。枝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臥喘如吳牛。蟬一何微，嗟爾徒歌歌！

幽谷泉

踏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澗稻滿春疇，鳴渠遶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顧我應可怪，每來聽不足。

百子坑賽龍

(一作「柏子坑賽龍」)

嗟龍之智誰可抽，出入變化何須臾。壇平樹古潭水黑，沈沈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擎空盧。龜魚帶去半空落，雷鼙電走先後驅。傾崖倒瀾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青天卻掃萬里靜，但見綠野如雲敷。明朝老農拜潭側，鼓鑿坎塤鳴山隅。野巫醉飽廟門闔，狼藉烏鳥爭殘餘。

憎蚊

擾擾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汗簡牘。乾坤最廣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一作「荒」)三五前，民物交相黷。禹鼎象神姿，蛟龍遠游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已云除，細微遺不錄。蠅虻蚤蟲蟻，蜂蠋蛄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纒一粟。雖微無奈衆，惟小難防毒。嘗聞高野閣，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晨飧下帷幃，盛夏泥胸臆。我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閒懶

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枕席厭緣撲。燻簷（一作「之」）苦煙埃，燼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氣飛炎燭。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桎。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一作「日」）忍此見（一作「見此」）迫促。翻翻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耳如瓊哭。猛撲欲張拳，暗中甚（一作「疑」）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盤飧勞扇拂，立寐僵僮僕。端然窮百計，遽坐瞑雙目。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爲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鳳皇麟，千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權。切切（一作「昭昭」）一作「昭晰」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一作「子」）沈泉。昔也入事乖，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燦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一作「傳」）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一作「傳十以爲百」）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一作「於」）深山。待彼謗焰（一作「豔」）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熒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持此死（一作「輕死此」）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斷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下紆冥冥念，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于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銓。（一作「詮」）忽聞子遺文，使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鑄。

汝寧答仲儀

（一作「答王素汝寧」）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三

君嗟汝瘦多，誰謂汝土惡？汝瘦雖云苦，汝民居自樂。鄉閭同飲食，男女相媒灼；習俗不為嫌，讎訾知作。汝山西南險平地，猶磽确（一作「确犖」）一作「确磬」一作「确磬」；汝樹生擁（一作「癰」）；廬根株，屢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獨。接壤化襄鄧，餘風被伊維。思予昔曾遊，所見可驚愕。嗚嗚聞語笑，雲霧滿城郭。僂僂懸鬘盞，嬉嬰包卵殼。無由辨眉頸，有類龜縮殼。噫！人稟最靈，反不如鳧鶴。駢枝雖形累，小小固（一作「故」）可略。灘蕩暫畜聚，決潰終當涸。贅疣附支體，幸或不為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所託。咽喉繫性命，鍼石難砭（一作「破」）；削農皇古神聖，為世名百藥。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燮（一作「鏢」）；溫湯汝靈泉，亦不能涓滄。君官雖請居，政可瘳（一作「瘳」）；民瘼，奈何不哀憐，而反恣詞（一作「嘲」）；謔文辭，聘新工，醜怪極名貌。汝士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思太守宴，誰與唱清角。非離南北殊，魂夢山陂邈。握手未知期，寄詩（一作「書」）聊一噉。

滄浪亭

（一本上云「寄題子美」）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一作「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蕪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同環。新篁抽笋添夏影（一作「景」）；老柝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遠，誰有來路曾（一作「吾」）無緣。獨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徑入叢密，豁目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一有「姑蘇臺邊入擘絕，夜靜往往聞鳴船」兩句）；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一作「景」）；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鳴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一作「知」）扁舟任飄兀，紅槳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一作「詩新酒美」）

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

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一作「尚」）明。欲知天將雨，鐸爾劍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局。煌煌七星文，照曜三尺冰。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形。姦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攏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奈何狂胡兒，尙敢邀金綸？

秋晚凝翠亭

（探韻作）

黃葉落（一作「落葉滿」）空城，青山繞官廨。風雲淒已高，歲月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生派。晴林紫榴坼，霜日紅梨曬。蕭疎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芳慰孤介。嘉客日可攜，寒醅美新釀。登臨無厭頻，冰雪行卽屆。

菱溪大石

（一本無「大」字）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蝕禽鳥啄，出沒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罷市看，但驚可怪誰復珍？荒煙野草埋沒久，洗以石竇清冷泉。朱闌綠竹相掩映，選（一作「遊」）致佳處當南軒。南軒旁列千萬峰，曾未有此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少，萬金爭買傳幾人。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爲落彼荒溪濱。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皆云「女媧初鍊鍊，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視蒼蒼補其缺，樂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火爲炮燔，苟非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窳（一作「穴」）誰彫剜？」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崑崙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

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鑄整無瑕痕。嗟子有口莫能辨！嘆息但以兩手捫。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爭奇鬪異各取勝，送至荒誕無根原。天高地厚靡不有，（一作「有定」）醜好萬狀奚足論。惟當掃雪席其側，日與嘉客陳清尊。

送姜秀才遊蘇州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向弱齡君秀發。同時並薦幾存亡？一夢十年如倏忽。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山花掖亂烏綿壘，更盡一尊明日別。

送孫秀才

高門煌煌燦如赭，勢利聲名爭借假。（一作「假借」）嗟哉子獨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瓊貝猶滿把。（生攜文數十篇見訪，渡江而失。）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窮慚報寡。時之所棄子獨嚮，無乃與世異取舍？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臥聽北風鳴屋角。平明驚鳥四散飛，一夜新霜羣木落。南山鬱鬱舊可愛，千仞巉巖如刻削。林枯山瘦失顏色，我意豈能無寂寞。衰顏得酒猶溫發，可醉豈須嫌酒濁。泉傍菊花芳爛漫，短日寒輝相照灼。無情木石尚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澹淡。長淮漸落見洲渚，野潦初清（一作「晴」）收微澱。蘭枯蕙死誰復弔，殘菊籬根爭豔豔。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芭蕉芡荷不足數，狼藉徒能汚池檻。時行收斂歲將窮，冰雪嚴凝從此漸。啾啾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

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山桃溪杏少意思，（一作「有誰顧」）自趁時節開。春風看花遊女不知醜，古澗野態爭花紅。人生行樂在（一作「當」）勉強，有酒莫負留瓊鍾。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一作「枝」）人生此事尚難必，况欲功名書鼎彝。深紅淺紫看雖好，（一作「美」）顏色不奈東風吹。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清香嫩蘂含不吐，日日怪我來何遲。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豔隨。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盛開比落猶數日，惜（一作「芳」）尊尚可三四攜。

秋懷二首寄聖俞

（一本「擬孟郊體秋懷」）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歸，（一作「歸遠夢」）驚斷山千重。羣物動已息，百憂感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無窮。隆陰夷老物，摧折壯士胸。壯士亦何爲，素絲悲青銅。

厚木落空原，南山高嵯峨。巖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聳。詩老類秋蟲，吟秋聲百種。披霜（一作「芳」）接孤英，泣古弔荒冢。琅玕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我慙煩冗。飛鳥下東南，音書無日捧。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一本無「東」字）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諠。春枝滿園爛張錦，風雨須臾落顛倒。看多易厭情不專，鬪紫誇紅隨俗好。豁然高秋天地肅，百（一作「萬」）物衰零誰暇弔。君看金蕊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一本有「後時

寧與竹柏榮，媚世不爭桃李笑。兩句。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高人避喧守幽獨，淑女靜容修。一作「羞」。窮窮。方當搖落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攜一尊相就飲，如得貧交論久要。我從多難壯心衰，述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一作「不」。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蕙蘭殞秋香，桃李媚。一作「嬌」。春醉時節雖不同，感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

（一本作「奉和徐生見示懷嵩樓晚飲」。一本無「見示」字。）

滌山不通車，滌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遊。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問其別後學，初若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章爛然浮。引伸無窮極，卒斂以軻邱。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蔽邑亦何有，青山繞城樓。冷冷谷中泉，吐溜彼。一作「陂」。山幽石醜駭溪怪，天奇瞰龍湫。子初如可樂，久乃歎以愀。云此畫圖畫，暫看已宜收。荒涼。一作「村」。草樹間葦館，城南陬。破屋仰見星，窗風冷如鏤。歸心中夜起，驪轉臥不周。我為辦酒肴，羅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笑不領頭。曰：「子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事此為囚。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摧軀。一來勤已多，而况欲久留。」我語頓遭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一作「霜」。雪行將稠。羨子兄弟秀，雙鶩翔高秋。漶漶飛且鳴，歲暮憶南州。飲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貶辱已厚，贈育婉非酬。

瑣瑯山六題

（一本作「山中六題」注云瑣瑯山中。）

歸雲洞

洞門常自（一作「似」）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朝看石上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琅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橫古槎；不知谿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我來攜酒醉其下，臥看千峰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間來興盡歸。

麻子泉

麻子遺蹤留此地，寒崑徒倚弄飛泉；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一作「松」）門，亂峰深處開方丈；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卷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爲軍李道士一首

（各景仙）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首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用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雲陰。

李師琴紋（一作「形」）如臥蛇，一彈使我三咨嗟！五音商羽主蕭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鐘同暖律，當冬草木皆萌芽。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燿。問胡以然（一作「試問胡以」）一作「試問胡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嘗養其根，自然煜其華。」（一本無上二句）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未云足，野鶴何事蓬思家。抱琴揖我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拜啟

（一作「勅」）

拜啟（一作「勅」）古州南，山火明烈烈；州人共喧喧，兩舁扶白髮。丁甯天語深，曠蕩皇恩闊！乃知天地施，曲遠無間別。欣欣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買島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為（一作「琴聞」）古曲聲，如與（一作「聞」）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見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之坐，（一本作「我琴」）調作南風。滋一奏風雨（一作「南」）來，再鼓颺雲煙。鳥獸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樂，心知口難（一作「難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沅瀾。

蘭亭詩僧惟昭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棄（一作「賤」）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一作「或」）可取，滌蕪不念純。子雖（一作「之」）為佛徒，未易廢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一作「之」）與吾儒異，鞿難同輪（一作「共論」）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維

辭於文章，太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繡」）爛成文，拾其裁翦餘，未識裘服尊。嗟子學雖（一作「已」）勞，徒自苦骸筋（一作「自違涉江津」）勤動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一作「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輝」）其倫？與夫榮其庸，不若啓（一作「豈若習」）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歛加（一作「以」）冠巾。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

（一本作「敘別寄聖俞兼酬進道堂夜話見寄之什」）

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潮（一作「湖」）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鳥急。君老忘卑窮，文字或綴緝。余生苦難陀，（一作「拙」）世險蹈已習。難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別輒歛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少君，白髮已揖揖。憶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樞穿，一落誰引汲。顛危偶脫死，藏竄甘自繫。」（一作「繫」）但令身尚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前，貌改驚乍揖。別難纒幾時，舊學廢百十。殘章（一作「編」）與斷葉，草草各收拾。空窗（一作「堂」）語青鐙，夜雨聽戰戰。（一作「懺懺」）明朝解舟南，歸翼縱莫戢。遲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及。酒酣弄篇章，四坐困供給。歡言正喧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獨膠聊（一作「猶」）共挹。輕（一作「歸」）携動翩翩，晚水明熠熠。行心（一作「食前」）去雖迫，訣語出猶溢。歸來錄君辭，卷軸多饑餓。誰（一作「雖」）云已老矣，意氣何業業。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屨。知之莫子深，力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君什。

紫石屏歌

（一本作「月石硯屏歌寄蘇子美」）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丈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

（一作「微」）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曜分爲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墮巖巖。燒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匣。蝦蟆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一作「穆穆」）景山得之（一作「魏州刺史」）惜不得，贈我意與（一作「比」）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爲比，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奇（一作「知」）蘇子胸，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胸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訣，有手誰敢施鑄鑲。呼工畫石持寄似（一作「此」）幸子留意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溼溼，宿露晨點綴。豈無陽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將期誰顧眄，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強飲，繁英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闕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有如填應荒。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春秋二百年，文（一作「辭」）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沒，學者自爲師。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巖。相訟益迂怪，各闢出新奇。爾來千餘歲，舉世不知迷。焯焯聖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常患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近又脫賦（一作「賤」）格，飛黃掘街竊。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便可勸衆說，旁通（一作「異端」）塞多歧。正途趨（一作「常」）簡易，慎勿事崎嶇。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尙胼胝。願我今老矣，兩瞳（一作「目」）一作「眼」一）蝕昏眵。大書難久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棄，今縱悔何追。戒我以勉子，臨文恒吁嘻。

喜雨

大雨雖霽，隔嶽分晴陰；小雨散侵淫，為潤廣且深。侵淫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一作「言雨大小異」）小雨兼尤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一作「穗」）及時一日雨，終歲飽豐穰。夜響流簾露，晨暉灑蒼涼。川原淨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苦，此樂殊未央！

飛蓋橋翫月

（一本題上有「六月十四夜」）

天形積輕滑，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備（一作「俟」）然發孤詠。紛昏祈洗滌，俯仰恣涵泳。（一本無上二句）人心曠而閒，月色高愈（一作「逾」）迴。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

歌吹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曠弋并。潛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奈何翁屢來，浪使飛走驚。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鳥語弄蒼翠，魚遊翫清澄。而翁乃何為，獨醉還自醒。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厭日來登。

答呂公著見贈

（一本作「奉答通判太博為予不飲見贈之作」）

鄙人歌蟋蟀，孔子錄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行樂不及早，朱顏忽焉衰。馳光如騷裏，一去不可追。今也不彊飲，後雖悔奚為？三年請永陽，陷穿不知危。種樹滿幽谷，疏泉瀉清池。新陽染山木，撥亂發枯枝。無人歌青春，自醜白玉卮。今者荷寬宥，（一作「恩」）乞（一作「得」）州從爾宜。西湖舊已聞，既見又過之。蓄蓄間

紅綠，鴛鴦浮渺瀟。四時花與竹，樽俎（一作「酒」）動可隨。况與賢者同，薰然襲（一作「偉」）蘭芝。酥醅寒且醺，清唱婉而遲（一作「奇」）四坐各已醉，臨觴獨何疑。昔人逢麴車，流涎尚垂頤。况此盃中趣，久得樂無涯。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一作「嘻」）譬若臥樞局，聞聲（一作「鼓」）尚鳴悲。春膏已動脈（一作「忽已動」）百卉漸葳蕤。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尚可執鞭弭，周旋以忘疲。

送榮陽魏主簿廣

（一本作「送魏廣」）

卓學東（一作「魏」）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我門。子足未及闕，我衣驚倒顛。僕童（一作「童僕」）相視疑，察吏或不然。俛首鵠鶴啄，進趨鳥鴈聯。青衫靴兩（一作「兩靴」）脚，言色情（一作「情」）以溫。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權。受知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吏，欲辯難以言。觴豆及嘉節，高堂列犀寶。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出至寶，決高瀉長川。光暉相磨礱，浩渺肆波瀾。察吏媿我嘆，僕童（一作「童僕」）恪生顏。我願察吏嗜，士豈以此觀。此聊為戲耳，以驚僕童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識其面，已窺其肺肝。禮有來必往，木瓜報瓊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我還。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篇。

青松贈林子國華

（一本作「贈國華秘校」）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為功（一作「攻」）良玉有天質，少加（一作「假」）磨與礪。子誠懷美材，（一作「君實有美才」）但未遭良工。養育既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荀暨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汗池以其下，衆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顧予誠鄙薄，羣俊枉高蹤。得一不爲少，雖多肯辭豐？如登圓壇，羅列璧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間笙簧。鏘鏘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春而予處其間，眩晃不知從。退之亦嘗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丰茸。暮雪浩（一作「皓」）方積，醲醲寒更濃。毋言輕此舉，此樂難屢逢。

椒糶

五行居四時，維火感南訛。炎焦陵木氣，椒糶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爭久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幸登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圓玉光瑤。瑰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錫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瓦藥不甘口，厥功見沈疴。忠言初厭之，事至悔若何。世已無採詩，詩成爲君哦。

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鬚（一作「鬣」）（一角爭光銳，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裝，珠官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本作「珠官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室細莫詳。珊瑚玲瓏巧綴裝，腥風怪雨灑幽荒，紅螺行沙夜生光。」）負材自累遭剗腸，匹夫懷璧古所傷。濃沙剌蝕隱文章（一本注，「胡人謂爾砂爲濃砂，出本草。」）磨以玉粉綠（一作「鉛」）金黃，清罇旨酒列華堂。隴鳥回頭思故鄉，美人清歌蛾眉揚，一醪凍冽同（一作「爲」）春陽。物雖微遠用則彰，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泥下追含漿。

食糟民

田家種糶官釀酒，權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棄物，（一作「不棄」）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灑潑如沸湯，東風來吹酒馨香。壘壘罌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醜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種糶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邇來就官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爲德。嗟彼官吏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生義與仁。仁嘗養人義，道（一作「識」）（宜言可聞達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一作「民」）之饑。我飲酒爾食糟，

爾雖不我責，我實何由逃？

送焦千之秀才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一作「倅」）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鞏。始生及吾門，徐子喜驚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一作「子」）繁榮獲雙珠，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糝，吾嘗愛生材，抽擢方鬱翁。（一作「蒼」）猶須老霜雲，然後見森聳。况從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要，言說去雜冗。新文時我寄，庶可蠲煩壅。

伏日贈徐焦二生

（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贈之。」）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一作「樹」）（一作「木」）陰層層。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食飽力不用，官閒日永（一作「心樂」）（一作「睡莫與不思高飛燕，鷓鴣反此愁臥饋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一作「草」）為交朋。崎嶇礪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二）作「墜」）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矜矜。奈何乖離纒幾日，蒼顏非昔白髮增。強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揩眼眇（一作「睫」）（一作「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將」）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

（一本題上有「答張推官庭槐」）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質，累此孤高幹。龍鱗老蒼蒼，鼠耳光粲粲。因緣初莫原，感咤徒自歎。偷

生由附託，得勞爭慈荷！方其榮盛時，會莫見其屢！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萌芽起微蘖，辨別乖先見。蕭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含容固有害，勤絕須明斷。惟當鐸斤斧，去惡無傷善。

韓公開古堂

(一本「公」作「定州」)

兵開四十年，士不識金華。水旱數千里，民流誰壘闌。公初來視之，嘻此乃予貴！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整齊（一作「容」）談笑間，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為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備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奈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玉磬（一作「磬」）猶走糴。因難乃見才，不止將有得。公言初未信，終幾考成績。驕情識思威，謳吟起羸瘠。魏豨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閒暇（一作「弄閒散」）傳記尋（一作「觀」）往昔，英英文與武。粲粲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旋顧視間。是不為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久（一作「况」）虛席。大匠不揮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

(寄知永州王願，一本上有「寄題，注云柳子厚亭」)

天於生子厚，稟子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一作「厲」）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蕭蕭發幽書，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為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哈。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為我銘山隈。

卷五 古詩一十八首

答原父

(一作「答劉廷評」)

炎歊鬱然蒸，午景熾方燄。子來清風興，蕭蕭吹几簟；又如沃瓊漿，遽飲不知厭！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奚(一作「何」)所實？孔孟久已空。羣儒窒自私，惟子通且膽。幸時丐贏餘，屢得飽饑歉。嚴巖(一作「落」)春秋經，大法誰敢覘？(一本有「譬猶天之蒼乃欲學而樂」兩句)三才失綱紀(一作「紀綱」)五代極昏墊，盜竊恣勝(一作「發」)。篋英雄爭奮劍，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一作「貶」)，纒能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患孤寡(一作「陋」)。是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反蒙華袞褒。如譽嫫母豔，救非當在早。已暴(一作「暴惡」)，何由斂？苟能哀廢痼，其可惜針砭。風淪或許邀，湖綠方鸚灑。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牆壁，百蟲皆夜鳴。蟲鳴催歲寒，唧唧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

(一作「答韓絳」) (一本無下四字)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為高(一作「政」)，寬縱以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歲月侵頽紀，綱維紛紜坦坦萬里疆。蚩蚩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徧身。湯劑乃常藥，未能去深根。

鐵艾有奇功，暫痛勿吟呻。痛定支體胖，乃知鐵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盡弊革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糶，未爲不仁人。倭又沈下位，惡去善乃伸；賢愚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知行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檢此欲有爲，吾知力徒煩。家至與戶到，飽饑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所（一作「獨今爲」）難。我昔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子華嘗來時，玉音耳管親。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屯。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一作「論」）論以上恩德，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概。豈（一作「非」）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

「一本云「送張推官掌機宜」」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爲謀於未然，聰者或莫聽。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爲來者銘。熙熙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羝（一作「氏」）一朝叛，烽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仰賴天子聖，乾坤置包井。苗頑不率德，舜羽舞于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含情。簪籬被觸突，譬若豨與羶。馴擾以芻豢，可呼隨指令。稱藩效巨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敢問前孰失，恃安而弛兵。猶看爲善將，循默乃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營營。上煩天子仁，盱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棲訪巖扃。小利不足爲，涓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經略府，尊俎集豪英。千營飽而嬉，萬馬牧在坰。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羣經。從軍古云樂，知己士所榮。感激報恩義，當來請長纆。

寄聖俞

（一作「因馬察院至，云見聖俞於城東，輒書長韻奉寄」）

凌晨有客至自西，爲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曜朝日，何用擾擾隨輪蹄。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虹

覽空腸時如秋菊叫苦調或作寒蟬嘶。語言雖巧身事拙。捷徑取踏行非迷。我今俸祿飽餘臍。念子朝夕勤鹽齏。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此事尚難必。何況仕路如天。一作「丹」。梯朝廷樂善得賢衆。臺閣俊彥聯管屨。朝陽鳴鳳爲時出。一枝豈惜容其棲。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悠悠百年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醜雞。其間得失何足校。况與鳧鷖爭稗穉。憶在洛陽年各。一作「各年」。少對花把酒傾玻璃。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我今三載病不飲。眼眇不辨屬與驪。壯心銷盡憶開庭。生計易足纔蔬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一作「壯」。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行當買田清潁上。與子相伴把鋤犁。

有馬不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徐驅當大道。步驟中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六轡應吾手。調和如瑟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伯樂識其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良馬須善馭。吾言可爲箴。

天辰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曾不差分刻。一本有「其行亦何勤。乾健貴於易」兩句。北辰居其所。帝座嚴尊極。衆星拱而環。大小。一作「小大」。各有職。不動以臨之。任德不任力。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植。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答

兩載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爲稽。短篇投子譬瓦礫。敢辱報之金囊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雲霓。飛黃伯樂不世。一作「並」。出。四顧靡首空長嘶。嗟哉我豈敢。一作「能」。知子論詩。一作「經

「」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太羹豈須調以齏？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會不離汗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並鸞皇棲。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彊齊？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朝。「一作「晨」」雞兒啼妻噤。「一作「噫」」午未飯得米寧擇糝與餅，石上紫漿家故有，剡藤堂滑如玻璃。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聯。一揮墨紙姿奔放，駭「一作「有」」若鴛駝仍夥。腹雖枵虛氣豪橫，猶勝諂笑病夏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當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愛民犁！」

感春雜言

（一本題下有「和呂公著」）

鳩鳴令屋上，雀噪令簷間。百鳥感春陽，有如動機關。雄雌相呼，和日夕聒聒，不得聞。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斑斑！乃知天巧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顏。奈何人為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翾。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怪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百花不着眼，豈念四氣如回環。卻思年少憶「一作「念」」前事，雖有翹駿難追還。奈何來日尚可樂，會不勉彊相牽。拔綠酒如春波，黃金為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一作「笑」」百險艱。俟河之漚不可得，聊自歌此譏愚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令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一作「蠡」」令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今上摩青蒼。「一作「雲霄」」以瞻鸞，下壓厚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令攀緣石磴窺空壑。千巖萬壑響松楸，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砢。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令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嘯。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音。靄羅幃，幽花

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瑋，羨君買田建室老其下。插秧盈囷令釀酒盈缸，欲令符鼠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玉。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今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礪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之瀛館

(一作「徐無黨」)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吹噓死灰生氣微，談笑暖律回嚴凝。曾陪尊俎被顧盼，羅列臺閣皆名卿。(一作「才能」)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瞻陵。脚靴手板實卑賤，賢雋未可吏事繩。攜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踴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園林相映花百種，都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綠槐聽流水，夜飲翠幙張紅罍。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垂霜冰。同時並遊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一作「磨」)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羨子年少(一作「少年」)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名高場屋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簞鷓鴣雲鵬。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數短章。(一作「章句」)因子興。

葛氏鼎

(一本有「歌」字)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墟。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邱。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帶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秘藏奇怪神所搜。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蕩搖山川失維限，九龍大戰驅蛟虬。烈然岸裂轟雲轟，滯人夜驚爲嘲嘲。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蚩蚩，千金一掃隨浮漚。天

旋海佛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俾！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遺擲歡！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官百品供王羞。調以五味烹金牛，時有用捨吾無求。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歎！披荒斷古爭窮蒐，苦經難出聲吟嘒。馬圖出河龜（一作「龍」）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慙效尤。

太白戲聖俞

（一作「讀李白集效其體」）

開元無事（一作「太平」）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閒。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卻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一作「來」）乘興登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一作「下看塵世」）悲人寰。吹笙飲酒樂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一作「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溼吟秋草。

邊戶

家世爲邊戶，年年常備胡。兒童習鞍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虜騎叢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鬪，兩地共賦租。將吏戒生事，廟堂爲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流。

梅聖俞寄銀杏

（一作「和聖俞銀杏見寄代書之什」）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問子得之誰？詩老遠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賢棄而論。開誠重嗟惜，詩以報慙慙。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閒。百年纔幾時？一笑得亦艱。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鬟。問子官何爲？侍從聯朝班。朝廷多賢材，何用蒞與管？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九環。奈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於國略無補，有慙常在顏。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一作「是」）高鴻去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日多暇，詔條寬可頒。寒雲（一作「暮」）紛糝幽，爲春綿疊勝。事日向好，思君何時還？

述懷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遶。覓孤懷念時節，朽質驚衰病。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寒，衆木少堅勁。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顧我實孤生，饑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爲，刺口論時政。中間蒙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樞穿。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一作「日」）已迸。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並。繳翮追羣翔，孤唳驚衆聽。巖巖玉堂署，備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慙誥命。厚顏難久居，歸計無荒逕。偷閒就朋友，笑語雜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祿尤難幸。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

（一作「奉賦澄心堂紙」）

君不見，豈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簡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刺昏煙煤。何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若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餞（一作「饑」）欲死，黃鶴折翼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盃。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尙能工翦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求俳詼。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闔且開。百年干戈流戰

血，一國歌舞今荒盡；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棄論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官曹職事喜（一作「樂」）聞暇，臺閣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

## 卷六 古詩二十五首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杓。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同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違。歲月坐易（一作「若」）失，山川行知遙。回頭三千里，雙闕在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一作「亦」）飄飄。前日逢呂郭，解鞍憩山腰。僮僕相問喜，馬鳴亦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期駐征輶。雖知不久留，一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家脫狐貂。君行我卽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曠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轉夜向晨。臥聽穹廬外，北風驅雲雲。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溫。君命固有嚴，羈旅誠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齧雪

馬饑齧雪渴飲（一作「行踏」）冰，北風卷地來（一作「寒」）崢嶸。馬悲踟躕人不行，日暮塗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歎聲，馬當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一作「長亭與」）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何須（一作「煩」）勤遠征。

風吹沙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六

（一本題上有「北」字）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確舉悲摧藏。當（一作「窮」）冬萬物慘顏（一作「無」）色。冰雪射日生（一作「垂」）光芒。一年百日風塵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起鞭歸」）馬行。勿遲。酒熟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

（一作「憶昨呈劉原父」）

憶昨君當使北時。我往別君飲君家。愛君小鬟初買得。如手未觸新開花。醉中上馬不知夜。但見九陌燈火入。誰歸來不記與君別。酒醒起坐空咨嗟。自言我亦隨往矣。行即逢君何恨邪。豈知前後不相及。歲（一作「日」）月忽忽行無涯。古北嶺口踏新雪。馬五山西看落霞。風雲（一作「雪」）暮慘失道路。欄谷夜靜聞麝。行迷方櫺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一作「行」）沙。客心漸遠誠易感。見君雖晚喜莫加。我後君歸祇（一作「纔」）十日。君先躍馬未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鴈。歸路柳暗藏嬌。而今（一作「今來」）春物已爛熳。念昔草木冰未芽。人生每苦勞事役。老去尙能憐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安得載酒長盈車。

贈沈遵

（一作「贈沈博士歌（并序）」）

一本序云：「予昔於滁州作醉翁亭於琅琊山，有記刻石，往往傳人間。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一調，惜不以傳人者五六年矣。去年冬，予奉使契丹，沈君會予恩冀之間，夜蘭酒半，出琴而作之。予既嘉君之好尚，又愛其琴聲，乃作歌以贈之。」

羣動夜息淨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冷冷，酒行暫止四坐傾。

(一本有「爲君屏百慮，各以兩耳聽」兩句。)有如風輕日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橫。

沈夫子，恨君不爲醉翁客，不見翁醉（一作「醉翁」）山間亭。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青山白雲爲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一本有「沈夫子，君過滁陽今幾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六句）。

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一本「客」字下作「爾來纔十年，過酒飲不得，軒裳外飾誠可榮」）鬢髮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

沈夫子，愛君一尊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一本末兩句作「高懷所得貴自適，俗耳何用求知音，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 答聖俞

(一本題下有「高車見過」)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數往從（一作「就」）翁何所爲。翁居南方我北走，世路難合安可期。汴渠千艘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勞夢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有名字，萬家棄水爲汙池。人居其上苟賢者，我視此水猶漣漪。入門下馬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熨熨煑菘菹，四顧壁立空無遺。萬錢方丈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一作「何」）涯。况出新詩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不可有（一作「得」）君家篋篋滿，莫持才大（一作「多」）名高乃富貴。豈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爲一邱土。聖賢獨（一作「長」）如星日垂，道德內樂不假物，猶（一作「所」）須朋友并良時。蟬聲漸已變秋意，得酒安問醉與醺。玉堂官閒無事業，親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會有幾，當棄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

(齋於醴泉宮作)

奉祠嚴秘館，攝事罄精誠。歲暮悲木落，天寒聞鶴鳴。念昔邱壑趣，豈知朝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多病慙厚祿，早衰歎餘生。未知犬馬報，安得遂歸耕。

懷祿不知慙，人雖不吾對。貧交重意氣，握手猶一獨。感激煌煌腰間金，兩鬢飄已白。有生天地間，壽考非金石。古人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涕淚下沾臆。

潛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中，勢若丸走坂。盈虧自相補，得失何足算。餐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未

知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年皆不免。顏回不著迹，後世存愈遠。聖賢非虛名，惟善為可勉。仕宦希寸祿，庶無飢寒迫。讀書事（一作「為」）文章，本以代耕織。學成頗自喜，祿厚愈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力。君子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尖，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為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二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屏歌

(一作「和張生鷓鴣樹屏」一無「和」字)

晨光入林衆鳥驚，臆膊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饑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橫樹（一作「其」）間，煙埋草沒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號工剞山取山骨，朝鏡暮斲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一作「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鏡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畫（一作「日」）夜不

得聞，不然安得巧工妙手，憊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號山深處石，惟人有  
心無不獲。（一作「乃知人為天地賊」）天地雖神（一作「公有物」）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  
極奇怪窮吾才，乃（一作「故」）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吟，醉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鬪，嗟我  
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

（一本題上云「京師」）

累累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於  
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為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為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  
軸，陸輪動盈車。谿澗細毛髮，海怪雄螿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魚蝦。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邪？螿蟻聞二名，（車  
螯一名車蛾）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斕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讎。但喜  
美無厭，豈思來甚覩。多慙海上翁，辛苦斲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

（一本無下三字，注云「席上分得已字」）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晷。而我獨何為，閒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里。願  
吾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恥！人生足憂  
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

（一本上題「和聖俞」下注「呈楊直講」）

嶮山嶙嶙，亂石叢叢，山石磽整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轅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楊窳（一作「生」）忍饑官太學，得錢買此纒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一作「古」）有數家筆，畫古（一作「久」）傳多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梅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一作「即」）為富，豈必金玉名高貴！朝看畫，暮讀詩，楊生得此可不饒。

答花聖俞莫登樓

（一作「和」無「梅」字）（在禮部貢院試進士上元夜作）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煙浮，玉輪東來從海陬。織靄洗盡當空留，鎗光月色爛不收。火龍銜山祝千秋，絳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咻，清風嫋嫋夜悠悠。瑩蹄文（一作「輪蹄交」）角車如流，姪娉扶闌車兩頭。髭髮垂垂髮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儔。輕衫駿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鶻鷂，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擁衾稠，人心利害兩不謀。春陽稍愆，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粦遊騎踏泥非我愁。

答聖俞莫飲酒

（此已下皆貢院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詩百物亂我思。朝吟搔頭暮感眉，雕肝琢腎聞退之。此翁此語還自迷，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有為善不可遲。（一作「遺」）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十載垂。其餘醱酌一尊酒，萬事崢嶸皆可齊。腐腸糟肉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短纒

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兔雜言戲答公儀憶鶴之作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已憐野性易馴擾，復奚仙格何孤高！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嘯。低垂兩翅趁節拍，（一作「拍節」）婆娑弄影誇嬌嬈。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橫出爭雄豪。清尊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嘲。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遙。兔奔滄海卻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慘。纖腰綠髮既非老者事，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

戲答聖俞

鶴行而啄青玉鬚，枯松脚兔蹲而鬣；尖兩耳，攢四蹄，往往於人家高堂淨屋（一作「室」）會見之；錦裝玉軸掛壁垂，乍見拭目猶驚疑。羽毛慘澹眼暗活，若動不動如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筆人間奇。畫師畫生不畫死，所得百分三二爾。豈如翫物翫其真，凡物可愛惟精神。况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淨夜，雪色凌清晨。二物於此時，豈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謂我愚，老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一作「去」）東家看舞，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鶴

有詩鶴勿喜，無詩鵬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吟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聲音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一作「似」）聽詩。鸞鷟享鐘鼓，魚鳥見西施。鵬鶴不宜爭，所爭更可知。蚼蜂與蟻子，為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鬪，勇如聞鼓鼙。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何私。蘭檻啄花卉，叫號驚睡兒。跳踉兩脚長，落泊雙翅垂。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鵠口不能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

謝鵬，從我今幾時？  
僮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  
逍遙遂棲息，飲啄安雄雌。  
花底弄日影，風前理毛衣。  
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  
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  
養鵬鵬又妬，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  
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  
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  
不及牆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搖搖牆頭花，笑笑弄顏色。  
荒涼衆草間，露此紅的皪。  
草木本無情，及時如自得。  
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長。  
一作「失」非。繞之重吟哦，歸坐成歎息。  
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釋。  
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搖搖牆頭花，豔豔爭音娥。  
朝見開尚少，暮看繁已多。  
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  
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  
物理固如此，去一作「古」來知奈何。  
達人但飲酒，壯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  
竹色君子德，猶猶寒更綠。  
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  
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  
凌亂迸青苔，蕭疎拂華屋。  
森森日影間，濯濯生意足。  
幸此接清賞，甯辭薦芳醪。  
黃昏人去一作「黃昏寂寂」一作「寂寂人去」鎖空廊，枝上月明春一作「看」鳥宿。

卷七 古詩二十二首

贈沈博士遊歌

一作「醉翁吟」

沈夫子，胡爲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琴？滁山高絕滁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一作「泉」）溜白玉懸青岑，一瀉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簪。雲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徽（一作「暉」）黃金，寫我幽思窮嶠嶽。自言愛此萬仞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淅石亂到不平，指下嗚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語歎滑如春禽。

嗟乎沈夫子，爾琴誠工暉且止。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一作「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東坡詩云：「新客從翻玉連鎖」）「練」疑當作「連」。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國恩未報歎祿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顏摧鬢改真一翁，心以（一作「已」）憂醉安知樂？

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翻琴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腳子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始摘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纍纍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博望昔所徙，蒲葑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今也徧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謳（京師無鴨脚樹，駙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移植其地）。

送吳生南歸

（一作「送吳孝」京字子京）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旣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涉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導」）之，漸斂

收積淵，東深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篇；（一作「編」）忽從布褐中，百寶寫（一作「寫」）；我前明珠雜瓊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物無聞？吳生不自隱，欲吐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為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滌。

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眾人？眾人為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遑巡。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顏回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更，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雞冠佩豚豚，斬蛟射白鯁，後卒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察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守從廣赴襄陽

（一作「景元」一本「廣字景元」）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雲清漢濱。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岷岷。羅穀織麗藥物珍，枇杷甘橘薦清蟾。磊落金盤爛璘璘，槎頭縮項昔所聞。黃橙桴（一作「橙桴新」）壺香復辛，春霄動地行走根。錦苞玉筍味爭新，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巖首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沅沅。斜陽返照白鳥羣，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化已寂寞，千載誰復思其仁？荊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

嗟爾樂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遠迎劉侯朱兩（一作「望朱」）輪，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士，鏘俎談笑多嘉賓。往時邢殆（一作「臺」）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我詩以往，為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

（原父一作「酬劉原父見寄」）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指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紛紛竟何為？凜凜還自懼。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蠹。風

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黎帽布已屢。美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顧。君來一何遲？我請亦有素；何當兩還分，尙冀一相遇。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寫。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覩天巧？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知寒檻中，兩鬢甚秋草。東城被詩翁，學問同少（一作「年」）。小風塵世事多，日月更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盞，送以清歌曼。爲君發朱顏，可以卻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褒女奴彈琵琶戲作呈聖俞

六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槎牙（一作「牙槎」）。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圍，樹老參天香深谷。不見啄啄木鳥，但聞啄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語，山路礧礧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爲爾歛盡黃金觥。楊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卷有時倦，臥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饑頭顱縮。宛陵詩翁勿謂渠，人生自足乃爲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

（一本作「亳州」非）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嘆，千金市馬惟市（一作「其」）肥。駢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黃金羈，旦刷（一作「發」）吳越暮燕陲。

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關懷吐胸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穿

機發毛犀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歸來京國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卮。酒酣猶能弄峨眉，山川搖落百草腓。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駉駉，贈以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鄉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卽京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錫粥香。留連芳（一作「風」）物佳節過，東帶還來朝未央。

送宋次道學士敏求赴太平州

（一作「知太平州」）

古堤老柳藏（一作「楊柳排」）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發船。（一作「打鼓插旗催發船」）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一作「逾」）妍。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事累朝能口傳。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別本多作「爲」）然。交游一時盡英（一作「豪」）俊，車馬兩岸來聯翩。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爲（一作「爲不」）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舉正惠西京牡丹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髮將花插。尚書好事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颯。贈以（一作「寄贈」）洛陽花滿盤，關麗爭奇紅紫雜。兩京相去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粉香未吐，綠萼紅苞露猶濕。謂我嘗爲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一作「苑」）樂相連接。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缺蝶。姚黃魏紫腰帶鞋，潑墨齊頭綠葉葉。鶴翎添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

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枝

曉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離呼屢傾榼。而今得酒復何爲？愛花繞之空百匝；心衰力懶難勉強，與昔一何殊勇怯？感公意厚不知報，墨筆淋漓口徒啞。

送朱職方表臣提舉運鹽

齊人謹（一作「建」）鹽筴，伯者之事爾！計口收其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亦富，粲若有條理。惟（一作「難」）非三王法，儒者猶爲取。後世益不然，權奪由漢始。權量自持操，屑屑已甚矣！穴竈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類利愈厚，令出姦隨起。良民陷盜賊，峻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苔藓。公私兩皆然，巧拙可知已。

英英職方郎，文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政皆可紀。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己。閔然哀遠人，吐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鈇厥趾。工作而商行（一作「與商賈」）本末相表裏。臣請通其流，爲國掃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利害難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爲才，高論徒齟齬。夷吾苟今（一作「復」）出，未以彼易此。隋堤樹蕤蕤，汴水流瀟瀟。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飛（一作「龍」）未起驅蟲（一作「蛇」）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此爲最靈物，宜（一作「疑」）其獨得天地之英華。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鑄小圓復窳。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蒨包裹封題斜。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一作「佳」）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可憐俗夫把金錠（一作「挺」）「一作「挺」」茶錄多用「挺」字爲古。按集韻錠字去聲訓錠，錠字上聲訓銅鐵撲。猛火炙背如蝦蟆，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違詩老

頻咨嗟！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秦雅終淫哇。

次韻再作

（一本云「茶歌」）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建谿苦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藏蛇。（今江浙茶因俗云多蛇）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蜿蜒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絕，愈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一作「如」）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地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謂此樂真（一作「誠」）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鵠，已覺疾穢（一作「病」）生眼花。客遭水厄疲捧椀，口吻無異蝕月蟻。僮奴傍視疑復笑，嗜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曹助噪聲哇哇。

樂郊詩

（為劉原甫作。一本注「原父鄆州東園也。」）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感然愁。一聞車馬音，從者如雲浮。吾聞鄆之人，無乃失業不？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遶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遊嬉。俯仰迷上下，朱闌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其餘雖瑣屑，處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為本其意。自古賢哲人所禱，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登，此樹公所憩。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

（為聖俞作。一本云：「前日送酒，遂助洗兒，輒成短歌，更資一笑，呈聖俞。」）

月暈五色如虹霓，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一作「憐」）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

秀，想見嬌嬰目與眉；木星之精爲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兒（一作「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村高位下衆所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衆人喜，不（一作「莫」）惜金錢散閭（一作「隣」）里，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

（崇政殿後考試所作）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一作「急還」）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愁天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爲笑鳴鳩，爾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巢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恩重太山，背恩棄義須臾間，心非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君不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爲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

（一本注「聞士有欲棄妻者作」）

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雌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成，豈料一朝還反目。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鳩逐？  
還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嫁（一作「婦」）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謂鳥獸爲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甯不悲？

看花呈子華內翰

（一有「韓」字）（崇政殿後考試作）

老難可憎還可嗟，病眼眇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桃與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洗新濯，日暖金碧相輝

華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愛疎簾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鳥方諠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籞難到堪歸誇。老病對此不知厭，年少何用苦思家。

啼鳥

（崇政殿後考試舉人卷子作）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官（一作「官」）盡日賜新醪，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百舌子，莫道泥濘滑，官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綠。暗春，珍禽綵羽自成羣，花間祇慣迎黃屋。鳥語初驚見外人，千聲百轉忽飛去（一作「來」）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淞州山裏聞。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韻

（一本「聖俞」二字作「入」）

有芸黃其華，在彼叢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搖春風。幸依華堂陰，一願曾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文章高一世，論議（一作「議論」）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輝發幽叢。在物苟有用，得時寧久窮。可嗟凡草木，糞壤自青紅。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君子忽我顧（一作「顧我」）貧家復何有，虛堂來清風。佳果薦濁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已朽。前者既已然，後來甯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停手。

卷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綉繡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谿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一作「錦」）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中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臺淨冷滑無埃（一作「纖」）塵。

憶昨閉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加」）罪去，特許還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若得。一從儻舍（一作「屋」）居城南，官不坐曹門（一作「閒」）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遭（一作「投」）閒何恆適。

從來羸茶苦疲困，况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蠅任綠撲蠹（一作「詩」）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措。

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鐘杓同生死。（一作「死生」）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西得請在巨葦，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簾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夜半聲動息，有風生樹端。颯然飄我衣，起坐為長嘆。昔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情霽忽以飛，零露亦溥溥。霜露（一作「四時」）本無情，豈肯私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櫛髮變新白，鑑容銷（一作「無」）故丹。風埃共侵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曜雙跳丸。授授賢與愚，流沙逐驚湍。其來固如此，獨久知誠難。服食為藥誤，此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必被輕紈。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夕雲若頽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皎皎升蟾蜍。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噓。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臚。搜

尋起龍墊，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雨勢隨疾徐。初若浩莫止，俄收闕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頃刻百變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襟裾。擾擾泥淖中，無異鳴與豬。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閉坊翫古屋，卑陋雜里閭。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爲滯。牆壁豁四達，幸家無貯儲。蝦蟆鳴窻下，老婦但歎歎。九門絕來薪，朝糞欲毀車。壓溺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堯時，未免憂爲魚。梅子猶念我，寄聲愛我居。慰我以新篇，瓊瑛比瓊瑤。官閒行能薄，補益愧空疎。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與。吾居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

憶昨滌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春玉兔（一有「子」字）死，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子望月生，謂此營然而白者，譬夫水之爲雪而爲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恨處非大荒窮北極寒之曠野，養違其性天厥齡。豈知火維地荒絕，漲海連天佛天（一作「火」一作「炎」）熱，黃冠黑距人語言，有烏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洲（一作「州」）島窮人迹，來市廣州纔入國，其間注壘來最稀，（一作「遠」）此烏何年隨海舶，誰能循歷海上峰，萬怪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玉兔不能久人間，况爾來從炎瘴地，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有飲饑有啄，羈絆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一作「終」）茫茫，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爾飛，俾爾歸詭宛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既歸遂苦風雨二日不能出  
窮坐一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索於筐筥得  
枯魚乾蝦數種彊飲疾醉昏然便寐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

（「筥」一作「篋」）

少年真追隨，老大厭諠譁。懣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一

作「我」嗟管絃曾過耳，風雨愁歸家。三日不出門，堆厖頽寒鴉；妻兒強我飲，釘鉅果與瓜；濁酒傾殘盡，枯魚雜乾蝦。小婢立我前，赤脚雨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撻嘔唾；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祿不知報，鬢毛今已華。有田備穎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

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亦如此，醉臥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戀樂（一作「寵」）祿，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顛，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曝書畫，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遠翕膝，爭欲彊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戲（一作「語」）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得琴（一作「其」）意斯為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興闌東帶索馬去，却鎖塵匣包青氈。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愛之欲繞行百匝，庭下不能容我足；折花却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執。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東；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闌傲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促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餅臥牆曲；坐坐中年少皆賢，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當歡（一作「飲」）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既多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衰翁，髮白面亦皺；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易爲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闔；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

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巾市，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尊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開誰得屢相趨？蠶到莫辭頻舉手。離情落葉酒量減，置我不許論老朽；奈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蕩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為？手把鋤犁汝陵陬。

奉答聖俞遠頭魚之作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蝦淺水間，贏蜺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喻（一作「捨」）數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一作「小」）既若斯，其大有（一作「其大固」）一作「大者固」；莫測波濤浩渺中，島嶼生頃刻；俄而後不見，始悟（一作「久始」）出背脊；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鋸爭剖（一作「斫」）折骨節，骸專車，鬚芒（一作「牙」）侔劍戟；腥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舍容德；潛奇與祕寶，萬狀（一作「物」）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一作「偶傳到」）一作「偶傳入」；京國乾枯少滋味，治洗費炮炙；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一作「得」）君詩，虛名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滄州向防禦見寄，以分聖俞，辱以詩答。）

送刁劼推官歸潤州

（一本無「推官」二字）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是時西邊兵，屢戰輒（一作「無功屢」）奔殞；歸來買良田，俯首學東家；為白酒，醉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何足愛；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并代；主人忽南遷，此計亦（一作「乃」）中悔；彼在吾往（一作「乃」）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若此，可以言節概。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爲？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與。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甯傷桃李花，無損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日壓雪初銷，踏泥自探蘿邊綠。

麟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秋冬二首命聖俞分作)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新陽晴暖動膏脈，野水泛澌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下飛。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節好？野棠梨密啼晚鶯，海石榴紅嚙山鳥。田家此樂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穰健時，願我蹉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烏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一作「此曲」）一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

粹能斷腸？

盆池

西江之水何悠悠！經歷澗石險且同。餘波拗怒猶（一作「獨」）涵澹，奔湍擊浪常喧阗。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簾櫳（一作「綠」）無纖埃。揚瀾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來。老蛟深處厭窟穴，蛇身微行見者猜。呼龍漚酒未及祝，五色粲（一作「照」）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水面中分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雨雲隨風雷。千奇萬變聊一戲，豈（一作「肯」）願縮死為可哀。輕人之命若蟻螳，不止山嶽將傾頽。此外魚蝦何足道，逆厭妖但覺腥盪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為守此空牆隈。陶盆斗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濘日炙愁暴鯁。魚誠不幸此躡促，我能決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一作「美」）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一作「美」）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辨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

（一作「奉送永興安撫劉侍讀」）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須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尚（一作「年」）少力方彊，嗟我久衰歎漸鮮。文章驚世知（一作「聞」）名早，意氣論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鼠須管為物雖微情不淺。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哭聖俞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雖避八節響石樓，坐中辭氣凌清（一作「高」）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遒。河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譎，師存卷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邱。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蓋鹽太學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領鬚已白齒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彊閉屢偷。不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釜甌過午無饋餉，良時易失不早收。篋櫝（一作「櫃」）瓦礫遺琳瓊，薦賢轉石古所尤。此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幽，翩然乘旆歸一舟。送子有淚流如溝。

## 卷九 古詩三十首

寄題劉著作義叟家園效聖俞體

嘉子治新圃，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羣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毋栽當暑槿，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豔隨昏旭。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綠。顏彩苟不夷，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凡目。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冲齋學士

（分得「黃」字爲韻）

今日胡不樂，衆賓會高堂。坐中瀛洲客，新佩太守章。豈無芳尊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一作「佳」）葍，新苞弄微黃。所嗟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羣鷺方盛集，離鴻獨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爲政，朝廷須倚良。歸來紫微閣，遣愛在甘棠。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九

老大情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和，我酌君勿辭。豔豔庭下菊，與君吟繞之。擷其黃金蕊，泛此白玉卮。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羣，奔風誰能追？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涇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

韻見寄，因以答之。

（一作「和涇州公儀龍圖歸鴈亭長句」）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鴈初南翔。秋草風吹春後綠，南鴈北飛聲蕭蕭。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植之。雪消冰解草木動，因語鴻（一作「欲託南」）鴈將歸時。爾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臺傾餘址草荒涼，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我思古人無不然，慷慨（一作「感慨」）功名垂百年。沈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涇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玉，種玉產瓊玕。子弟守家法，名聲聳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渥丹。清談不倦客，妙思喜揮翰。壯也已吏隱，與餘方掛冠。臨風想高館，懷祿愧盤桓。

鬼車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聲其聲，其初切切淒淒，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啾啾啾啾，若軋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啞鳴機，夜織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鐙呼兒曹。

云此怪鳥無正傳。其名爲鬼車，夜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一作「十」）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厭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噬一頭落，斷頸至今骨血流。爾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鴛鴦。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汚，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爲祥。卻呼老婢炷盤火，捲簾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黃河一千年一涸，岐山鳴鳳不再（一作「載」）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壞戶不啓，萬木逢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無人聽。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覩天巧，命短疑爲天公憎。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僞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一作「兵」）交，乘勝方（一作「多」）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入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一作「書」）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脯，然薪夜侵旦。謂言得志（一作「意」）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近，廩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耽憂比安宴。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盃盤窮水陸，

賓客羅俊彥。自從中年來，入事攻百箭。非想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簡編（一作「編簡」）多朽斷。古入重溫故，官事幸有間。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思。又知物貴久，至寶實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謫。買書載舟歸，築室（一作「屋」）穎水岸。平生頗論述，銓次加點竄。庶幾垂後世，不歎死芻豢。信哉齋書魚，韓子語非訕。

轉勝詞

（效王建作）

龍樓鳳闕（一作「閣」）鬱嶢嶢，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窗鶉鴉催天明。一聲兩聲入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風露溼，上下枝間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衛列，九門放鈴千官入。重城禁籟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君不見穎河東岸村（一作「春」），陂闢山禽野鳥常（一作「時」）。嘲啞田家惟聽夏雞聲，鶉鴉京西村人謂之夏雞。夜夜墉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初食鵝頭有感

（一本無「有感」字）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芙蓉。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賣五岳宮及鄭州雞頭最為佳。爭先國客採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都成百物貴新鮮，厭價難酬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臺撥醅如玉醴。自慙竊食萬錢廚，滿口飄浮嗟病齒。卻思年少在江湖，野艇高歌菱苕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潔沙磨敢還笑。一盃固不羨五鼎，萬事適情為可喜。何時遂（一作「益」）買穎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尊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一無上六句)金(一作「千」)錢買酒醉高樓，明月空牀(一作「清風」)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為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探藥賣都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一本四字作「世之人」)但愛其人，而莫(一作「不」)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心太虛，逍遙出入(一本二句止作「逍遙太虛」)常(一作「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一作「蒸」)入水不濡，嘗聞其語(一作「吾雖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一作「表」)而(一本無「而」字)滑稽玩(一作「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溝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同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閒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閒忙。效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遙林下士，邱壟亦相望。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一作「或」）解如蛇，  
纏繞骨腕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富貴不還鄉，安寧富貴與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食彊。頽悅憎怨，擇語防仇敵。衆欲苦無厭，有求期必獲。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神仙雖杳茫，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余生本羸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愚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軒裳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身雖草莽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矧亦有晉廬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斲藜杖。坐驚顏鬢日摧頹，及取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水，焦陵四面百花開。

昇天槍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乘變化，所以爲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偽莫究徒自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

(一本無「憶」字)(注「汝陰作」)

焦陵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陵八月新酒熟，秋水魚肥鱸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陵不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

洛城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不知。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骨。多年洗耳避世喧，獨臥寒巖聽山溜。至人無心不算心，無心自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慙慙，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爲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一作「虛」)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榻。慙媿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謠譎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習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舜泉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已歿三千年，耕田浚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向此號泣于旻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煙。一朝垂衣正南面，臯夔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開沼疏澗澗。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亂發如爭先。豈徒邦人知樂此行客，亦爲留征軒。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九

七一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塊已深鳩喚。一作「叫」雨。正是山齋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嘲少年惜花

紛紛紅藥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物，肯為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自老！老不復少，花開還更（一作「復」）新，使花如解語，應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鳴織白繭，麥熟嘯黃鸝。田家此樂，豈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已綸分，報國無能徒爾為。收取玉堂揮翰手，卻尋南畝把鋤犂。

射生戶

（子初至州，獵戶有獻狼豹者。）

射生戶，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食我羊。狼豹誠為害人物，縣官賞之縑五疋。射生戶，持縑歸，為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爾勿為，強弓毒矢無妄發。恐爾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

石唐山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算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我尋曾為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卷十 律詩六十首

卷王叔宰藍田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尊。樹搖秦田綠，花入朝川繁。若遇西來旅，時應問（一作「望」）故園。

徵安門曉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蒸蒸。曉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闥，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盡，千山蜀鳥啼。朱輪照耕野，綠草覆秋畦。向闕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出甯隨，倦客還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間。誰有餘尊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

（一本注「彭城公白蓮莊」）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幌，山翠入重城。野鳥窺華麥，春壺勞耦耕。枕前雙鴈沒，雨外一川晴。解組金龜重調琴，亦鯉鶯。雖懷安石趣，豈不為（一作「念」）蒼生？

廣發寺

郡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山氣蒸經閣，鐘聲出國門。老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藓痕。

弔黃學士二首

（名鑑）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水，厭直出承明。世德無雙譽，詩豪第一評。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瘠。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秋風吹越樹，歸旆自飄飄。  
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稿，病作越鄉吟。蒿里無春色，閩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齋志永沈沈。

雨後獨行洛北

北闕臺南山，明嵐雜紫煙。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樹燒芳隄外，橋橫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

(一本注「西京作」)

一雨郊圻迴，新秋榆葉繁。田荒溪溜入，禾熟雀聲喧。燒出空槎腹，人耕廢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辯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綠巖前。

送左殿丞入蜀

(一作「殿直」)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路，黃花忽見川。聞禽嗟異域，問俗訪耆年。欲識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

(一作「曉望」)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行歌採樵去，荷鋤刈(一作「治」)田歸。秣(一作「村」)酒家家熟，相邀白竹扉。

被滕行縣因書所見呈寮友

周禮位凶荒，輟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木落孤村迥，原高百草黃。亂鳴鳴古堞，寒雀聚空倉。野人行儘，魚陂鳥下梁。晚煙芽店月，初日棗林霜。墮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煥氏縣作

亭候微郊議，人家積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繞寒溪。道上行收穗，桑間晚澆畦。東臯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橫斷澗，燒響入空山。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整髮金。久爲江北客，能作洛生吟。罷亞霜前稻，鉤輈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歲二后同孝義橋道中作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威。遙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不見新園樹，空聞引葬簫。林鷗棲已定，猶一作「獨」此倦征鑣。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備識綵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敞蒼楹。竹雪晴猶覆，山窗夜自明。禽歸窺野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迴」山鳥入城啼。賓主高談勝，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枕夢，長厭隔隣一作「林」雞。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樹呈府中同寮

古木鬱沈沈，祠亭相表臨。雷驅山外響，雲結日邊陰。靈霖來初合，依微勢稍深。土膏潛動脈，野氣欲成霖。隴上連雲色，田家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屋正焦心。帝邑山川美，離宮萬瓦森。廢溝鳴故苑，紅隴發青林。南畝猶須勩，餘春尚可尋。應容後車（一作「車後」）客，時作洛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聖俞仍酬遞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高榭林端出，殘陽水外斜。聊持一尊酒，徒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舉士

（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為謝公客，徧（一作「偏」）入梵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崑自落花。卻尋題石處，歲月已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徑，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一作「芳」）沼，殘花點綠萍。野陰侵席潤，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爾形。

黃河入韻寄呈聖俞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渡，伏浪卷沙流。樹落新摧岸，鷗鷺忽改洲。鑿龍時退鯉，漲潦不分牛。萬里遙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詎能窮禹跡，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聖俞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舊社更誰能擁鼻，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悲零露，雜菊空開乏凍

駭。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曉過水北

寒川宿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盡，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同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孤郵暫解鞍。鳥聲催暮急，山氣欲晴寒。已作愁霖詠，猶懷祖帳歡。更聞溪溜響，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初分關（一作「關」）口路，猶見洛陽人。壠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向家行漸近，豈復倦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同寄張九屯田司錄

投館野花邊，羸驂晚不前。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煙。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

（一本有「井引」字）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岡，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商賈之販京師者，舟車皆會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子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日遂赴京師。

行人傍衰柳，身向古河窮。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薪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風。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宿客鷄鳴起，驅車猶更東。

行至崑澗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逸澗行。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病質驚殘歲，歸塗厭（一作「壓」）暮程。空林聚寒

雀，疑已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閒。征馬聞笳躍，雕弓向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鼓角雲中疊，牛羊雪外山。穹廡鳴朔吹，凍酒發（一作「啓」）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應須厲北轡，方值使南還。

送劉推官赴潯州

白雲汾水上，北雁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郡齋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塵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朔風馳駿馬，塞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戚勝軍張判官

北地不知春，惟看榆葉新。岑牟多武士，玉塵重嘉賓。野燐（一作「燒」）驚行客，烽煙入遠（一作「暮

）塵繁書沙上，雁時寄日邊入。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困折腰嗟。白馬關中道，青天（作「煙」）棧外家。過秦應弔古，惟有故山斜。

送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試問還家客，遶東今是非？

劉十一先輩赴四明幕

（一本注「初授洋川辭不行」）

梁漢褒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潮頭。岸柳行稍盡，江葦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映州判官

（一作「送朱處仁」）

為客久南方，西遊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閉楚祠荒。油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徧（一作「偏」）識洛陽生。共歎長沙謫，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陰成？

送王尚恭隰州幕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傍」）城起，畫角向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遙知為客恨，應賴酒盃消。

送王尚節三原尉

初仕便西轍，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閒。欲為京洛詠，應苦簿書閒。

送餘姚陳寺丞景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似」）仙。鳴蟬汴河柳，畫鷁越鄉船。下瀨逢江鴈，瞻氣落海鷗。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

送庾入下第歸衡山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一作「嶺」）水，能斷楚人腸。失意倦京國，羈愁成鬢霜。何如伴征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

厲，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風煙地接懷，井邑富田垓。河近聞冰坼，山高見雨來。官閒同小隱，酒美足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蓮山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羣繁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長楊館，故事問胡公。物議垂為相，風流頓已窮。仁言博（一作「博」）哉利，獻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壽，遂不乘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結髮（一作「綬」）逢明主，馳聲著兩朝。奠楹先有夢，升屋豈能招。贈服三公袞，兼榮七葉貂。春風滌鼓咽，松柏助蕭蕭。

初出真州從大江作

孤舟日去無窮，行色蒼茫香霧中。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灘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丹水上楓。葦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棲，繒繳方多羽翼微。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

（以下五首，一本屬夷陵九詠。）

鳥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嵒雙。可憐勝境（一作「景」）當窮塞，翻使留（一作「流」）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窗。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荆江見蜀江。

下牢律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嵒岷。入峽江漸曲，轉灘山更多。白沙飛白鳥，青障（一作「嶂」）合青蘿。遷客初（一作「嘗」）一作「多」，經此愁詞作楚歌。

龍溪

瀑瀑出亂峰，瀟瀟綠蘿風。淺灘寒難涉，危棹路不通。朝雲起潭側，飛雨徧江中。更欲尋源去，（一作「上」）山深不可窮。

勞亭驛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樹杪帆初落，峰頭月正圓。荒煙幾家聚，瘦野一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非鄉况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酒盃。行見江山（一作「山河」）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荊州城

聞說夷陵人易愁，共言遷客不堪遊。崎嶇幾日山行倦，卻喜坡頭見峽州。

### 卷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一

三峽倚岩曉，同（一作「南」）遷地最遙。物華雖可愛，鄉思獨無聊。江水流清嶂，猿聲在碧霄。野筮抽夏笋，葦橋長春條。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懸」）蔽日，山霧晦連朝。斫谷爭收漆，梯林鬪摘椒。巴賈船買集，（一作「巴江船買至」）壘市酒旗招。時節同荆俗，民風載楚謠。但歌成調笑，捺（一作「捺」）（鬼聚喧暮）夷陵之俗多淫奔，又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語謂之捺鬼，因此多成鬪訟。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腰。光陰催晏歲，牢落慘驚颺。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縣樓朝見虎，官舍夜聞鶉。寄信無秋厲，思歸望斗杓。須知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二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幕府文書日已希，清尊歲晏喜相攜。寒山帶郭穿松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薜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深溪。為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

（字照鄰）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尊同。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謁帝紫微宮。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一作「林」）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平日相從樂會文，博羣豈馬占朋分。韻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日雲雲猶變態，欲晴花氣漸氛氲。一尊萬事皆豪末，踈蕙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因戲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徧，魏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紅

英。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

〔至喜〕一作「虛白」

為憐碧砌宜佳樹，自斷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趁〔一作「赴」〕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蔥。披條滋轉清晨露，導葉蕭蕭半夜風。時掃微陰北窗下，一枰閒且伴衰翁。

戲答元珍

〔一本下云「花時久雨之什」〕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為聲漸變知芳節，人意無聊」〕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鐘鼓梵王家。地僻遲春節，風晴變〔一作「別」〕物華。雲光漸容與，鳥暎已交加。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探欲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蕭條雜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一作「歲」〕已窮。遊女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夷陵俗樸陋，惟歲暮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婦女競為野服以相遊嬉。夷陵俗下，一本有「古」字。〕平時都邑今為陋，敵國江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戰爭於此。〕荆楚先賢多勝跡，不辭攜酒問鄰翁。〔處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古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

(一作「代書寄舍人三丈」)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紫蘂青林長蔽日，綠叢紅橘最宜秋。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游。獵市漁(一作「魚」)鹽朝野合，淫祠蕭鼓歲無休。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月出行歌聞調笑，花開啼鳥亂鈎輈。(一本有「訟庭盡地通人語，邑政觀風間但譴」)土俗雖輕入自樂，山川信美客偏愁。四句(黃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曾是洛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贈丁判官

(「戲」一作「寄」)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作「酒」)盃。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

(一本注「夷陵作」)

背(一作「春」)山四顧亂無涯，鷄犬蕭條數百家。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一作「風」)言語不通華。繞城江急舟難泊，當縣山高日易斜。擊鼓踏歌成夜市，遶龜卜雨趁燒(一作「春」)會。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惟有山川為勝絕，寄入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

(一本作「元珍判官表臣推官」)

經年還讀厭荆蠻，惟有江山與未闌。醉裏人歸青草渡，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亂」)風前亂，(一作「舞」)飛雨蕭條江上寒。荻筍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

（一作「寄謝希深」）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一作「我有」）還。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一作「看」）白髮見（一作「對」）青山。野花向客開如（一作「異花向我情猶」）笑，芳草留人意自閒。卻到（一作「行至」）謝公題壁處，向風潸淚獨（一作「臨風潸淚落」）潺湲。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餘花晚自開。命賓曾授簡，開府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二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耳，魂魄遂難招。天象奎星暗，辭林玉樹凋。朔風吹霰雪，鉞旆共飄飄。前日賓齊宴，今晨奠柩簫。死生公自達，存歿世徒傷。舊國難歸葬，餘貲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一作「可」）得在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蒿里不知春。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

邦人盡（一作「自」）說畏愁牛，（一作「牛愁」）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下（一作「遠」）山行百轉，卻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絕

（一本後篇作「別鎮陽寄沈待制」）

留滯西山獨可嘆，殘春過盡始還家。落花縱有那堪醉，（一作「看」）一作「愛」，何况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藉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

由（一作「近」）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一作「樂」）耕耘。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一作「暮」）雲。莫忘（一作「望」）鎮陽遺愛在（一作「地」）北潭。桃李正氛氳（一作「春深桃李正細細」）

送沈待制遊陝西都運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從來漢粟勞飛輓，當使秦人自戰耕。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一作「冠」）劍六蕃迎。知君材力多閑暇，賸聽陽關醉後聲。

藥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同媛律，號令發新正。遠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橫。頽城鑿戰鼓，掠野過陰兵。掃蕩無餘霸，顛摧鮮立莖。五山搖岌業，九鼎沸煎烹。玉石杖岡裂，波濤卷海傾。遙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卷劃，雷軸助喧轟。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怪呈。狐妖憑蒼莽，鬼焰走青熒。奮怒神憎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壘，江客候鼙鳴。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豪添馬健，舶穩想帆征。畏壓頻移席，陰祈屢整纒。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病體恣山館，春寒賴酒鑪。鷄號天地白，登壠看晴明。

過中餽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一作「梅」）落盡柳條衰。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記得來時橋上過，斷冰殘雪滿河流。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陽城旋裏新來所，趁伴南飛逐（一作「何事來隨南」）越船。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

引水燒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郡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尊酒對青山。天街樹綠騰蹄騎，玉殿霜清綴曉  
班。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燒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

（在琅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  
論。名姓已光青史上，盛間容貌任塵昏。（公貶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題輿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一作「來」）按屬城。楚館尚看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  
隨，日暖梅香雪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宣城縣射亭

作邑三年事事勤，宣城風物自君新。已能爲政留遺愛，何必栽花遺後人。藹若芝蘭芳可製，溫如金玉粹而  
純。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二首

綠樹交加山（一作「新陰野」）鳥啼，暗風蕩漾落（一作「晚晴斜日雜」）花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一作「月」）酒醒春已（一作「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紫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酌酒插花歸。

落花。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一作「盡」）來往（一作「空遠」）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

（一作「郡齋聞百舌」）

百轉千聲隨（一作「任」）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燒郭雲煙（一作「閣煙雲」）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霜林落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闌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攜嘉客，踏雪來看羣玉峰。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顏顏衰髮互相前。江湖我再為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逾新。山城寂寞難為禮（一作「客」）燭酒無辭舉爵頻。

田家

綠桑高下映平川，  
賽罷田神笑語喧。  
林外鳴鳩春雨歇，  
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際

花光濃爛柳輕明，  
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一作「祇」）  
如常日醉，  
莫教絃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聞道西亭偶獨登，  
悵然懷我未忘情。  
新花自向遊人笑，  
啼鳥猶爲舊日聲。  
因拂醉題詩句在，  
應憐手種樹陰成。  
須知別後無由到，  
莫厭頻攜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招嘉客，  
惟有新秋一味涼。  
夏（一作「辭」）  
掃廣庭寬（一作「開」）  
百畝少容明月放，  
（一作「吐」）  
清光樓頭破鑑看將滿，  
裏面浮蛆撥已香。  
仍（一作「更」）  
約多爲詩準備，  
共防梅老敵難當。

金鳳花

憶繞朱闌手（一作「喜」）  
自裁綠（一作「繁」）  
叢高下幾番開。  
中庭雨過無人迹，  
狼藉深紅點綠苔。

鷺鷥

風格孤高塵外物，  
性情閒暇水邊身。  
盡日獨行溪澗處，  
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鶻

鮮鮮毛羽耀朝輝，  
紅粉牆頭綠樹枝。  
日暖風輕言語軟，  
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雪消春始動，  
開時霜落雁初過。  
誰裁金菊叢相近，  
織出新番蜀錦窠。

樵者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一

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擇」又作「識」）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懼，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爍爍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閉繞危闌（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煙霧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尊酒當佳節，况有朋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蒼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閒，袂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東」）馬追朱轡，紅燭籠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疏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

（一作「和公儀憶鶴」）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聾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

（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閉思十年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尊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同看暮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整佳)

答通判呂太博

千頃芙蓉蓋水平，(郡治荷花，四望極目。)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予嘗採蓮千朵，插以畫盆，圍繞坐席。)紅袖傳來酒令行。(又嘗命坐客傳花，入摘一葉，葉盡處飲，以為酒令。)舞踏落暉留醉客，歌遲檀板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陰(一本作「雲」)初合自生煙。身開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蕭鼓樂豐年。

### 卷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謝中舍二首

(「送」一作「寄」)

滄南(一作「陽」)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遺(一作「留傳父」)老說，世人今(一作「分」)作畫圖誇。金闈引籍子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試問弦歌為縣政，(一作「意」)何如尊俎樂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壖，又看吳(一作「送征」)帆解畫船。隴畝遺民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憂傷白髮」)吾今爾，仕路(一作「宦」)青雲子勉旃。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少(一作「更

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擇」又作「識」）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懼，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爍爍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閉繞危闌（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煙霧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尊酒當佳節，况有朋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蒼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閒，袂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東」）馬追朱轡，紅燭籠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疏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

（一作「和公儀憶鶴」）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聾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

（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閉思十年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尊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情。况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一云「與丞相太傅杜公唱和十二首」自此而下。）

檢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瞻舊德，一尊談笑作閒人。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亦國一心勤以（一作「且」）瘁，還家五福壽而康。風波已出憑忠信，松柏難凋耐雪霜。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一本云「太傅相公寵答佳篇，仍索拙詩副本，謹吟成四韻以敘鄙懷。」）

楚肆固知難衛玉，邱門安敢輒論詩。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所宜。自宜已恨語言多，况况因盃杓（一作「酌」）正淋漓。願投几格資哈噓，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一本「屢賜嘉篇，竊惜謹依元韻，聊述媿佩之意。」）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衒詩。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固其宜。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酒漓。兩辱嘉篇承為寶，豈惟榮耀詒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兗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

（一本作「因成四韻」）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為天下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二

九三

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擇」又作「識」）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懼，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爍爍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閉繞危闌（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煙霧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尊酒當佳節，况有朋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蒼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閒，袂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東」）馬追朱轡，紅燭籠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疏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

（一作「和公儀憶鶴」）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覺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

（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閉思十年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尊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無傷，餘韻亦可獨。每接公論議，皆立朝行己之節，至於談笑之間，亦多記朝廷故事，皆可紀錄以貽後生。仰高雖莫及，希驥豈非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

（一本注云：卽丞相杜公，太子賓客王渙，光祿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實，尚書郎馮平。）

脫遺軒冕就安閒，笑徹邱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宴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倡和，新篇何惜盡（一作「爲」）傳（一作「畫圖」）看。

答杜相公惠詩

（一本云：近以藥苗茶具爲獻，伏蒙報以嘉薦云云，謹於別韻課成一首。）

藥苗本是山（一作「仙」）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一作「在」）世，豈惟榮耀諾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闌高柳拂層簷，卻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後日更來可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騾。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鎖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自揮。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

（一作「早原父」）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二

素署一作「省」。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纖埃不隔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灺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歇覺衣單。水精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

一作「和子華朝退寒甚陪諸公飲」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間。與世漸疏嗟已老，一作「緣老態」得朋為樂偶偷閒。紅樓擲管吟紅葉，綠酒盈尊舞綠鬟。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慙白髮與蒼顏。

丙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官馬上口占

「官」一作「宿」。一本云：星子華子履。

凌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霜後樓臺明曉日，天寒煙霧著官懷。山林未去猶貪寵，尊酒何時共放懷。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謝從駕還宮

琳館清晨蕩瑞氛，玉旒朝罷奏韶鈞。綠槐夾路飛黃蓋，翠輦鳴鞘向一作「入」紫宸。金闕日高猶泣露，綵旗風細不驚塵。自慙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一作「豐山」幽谷抱千峰，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皆手植，而今闌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能說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一作「和欽聖學士聞喜置酒即事」

巖辭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可笑沈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  
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清州溪園

(一作「西溪」)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欽聞歸騎多(一作「去」)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百嶂黃鸝啼翠  
日，雙飛白鳥避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作「嗟」)予每許陪高(一作「唱」)不得尊前詠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日」)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纈(一  
作「鞍」)騁躍躍，貂袖紫蒙蒙。朔野驚飈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  
兒童能走馬，婦女亦腰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斗絕誇天險，高盤畏路窮」)山深聞喚鹿，林黑  
自生(一作「成」)風。松壑爽逾響，冰溪(一作「溪流」)咽復通。望平愁驛迴，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  
輕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講信隣方睦，尊賢禮亦隆。斫(一作「斫」)冰燒酒赤，凍(一作「斫  
」)臉護霜紅。白草經春在，黃沙盡日濛。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須彊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國  
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

(一作「過塞」)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駐馬關頭見落霞」)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二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一作「兵」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暖日多。夷狄從來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鑪炫綺羅。此樂宜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等坐上作

（余少時嘗聞一鈞容老樂工華聲，與時人所彈絕異，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懸壺巧轉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嘗謂此聲今已絕，聞渠從小自誰傳。草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鄴州李留後

北州遺頌滿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僦直未備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宿輒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腰銀，賜一作「錫」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一作「流」落落顏頰發，曉得飛翔接羽翰。今日遽聞催遞宿，不容多病發衰殘。

禮部貢院闕進士就試

（自此而下二十首皆禮部貢院唱和。一本云凡二十二首，蓋二首見外集。）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曉席羣英。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

卿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一作「擇」又作「識」）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恩同萬國懼，新年佳節候初還。華燈爍爍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自憐曾預（一作「與」）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閉繞危闌（一作「樓」）去復還。遙望觚稜煙霧外，似聞天樂夢魂間。豈無尊酒當佳節，况有朋歡慰病顏。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蒼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閒，袂服遊人見往還。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遙聽九衢間。黃金絡（一作「東」）馬追朱轡，紅燭籠紗照玉顏。與世漸（一作「已」）疏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

（一作「和公儀憶鶴」）

一笑相驩（一作「從」）樂得朋，誦君雙鶴句尤清。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聾聲。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

（一作「和禹玉書事」）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閉思十年舊，（一作「事」）笑談今此一尊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為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

(一本云「敘懷謝景仁禹玉」)

相從一笑歎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自昔居前請糠粃，幸容相倚媿葦葭。白麻詔令追三代，(一本注「禹  
五年前方入翰林」)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注「景仁修撰，又同書局」)我亦諫垣新忝命，君恩未報髮  
先華。(禹王新除學士，景仁新兼修撰。)

歲答聖俞持燭之句

尋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光甘伏下  
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

(一作「和公儀正月桃」)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歲書

支離多病歎衰顏，賴得(一作「有」)羣居一笑歡。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閒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  
作「水」)天街凍，歸去梨花禁籞殘。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一作「朝鎖漢臺空，悵望欲將春  
恨託飛翰」)

春雪

(一本上有「和聖俞」字)

逗曉(一作「戶」)風聲惡，簾簾雪勢斜。應憐未歸客，故勒欲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

莫惟有酒如飯。

和梅公儀嘗茶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摘處兩旗香可愛，買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灑有餘甯。

和較藝書事

(一作「奉答禹玉再示之作」)

相隨懷詔下天關，一鎖南宮隔幾旬。玉麈清談循永日，金尊美酒惜餘春。杯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猶是人間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公儀贈白鷗

(「和」一作「戲答」)(一本無「白」字)

梅公憐我鬣如雲，贈以雙禽(一作「鷗」)意有云。但見尋常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

(用其韻，一作「依韻再答公儀白鷗」)

佳醞能令百事忘，豈惟閒伴倒餘缸。珍奇來自海千里，皎潔明如璧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窗。燥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

簷瓦蕭蕭雨勢疎，寂寥官舍與君俱。身遭鎖閉如鷓鴣，病識陰晴似鶉鷄。年少自愁花爛漫，春寒偏著老肌

廣。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盞。

出省有日書事

凌晨小雨壓塵輕，閒憶登高望禁城。樹色連雲春欲溼，風光著草日清明。看榆吐莢驚將落，見鵲移巢忽已成。誰向兒童報歸日，為翁寒食少（一作「且」）留錫。

和較藝將畢

（一本「和」字下有「禹玉」字）

槐柳來時絲未勻，開門節物一番新。踏青寒食追遊騎，賜火清明忝侍臣。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家人。（在李賀詩）莫嗔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尙惜春。

喜定號和禹玉內翰

（用其韻，一作「和禹玉喜定號」）

衡鑿慙切選，英竊此所鍾。古今參雅鄭，善惡雜臯共。揮翰飄飄思，懷奇落落胸；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但喜真才得，寧（一作「何」）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善本三雍。

和出省

（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差臺官一人拆封出榜，一作「和公儀上馬有作」）

僮奴（一作「奴僮」）襤被莫相催，待報霜臺御史來。晴陌便當聯騎去，春風任放百花開。文章紙貴爭（一作「看」）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共向丹墀待（一作「待」）臨選，莫驚鱗鬣化風雷。

卷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

（一本注「革以累舉，年老恩賜出身。」）

少年鄉譽數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閣涵空翠連衡草，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

（六）一作「五」

時會堂二首

（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鬢頂樹，鶯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憶昔嘗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探兩旗開。誰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崑邱入蒙谷戲題春貢亭

崑邱蒙谷接新亭，畫舸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邱臺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一作「隨」）從綵旗行。喜聞車馬入同樂，憤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冒春叢。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三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一作「鎖」）入斷人聲，樓閣（一本作「闕」）沈沈夜氣生。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尤（一作「猶」）覺玉堂清。霜雲映月鱗鱗色，風葉飛空撼撼鳴。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一作「號富」）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入樂江湖外，（一作「上」）談笑詩成尊相間。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雖然不得陪佳賞」）莫惜新篇屢往還。（一作「應有新篇慰病顏」）

送沈學士康知常州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於東下入秋漕。江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方豪。平生竊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搖。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慨然有感

兼簡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僑寮。古屋醉吟鏗豔豔，畫廊愁聽雨蕭蕭。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願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情長，東風冷著人。年光向（一作「隨」）老速，物意逐時新。賞酒閒邀客，披裘共（一作「自」）探春。猶能自（一作「略」）勉彊，願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仁

閨後深春雪始銷，東風凌鏃勢方豪。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憐身事一漁初。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爲病侵陵。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澗。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凜冽春寒氣尙驕。攝事初欣迎社燕，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巖醅初撥，暖入鶯篁舌漸調。興味愛君年尙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憊。

唐崇微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尙啁啾，何況悲船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迹爲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滴草自春秋。

答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愁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一作「芳」）春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霜後草，淋灑十分金卷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病」），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蒼苔生壁圖書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誰能陪笑語，老年其實厭追隨。明朝雨止花應在，又踏春泥向風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三

（嘉祐四年，御試進士時，詳定卷子幕文，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蜜滿房花結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韞紅牡丹

（浴中花之奇者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白首歸來玉堂署，（一作「上」）君王殿後見韞紅。

和紅蘂幾學上桃花

（用其韻時在崇政殿後詳定幕文。）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苞」）綠尊憶來時。見桃著子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服何首烏，鬚髮皆黑，顏容如少時。）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

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

攝奉衰年力不強，誰憐岑寂臥齋坊？（一作「房」）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玉宇清風來處

遠，仙家白日靜中長。卻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官聞鶯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榷高啁啾。風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田家謂麥熟時鳴者為黃栗留，

出詩義。）

送王平甫安國下第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離。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一作「酒」）別，還家何以慰親權。自慚知子不（一作「未」）能薦，白首胡爲待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閒見初（一作「初見」）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剽刻痕。鋪平失地沼，飄急響窗軒。惜不搖嘉樹，衝宜走畫轅。寒欺白酒嫩，暖（一作「老」）愛紫貂溫。遠鶴銷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鵲鳳語，翁坐凍鴟蹲。病思驚殘歲，朋歡厭酒（一作「一」）尊。稍晴春意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準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臥直廬。朝廷務清靜，鈴索少文書。嚮學今爲盛，優賢古莫如。觀深嚴禁署，（一作「闕」）閉宴樂羣居。賜馬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瑤。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歌詩唐李杜，言語漢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煩刻畫，寒谷借吹噓。朋友飛難驚，君臣在藻魚。龔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與。引綬誇民吏，推牛會里閭。一塵終得請，此計豈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爲洛陽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卻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髮翁，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

絳闌長覆（一作「光」）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夢聽鈞天聲杳

獸，日長化國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常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銜一騎走紅塵。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錫粥冷，清香但愛蠟煙新。自憐慣識金蓮躡，翰苑曾經七見春。

明堂慶成

辰火天文次，丑門路寢闕。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聳山岳，流澤浹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

(一本作「謝上賜飛白書」)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祕府，宴飲(一作「飲」)集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謀(一作「謨」)寔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勁，毫端萬象生。飛牋全灑落，拜賜玉鐙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二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仇瀾。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一作「簫」)鼓悉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沈沈畫裏重，淒涼挽鐸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遠，待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

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輶慟哭隨。  
郡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輿過苑牆。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紫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憤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汝汝然有感

琳闕岩岩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雲深曉日開宮殿，水闊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同輦路，萬家明月放盤天。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墨蹟作「空」）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攀轡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尙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

（京本作「送王勝之兩浙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屈清才豈足勞。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鷺濤。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三

闐闐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芳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寒漠漠侵馳褐，小雨班班作燕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作「計」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頽水西。

齊宮尚有殘雲思，作學士時攝事於此嘗有聞鶯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脈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卻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會聞黃栗留。老來何與青春事，閒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謨今已白刁騷。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興味不衰惟此爾，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齊宮偶書

（一作「齊夕感事」）

齊宮岑寂偶偷閒，猶覺閉中興未闌。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掛冠。誰為寄聲滄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半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駕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笑殺汝陰常處士，（墨蹟作「雲林高臥客」）十年騎馬聽朝鷄。

集瀟謝雨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臥聽竹屋蕭蕭響，卻憶滌州睡。

下直呈同行二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日，街闊綠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陪羣彥，從來但樸忠。時乎容竊祿，歲晚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稻梁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雲結愁陰重，風傳禁漏過。瑤圖新祠聖，玉塞久包戈。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風池句，聊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感

行殿裁栽出綠槐，琳房芝閣聽。一作「疎」。一作「疎」。崔嵬蒼絃飄落人間去，澶節疑從天上來。基業百年傳聖子，齡黎四紀樂春臺。孤臣不得同鉞虎，未死心先冷若灰。

### 卷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

(一作「偶題」)

興來筆力千鈞勁，(一作「重」)酒醒(一作「醉後」)入閭萬事空。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滌山一醉(一作「惆悵滌陽一病」)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鉤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重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四

馬王都盛，樓臺梵宇闊。惟應靜者樂，時聲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盞，風愁送葉聲。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卻憶滄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一作「貪榮」）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一作「送王素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憤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氈。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翠幃紅錦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尊酒送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管霑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震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金尊留客史（一作「使」）君醉，玉麈高談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蓼著，一溪春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北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寒蘭修裊及芳辰。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一作「方」）知鳳歷新。（是歲始頒明天新歷三月三日丁巳）紅瓊珀傳盃激灑，碧琉璃瑩水齋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鳴翰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

賜飲初逢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共喜流觴修故事，自憐雙鬢惜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楊燭章安集

（一本有「詩」字）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臥讀楊燭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洵挽歌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一作「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一作「獨我」）空齋掛鹿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院

（碑本作「寶積院」）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青林霜日換（一作「染」）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釀酒烹雞留醉

客，鳴機織（墨蹟作「緝」）苧徧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挽辭

（一作「元憲公」）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一作「衰」）榮禮數優。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

（治平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爲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蕊暖，（嘉祐八年，于闐國王，遣使來朝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藥布，柔初潔白，如凝脂，而禦風甚溫，不滅醜褐也。）煩心渴喜鳳團香。（先朝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史館修撰，嘗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錄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錄國史，思余上言，亟命賜黃封酒一瓶，果子一合，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月一賜，遂以爲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絕。）號弓但灑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懷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二首

享國年難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遏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湄。仗勳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血但盈襟。

文景孜孜政，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與隆學校皇家盛。放斤嬾婦永巷空，威攝（一作「攝」）黠羌方閭罪，丹成仙鼎忽遺弓。霜清日薄蕭蕭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千齡應運協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觚稜月暗翔金鳳，磬道霜清臥石麟。白首舊臣瞻畫翼，秋風淚灑屬車塵。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銅槽旋壓清尊美，玉麈閒揮白日長。豫約詩（一作「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爲州。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莫爲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二絕

黃粟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十載榮華食國寵，一生愛患損天真。潁人莫怪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余時將赴亳社，思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迹，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柵林繁喜歲豐。寄語瀛州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潁亳相望樂未央，吾州仍得治仙鄉。夢回枕上黃粱熟，身在壺中白日長。每恨老年才已盡，怕逢時敵力難

嘗。知吾欲別西湖去，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東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蕖壓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盤。甘辛楚國赤萍實，磊落韓嫣黃金丸。聊效詩人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瓊  
吁。嗟予久苦相如渴，卻憶冰梨慰齒寒。

贈隱者

五岳嘗當天地中，聞君仍在最高峰。山藏六月陰崖雪，潭養千年蛻骨龍。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  
逢。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毫陋邦，我來仍值歲豐穰。烏銜葦實園林熟，（一本作「密」）蜂採檜花村落香。世治人方安  
壠畝，興闈吾欲反耕桑。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曹懷

（一作「思潁寄常處士」）

齒牙零落髮毛疎，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尙書。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  
車。况（一作「幸」）有西鄰隱君子，輕裘短（一作「披藁帶」）笠伴春鋤（常夷補也）

過河龍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一夜四郊春雨足，卻來閒臥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鶉鳴日出林光動，野闊風搖麥浪寒。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

繁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琳闕聳巖坑，再飾齋坊暫整冠。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珮珊珊。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弼中寄筇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珍里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醪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養丹道士顏如玉，愛酒山公醉似泥。不惜藥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來棲。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尊此共攜。

共坐闌邊日欲斜，更將金麝泛流霞。欲知卻老延齡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一作「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藹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并成作二絕見索拙

句輒為四韻奉酬

能棋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擗黃泉。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為惘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駘驪白草原。雁入寒雲驚曉角，雞鳴蒼（一作「澹」）海浴朝暉。國恩未報身先

老，思客無慘（一作「聊」）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瘡渴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晚歲倦征軒」）三齊舊富聞。人行桑下路，日上（一作「出」）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客顏。惟應思穎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檻俯人寰。苦寒冰合分（一作「雙」）流水，（南洋北洋河也，一在州中，一在城外。）欲雪雲垂四面山（州城四面皆山，東西二面山差遠，唯此亭高，盡見之。）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穎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為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粉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鷲歲已道。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富庶齊三股，山川禹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球場看山

為愛南山紫翠峰，偶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閒行白髮翁。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

（一作「殘雪」）

殘雪初銷（一作「融」）上古臺，郊桑向日綵旗開。山橫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

換，病多能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覓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晴聲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骨，數帶減腰圍。卻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耶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酌一杯。穎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愧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暫安閒。清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顏顏。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

(寄相公創亭)

巖辭高亭古澗隈，偶攜嘉客共（一作「此」）徘徊。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一作「朝廷元老今華髮，巖壁遺文已綠苔。」）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壑過春開。（一作「新雨亂泉遙石響，過春深谷尚花開。」）麋鹿（一作「林間」）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飲酒橫琴銷永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屐，世路風波偶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四

多病山齋厭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囀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使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

（一本此篇已下，係酬答安陽韓侍中五詠。）

白首三朝社稷臣，豈梁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鐘鼎勦元勳。不須投簡尊前客，好學平原自有文。

書錦堂

昔憇甘棠長舊圍，重來錦郭數人非。隨車仍是為霖雨，被袞何如衣錦歸。公前出自西樞以武康之節鎮相臺，今罷鉤軸以司徒侍中再鎮。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翫游鯈。

狎鷗亭

陰夷一節如金石，勳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

清談終日對清尊，不似崇高富貴身。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一作「公」）退一室焚清香。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為閒人長。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足（一作「得」）買輕裝。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

(一本前一首題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閒，四時(一作「案頭」)終日面孱顏。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公退留賓誇酒美，厓餘歌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

(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憐然，出處參差四紀閒。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閒。花前獨酌尊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讀

昔日題輿愧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笑談二紀思如昨，名望三朝老更尊。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樽。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憶昨初爲毫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尊俎樂，憐我久懷邱壑情。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携詞

憶見兒童髫兩鬢，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驟驥，已嗟埋玉向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四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四

一一二

平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髮如蓬。欲知潁水新居士，卽是滌山舊醉翁。所樂藩籬追尺（一作「斤」）

蹟，敢言寒廓逐冥鴻。期公歸輔巖廊上，願我無忘映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効，乞骸惟冀上哀憐。相如舊苦中涓渴，陶令猶能一醉眠。材薄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五 賦五首

黃楊樹子賦（并序）（景祐三年）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一）無又「字」，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風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歲幾近日的，燦（一作「灼燦」）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蒼鬱以含霧，（一作「露」）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蹟，江已（一作「有」）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一作「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嶢山鳥之嘲啾，曩驚猿之寂歷，無遊女令長華，有行人令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籥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并序）（嘉祐元年）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蕭祠庭以祗事令，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循慮，令齊予心以薦誠。因（一作「歌」）以靜而求（一作「觀」）動，令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一作「隱隱」）其餘聲，乃

席芳艸，臨華軒，古木數株，空（一作「荒」）庭草間。

爰有一物鳴於樹類，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嗷嗷非管，冷冷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叢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嫵媚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官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

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令，一氣候至，百蟲驚令，嬌兒婉女，語鵬庚令，鳴機絡緯，響蟋蟀令，轉喉瞬舌，誠可愛令，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爲之令，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令，飲泉食土，長（一無「長」字）夜而歌令，被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令，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自氣類，隨其物形。（一有「而」字）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感，漠然而無聲。

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子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將（一作「吾方」）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旣作，蟬聲遂息。（一本賦後有跋云：「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槩守之不去，此兒他日必能爲吾此賦也，因以予之。」）

秋聲賦（嘉祐四年）

歐陽子方（一無「方」字，墨蹟止作「余」，無上四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一作「風驟而雨」）至。其觸於（一無「於」字）物也，縱縱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墨蹟無「聲」字）

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

童子曰：「星月（一作「月星」）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余曰：「噫，嘻！悲哉！（一作「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縵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墨蹟無「者」字）乃其一（一無「」字）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墨蹟有「大」字）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一有「之」字）無情，有時（一有「而」字）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一作「人惟動物，爲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一有「能」字）及，憂其智之所不能（一有「行」字）宜其漚然丹者爲槁木，黝（一本作「黧」）墨蹟同）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一無「以」字）非金石之質（一有「而」字）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愴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一作「似」）助余之歎息。

###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嘉祐四年。）

吾將東走乎泰山，令履崔嵬之高峰。陰白雲之搖曳，令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一作「竹」）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以坐致，今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峴崙，令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隱蔽。披闔闔之情風，飲黃流（一作「河」）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令畏舉身而下巖。既欲泛乎南溟，令瘴毒流膏而鑱骨，何異避暄之（一作「而」）趨市，令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令

飛雪層冰之所聚，兔方窮矣。（一作「微」）無人迹，令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令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令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令譬燻枯而灼焦，剗空虛之湫卑，令甚龜蝸之踟縮。飛蚊幸余之露坐，令壁蝸伺余之入屋。（一作「蠅蚊幸余之虛坐，令蝨蝸伺余於壁屋。」）賴有客之哀余，令贈瑞石與新竹，得飽食以安。（一作「畫」）寢令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令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令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治平三年）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旣無蜂蠶之芬尾，又無蚊虻之利嘴。幸不爲人之長，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盃孟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棖廣廈，珍簾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感，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茫。惟高枕之一覺，冀煩猷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撻。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箴而顛僵。此其爲害者一也。

又如坡守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酌，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汗，人皆不食。金何引頸，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

又如慈蔭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器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覷。至於大載肥牲，嘉

肴美味，蓋蔬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

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與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惜！

### 雜文五首

醉翁（井序）（一作「醉翁吟」）（一作「醉翁述」）（嘉祐元年）

余作醉翁亭於滁州，（一作「余於滁作醉翁亭，有」）大常博士沈遵，（一有「者」字）好奇之士也，聞而（一本二字止作「嘗」）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無「秋」字）余奉使契丹，沈君（一作「子」）會余（一作「于」）有「於」字，鳳翼之間，夜闌酒半，（一無此四字）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一作「遺」）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翁之來令」）默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醉而歸。朝醒暮醉，今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默出遊其蹊。呼嘯啁啾於翁前，醉（一有「而」字）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今有合必有離，水潺潺今，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翁復來而幾時？風孺孺，令山木落，春年年，令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今有情於山。禽與野麋，賢哉沈子，今能寫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樂（井序）（一本題下云「三章送慧勤上人」）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於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才智，亦嘗學問。

於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闔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一本無此四字）爲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送之，既」）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今海上峰，蕩青蒼兮沓巒叢。霞飛霧散兮，窺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一無「兮」字）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雖離其人，鹿麋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兮，予其往兮誰逢？（其一）

丹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巖兮橫，（一作「當」）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兮，予其往兮誰從？（其二）

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灑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無「固」字）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陸長（一作「喬」）松之蒼蔚兮，藉織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無「而」字）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邇予之返兮誰同？（其三）

雜說三首（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一作「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於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蝸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一作「若歌若嘯」）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抑數」）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次篇）。

星殞于地，腥穢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蠅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照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自，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 卷十六 論序一首 論二首 或問一首（正統論原本七首附）

#### 正統論序（康定元年）

臣愆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一作「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爲一篇（一作「卷」）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爲（一無此字）僞，則史不宜爲帝紀。（一本有「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難爲前後」二十二字。一前

字作「先」而（一作「則」）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一作「又今」）司天所用崇天，歷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一有「甚」字）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循之失，不專是正，乃與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

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改正朔之事」）而怪仲尼嘗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爲正（一有「月」字），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爲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於建元，遂名年以爲號，由是而後（一無此四字），而有「太初之元年，復用夏正，其後遂不復改」十五字。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也。而後世推次，以爲王者相繼之統。若天上不戾於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僭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閏真僞之輪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自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待論說而明。謹探秦以來，乾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作正統論。

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統論上（康定元年）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

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與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閭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

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堯狄。其帝王之理，外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

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竊（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字」）非，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

之興，必乘五運者，變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康定元年）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子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有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閭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威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

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墉」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

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

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有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一作「云爲」）（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

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

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纒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瑁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瑁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

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褚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

豈能干統乎？

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康定元年）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  
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僞，則甚矣。彼有樂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

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

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子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主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

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跡而論之，所以息爭也。」

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

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周後魏，則兩相敵而子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附論七首（此七論，公後刪爲三篇，上所刊者是也。其初本附刊於此，原在外集九卷。）

###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大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與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閭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一百十三年之間。

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觀得周而一天下，共述無異焉。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有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亦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旣非至公大義，因恃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旣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祇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一至於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祇北曰：「虜爲北史者，祇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飾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

變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摛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與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與？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與？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述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一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一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

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管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管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與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奪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久而稍稍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一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宋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 秦論

謂秦爲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二：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

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誓曰：「湯征自葛」是也。周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顛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人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悍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有」）天下者，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恃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尙有慚德，伯夷叔齊至取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嚴儉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

洪，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無疑。

###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僭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直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乎王之遷國地，雖戕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乎？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入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無疑。夫晉之為晉，與夫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世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纘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瑒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况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瑒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 後魏論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六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於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於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與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實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秃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弱者，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卽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因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廢之，忠臣茂

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巨敵（一作「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異環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尙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 卷十七 論七首

### 縱囚論（康定元年）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歸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雖小人入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

矣」

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爲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爲而可？」

曰：「縱而來歸，死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救之，可偶一爲之耳；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本論中（慶曆三年）（本論上篇，公晚年所刪，今置外集第九卷）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疾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

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入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菹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而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節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有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

嗚呼！何其備也！蓋（一有堯舜二字）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其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一字）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懈，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懈於此時，乘閒而入，千有餘歲之間，懈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新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長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一作趨）佛於此時，乘其隙（一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牽（一作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一有「何其不思之甚也」七字）

夫千歲之患，播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

然則將奈何？

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一本「故」字作「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有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一本「故」字作「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一有「有」字）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者」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本性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善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論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鄭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尙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

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廢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鄭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慮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以世而後，仁令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尙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

昔孔子歎爲僮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効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僮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特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難救者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惠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 爲君難論上（慶歷三年）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十七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

夫遠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遠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

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誡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

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備秦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子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

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業者，趙括是也。

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頰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頰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

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

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翳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善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

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朋黨論（在諫院進，一本「論」作「議」）（慶歷四年）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一本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

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入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誦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一有「一作朋黨議」四字）

### 魏梁解（一作「論」）

子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黜魏而辨梁」）（註曹魏朱梁）不爲僞議者，或非子（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其獄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擬篡也，非春秋之志也。子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劑桓公、獄閔公而自立者，宣公、獄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子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管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

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入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掩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一作「之」）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掩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掩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得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喜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余不黜魏梁之是也。

（考本論初有上中下三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載外集。）

卷十八 經旨十首（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景祐四年）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經（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

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

事也」

「然則不足學乎？」

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

「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於書，文王禮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爲」）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卜」）筮。」

「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世，而易專爲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論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小筮」）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

「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

曰：「何止乎繫辭，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亦固有出於謬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翊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

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

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稽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窮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爲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舛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一有「也」字）

或問：「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

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著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古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故雖繫辭之龐雜，亦不道也。」

問者曰：「然則九六爲何而變？」

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兼知掛扚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

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論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論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

予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景祐四年）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滿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

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入，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於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滿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入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滿。

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景祐四年）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  
曰：「從其一之可信者。」

「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

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邱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齊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蕘，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攝』，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

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

子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

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帶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

子曰：「然則妄意聖人而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實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有周襄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實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經矣。

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堪於春秋乎？

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

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

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

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

難者又曰：「謂之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

子曰：「凡亂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貴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

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

嘗爲之辯明，必先正窮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窮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

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甯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

問者曰：「然則夷、夏孰弑之？」

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

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

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

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

知也。」

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

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盡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景祐四年）

或問：「春秋何爲（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

曰：「吾不知也。」

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

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

曰：「然則始終無義乎？」

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子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

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

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

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

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 泰誓論（景祐四年）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慮」）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戾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孰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三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三十年者，妄說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三十年者，妄說也。

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三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

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充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

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一年？」

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嘗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怪竹辯（康定元年）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之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

是也

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蒼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知也？遂以蒼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蒼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 卷十九 詔冊六首

####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嘉祐八年）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嘉祐八年）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違家艱，閱余哀荒，俯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勉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恭承諄誨，願實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

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子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太宗正司詔（治平元年）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怠惰，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治平元年）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靡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勸，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尊皇太后册文（治平二年）（英宗諱曙，神宗諱頊，文稱仁考，疑頊當作曙。）

維平治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頊，（疑）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幸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供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遺賢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煦煦，至於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求惟至思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謹，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於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懼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 英宗遺制（治平四年）

詔內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於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備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

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輸我元子，求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卷二十 碑銘三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寶元元年）

惟閻氏世家於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軻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至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

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魏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言豐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鄆州。二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二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命爲臣屬之邦，然閩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

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

出知樹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闡。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兵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過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趣」）就道，已而疾瘳（一作「亟」）一作「革」以某年某月某日薨於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於鉅野大（一有「闡」字）徐村。

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進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

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管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多，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詞曰：

闡世將家，大燾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擬（一作「擬」）（其後世，多有孫會，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慶歷四年）

穎川公旣葬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佑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子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於初，盛於中，有於終，而大施於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奮

厚來壤故能發大而流長。

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譽之，不聽，棄官於闕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翊，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贈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遷，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州。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奉上，諫足以信於人。」潮州惡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噴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於朝，

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龍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大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壤，澤州水力悍甚，每歸（疑作「婦」）下滯，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勸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潛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爲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警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籙，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爲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譴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詒能吏。」詒由是獲免。

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使，（一）無「副」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滋下（一）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入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囊，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邱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細，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

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黜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於鄭。其起居飲食，康甯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於家。

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

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祕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辦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入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秦公尙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感躄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於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無一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躡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躡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尙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聞，播美家邦，有遠其胎，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齋。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一作「墓誌」）銘（慶曆六年）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少有」）有大志，以文行知名。（一）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施使楊九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事卒不行」）

公旣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諳豪大商（一作「姓」）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疆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爲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旣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遣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圍而囚之。自陝以西，旣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一有「可」字）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

事，其言公所自劫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畧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村既不可專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知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戶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輕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行我家，入如其言。

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字作「某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京園，水壤甚基。某年月日，改葬龍池（一作「津」）鄉之源（一作「原」）頭。

慶歷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鄭，鄭為姬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鄭，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鄭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子」）有餘歲，而又顯於公焉。」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嘗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去，遂以卒於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

士有一將一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錄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臧否」）有若著龜，告而不欺，不願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一作「議論」）敢入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奮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 卷二十一 碑銘三首

####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至和元年）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

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壻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

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嘗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

遷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澗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

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斷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蓋，於是明珠、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廢，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旣一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旣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

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思信大洽。乃決策謀取嶺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藉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將西人饋餼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數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勸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勸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勝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

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

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

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與銘曰：

范於興越，世實陪臣。傲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越，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應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尙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至和元年）

公諱實，字子野。其先大名華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齊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仕」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歷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歷，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一作「一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

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贖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同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

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者？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願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

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數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於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

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邪？」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己，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詔（一作「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一有「陰」字）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婁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

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於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一本「公行爲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轉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議」）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衡，臣訟公無罪，始起知蔡（一本作「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一作「獨若乎日」）。

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入衣者曰：「一

本有「平生不爲過」一「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

召爲史館修撰，送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變更其法？」一「一作「器」」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賈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說，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

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有「一」以「一」病而不能者哉？

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一作「如非」」有所爲，「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爲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一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

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陝，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情嚴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情孰似「一作「嗣」」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止，歿也長存」」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程公神道碑銘（至和二年）

上卽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以」字」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

公在政事，遷尙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爲宣政殿學士，工部尙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爲宣徽北（一作「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尙書令，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進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於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備德偉望，顯於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有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尙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

蓋夫享於身者，有時而止，施於後者，其濯無窮，表於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嘗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

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卽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有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於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旣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於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甲子」）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

「甲子」葬於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

夫人楚氏，進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瑾，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瓊，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炎，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顛頊之苗。始有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施孔昭。世不絕聞，盛於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皇裔孫，仕於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德家聲，孝弟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卷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至和二年）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待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曷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協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

素拜稽首（一有「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

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

師尚書令，諡曰文正，王公諱且，字子明，大名華人。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社稷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一作「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疏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增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遷進銀臺封駁事。

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舉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瀘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與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

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

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告」）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

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論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論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樂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勅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

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甯知非天譴邪？一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藉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有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威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曰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

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大（一作「太」）威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

臣修曰：一慕德待之際，感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

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耶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為銘詩，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于孫與宋，無極之意。一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喪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所（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孰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薰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薰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諒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子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迺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劄」）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勅史臣修考文公事，具書於碑下。

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爲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闕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建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慶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寵褒優異，比公甘盤。

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墮，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郟，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學知」）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賜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排交銀魚，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稟進，示不洩，其後悉聞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稟類，爲八十卷。

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初真宗遣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一議遂定。

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與自公始。

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尙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一字）公爲禮部尙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尙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尙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

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敝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一無「爲」一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

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尊循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閱天下困敝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改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尙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尙書

拜文獻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

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爲政教，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蘭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子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

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盧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盧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三」）人。

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爲賢也已。銘曰：

有善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邱，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焯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子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子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昇子，惟子聖考，今既亡矣，孰爲子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 卷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嘉祐三年）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密分入於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於齊，惟齊武康公奉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卸，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

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進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刑名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旣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

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

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管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慶歷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瀋州。契丹使者過瀋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黃入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瀋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瀋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

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瀋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

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歸，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待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靡呼，賜以襲衣金帶。

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出」字）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

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勝；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耳。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

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賜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

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遁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與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若君臣之恩意，可以襄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元，追封刑。（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追封魯國公，諱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瀕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威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威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威庶。（一作「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威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威康，內殿承制。）銘曰：

剗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勳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思均令齊，千萬一入。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子舊臣。亟其強起，秉我禮節，不虧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廷，拜毋踰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天子之

優！高！其！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嘉祐四年）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傳立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爲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於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

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甯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

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

契丹嘗遣使賀上卽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嘗還，」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

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

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公性方重，察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卽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

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讖，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

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後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聚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

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澗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

命昇之嶺南。自仲淹敗，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

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重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出，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

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

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

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

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衛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數（一作「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

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一本有「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

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祿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

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竭

戴功臣。

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

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與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者，不遑居中，閑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喬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治平四年）

始興襄公，既殫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於博士府君，始有祿士，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為賢相，

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

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諡，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誥，而諡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志之，以閱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

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祕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遷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

景祐慶歷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頽弊，以修百度。旣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卽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

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慮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

患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閩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秦州兵馬鈐轄，辭不拜。

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卽廣中起知爲祕書監，知潭州，卽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卽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輒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僮黃諸姓首領，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潯，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尙書工部侍郎。

公留廣西逾年，撫輯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

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

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卽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

本作「留」取首惡以獻一卽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割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尙書左丞知廣州  
英宗卽位拜工部尙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

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

娶林氏封齊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襲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與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慈諷屏息屢歷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議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嶽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詒來世匪止詔人

### 卷二十四 墓表八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天聖□年）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

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郟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

軍歐氏遂爲乾德人

休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尙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

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澶州相澤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

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入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

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勤，舉進士。

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 尙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寶元元年）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

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讓爲罪者，貴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推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

凡四載，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

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璧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又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具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誓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

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無二字）趙守一嘗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寧。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慮。」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

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

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旣其能。」）

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于漢之（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 石曼卿墓表（慶歷元年）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

其前世為幽州人。

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

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

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

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嬰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數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甯軍。

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愛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潮州，還為校理。

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管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

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二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

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慮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

(一有一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

其視世事，莫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愛，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實其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忻」）及聞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

有子濟微。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

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字）難合有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行迹，卒困於無聞，或者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慶曆元年）

公諱塾，字顯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尙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

先葬而來，乞銘以誌子幸。嘗紀文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

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者」）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

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

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子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慶曆八年）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與！

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鄆三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

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過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

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庠。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宣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截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

賴以爲生者，往往尙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尙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一作「云」）  
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皇祐五年）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  
官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  
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  
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  
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廢  
之數，哭泣之飾，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  
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

君諱堯，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

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甯化二縣，  
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於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於道州永明縣之紫  
微岡。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

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知有慢己者，必厚

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

有文集二十卷。

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誥，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說，曰誼，皆未仕。

嗚呼！幸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至和元年）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

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

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於家，以德行文學，為鄉善人。

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

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

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直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

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尙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塔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於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伊緜之人，其出如雲，往於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緜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敬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緜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 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至和二年）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

曾祖節，祖邁，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

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

君爲人剛介（一作「毅」），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

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遊，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尙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一作「惜」）之，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嘗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瀟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

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尙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

官登於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於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

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於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於原上。

子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子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

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卷二十五 墓表六首（龍岡阡表初葉附刊）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至和二年）

君諱洽，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

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於鄉里，連三世不仕。

宋興，取江南，常州歸於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單州、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祕書丞，知秦州，如鞏、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

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紉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止」字）母爲滅燭止之，

潯陽臥，毋且睡，輒復起讀。（一有「年二十三」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

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劍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拆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爲（一無此字）神明。

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

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誇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

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於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歧，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舉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羨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

君在如舉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

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備。子男五人，曰公毅、公瑾、公輔、公儀、公佐。

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

錢氏自其祖賀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

慶曆三（一作二）年九月庚申，公鍊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無上八字）以蔣夫人從。

歐陽修曰：「錢姓出陸終，蓋顛頽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鏹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威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盛益彰，其勢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碣」）（嘉祐二年）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城，命太原王願以丹為隸書，納于塚中。

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

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繪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

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

二十有五年矣。

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感君，其一入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貴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慈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滑池，上下荒墟草木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聞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

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遠（一有「其」字）禮不備。

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願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

嗚呼！感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以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

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濰州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嘉祐四年）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禘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馳衛府君爲右羽林軍（一無「軍」字）將軍。

府君諱拱，字某（一無「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

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諱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

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澧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

府君孝弟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

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東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祕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過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

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

慶歷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

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埋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遷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

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尙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 胡先生墓表（嘉祐六年）

先生諱環，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皋（一作海陵）人。

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

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州，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

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講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疾辭歲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

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大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大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樂。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

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前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熙寧元年）

君諱實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

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儻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羣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

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

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一，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

及居閣下，澹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積弊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十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相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覬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一縣官不素設備而貴守吏，不以空手捍城，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

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察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嘗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

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

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

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鍾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隣，皆舉進士。曰恩，兄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

君旣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然，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

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修述。

隴岡阡表（熙寧三年）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隴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

「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塊之植（碑本作「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况」）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倅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澗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敗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襲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遂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

「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

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世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勳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悽表。

先君墓表（此瀧岡阡表初藁，原載外集卷十二，今附刊於此。）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而嘗告之曰：

「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是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聞居而御酒，食感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

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倒泣而誌之，不敢忘。

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

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

太夫人姓潮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慶、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修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修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於朝，得不苟容於時。

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修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

歐陽氏自爲吉州廬陵人，至子修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峨，峨學而取之，簞芻盈家，曩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胎，子修不肯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有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太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并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修不肯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 卷二十六 墓誌四首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二十六

九五

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景祐五年）

公諱仲宣，姓尹氏。

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科，以材敏稱於當世，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誦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

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為河南人。

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遊，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澠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入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一有「縣」字），又知太甯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一作「反寢」），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

母荆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相沖，沂，涿，諸孫十餘人。

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信矣！

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入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稱思，可知也」），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道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煊（一作「燦」）而敷。尹氏之先，久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共與在子與孫。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寶元元年）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公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

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

公諱奎，字宿莪，姓薛氏。

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邈邈，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

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

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

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贖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

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

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

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蒲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

蒲田人至今以爲德。

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

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尙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講，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行者三十萬，殿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取。

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蕭清京師，京師人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

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關」）者以白，蜀人隨之者，皆恟恟（一作「詢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老涇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

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甚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尙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

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旣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漸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

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願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

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

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

公旣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

所爲文章四（一作「二」）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

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殯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卽事。

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大常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諡曰簡肅。

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尙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諡，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薛質夫墓誌銘（寶元二年）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尙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

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

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

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

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

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

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

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質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難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金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

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閱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闕矣，久也其存。

###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康定元年）

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辭蕭蕭始，始官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感族。

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入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份，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

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鄆，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

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

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平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蓋嘗銘其世矣。」

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祕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

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

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

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有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一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廢，以戒。

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賓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

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議者皆從公。」

公爲人蕭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

三代已來文章，威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

公旣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舂錘，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

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買（一作「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

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

南陽堰引滯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毀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

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

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

卒之日，靡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櫛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也」字，下有「者」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噫，公之事何多與，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來乞銘。」）銘曰：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卷二十七 墓誌六首

張子野墓誌銘（康定元年）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

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子也。

初，天聖九年，子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日相往來，食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

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北江漢，其行萬三千里，山阻水匝，窮居獨遊，思從羣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

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有「之」字）於是又

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一有「也」字）嗚呼！可哀也已！

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毅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

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任，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

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

子仲，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

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康定元年）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

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一有「曰」字）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詰，尚辭。

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

藝常爲諸生先，而尙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子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爲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子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尙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一有「子嘗慕尙恭而從王君遊」十字）乃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爲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選理之丞，藍田夏維，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維逢饑，舖粟不殫，褒功勸吏，天子有詔，維人樂濟，躬之不遑，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慶歷三年）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紫金魚袋。」）梅公旣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

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子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入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二字）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

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子詒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

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

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

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

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虜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論？」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陷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十字」論傅欒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刑」三字」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貴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

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瀘淵。一有「以金帛」三字」，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

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遷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荊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假」」入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

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

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

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

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

公好學有文（一無此五字）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直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疑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

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一無此二字）

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纒，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皆」字）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備臣，大理評事。

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無此一字）加（一作「拜」）得臣殿中丞，備臣衛尉寺丞。明年入（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與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蔡君山墓誌銘（慶曆三年）

子友恭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子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與遂路索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子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

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

君山間嘗語子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

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稿，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

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述，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

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大小，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

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

今年君讓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子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官，「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慶歷三年）

子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甯。

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

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

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一作「子時爲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爲可奇矣」）

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子時」）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若」）子益然。夢升志難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

後二年，子從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謀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辨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

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子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以一字爲「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子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

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

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

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

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娶溫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葬于先塋之側」）其弟眉，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滅。』未嘗不誦誦歎，患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慶歷四年）

公諱煜，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樹蘭陵夫人（一作「蘭

陵郡「無夫人字」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

例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例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爲親也。

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

公「一有「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

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

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維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兗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於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

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泄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一有「入」字」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爲出入」四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

聞堯咨以堯貴自勝（一有「所居爲不法」五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依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樂陽黃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糞者。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一字」）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

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 卷二十八 墓誌六首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尙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慶歷四年）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爲咸平縣，故王氏今爲開封咸平人。

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鏡，世以貴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期入之意。

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爲政，其利可以彌天下，貴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尙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爲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欲爲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爲去，其甚惡可也。」乃薄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遣之，縣之姦豪皆斂色。

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爲令期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爲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爲諸縣最。

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爲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穎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爲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

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甯之句容二縣令，遂老於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

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調人緩急，而爲性寬靜沈默。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爲，不屈其守。」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貴，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爲喜怒設邪？」

一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人，一（一）無「一」字，卒于家，一適朱氏。

慶歷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參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適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求銘。銘曰：公世以貲施德於人，至公貲衰，乃施於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慶歷四年）

鄭君諱平，某字，衡州衡陽人也。

少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芙蓉銀冶，以疾去官。

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

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甯府建甯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

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綯、總、紀、經、維、綬。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

君與其兄本弟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旣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卽取其平生所爲文稿，悉焚之。

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糜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可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處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旣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慶曆五年）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

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粟者也。

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

為庠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

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裴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向書銓吏，常送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吏猾習以賂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接覆率不能奪君所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

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粟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使（一作「吏」）非（一有「非」）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於學。時子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若其可不惜其效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金州清州令。父諱杞，不仕。

君舉燧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

一無「其一」字，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慶歷八年）

君（一本上有「呂」字）諱士元，字佐堯，江甯人也。

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甯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

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

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濬、曰宗、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濬，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

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關訟，往往因事申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曰：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

君任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

子淵濤皆舉進士，濤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爲祕書丞，濤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濤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

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爲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爲仁；身雖不顯，而有子大其門，足以彰爲善之效。

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工」）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

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爲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及其弱躬，積久發遲，逾（一作「愈」）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慶歷八年）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當重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窮竊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鄂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

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從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

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

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皇祐元年）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二十八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一無此字）官，不得行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黃頤，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於家。

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亡，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

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願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願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

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

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子乃爲之（一本上四字作「子其爲吾銘之」）銘曰：志之充樂也（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卷二十九 墓誌四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皇祐二年）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

曾祖諱達，祖諱瑛，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

其官名其家

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約，哀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因」）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

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寃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於家。（一作「外」）乃復起。（一作「舉」）為比部員外郎，知建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繼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墮」（一作「漫」）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其」）賢否無不當。

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一者「字」輒囚辱侮慢（一作「侮慢辱囚」）辰鼎禮（一作「鼎禮辰」）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述，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犒，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高獸畜，其小嘲啾，擅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咆躑，駭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被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

言：復爲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於契丹，還

澶魏，察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

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者所薦。

爲人沈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

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用」）其守官，不爲勢牽。（一作「奪」）不爲利奪。（一作「牽」）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翟翥，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

其通判澶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

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一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官曰：「鄂人利茶以爲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

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人爲」）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

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

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

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徵今爲大理評事，放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

喬幼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劉氏顛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久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皇祐三年）

慶歷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樂，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聞』二字。」「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憊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願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

公少師李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嘗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連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圍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言言：「元昊出兔毛州，爲吉所敗者，用楊公（一有『刀』）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

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

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荊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

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

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遂待講于翰林。

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刑槍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稱」）

爲人廉潔（一作「平」）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

公（一有「諱偕」二字）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略，景亮，景讓，景道，景直，景彥」十四字，直一作「宣」）

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

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一作「言」）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

以例言爲可信也與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來有」）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靈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於唐；師復理卿，擢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遷」）南祖，屬僑邦，令於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顯晦」）有時，發於皇明（一作「朝」）在考司馬，始任坊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克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穆縣聯，公其歸此（一作「乎」）安千萬年。

###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皇祐三年）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

共曾祖諱宏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甯軍於麟州，以重勳爲留後，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辰，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君其長子也。

君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殲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爲冀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

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於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燁爲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燁所接行吏，皆先戒以備，而燁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燁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燁治所尤近，燁嘗夜擊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燁稱其才。

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

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

君少喪父，事其母鞠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

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晁，賢而有文武材，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

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於淮，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晁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於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躍」）邊陲；桓桓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荒夷，時平文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君子神所宜，康甯壽考順全歸，有收爲子後可知。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皇祐五年）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颯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

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禮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

公爲人，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過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

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一無此字。晚始待讀於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

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

新州興學校以教新入；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樂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聞門重簾以壅隔，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疆恃力富特賞刑，特贖者吾所先也。其入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

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譏從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憲。」由是止徙崖州。王簡昭應官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入乃獲免。

公於御史，有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尙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作「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

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

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墾地，收租繙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

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具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

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一有「平生所爲文章，有集十卷。」）

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韓惟序，不仕。祖諱文襄，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劉氏。有墓，祖中舍君家於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

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瑾」）下同。子諒，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粹。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卷三十 墓誌五首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至和元年）

慶歷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好」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趨襲破瓊州，陷鎮甯，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

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首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

級，復取瓊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河，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特阻，如捕猩猩，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指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爲酒，大會瓊州，戮其（一作「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疴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諱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猶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

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一作「饒」）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首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咸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賜卹其家，以其子焜爲（一有「守」字）祕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尙書兵部員外郎，贈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

閩俗貪畜，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

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

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會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錡，官至龍圖閣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尙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

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

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

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至和元年）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

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旦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權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

其會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

子國初以祖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

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

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五。至和元年十月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龜」）澗里。

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

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攄。

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愛惠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與銘曰：有烈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至和二年）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三十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

其素所知祕書丞李誦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修。安期曰：「吾不敢。」誦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大見於時也。然誦節義可信之士，以誦能報君而君能知誦，則君之為人可知也已。

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叟佐堯咨，先後為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魏縣主簿。王均亂，蜀，閬中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於高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

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答吏以謝君。

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眉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衆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取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

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其喪事，買田宅於汝州，以活其妻子。

通判瀘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

者十有五入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入，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

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於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

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與與伏，有侯如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嘉祐元年）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子，子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

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府」字）爲開封人。

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

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崇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

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

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願入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堦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

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雖其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一年後」）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

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

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子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子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令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胡不反子之歸，彼能令（一作「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令，一毀終世以頹墜。荒孰問令，香難知，嗟子之中令，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令，星日光耀，雖冥冥以掩恨，令（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嘉祐二年）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

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衛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畬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

慶曆三年樞密副使施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還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

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發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廬（一作「靈」），泉鄉之北原。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感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

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

先生一千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一本作「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一」）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慮之寡，攻羣，往往止燿，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卷三十一 墓誌二首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嘉祐二年）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

其九世祖灃，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澗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

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有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陪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於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

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一作「明」）州糧料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南曹，通判南京留守。

司知趙、魏、解、魏、澤、沁六州，皆有能政，喜自賤，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密，自前世功利因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實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爲本。

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蔡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河南登封縣之某原。

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嬰始綽人，於唐顯聞，偉與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諡文簡程公墓誌銘（嘉祐二年）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孤隆，以狀上考功，移於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諡。」乃諡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神陰鄉張留里」）

其孤又以請於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

判令贈太師中書令（一有「兼」字）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

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秦甯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僊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卽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

后嘗遣使通書公，遂以禮折之，乃已。  
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

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正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臨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旣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

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鎗，吏民夜會聚，邀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

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冒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安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

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曰：「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燧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燬其燧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

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澗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一」字）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

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

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詔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諫祚立，方幼，三

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神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辦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入爲立生祠。公有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旣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尙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

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祕書丞韓鎮，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綽」），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祕（一作「較」），書郎。

有文集奏議六十卷。

公平生寡言笑，懷於知人，旣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入罕得其驪，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權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謬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遠彌長。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嘉祐二年）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田於魏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

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勉。（一作「刻」）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尙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

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

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田納，推折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曰：「此我公也，安奪之。」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民，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授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

吏部審官，主天下史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和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倉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相與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

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領靈州，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

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一作「故」）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

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者，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愛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一無此字）不足者與？

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誥，太常博士，誥，將作監主簿，諡祕，皆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經，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訴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刑公，率履有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子左子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子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子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子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 卷三十二 墓誌三首 碣一首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三十二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嘉祐二年）

公諱傑，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一有「輒」字）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楚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彖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宜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婺州富州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一無此字）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

慶歷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預」）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陽，毫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

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侪，人有告稹買（一有「租」字）毋釋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稹與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

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所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五字）其他（一作「所爲」）文章千有餘篇。

其施於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戎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入（一無此字）寘於法，餘悉不問（一有「由是」二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其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算，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多」字）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爲京東第一」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獎諭」）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簡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一作「大」）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諡文獻，公曰：「此傳祖皇帝諡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諡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諡。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待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子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諡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於應天府，廬（一作「宋」）城縣之孟諱鄉土山原。

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縣縣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曰臣，秘書省正字。次曰臣，將作監主簿。次曰臣，某官。一無二字。一女，適大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於仕，入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誦誦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嘉祐二年）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

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諷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甌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望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

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貸，公言：「先時買入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價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

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一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庫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遞速實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而用以足。

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

曾祖諱綱，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尙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溇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

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

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

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當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歷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村難矣！有蒞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令用適其宜，志方甚壯，令力則先衰，行著於家而勞施於國，永幽其闕，令銘以哀之。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嘉祐三年）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與國軍永興人也。

曾祖諱環，祖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爲南唐吳氏，亦微不顯。

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爲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辦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願。

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真州之宣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於揚州，享年七十有六。

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

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爲起居舍人。

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於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

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爲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

世莫之知，而辯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爲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尙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礪於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

於是史官盧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

世逢屯令，廉取道缺，中國五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令，士莫守節，昧者習安，令，懦夫志奪，偉哉吳君！令，靈矣其烈，世莫我知，令，不妄自伐，有韜必昭，令，後世而發，嗚呼吳君！令，寓銘斯礪。

### 贈尙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嘉祐四年）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

曾祖諱庭，寶不仕，祖諱昂，贈尙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尙書駕部員外郎，贈祕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祕書丞，太常博士，通判蘭州，權知興元府。

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

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雜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蘭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

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願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

而卒。

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

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爲祕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

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於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於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三十三 墓誌五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嘉祐四年）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耀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廳城，今為應天廣城人也。

公諱堯臣字伯庸。

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募賊發民倉廩，吏法嘗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

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

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一有「其」字）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盞，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盞可廢。」上遽為之罷。

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

死，今雖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賊定州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將禮，置德順軍於龍州，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

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史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遠定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恰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備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尋牧使。

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丞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澹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澹，乃止。

益利、三略、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輶，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旣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

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

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

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

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有六。

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止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有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

公爲人純實，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

有文集五十（一作「六十一」）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輒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

曾祖諱化，某官（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氏（一作「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

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

王氏，自選虞城，由公會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於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汴人，遭亂不遺。六世之祖，初留礪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遂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子，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於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舉今亦有銘，幽宮是闕。

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左丞贈吏部尙書正肅吳公墓誌銘（嘉祐四年）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上柱國、渤海郡隴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尙書，諡曰正肅吳公，葬於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

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於新鄭。

公諱育，字耆卿。爲人明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付（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

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

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

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

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抑」）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舉獵。

其治開封，尤先察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於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寃，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

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廢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有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一作「可卽」）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宣示以不足對，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一無此字）元昊亦歸，遇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

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

慶歷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懣，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多」）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

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供餼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備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

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

藩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

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卽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

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廊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應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應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

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靡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

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卒於位。（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

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彥，次適著作佐郎龐

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邁。

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蹶躅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願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宦者七人。

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公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進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一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子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儂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瀘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於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先塋之次。

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諡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於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

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修其業，而樂道其德。

公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

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關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

公旣薨，得其遺稿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

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數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身東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竊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開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諫城閉，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飢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關皆如精兵。治汝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

又知瀘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

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誥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

公自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甯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

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誥，供備庫副使，次曰誦，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諱，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軍世逸。

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騎于滿盈；紛其利欲，敗節靡名。公生成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飴，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告獻，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遽年。高旌巨節，以貴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嘉祐五年）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三十三

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願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富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捕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者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儉，自古龍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

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

邊將劉滙，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滙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滙於國家利，滙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滙，洙公平生所善者也。」

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

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

殺刀董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而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韓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

陝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

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過下雖嚴而不害。

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過，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過，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

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於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

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貴，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翟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實，曰真，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

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揚程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志則彊，積之厚，令發也光。（一有「仁」字）宜壽今奄以藏，有深其泉，今有崇其岡，永安其固，令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嘉祐六年）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一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贈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某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

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顯（一有「皆」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送行天下。

其初喜爲清厲，間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堅（一作「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儻固而狹陋也。

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爲賦，而不怨懣，可謂君子者也。

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一作「詩」）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

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

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袷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單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

曾祖諱遠，祖諱逸，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塤，曰壘，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鏗，衆聽以驚，以揚其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 卷三十四 墓誌五首

江鄰幾墓誌銘（嘉祐六年）

君諱休德，字隣幾。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三十四

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

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弈，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

與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閩州。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

嘗慶歷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

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

君所著書，號唐宣鑿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因」字）得不絕。

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

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於京師，卽以其年六月庚申，葬於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時爲理（一作「治」）命，數有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

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曰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輿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衷，餘尙幼。

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歸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隣幾，今，卒以不偶，舉世之隨，今，君子之守，衆人所亡，今，君子之有，其失一世，今，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今，吾將誰咎？

### 尙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嘉祐〇年）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

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一有「召」字）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擲下，無所說。（一作「無言」）明（一作「翌」）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擲下者，真御史也。」

(一)有「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劾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有「遠拒」二字，曰：「如詔(一作「如制所劾」)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吏」二字。紫其家，得(一)有「金銀」二字。銅器十數，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斬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稱」)職而已。後數日，真宗籍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對以「員無闕，一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

天禧元年，入選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

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僧某者，用浮圖術斷」)臂禱雨，官為起寺於(一)有「淮上」二字。廬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動」字。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數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唱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者」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號不得免者」)府君聞之，驚(一作「大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而」)毀其寺。

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為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一)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

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

會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一作「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鑿（一有「金」字）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

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美儀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正衣履」），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色不少」），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之」）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虜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有一」），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入」）州。自王傳死子時，敗臣於楊，自梁迄周，廬陵僞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一作「彰」），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治平二年）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

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

先生親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吠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可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入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

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

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

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

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

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薦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哭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特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

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

先生既歿，妻子凍（一作「寒」）無不自勝，今丞相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通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通等曰：「雖然，壻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令，壻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令，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令孔孟（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令，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令，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令噫！子雖毀其何傷！

### 尙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治平三年）

尙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

贈太傅薛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尙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

薛爲絳大族，簡肅公爲時名臣，君爲薛氏夏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於絳州，卽起君知州事，以辦葬，葬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於許州之郟城。

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

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一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令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殫，賜詔書獎諭。

共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有惠愛，絳人大悅。

君爲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

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文曰通，蔡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

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修爲之銘曰：

維聖有言，令仁勇而壽，壽胡不多？令勇則信有爲，政鄉州令，稱于長老，隕車來歸，令鄉人奔走，遺思在人，令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治平三年）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蔭，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

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爲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發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寧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

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於官舍，享年四十有六。

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郡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

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已（一作「過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

祠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靡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邇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對色，至卒竊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

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尙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

將葬，盧陵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維古才子，令出於名族；嗟吾得之，今旣逝而淑；有能不施令，不避以趣；卒困于艱，令泰乎自足；絳水深長，令山岡起伏，利我後人，令安于吉卜。

### 卷三十五 墓誌四首

故霸州文安縣王簿蘇君（一作「趙君蘇明允」）墓誌銘（治平四年）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

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旣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世。

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

曾祖諱佑，祖諱果，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

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懇，故得之精。

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

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鄂州文安縣主簿，使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

君娶程氏，大理事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鞞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遜。

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恤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

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

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

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頌、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與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治平四年）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

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理學校，學者感於東南，自湖學始。

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於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於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旬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外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變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

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鑑銀臺司，審刑院幕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

公爲人，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謹，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共趣要歸於仁厚。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送」。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範，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送不行」。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算，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祠。一作「祠」。於山川卽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

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宮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南宮，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東奉祠商邱，自公始。

慶歷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子當作「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未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

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一作「易良」）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官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壘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邱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邱，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公旣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願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疎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

英宗卽位，拜（一作「遷」）拾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不」）允。久之，拜尙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卽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二」）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

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具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

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

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祕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頤修，益修。

公自（一無此字）爲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

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厲，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

有文集四十（一有「一」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謀」）愛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備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名」）不朽。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熙寧元年）

公諡襄字君誠，與化軍仙遊人也。

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

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句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

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過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披以寵之。

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

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甦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一作「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朔移，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

閩俗重凶事，共奉伴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修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舉，償終身困不能償。公曰：「算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

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賈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剝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粹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入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

蔡氏之謙，自嘗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闐，與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而」）親尙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

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

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一有「中

「傷人者客遠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一）又有一上「字」以問公，公卽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公爲文章，備道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勇龍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旣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卽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異，爲祕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贈卹，以旻尙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

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騫，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尙幼。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闕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巖巖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諫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聞歸于闕，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闕之人，過者必肅。

###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熙寧二年）

公諱敏，字仲原，父姓劉氏。

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尙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

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

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疎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

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選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選官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

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取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一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處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一有一爲一字，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

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禘，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禘，請禘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羣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諡，與禮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禘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兪興闕守，因自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

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一無此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輩，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蹙，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

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還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

其治，劉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蝻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

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筮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御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

公知制誥七年，嘗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

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一作「言」）涇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親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

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待英宗，諱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久」字）少間，復求外補，上愜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

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

朝散大夫，勳上輕軍都尉，開國彭城郡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

曾祖諱瑛，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一作「禮」）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

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

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管，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開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效友愛尤篤。

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

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效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祥符縣魏陵鄉，附于先墓」）以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奮大不施，奪其辭，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卷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慶歷五年）

慶歷四年秋，子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聞之，乃為之銘曰：「一有一諾之」二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澹之。」

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血，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陬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靜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聞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說，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一作「得一」）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

「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

「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歿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

若此，子忍不銘？

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

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今京口之原，山蒼水深，今土厚而堅，居之可樂，今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令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今然後爲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慶歷五年）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歷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於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

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翻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孝聞。

年若干，歸於施氏，逮事其姑，初縫烹任，必以身蚤，暑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

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錮，曰邈，尚幼，女曰鏞娘。

慶歷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

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殆」）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內外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

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於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狗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誌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實可知矣。

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

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歿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刺海之蕪，始來廬氏，有此室家，爲婦爲母，勤孝勞劬，有女昔襟，今婉其裾，子綏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太」字）君（一有「曰」字）胡氏。胡氏世爲某（一作「世某郡某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爲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甯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甯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

夫人之爲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

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爲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郡陽縣令錢弈，夫人之爲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爲婦爲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

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某日卒，葬於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于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慶歷八年）

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

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

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用夫封陞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

夫人爲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爲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戒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誠其諸女曰：「爲人婦者當如此。」其爲母也，有三男三女，及其老也，黜爲職方員外郎，愛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尙幼。

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歷七年七月十日，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於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

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備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爲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爲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於其家，至於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

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死，（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修爲之銘曰：

家成於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嘉祐元年）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魏畧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

楊公謙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

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

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於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

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宣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宣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宣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宣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宣州。凡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宣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宣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窰，積慶歷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於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於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

公先娶潭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巖，次殿中丞溫嗣良。

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於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孫，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

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曰：

有邑漕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嘉祐元年）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

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同。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

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於鄧州。以某年八月某日，葬於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

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子俱官於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濟，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溫，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日至其家，進拜賓客，見其髮垂白，衣冠蕭潔，貌厚而氣清，薄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尊席之間者，皆穎發而秀好。

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

後二三年，賓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某官，景溫某官，景平某官。

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

嗚呼！予始銘賓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羅州北海人也。

皇考（二字）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

夫人爲人，孝順勤儉，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織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

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

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一有「以書來乞銘」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已」）有後，愈昌。

###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治平四年）

長安郡太君盧氏，尙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

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

嗚呼！可以爲壽矣！夫壽者，供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雖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

有備有不備焉。

夫老而貧且病者，是入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

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於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歷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

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自爲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冠帔之錫。

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於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爲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

方夫人之盛時，凡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

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詭，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

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修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於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園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卷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嘉祐五年）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

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鄧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

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

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備樓，賦裸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繪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

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諡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

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內殿承制閣門祗候郭士選，次一作「其一」（二）一有

「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錡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嘉祐五年）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錡州團練使。

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

夫人長樂郡君賈氏。

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猷，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尉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右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為道士。

惟侯學知為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嘉祐五年）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

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勝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飲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得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

嘗寶元庚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

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宴，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某所。銘曰：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嘉祐五年）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

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備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備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奉於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九，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

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

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康。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於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嘉祐五年）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子。

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

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於承天佛寺。

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為文辭。

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霽，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嘉祐五年）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

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

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

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

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嘉祐五年）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彭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

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過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題目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

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魏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禕，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躬，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

夫人以選歸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閣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

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為臨汝侯（一本「侯」作「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

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邱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謹，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胤令冕（一作「冕」）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績」）令課令孚，令收令僉，皆副率。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米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

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

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尙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勤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闕諸幽。

###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

河南王有功於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

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陔，世庸（一作「唐」）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榮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

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於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愼，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

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

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

子男二人，令纘、令烜，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一作「誨」）左侍禁。

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於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

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

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未，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

夫人以選歸於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

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

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饜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

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

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仲饜之墓。銘曰：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嘉祐五年）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樂院使。

夫人以慶歷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

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儂；女三人，皆幼。

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之原。銘曰：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卷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寶元二年）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

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

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議至公賦，有安天下意，嘆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嘗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實可者，然後賜第。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寃。

逾年，通判緡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數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緡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有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天禧二年，遷京師，嘗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

廉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

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頃」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買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

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有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

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述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

南海蠻首，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卻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

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

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

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駭，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

公在大位，臨事不同，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上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

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

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

公之卒，故吏朱察至潁，潁之吏民見察，（一有「號」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

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

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爲三品，其法當諡，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寶元二年）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三十八

君諱述，字景山。

世家歙州，少仕僑唐，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波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

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壘中，墮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官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采興軍權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蠻，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

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

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首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官爲可信，詭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鈴鐻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

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

乃吾代汝父兄教也。一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

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遵命侯，謹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一（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

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讒奪止，雄於灑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

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 卷三十九 記十首

#### 泗州先春亭記（景祐三年）

景祐二年秋，循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饑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

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

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景祐三年）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險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籠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與？

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甃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籠庫異入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與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

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

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菊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鱗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

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者有考其歲月云爾」）

### 峽州至喜亭記（景祐四年）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也。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聲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一作「千」）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東之爲滬，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

尙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廉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筭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碑記（寶元元年）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歿，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

學校唐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歿，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繼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喻上（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

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

穀城令狄君粟，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一作「圖記」）爲組豆、蓬篚、尊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

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 御書閣記（慶歷二年）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官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滿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官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

予之故人虞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

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整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藉人情而鼓以稱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一無此字）常

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異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修記。

畫舫齋記（慶曆二年）

予至澗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闌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巒嶽，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

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於大江，至於巴峽，轉而入於漢河，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縻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頹夷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居，進（一作「遊」）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有「魚龍」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歎，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心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

子友恭君讓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 王彥章畫像記（慶曆三年）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纒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入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愴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

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審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徽翽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父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嬰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

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怒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與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冀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况當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

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吉州學記（慶歷四年）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入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與是以詔下之，曰：「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

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巒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遊息之亭，巖巖翼翼，壯偉闕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子世家于吉，而（一無此字）濫官于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子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臾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樂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言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 豐樂亭記（慶歷六年）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滄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於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乎滁。

歐陽考其山川，接（一作「按其山川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

船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稍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者盡矣！今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

條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慶曆六年）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醴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洄」，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

樂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懼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爲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慶陵歐陽修也。

### 卷四十 記八首

#### 菱谿石記（慶曆六年）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贛爲符谿，記云「水出永陽橫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符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揚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符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一作「爲」）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一作「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

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

（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慶歷八年）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於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入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敝，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異，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

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者」字）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親」）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

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修記。

### 真州東園記（皇祐三年）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襄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

歲秋八年，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一作「起」字）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燕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蕖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橋，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一作「下上」）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漭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堦而荒墟（一作「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園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其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

美自吾三人者始也。」

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廬陵歐陽修記。

浮槎山水記（嘉祐三年）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關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槎水盡矣。

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荆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願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富貴者而不得兼，然棧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與。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

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

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名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

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修記。

### 有美堂記（嘉祐四年）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名舉，字公儀）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仁宗賜詩龍行，首句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衰，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僻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隸，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深山，左右映帶，而闔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

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樹，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梅公循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樂，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鄙。」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 仁宗御飛白記（治平四年）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陸經字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帛」）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入流離，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登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

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燿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一作「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修謹記」）

###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熙寧三年）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四十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興，與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霽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拔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與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一作「曰」）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一字」）皆不復道。（一有一也）」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卷四十一 序六首

##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

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歿，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始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

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纒哉！

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迹，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天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總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尙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尙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卽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卽位，在位十年而崩。」

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卽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

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韻總序

樞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蒞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入（一作「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蒞楊之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

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與？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

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

浴僧劉聿爲韻總五篇，推字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愈微。若柳（一有「者」字）之於髮績（一有「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鑿（一無此字）聿之書（一作「韻」）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 外制集序（一作「慶歷制章」）（慶歷五年）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練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

嗚呼！韓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之際，何其盛

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願子何人，亦與其選。

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多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濟、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

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勸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思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嘗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論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

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

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一而）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

予自直閣下，倖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嘉祐二年）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尙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

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纏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詼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

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

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難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

廬陵歐陽修序。

### 內制集序（嘉祐六年）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一作一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

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符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追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一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與？

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三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忌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層層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有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感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賁笑談（一作「談笑」）之一噓也。亦因以詩於田夫野老而已！

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序。

卷四十二 序六首

集古錄目序（嘉祐八年）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

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礪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鑿繼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靡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頗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有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

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

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修序

### 思穎詩後序（治平四年）

也。  
皇祐元年春，予自廬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

爾來俯仰二十年間，（一無此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有「一日」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口」）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

今者幸數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毫，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風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一有「葺弊廬以」四字）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粟，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勅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勤移之靈，卻同俗駕爾。

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修序。

歸田錄序（治平四年）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

有聞而誦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于不測之淵，而蛟鱗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闐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十一字一作「退避榮寵」）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斐同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

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

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詩譜補亡後序（一無「補亡」二字）（熙寧三年）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歿，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羸備傳于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悵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

相嘗也？

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子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  
為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  
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  
哉？

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己（一作「己恨」）不得盡見二  
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  
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

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  
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  
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  
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  
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

初子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  
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  
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子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十一。一本注  
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子取孔穎達正義有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舊注云。」

「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有「矣」字」）

續思穎詩序（熙寧三年）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一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

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送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違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嘗及疆健時，願我蹉跎已衰老。」一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

自是誤被選擇，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

中間在毫，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尙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

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慕，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有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逝，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疆健之時，而獲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孫子後序（一作「書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暉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餘家」五字）武之書，本於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

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暉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計勝敗，振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

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

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周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泯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泯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

聖俞爲人，謙實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卷四十二 序九首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四十三

謝氏詩序（景祐四年）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文知名於時」）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顯閥，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一無此字）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一作「知名」）於人者，繁其母之賢也。

今年，予自夷陵至（一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遊其女也。

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切」）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使」字）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復何為哉？

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三一」）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慶曆元年）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

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

所擇，必皆盡其所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得待」。

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有」）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啻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譽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一作「管或」）以此誦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世，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

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

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

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膽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 釋秘演詩集序（慶歷二年）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

而智識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仁友石曼卿。

曼卿爲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惓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之」）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

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祛其裳，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

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梅聖俞詩集序（慶曆六年）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嶺水涯（一有「之一字」），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愛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

子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

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倖與？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子景擘，聖俞詩，而慮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

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 蘇氏文集序（皇祐三年）

子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

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可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有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作「困」一字）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一無此字）之也。」

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申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

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與？豈非難得其人與？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與？

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子學古文反在其後。

天聖之閒，子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黜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

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樂籍，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哉！夫

廬陵歐陽修序

廖氏文集序（嘉祐六年）

自孔子沒而（一無此字）周（一有「益」字）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糜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

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一作「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歿，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窮者，可勝而（二字一作「以」）（奉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也」字）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載」）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一作「今之世矣」）

衡山庾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佃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於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佃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

(一作「載」)乎?

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劍南，而侗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

嗚呼！知（一有「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有」字）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所志焉，必有求而後合，余喜與侗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

### 仲氏文集序（熙寧元年）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

君諱訥，字機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

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與？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申於後世而不可揜也。

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

之不若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魏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修序。

### 江鄰幾文集序（熙寧四年）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文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申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與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

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

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 薛簡肅公文集序（熙寧四年）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四十三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

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無此字）兩得况其下者乎？

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遭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

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類矣，其餘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

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

公之文旣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

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卷四十四 序九首（傳一首附）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

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買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樂陽鄭君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奇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偉明輔（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諸子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

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側，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俟其成焉。

###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此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有焉者。」

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以爲民表」）也。故紘緹（一作「纓旒」）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爲身容，手有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威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已」）

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于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後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軫」）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歿，（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裴龍稷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一）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絮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爲滿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彊爲之言」）以塞請。

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景祐四年）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反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一本注云

「往時趙萬、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爲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一作「及」）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與！（一作「哉」）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破」）金陵，功最多。（一作「最有功」）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既平久矣」）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

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一作「自荆南而西」）將（一）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繫」）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山川」）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一有「留」字）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一有「之」字）名，一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作「真」）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 送曾鞏秀才序（慶歷二年）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棄，黍不中尺度，則棄不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咨嗟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作「奈何其不中也？」）有司固不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中法何？」）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於所得」）嗚呼！（二

字一作「噫」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一無此字）小者亦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一有「遽」字）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益」字）堅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一有「既」字）又壯其志，夫屢不咎歲，而舊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

曾生囊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不一往干之」）予豈敢（一作「若子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作「士大夫既莫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一有「曾」字）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之失」二字）而實余之獨得也。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慶歷二年）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能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一無二字）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成，而忘（一作「亡」是）其教養之具（一作「漸」）？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一作「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與？蓋高世則難合，遠俗則多窮（一有「困」字）亦其勢然也。

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一無此字）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

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與？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一有「爲」字）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

秀才劉生，居曹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

嗟乎！子力旣不能（一有「以」字）周於生，而生尤好（一有「學」字）易，常以講於子，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於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一作「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慶歷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 送楊寘（一作「送楊二赴劍浦」）序（慶歷七年）

子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官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愛者也，藥之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知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四十五字）

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吐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愛患（一作「思」）一作「深」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矣。（一有「是不可以不學也」七字）

子友樹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廢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珍以爲別。（一無此三字，而有一說以贈其行，取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樂也，行將學之。』）（二十二字）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皇祐元年）（正宗云：「此必次道也。」）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窮布衣葦帶之行，其駭榮佚欲之樂，生長於其間，而不窮其習，日見於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是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有「且」字）猶以是爲相戒懼，况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

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於朝廷，登於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於後世。

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於人。旣長，學問好古，爲（一無此字）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歎然常若不足於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

夫生而不窮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停，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與？」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

者猶若是知若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

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廬陵歐陽修述。

### 送徐無黨南歸序（至和元年）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一作「以」）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一作「其」）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糜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誠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速雖異」）而（一作「然」）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者，皆可悲也。

東陽徐生少從子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一有「而」字，其文辭日進，如水循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陶序（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尤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入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入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庶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一本「畫卦」）五爲夬（一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乘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以壯而」）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宜可決之而已。故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動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優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

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夫君子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

力學好古，以（一無此字）自（一作「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子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三字一作「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著于」）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

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悔」）

### 六一居士傳（熙寧三年）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

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爾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

客曰：「其樂如何？」

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聞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

馮軫裳珪組，勞吾形于外，爰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焉，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

客復笑曰：「子知軫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

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

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 卷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康定元年）（一本書上有「皇帝」二字）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

臣伏見國家有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

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

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擄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

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急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

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嬖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閭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

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

管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尙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養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挫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一作「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用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璜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

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尙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尙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遂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以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成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漕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一作「勿」）一彈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當爲之；况昔入行之而未達，今入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

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鄧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  
長安是時張濟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  
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買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維陽爲  
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  
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聲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  
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  
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聲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尙滯於路其艱如此夫  
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  
尤近者皆使宜輪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  
之利也。

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  
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  
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  
增然猶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尙多是民有遺  
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吠田人墾之法以足用  
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  
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  
然用軍祇輸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

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

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願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入五夫之家，三人爲辦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尙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歌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一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一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尙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葺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慮，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漫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與利日繁，兼井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

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嘗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甯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旣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尙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閒居，得利難，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授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

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金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明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卷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一作「上封事」）書（慶歷二年）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一作「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

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一無此字）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一作「議」）不得以沮（一作「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一本「治」作「致理」）

伏見國家有大兵一動，中外（一作「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一作「困」）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作「平」）一隅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患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

近年朝廷開發（一作「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

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一作「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潯，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喜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入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一有「用」字）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病故也。

何謂三（一有「大」字）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府境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一有「煩而」二字）不信，賞罰（一有「行而」二字）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皆能知」）此三術，而有執威權之柄，故（一有「二帝」二字）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一作「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一作「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一有「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八字）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

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

則常患無將；欲騰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禍。（一作「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一有「一聽」字）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一作「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日赫然執（一作「奮」）威權以臨之，則（一作「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

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有「俗」字）不信，令類改則（一有「下」字）難從。（一作「入」）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一作「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咸」）相謂曰：「且未要（一作「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官」）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一作「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稟」）中外臣庶（一作「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有「一」字）也。

用人之術，不過賞罰。（一作「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用人」一作「人君」，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者」）太祖時，（一作「臣嘗聞太祖皇帝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一有「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九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昨（一作「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八字）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請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

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有「二」字）也。

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

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額空多，所用者少」八字）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一作「法」）往來州縣，愁（一作「怨」）嘆嗷嗷，斷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一作「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效」）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一作「路」）然而鐵刃不剛（一作「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實，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無實」）之法，教老（一作「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凶莽，則不實功實之弊（一有「三」字）也。

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有「直」字）言（一有「其」字）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一作「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棧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萬人」）下有「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十六字）

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一作「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有「而」字）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一無此字）

爲今計者（一作「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啻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作「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一有「四」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二字一作「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一作「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

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一作「或出於士，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一作「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敵皆遣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誨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一作「之」）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鈞、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嘗用龍鍾跛癯、庸懦暗劣之徒，皆（一有「委之要地」四字）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瀟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薙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入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一作「爲報」）又下有「又何患於無將哉」一句，此二事也。

其三日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塞」）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兵興」）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遇十八萬（一作「十萬人」），尚能困其（一無「其」字）國力，况未若（一無二字）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一作「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一有「而」字），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而」字），無將（一作「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有「惟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二句）此三事也。

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頗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謂（一作「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一有「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十一字）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觀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此」字）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無「力」字）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

慮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弱，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一有「不以臣言爲狂密」七字）詔執事之臣，熟（一作「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

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取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有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慮太多而差遺（一作「除」）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一有「以」字）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無上十字）；有賊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諂（一作「奸財利」）者，各舉諂（一有「以」字）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有「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十字）；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備（一作「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諂（一作「諂」）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尙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取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旣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有「不材」二字）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

三辨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陛下留計在直，甘俟誅夷。」）臣佞昧死再拜。

### 卷四十七 書八首

####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景祐二年）

具官修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爲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立可謂正直剛明不爲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

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行；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一作「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

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一作「邪」）若知而舉，初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特爲主簿，不任聽則可罷請。（一作「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入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

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止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人得愚闇僞昧者而後止也。

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景祐四年）

伧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數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子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

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

僕少孤貧，貧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窬無傳，移此僂彼，以爲浮游，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效也。

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留（一作「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一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康定元年）

悛頓首再拜啓：急脚（一作「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一有「卑情不任欣慰之至」八字）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新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曠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葺，尤爲憤取，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悛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

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有「之工拙」三字）一未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一本此下云：「某雖儒生，不知兵事，竊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遲速，某近至京師，屢於諸公間略聞緒言，攻守之計，此實當時之宜，非深思遠見者，孰能至此，願不爲浮議所移。」）

伏見自至開，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一有「在此明哲，豈須獻言」）然尙（一作「但」）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一作「亦宜」）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示誓，烈公又以見舉，某孤賤，素未嘗登其門，非執事過見，竊稱何以及此，媿畏然某已以親老爲辭，更無可往之理，惟」）幸察（一有「焉」字）

答吳秀才書（康定元年）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豁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有患，偃偃莫有闕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

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六字一作「惠然而見及」）若有所試（一作「求」）得（一無此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與夫學者未始不爲



「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在（一作「仕」）漢初，則據曾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

又劉摛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鄒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鄒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

杜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一有「不能周悉」四字）幸察！

答宋咸書（至和二年）

倘頓首白州人（一作「吏」）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

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一作「疲精」）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考」）千歲失傳之經，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一有「六」字）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一無三字）其可已乎？足下於經（一本二字作「之於學」）勤矣，（一有「其於經至矣乎」）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

亦已多矣！修學（一作「性」）不敏明，而又無靈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一作「失傳」）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屬奉使出驛（一本二字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本「具」字作「得盡所懷」）惟（一有「以時」字）自愛。廬陵歐陽修再拜。

### 答李誦第一書

修自入至辱書，及性論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有「非」字）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修，使修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一作「與」）吾子辯，况修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

修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尙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一作「與」）吾子辯也。苟尙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修何所說焉？人擅索書，未知所答，慚慚再拜。

### 答李誦第二書

修自前辱示書，及性論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

修思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

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

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勸（一作「勸」）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孰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修之所不暇也。

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

「苟舉汗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

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與？」曰：「不過也。」曰：「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恣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吾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一無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譏謔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語如此，吾子其擇焉。

## 卷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修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與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與或者經籍缺佚而失之？與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與夫衆辭淆亂，實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與不然？商周未嘗有改與，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與？」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

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一作「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衷，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與將既富而後教之，與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諫。」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髦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况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居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憤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

秦跡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

齊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領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微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一有「且勞」二字）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作「均」）民，刑以防之，」（一作「姦」）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一有「之」字，一作「至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况民之氓氓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儉，則防其簡，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恃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者簡而忽」）務其儉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蓋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恃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予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誓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說。」（一作「詁」）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一作「戾」）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與？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三字一作「入告」）必改，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與？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與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忘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予故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四字一作「能弭」）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一作「未有」）如禹，貢之爲書（一作「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壠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

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與？求而弗至與？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洩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與？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蓄，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至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與？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賽，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政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聚」字一作「事期」）一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禘祭（一作「蜡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與？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與？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與？諸君子爲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一有「諸」字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象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所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眞八卦出于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

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殺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一有「民」字）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一作「於」）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殺祿之」四字）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元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鶴鸚鵡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唐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覺可也。然書之意，亦有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子皆不能論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官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與？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與？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與？豈遺名與迹，而重考其實與？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與？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軍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與？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于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一有「復自何時欲就今制，稍復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與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與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卷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祭桓侯文（景祐四年）

謹以菟肩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勩歲時，數年之耕，不過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斂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類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阜」）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歿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尙饗。

求雨祭文（一作「五龍祈雨文」）（寶元元年）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之一」字）重事也！（一無此字）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飾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修（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尙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尙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寶元元年）

維年月日，具官修，告於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敷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凡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修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勸民事神，以塞其責。今旣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修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尙饗。

### 北嶽廟賽雨祭文（慶歷五年）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卽其封；祀薄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修之職，旣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修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况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旣獲賜矣，而又敢請幸神聽之，惟聽尙饗。

###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滌州）（慶歷七年）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于城」）已成而圯。（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嶽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藏」）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涇澗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一作「救」）否當且待。（一作「有待」）

### 祈晴祭城隍神文（滌州）（慶歷七年）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四十九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修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與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各必有歸，惟儻不能事神治民，嘗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尙不失時，在神而已。尙鑒。

又祭城隍神文（滁洲）（慶歷七年）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城者神之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旣（一作「已」）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成城」）不能知（一作「爲」字）雨；惟神有靈，可與雨（一作「以與」）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一作「厥」）職，無媿斯民。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洲）（慶歷七年）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斟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一作「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一有「也」字）？孰宜愛其（一作「滁」）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一無此字）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瀟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神，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而孰易」六字）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爲也？况滁人（一作「民」）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神宜愛之深也」）而又有可以轉災爲

稱，變化不測之能也？更誰敢與神較？而（一無此二十三字）修輒「一作「敢」」以此爲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某政之」）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殃於修，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儻之顧（一作「幸」）也。「尙饗」。

### 漢高祖廟賽雨文（潞州）（慶歷七年）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政者，率入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賤，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飢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勸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闕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大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承事神，無敢懈。」尙饗。

### 又祭漢高祖（一作「城隍廟」）文（潞州）（慶歷七年）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意」）慢，則懼神罰，妨民徂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一作「成」）尙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 祈雨祭張龍公文（潞州）（皇祐二年）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

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尙祭。

青州求晴祭文（熙寧二年）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農服耜耨，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被野，在場者其積而如城，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尙祭。

祭薛尙書（一作「簡蕭公」）文（寶元元年）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尙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天之婚，敢辭以禮。

天不燕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三」）年，卒追前言，生死（一作「死生」）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教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一作「辱」）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尙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康定元年）

維年月日，具官修，將以明日抵役于滯，謹用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有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可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強，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淩，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宿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菱之清香，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贈其家，或助其喪。

嗟夫！為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修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尙饗。

祭叔父文（慶曆四年）

維年月日，具官姪修，謹以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

李諒列樂器雖異，實皆羈繼，使修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舉，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薛質夫文（大理寺丞薛直孺）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廼；莖華雖敷，不酌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况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縵慕，無孺孤，奠觴為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尹子漸文（太常博士知懷州尹源）（慶歷五年）

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嗚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惜而醇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知畏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今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今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一作「壽夭」）至其難道，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令，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

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誰」）訪昔我在朝，諒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今，難追，哀以辭而承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慶歷八年）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今遂卽萬鬼而爲鄰！

嗟乎！師奮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使其窮而至此，今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一作「出處」），輒歎，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愛惠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子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奮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歿，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尊，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饗。

### 祭蘇子美文（慶歷八年）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驟止，而同（一作「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一作「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遽而不見，遂（一作「遽」）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鏡，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尙饗。」

### 祭鄭宣徽文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四十九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修業在場屋，公爲先進，旣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觴而已。」尙饗。

卷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資政范公文（皇祐四年）

月日，廬陵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邱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許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諛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一作「度」）夷行險止。」

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諛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與？

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橫，傾巢破殼，挫折傍枝，管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

祭程相公文（至和三年）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入，氣剛雖合子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遠如此，子存幾時？人生富貴朝

燿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一祗）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輟能不施，公房廟堂，有言謬誇，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尊酒歌歡笑謔，今而一簣涕淚零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尙饗。

### 祭杜祁公文（嘉祐二年）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趙日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逢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尋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麻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漣。」尙饗。

### 祭吳尙書文（嘉祐三年）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於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尙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聞世久也，見（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任，取名聲，初著可愛慕者衆也，旣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

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莫號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往」）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次」）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尙饗。

祭吳大資（一作「長文」）文（嘉祐三年）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願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舊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一作「廬」）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醴，百分尙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尙饗。」

祭梅聖俞文（嘉祐五年）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修，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一作「出」）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擇，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衰，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嘗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何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子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二字）作「兀然」，凡今之遊，

皆其餘光；紀行琢辭，予宜余費；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尙饗。

### 曾祖曾祖母祖母焚黃祭文（嘉祐七年）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樂國太夫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修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思慮，勉其不逮，俾有樹立，莫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親執蓬豆，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祖祖母同詞）

### 皇考焚黃祭文

男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修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尙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門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尙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尙饗。

### 皇考太師祭文（嘉祐七年）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樹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殫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禘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修禘，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修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于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受權，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尙饗。

###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修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楸（一作「柏」）者，於茲十年，無歲不請於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為高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費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自臨事，則又以承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尙饗。

### 祭宋侍中文（治平元年）

惟靈明誠敏識，循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云亡，天子之側，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輒（一作「轄」）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為訣，修等之誠，尙饗。

###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治平四年）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臣歐陽修，伏覲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海奠，瞻望靈輿，臣修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木斃殫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協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髮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尙知豺獾之薦，冀仲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修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一作「弔」）石曼卿文（治平四年）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敷，至于太備，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嵒嶽，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作「之」）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磷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陰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踴躍而呻，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今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蝼蛄？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壘壘乎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曠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尙

祭胡太傅文（治平四年）

雄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礱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廟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饗。

祭丁學士文（治平四年）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凌冕不犯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算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授授姦愚經營一世拾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沉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謔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掄揚。

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子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健健尚饗。

祭蔡端明文（治平四年）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欵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公君謨之靈。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理也。生為可樂而死為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幸於其間者宜其為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

而譽甚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終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臥病於苦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况於親戚朋友乎！况如惻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聞，負爾海，齊臨東海，使惻不得躬一簣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何涯哉！尙饗。

### 祭劉給事文（熙寧元年）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修，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礫，然而一遇良工之鑿，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未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失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尙饗。

### 歐陽永叔居士集終

歐陽永叔居士集 卷五十

歐陽永叔外集目錄

卷一 古詩四十七首

擬玉臺體七首……………一  
 欲眠……………一  
 攜手曲……………一  
 雨中歸……………一  
 別後……………一  
 夜夜曲……………一  
 落日窗中坐……………一  
 領揚繡……………二  
 七交七首……………二  
 河南府張推官……………二  
 尹書記……………二  
 楊戶曹……………二  
 梅主簿……………三  
 張判官……………三

歐陽永叔外集 目錄

王秀才……………三  
 自敘……………三  
 答楊闢喜雨長句……………四  
 崇山十二首……………四  
 公路澗……………四  
 拜馬澗……………四  
 二室道……………四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峰……………四  
 玉女窗……………五  
 玉女擣衣石……………五  
 天門……………五  
 天門泉……………五  
 天池……………五  
 三醉石……………五  
 峻極寺……………六  
 中峰……………六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	六
得亭草木葉下絕句五首	六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	六
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六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七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七
謝人寄雙桂樹子	七
雨中獨酌二首	七
庭前雨好樹	八
綠竹堂獨飲	八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八
江上彈琴	九
送白秀才西歸	九
鞏縣初見黃河	九
代替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一〇
別聖俞	一〇
送劉秀才歸河內	一一
卷二 古詩二十七首	

數詩	一一
答錢寺丞憶伊川	一一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一一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一二
聞梅二授德興戲書	一二
戲贈	一三
左軍巡劉判官	一三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同寄	一三
洛中舊寮	一三
和聖俞聚蚊	一三
送劉學士知衡州	一四
送張屯田歸洛歌	一四
述懷送張總之	一四
送子野	一五
送劉十三南遊	一五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一六
晚泊岳陽	一六
新開碁軒呈元珍表臣	一六

代贈田文初	一六
惠泉亭	一六
過張至秘校莊	一七
行次葉縣	一七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一七
自岐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一七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一八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一八
古瓦硯	一九
新營小齋鑿地鎚輒成五言三十九韻	一九
卷三 古詩二十首	
南嶽	二〇
寄聖俞	二一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二一
酬聖俞朔風見寄	二二
送琴僧知白	二二
聽平戎操	二二

歐陽永叔外集 目錄

書宣城修水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二二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	二二
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二三
答梅聖俞	二三
病中聞梅二南歸	二三
送蟾上人遊天台	二三
送徐生秀州法曹	二四
讀山海經圖	二四
依韻和聖俞見寄	二四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二四
送吳照鄰還江南	二五
答朱家捕蝗詩	二五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二六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二六
喜雪示徐生	二六
賦竹上甘露	二七
和對雪憶梅花	二七
歸鴈亭	二七

送獻子華	二八
送李太傅端懿知冀州	二八
石篆詩（并序）	二八
題滁州醉翁亭	二九
贈學者	二九
春寒效李長吉體	三〇
幽谷晚飲	三〇
<b>卷四 古詩四十二首</b>	
桐花	三〇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二首	三〇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三一
和徐生假山	三一
送楊員外	三一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三一
和入三橋詩絕句三首	三一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三二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三三

送朱生	三三
雪	三三
雪晴	三四
琴高魚	三四
竹間亭	三四
箕山	三四
西園	三四
白兔	三五
偶書	三五
日本刀歌	三五
會峰亭	三六
晚步綠陰圍遂登凝翠亭	三六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三六
贈潘景溫叟	三六
學書二首	三七
奉使道中作三首	三七
奉使道中寄坦師	三七
勉劉申	三八

齊樓	三八
試院聞奚琴作	三八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三八
擬剽啄行寄趙少師	三九
絕句	三九
聯句四首	三九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三九
劍聯句	四〇
鶴聯句	四〇
來燕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	四一
子華聯句	四一

卷五 律詩五十八首

漢宮	四二
撰劉半千平陽簿	四二
控頭	四二
夕照	四二
送張學士知鄆州	四二

曉詠	四三
禁火	四三
送趙山人歸舊山	四三
閒居卽事	四三
傷春	四三
公子	四四
夜意	四四
寄張至祕校	四四
寄徐巽秀才	四四
寄劉昉秀才	四四
送客回馬上作	四五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四五
送目	四五
春曉	四五
劉秀才昉宅對弈	四五
送李實	四六
早夏鄭工部園池	四六
舟中寄劉昉秀才	四六

歐陽永叔外集 目錄

月夕	四六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四六
柳	四七
舟中望京邑	四七
小圃	四七
即目	四七
南征道寄相送者	四七
楚澤	四八
題金山寺	四八
送竄秀才	四八
旅思	四八
仙意	四八
蘭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四九
勸征	四九
鄭駕部射圃	四九
甘澤寺	四九
送友人南下	五〇
高樓	五〇

榴花	五〇
宿雲夢館	五〇
鶡鴒	五〇
簾	五〇
行雲	五一
琵琶亭上作	五一
柳	五一
井桐	五一
雪中寄友人	五一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五一
和國庠勸講之什	五一
和遊午橋莊	五一
和龍門曉望	五一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五二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	五二
謝因成七言四韻	五二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	五二
四韻兼呈聖俞	五三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五三  
送學士三丈……………五三

### 卷六 律詩七十三首

雙桂樓……………五三  
題張應之縣齋……………五四  
和梅聖俞杏花……………五四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五四  
送辛判官……………五四  
兼翠亭……………五四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五五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五五  
花山寒食……………五五  
寒食位雨……………五五  
寄謝晏尚書二絕……………五五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五六  
寄聖俞……………五六  
柴舍人金霞閣……………五六

### 歐陽永叔外集 目錄

送王公健判官……………五六  
伊川獨遊……………五六  
遊彭城公白蓮莊……………五七  
普明院避暑……………五七  
送高君先輩還家……………五七  
憶龍門……………五七  
贈梅聖俞……………五七  
郡人獻花……………五七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五八  
荷葉……………五八  
早赴府學釋奠……………五八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五八  
和晏尚書自嘲……………五八  
題薦嚴院……………五九  
寄題嵩巫亭……………五九  
題淨慈大師禪齋……………五九  
琵琶亭……………五九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五九

歐陽永叔外集 目錄

擬張損之學士蘭皋亭……………六〇  
 驛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六〇  
 送致政朱郎中……………六〇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六〇  
 題光化張氏園亭……………六〇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六一  
 魚……………六一  
 月……………六一  
 根子……………六一  
 初冬歸襄城弊居……………六一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六一  
 滑州歸鴈亭……………六一  
 送黃通之鄭鄉……………六一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六一  
 送楊君歸漢上……………六一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六一  
 春日獨居……………六三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畧懷(

疑)物甚野(疑)其意有戀著之趣  
 作詩一百四十一言爲寄且警傲之……………六三  
 幽谷種花洗山……………六三  
 鷺鷥……………六三  
 贈歌者……………六四  
 初春……………六四  
 送田處士……………六四  
 行次壽州寄內……………六四  
 答呂太博賞雙蓮……………六四  
 酬孫延仲龍圖……………六五  
 常州張卿養素堂……………六五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揆……………六五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六五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  
 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  
 不揆輒亦謀成拙惡詩一首……………六五  
 寄子春發運待制……………六六  
 答許發運見寄……………六六

贈廬山僧居訥……………六六  
 過塞二首……………六六  
 墨元獻公挽辭三首……………六六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六七

卷七 律詩七十一首

贈王介甫……………六七  
 蔡才翁挽詩二首……………六七  
 送石揚休還蜀……………六八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六八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六八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一首……………六八  
 送潤州通判屯田……………六八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六九  
 送張吉老赴浙憲……………六九  
 春日詞五首……………六九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六九  
 酬淨照大師說……………七〇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七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七〇  
 鶴……………七〇  
 鴈……………七〇  
 鶻……………七一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  
 句兼簡聖俞……………七一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七一  
 奉和劉舍人初雪……………七一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七二  
 荷葉……………七二  
 小池……………七二  
 釣者……………七二  
 霜……………七二  
 牛……………七二  
 送劉虛白二首……………七三  
 劉丞相挽詞二首……………七三  
 寄大名程資政琳……………七三

東齋對雪有懷	七三
書後玉堂夜直	七四
宣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	七四
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七四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七四
中秋不見月問客	七四
張仲通示墨竹圖以嘉篇豈勝欽玩聊	七四
以四韻仰酬厚貺	七四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七五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七五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七五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七五
賦筆	七五
齊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七六
戲答仲儀口號	七六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七六
題東閣後集	七六
白長偶書	七六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七六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七七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	七七
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	七七
願歸耕甯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	七七
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	七七
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	七七
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真公祠堂	七七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	七七
侍郎二首	七七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七七
會老堂	七八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七八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七八
贈潘道士	七八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七九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七九
初夏西湖	七九

寄河陽王宣徽	七九
寄韓子華（并序）	七九
戲劉原甫	八〇
和陳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八〇

卷八 古賦四首

紅鸚鵡賦（并序）	八一
述夢賦	八二
荷花賦	八二
螟蠲賦（并序）	八三

雜文六首

啄木辭	八三
吳女師	八四
會聖宮頌（并序）	八四
州名急就章（并序）	八六
有宋古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	

歐陽永叔外集 目錄

贊	八七
贈太尉夏守贊論議	八八

卷九 近體賦十一首（附官題詩三首）

進擬御試應天以寶不以文賦（并引狀）	八八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	九〇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	九〇
詔重修太學詩	九一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九一
翠旌詩	九二
殿試藏珠於淵賦	九二
博愛無私詩（原闕）	九三
賞以春夏賦	九三
畏天者保其國賦	九四
斷雕爲樸賦	九四
祭先河而後海賦	九五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九六

魯褒周禮所以本賦……………九六  
秋禰詩……………九七

卷十 論辨九首

本論……………九七  
正統辯上……………九九  
正統辯下……………一〇〇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題存論闕)……………一〇〇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一〇〇  
賈誼不至公卿論……………一〇一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一〇二  
原弊……………一〇三  
兵儲(疑)……………一〇六  
塞垣(疑)……………一〇七

卷十一 經旨十八首

易或問(答問卦爻象象)……………一〇八  
石鶴論……………一一〇

辨左氏……………一一一  
三年無改問……………一一二  
詩解統序……………一一二  
二南為正風解……………一一三  
周召分聖賢解……………一一四  
王國風解……………一一四  
十五國次解……………一一五  
定風雅頌解……………一一六  
魯頌解……………一一六  
商頌解……………一一七  
十月之交解……………一一七  
本末論……………一一八  
時世論……………一一九  
幽問……………一二一  
魯問……………一二二  
序問……………一二四

卷十二 誌銘六首

衛尉卿祁公祐道碑銘	一二四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一二五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一二六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一二七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一二八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一二九

卷十三 誌銘八首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一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三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三
左班殿直晉君墓誌銘	四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五
毋鄭夫人石柳銘	六
晉氏夫人墓誌銘	六
楊氏夫人墓誌銘	七

卷十四 記二十首

歐陽永叔外集 目錄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八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八
陳氏榮鄉亭記	九
遊大字院記	一〇
伐樹記	一〇
叢翠亭記	一一
非非堂記	一二
明因大師塔記	一二
李秀才東園亭記	一三
樊侯廟災記	一四
東齋記	一四
戕竹記	一五
養魚記	一六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一六
湘儻亭記	一七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一七
偃虹隄記	一八
孫氏碑陰記	一九

三琴記……………二〇  
大明水記……………二〇

卷十五 序八首

傳易圖序……………二一  
張令注周易序……………二三  
刪正黃庭經序……………二三  
月石硯屏歌序……………二四  
七賢畫序……………二四  
仁宗御集序……………二五  
濮議序……………二六  
龍茶錄後序……………二七

卷十六 序十二首(傳一首附)

張應之字序……………二七  
尹源字子漸序……………二八  
胡寅字序……………二九  
送方希則序……………二九

送陳經秀才序……………三〇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三一  
送楊子聰戶曹序……………三一  
送廖倚歸衡山序……………三一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三一  
送太原王秀才序……………三三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三四  
送孫屯田序……………三四  
桑擘傳……………三五

卷十七 書七首

上范司諫書……………三七  
與郭秀才書……………三八  
與張秀才棗第一書……………三九  
與張秀才棗第二書……………三九  
答西京王相公書……………四一  
投時相書……………四二  
與范希文書……………四三

卷十八 書八首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四三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四四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四五  
 與高司諫書……………四六  
 與石推官第一書……………四七  
 與石推官第二書……………四九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五〇  
 回丁判官書……………五〇

卷十九 書十二首

與尹師魯第一書……………五一  
 與尹師魯第二書……………五三  
 與尹師魯第三書……………五三  
 與尹師魯第四書……………五四  
 與尹師魯第五書……………五四  
 與謝景山書……………五五

答李淑內翰書……………五六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五六  
 答孫正之侔第二書……………五七  
 與刁景純學士書……………五七  
 與陳員外書……………五八  
 答祖擇之書……………五九

卷二十 書二十首

答徐無黨第一書……………六〇  
 答徐無黨第二書……………六一  
 與陳之方書……………六一  
 與集賢杜相公書……………六一  
 與田均元論財計書……………六二  
 答陳知明書……………六二  
 又答宋咸書……………六三  
 答李大臨學士書……………六三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六四  
 與王深甫論裴公碣……………六四

再與王深甫論裴公碣	六四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六五
再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六五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六五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六六
再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六六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六七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目序書	六七
與樂秀才第一書	六八
代曾參答弟子書	六九
<b>卷二十一 策問五首試策八首</b>	
問進士策題五道	七一
國學試策三道	七一
第二道	七三
第三道	七四
南省試策五道	七五
第二道	七六

第三道	七七
第四道	七八
第五道	七九
<b>卷二十二 祭文六首</b>	
祭五龍祈雨文	八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八〇
祈晴文	八〇
祭金城夫人文	八〇
祭王深甫文	八一
祭東嶽文	八一
<b>雜題跋七首</b>	
論尹師魯墓誌	八一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八三
書李翱集後	八三
書梅聖俞壘後	八三
讀李翱文	八四

書春秋繁露後……………八五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八六

### 卷二十三 雜題跋二十首

讀裴寂傳……………八六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八六  
書三絕句詩後……………八七  
跋晏元獻公書……………八七  
跋李西臺書……………八七  
又……………八七  
跋李翰林昌武書……………八七  
記舊本韓文後……………八八  
題薛公期畫……………八八  
跋杜祁公書……………八九  
跋永城縣學記……………八九  
書荔枝譜後……………九〇  
跋學士院題名……………九一  
跋茶錄……………九一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九一

跋學士院御詩……………九二

跋薛簡肅公奎書……………九二

跋薛翁吟……………九三

題青州山齋……………九三

跋三絕帖……………九三

### 卷二十四 譜

歐陽氏譜圖序……………九四

### 卷二十五 譜（牡丹記附）

硯譜……………一〇〇

洛陽牡丹記……………一〇二

花品序第一……………一〇二

花釋名第二……………一〇三

風俗記第三……………一〇五

牡丹記跋尾……………一〇六

歐陽永叔外集目錄

歐陽永叔外集

卷一 古詩四十七首

擬玉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攜手曲

落日隄上行，獨欲攜手曲。卻憶攜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歐陽永叔外集 卷一

二

淨雲吐明月，流影玉增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窗中坐

朝聞鶯鶯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爲（一作「與」）誰？

頷邊繡

雙鴛刺繡領，綵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七交七首

河南府張推官

藥夫大雅哲，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遺放紛，外物不能累。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當天下才，神鋒凌豪雋。逸驥臥秋壚，意在駿驟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夏工正求玉，片石胡爲韞？

楊戶曹

子<sub>一</sub>耽江山<sub>一</sub>，<sub>一</sub>到歲拉奇舉，<sub>一</sub>盱衡悉文辯，<sub>一</sub>落筆妙言語。胡爲冉冉趨，<sub>一</sub>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sub>一</sub>浮雲有夷路。大雅惡速成，<sub>一</sub>俟命宜希古。

### 梅主簿

聖俞<sub>一</sub>翹楚才，<sub>一</sub>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sub>一</sub>映我覺形陋。離騷<sub>一</sub>喻草香，<sub>一</sub>詩人識爲獸。城中爭擁鼻，<sub>一</sub>欲學不能就。平白禮文賢，<sub>一</sub>寧久滯奔走。

###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sub>一</sub>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sub>一</sub>文者豈無十。壯矣張太素，<sub>一</sub>拂羽擇其隼。遠慕鄴才子，<sub>一</sub>一笑懼相挹。雖有軒輿冕，<sub>一</sub>華翔莫能及。人將孰君子，<sub>一</sub>盍視其遊執。

### 王秀才

君<sub>一</sub>道顏之徒，<sub>一</sub>沈深務覃<sub>一</sub>（一作「譚」）。聖采藻薦良璧，<sub>一</sub>文潤相輝映。入市羊駕車，<sub>一</sub>談道犀爲柄。時時一文出，<sub>一</sub>往往紙價盛。無爲慈邱塋，<sub>一</sub>送滯蒲輪聘。

### 自敘

余本<sub>一</sub>漫浪者，<sub>一</sub>茲亦<sub>一</sub>漫爲官。胡然類鴟夷，<sub>一</sub>託載隨車轅。時士不佞眉，<sub>一</sub>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sub>一</sub>日許相躋攀。飲酒醉醇酎，<sub>一</sub>驚華佩春蘭。平時罷軍械，<sub>一</sub>文酒聊相歡。

答楊闢（一作「子靜」）喜（一作「祈」）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爲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年」）常備三歲（一作「年」）凶。縱令水旱或（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并奉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糞。是以比歲屢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遭」）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一作「公」）賴天閔民不費吏，甘澤（一作「澍」）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橫荒堡。槎危欲欲岸，花落多依草。擊汰翫游儻，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西峰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邱仙。金駸於此墮，吹笙不復還。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一室道

二室對巖峽，羣峰聳峭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峰

紫馬青松陰，躡屣蒼崖路。鶯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 玉女窗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蒼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沈寥碧。徙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 天門

石徑方盤紆，健峰忽中斷。呀豁青冥間，畜泄煙雲亂。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 天門泉

（舊號救命泉。惡其名鄙，因取美名，書爲續命泉。大書三字，立于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溼瀨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一作「松」）巔寒，宿客疑風雨。

### 三醉石

歐陽永叔外集 卷一

（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峰岫迤邐，蒼煙白雲，鬱鬱在下。物外之適，相與酣酌，坐石歌醉，似非人間。因索筆，自梅聖俞書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又各題其姓名而刻之。）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峰外。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竊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返照，徙倚聽山蟬。

中峰

甚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峰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臯木葉下絕句五首

臨水復欹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斂，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華。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簫，秋山酒中綠。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奪芙蓉葉。垂楊礙行舟，瀆漾回輕楫。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遊城中客。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夷猶白蘋裏，笑傲荷風側。極浦進所（疑）遠，同峰高易夕。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醉即籃輿歸。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

###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鶴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陰月，流光依井苔。有客愛涼景，幽軒爲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爲懷山中趣，愛此嶺下綠。曉露秋暉浮，清陰藥蘭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搖關臥郊原。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宿雲屯朝陰，暑雨滂北軒。逍遙一尊酒，此意誰與論。酒味正薰烈，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愛龍蔽竇戶。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亦復命尊酒，欣茲卻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鐘鼓。出門何所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蔥翠。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闌闕。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簷解薄陰，加襟臥齋公。退無喧囂，清和况復值佳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尊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長。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楊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榴花最晚今又折，紅綠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好逝者日與生期遙。予生本是少年氣，嗟磨牙角爭雄豪。馬遷班固洎敬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聞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聲。憂從中來不自遣，強叩瓦缶何譎譎。伊人達者尙乃爾，情之所鍾况吾曹。愁填胸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疑）自古英雄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切。安得獨酒一相淚，欲助河水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飲此尊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暝翠樹，若與幽人親。掃徑綠苔靜，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桐

樓漸秋意，柔翰懷友文。浩然信州思，日厭京洛塵。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潛巾。

###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遊魚爲跳躍，山風助清冷。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作「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陳列，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溫且舒。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吾常慮力寡，欣于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剡治爲通衢。旌旄待天子，安駕五路車。盡驅天子（疑作「下」）民，垂白歌其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輪海鞏洛之山夾而峙，河來罄山作沙鬣。山形迤邐遷若奔，避河益凶凶怒而。置舟師，舁檝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投沙渚，聚沫倏忽爲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怪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子朱商不堪嗣。皇天竟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濟。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繇。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效，遂極羽山敷而鑿。禹羞

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昇於奴。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凌峽澗，分孽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河，豈不浩渺汪洋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惟茲獨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堅決壅勢益橫，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瀛下若激箭，一直一曲一千里。滯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前歲河怒驚滑民，侵漱洋洋淫（一作「注」）不止。滑人奔走若鋒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啖薪石萬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壩浸河潰。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並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昔日鵝鵝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隄。登高望河流，洵洵若怒鬪。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鬻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窺。秤鉤真如鉤，上下欲顛倒。虎牢吏當關，譏問名已告。榮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明朝已高塵，轉車引旌纛。傳云送主喪，篋笥詣墳兆。後乘皆鞞駟，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盧兒已呵噉。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牟去鄭遠，記里十餘墩。抵牟日已暮，僕馬困米粟。漸望閶闔門，壘若中天表。趨門爭道入，羈鞅不及掉。浪壇遊九衢，風埃嘆何浩。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授授。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慘惻。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懼，寧知歲月適。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霜，別酒臨長陌。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朽篋蠹蟲篆，遺文摹鳥迹。言子有司知，豈顧時人識。山陂歲始寒，霰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軛。

### 卷二 古詩二十七首

#### 數詩

一室曾何埽，居閒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秘，海寓正休兵。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入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蒲，青溪含白石。山阿昔留賞，屐齒無遺迹。惟有滋桂花，留芳待歸客。

###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聞，落魄去羈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有茲愜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義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彦國善飲酒，百盞顏未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羶。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弼馳筆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爲閩仙。惟子號達老，醉必如張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荒涼見宮闕，衰裏壯河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鴛鴦。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園。嫩蘗筠粉暗，涼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鞍。尋壘水與竹，忽去嵩峰巔。青蒼綠萬仞，杳靄望三川。花草窺瀾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歌雲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當作「薑」，寒簷暖鳳鶯，銀甲調雁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鎗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髻上，展簾綠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爲歎。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漣漣。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輕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寶府富文章，謝靈從親友。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偶。不問竹林主，乃攜步兵酒。芬芳（一作「菲」）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聞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倍歸思。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抽煙中黃，吳葦波上紫。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長秋風起。

### 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聞四方。堂上金尊邀上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爭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址。落日亂峰多，龍門何處是？

###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同寄洛中舊寮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遙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雉，東阜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風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中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與？

### 和聖俞聚蚊

歐陽永叔外集 卷二

頽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臥環堵，振衣步前楹。愁煙四鄰起，高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衆蛟復（一作「聚」）飛。飛豈能數，但厭聲。聲管抱琴不暇撫，揮塵無由停。散帙復歸臥，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衆囊，腐草爲飛螢。書魚長陰溼，醃雞由鬱蒸。豕鬣固多蟲，牛間常聚趾。元氣或壹鬱，播之爲孽腥。卑臭乃其類，備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藻局。金缸瑩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祓，豈敢近蒼蠅。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牆百蟲聚，下偃衆穢盈。何嘗曲肱樂，但吾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月。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豶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揚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醒須六斗。淡爾輕榮利，何嘗問無有。忍憶四（一作「同」）馬歸，行爲一麾守。斟酌自古醇，醴水聞名久。簿領但盈几，聖經不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卽沈冥，安能知可否。聊爲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煩手。行當考官績，勿復困虱缶。

送張屯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爲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懼，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萼處處有，騎馬欲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草多。爲憐此水來何處（二字一作「處遠」）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子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涕洒。可憐明月與春風，

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隨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今若此。

### 迹懷送張總之

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復傷離。一別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尊酒。明日思君難重持。東吳山水天下秀。羨君輕舟片帆逗。江城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壑千巖不知遠。可憐病客厭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扁舟待得東雨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兌氣高爽清風飄。煙霞破散頰氣豁。山河震發地脈搖。天開寶鑑露寒月。海拍積雲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蟠潛驚奮鬪蜃蛟。高樓精英毛髮疎。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輕衣上拂漢。擬乘二氣戲鸞瀕。念時文法密於織。羈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當秋且幸際軒豁。誰能兒女聽蟾蜍。君方壯歲權宇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攬。可並張翰同道遙。功名富貴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汴河流。櫓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春深紫蘭澤。夏旦黃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歸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綠野秀可餐，遊駘喜初結。芸局苦寂寞，禁署隔清切。歡言得幽尋，况此及嘉節。鳥嘒已關關，泉流初泱泱。繁  
繁繁若綴，翠蒼柔可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鷓鴣。

晚泊岳陽

臥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  
歸。一聞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棹去如飛。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與。人閒與世遠，鳥語知境靜。春光藹欲布，山色寒尙映。獨收舊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薰香夜，春雲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一  
作「類」）媿相識。手持玉聲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  
不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亭（一本序云：「某啓，伏觀知軍學士文文，新理惠泉，謹爲拙詩十六句，伏惟采覽。」）

翠壁刻孱顏，煙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池，雪裏峰巒開曉靄。須知情與無時已，酒美賓嘉有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幾經春？野  
高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尊前客，誰與山泉作主人。

### 過張至秘校莊

田家何所樂，蓬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苜蓿候耕辰。望歲占風色，寬徭知政仁。橋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泉  
溜澗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綠。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照東浦，鷺鳥動煙林。曙河兼斗沒，昏（一作「昏」）嶂隱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  
役，秋興感登臨。衡（一作「衡」）阜積塗（一作「除」）迥，江離香露沈。行矣歲華晚，歸與勞歎音。

### 自岐（一作「枝」）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岐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峰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水  
涉愁城射（含沙也）林行受虎猛。萬仞懸巖崖，一鈞履枯梗。緣危類猿獫，陷淖若鼃鼃。腰與懼傾撲，頰馬倦鞭

馨。攀躋識畏塗，習俗羨壘壑。度隘足難踰，因高目還聘。九野畫荆衡，羣山亂巫鄆。煙嵐互明滅，點綴成（一作「若」）團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泉溜垂綆。幽花亂黃紫，穉粲弄光影。山鳥嚙成歌，寒蛩噓如噎。登臨雖云勞，（一作「廣」）巨細得周省。晨裝趁徒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鷄鳴星耿耿。登高近佳節，歸思時引領。發菊薦山尊，田稻佑烹鼎。家近夢先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爲永。豈如江上舟，棹歌方略訂。（初泛舟荆江，棋酒甚歡，故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葦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西湖者，許昌勝地也。）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君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遙知湖上一尊酒，能憶天涯萬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茲極醜不易取，始知文景基局牢。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蟬毛。董呂權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哮。力彊者勝怯者敗，豈較才德爲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蝗生螻蚋。子丕當初不自取，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咤雷雹生風颭。干戈戰罷數功闕，周漢方召堯無辜。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巖巖。圓歌宛轉激清徵，妙舞左右同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朝」或作「兩朝」）看拱木，寂寞竊帳空蕭蕭。當時煒燎已可嘆，而况後世悲前朝。高臺已傾漸

平地，此瓦一壁，堪苦文半滅，荒土餘，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鑄鐵成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道語老能揮，嗟子奪得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緹襲三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軋難抽線，舟行履備（一作「被」）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換魯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慚愧無瓊瑤。

### 古瓦硯

瓶瓦賤微物，得廁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金非不為寶，玉豈不為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乃知物雖（一作「微」）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一作「然」）

### 新營小齋鑿地鑪輒成五言二十九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墮戶畏初寒，開鑪代溫律。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窗共幽邃，竹柏助蒙密。辛勤慙巧官，竊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為？有年秋屢實。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挾。地僻與世疎，官閒得身佚。荆蠻苦卑陋，氣候常鬱鬱。天日每陰翳，風飄多凜冽。衰顏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勘晨興，籃輿厭朝出。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蹲鴟，饋客薦包橘。霜薪吹晶爨，石鼎沸啾唧。披方養丹砂，候節煎秋朮。西鄰有高士，輶輶臥蓬幕。鶴髮善高談，鉛背便炙燂。披發屢相就，束縵亦時乞。傳經伏生老，受酒揚雄吃。晨灰煖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強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天性失。仰茲微官祿，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兼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聊酒逸。螟蠕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密期為樂三，叔夜不堪七。負薪幸有（一作「自」）瘳，舊學頗思述。興亡閱今古（一作「古今」）圖籍羅甲乙，齋冊謹會盟。周公

豪凶吉。詳（或作「鮮」）明左邱辯，馳騁馬選華。金石互鏗鏘，風雲生倏忽。豁爾一開卷，慨然時揜映。岸沈恣其間，適若蓬蓬聳。一作「邀佚」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慙，優游歲將畢。

卷三 古詩三十首

南療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一作「函」）春熙。耆稚適所向，游詠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襟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卻人間，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繞山嶺巖。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夕夕來，此寇易爲羈。鼠竊及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邏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却甲戴，部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遠軍卸甲嶺，殺傷苑禮賓王榮班等六人，落陣死）明知國控威，自茲賊聲震。直寇融州，循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膺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通達。婦人及孳產，驅負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創奏疏，一一聞宸闕。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殺如虎貔。劍戟凜秋霜，旌棗閃朝曦。入營與七萃，豈得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帥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糜（昭州都曹皇甫僅三人，部糧入洞，遭蠻賊掩殺，及害夫力千餘）嚙咋計不出，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鬱意猶狐疑。厚以綸錦贈，狙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不覺蹙雙眉。吮毫兼並簡，占作南療詩。願值采詩官，一敷于彤墀。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閒憔悴一病叟，縣古蕭灑如山家。雲梢深林自斷筍，人響空山隨摘茶。有時攜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煙霞。濕蓀綠綉縹緲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葉飛回旋，日暖山鳥鳴交加。晝追時俗翫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鬪新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村非世用自當去，一柄擊牙揮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遊盛京洛，尊俎陪丞相。驟驥日相追，鸞鳳志高颺。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歐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買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茲年五六歲，人事堪懷愴！南北頓睽乖，相離獨飄蕩。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爲當。倉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長蛟湏。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瘁。常憂鵬鳥窺，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遷徙來漢上。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倥傯，學業差遺忘。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諂。所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衰翁，相見問無恙。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坊。已見洛陽人，重開畫樓唱。怡然壹鬱寫，暫爾累囚放。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答榜。（一作「蕩」）猶須新秋涼，漢水臨（一作「瀉」）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來甦。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崢嶸歲再陰。驚颺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瞻官洛中舊，期我高陽岑。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心。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見，豈謂今逢知白。曠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其全。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崑泉。二年遷謫寓三峽，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耳熱神氣王，聽之爲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爲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譏。上人知白何爲者，年少力壯逃俘辱。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爲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支。遭時有事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獫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世稱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當衡理檢四面啓，有策不獻空踟躕。慙君爲我奏此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一作「耽」）酒恍若失，誰謂子琴能起予。

書宣城修水渠記後奉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爲，使民以說民忘疲。樂哉朱君郭靈堤，導鄴及纘與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一作「災」一鄴壘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啓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梅籬入新年，蘭草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伊子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羣英馳傷軌。方朔常苦餓，子雲非有意。歲暮慘風塵，官閒倦朝市。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雁，但使音書繼。

###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官閒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云云。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鴈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楚色蕪尚一作「上」，綠江煙日半一作「畔」。曠客意浩已遠，離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 送蟾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松下榻，坐思湖上峰。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道行遊，千里東南國。都

門外河上，柳色入青煙。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東南遍林燼，萬壑新流滿。小桂緣應芳，江春行已晚。藹藹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茲簿領困，况爾東南遠。落帆淮口暮，探石江洲暖。黃鸝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摩山會。炎海積歊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羣倫固殊稟，至理寧一概。駭者自云驚，生令孰知怪。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凜筠竹。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輾。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鎖。天匠染青紅，花腰呈曼娜。苟能杯酒同，宜待冠巾墮。無欺校饑貧，鹽米尙餘顆。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丁，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嘗用不用事，蓋由茲將不斬。蔚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瘧疫於疲氓。神哉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未發口天

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羣雞失曉不及鳴。清夏拜表東上閣，鬱鬱瑞氣盈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賓館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樹花凋零。小軒卻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煙生。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微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 送吳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蕩靑龍。吳耶菱絲生幾縷，不羞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 答朱案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與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投戶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息，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蠹投火况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詭說最說子孫衆，為腹所孕多覬覬。始生朝敵暮已頃，化一為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聲。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究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為螽螻。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會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亦」）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

坻。乃知羣蟲雖甚衆，嫉惡苟鏡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爲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奇子美，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病爲之醒。語言既可感，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星見機槍。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脰。羣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取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鸞鷲，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雖恐芳節謝，猶忻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所嗟事業晚，豈惜顏色衰。廟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潛穹（一作「空」）凜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顏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凜忽肆陵轍。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坼。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

埋玉尺。凝陰反窮剝。陽九兆初晝。春回百草心。氣動黃泉脈。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澀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著策。天兵血西陲。萬轍走供億。嗟子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潔黼屨。期共飽藜麥。

### 賦竹上甘露

梢梢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凝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爲衆人知。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爛斑。惟有寒梅舊所識。異鄉每見心（一作「必」）依然。爲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鳥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蘂自折清香繁。今來把酒對殘雪。卻憶江上高樓山。羣花四時媚者衆。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豔獨發凌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飄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此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卽看綠柳含春煙。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眠。

### 歸鴈亭

荒蹊臘雪春尙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絳毳。頽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傾臺。蒿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高牆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鋤日夕勞耘培。

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脈凍不發，邊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頗造化，勾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掬大鼓，驚起龍蟄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出，織跌嫩萼如翦裁。臥槎燒餅亦強發，老朽不避衆豔哈。嵯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當令一落纔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尊。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驚駘千百誰可羣。嗟予老鈍不自笑，尙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秋著。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別後慰我寓於文。

送李太傅端懿知冀州

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人百貔貅。關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視多計籌。虜動靜饑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浹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尙少，文武學彬彬。河朔一尺雪，北風煖貂裘。上馬擊（一作「臂」）長弓，白羽飛金鏃。臨行問我言，我慙本儒飯。漢超雖已久，故來尙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爲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井序）

某啓：近歲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琅琊山，唐李幼卿庶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慮文字之不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爲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刻于石。

寒巖飛流（一作「洒」）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愛石，勸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事，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類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峰間。聲如自空落，瀉向雨（一本作「雨」）簷前。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攜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根本既堅好，蒼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歐陽永叔外集 卷四

春寒效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噴雷隱隱愁煙白，宿露無光瑤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為花迷借春色。呼雲鎖日（一作「日」）恐紅蕖，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遠絮縈空擲，愁思（一作「絲」）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一作「豐樂亭」）晚飲

一徑入叢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橫。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鳥聲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嘒嘒，風溜時冷冷。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邱壑情。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一作「之」）朱絲繩。

卷四 古詩四十二首

桐花

倚椅井上桐，花葉何萋萋！下蔭百尺泉，上聳陵雲材。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嘒嘒，鳴鳥何嘈嘈！日出花照耀，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嘗聞漢道隆，上小相和諧。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絕妖災。優優潁川守，能致風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風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滁陽二首

吾嘗（一作「常」）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奚爲可？自非因讒  
逐，決去焉（一作「詎」）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羶鎖？山氣無四時，幽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豔笑而傴。  
賓歡正證讎，翁醉已爰我。我樂世所悲，衆馳子坎軻。惟茲三二子，嗜好其（二字一作「學甚」）同頗。因歸謝  
巖石爲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常」）思豐，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來頻。谷口兩三家，山泉爲四鄰。但聞山泉  
聲，豈識山意春？春至換羣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潁水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  
種花勤。

###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聲，來者孰比倫？生爲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頽垣不數尺，萬嶽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銜鍼。或  
長隨廉迤，或瘦露壘嵌。陰（一作「險」）穴覩杳杳，高屏立嶢巉。後出忽孤聳，羣奔沓相參。變若氣融結，突如  
鬼鑄鑄。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峰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  
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練。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波織？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况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嚴。幽齋喜  
深處，遠目生遐瞻。豈臥不移枕，長與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  
祿吉所慚。嵩山幸不遠，菴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即往？一室安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

續。

送楊員外

子昔走南宮，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羨君舟楫，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閣。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警馳車，而失左右驂。勅敵管壓壘，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惰逸易安恬。吾旣苦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吾嘗（一作「常」）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聾兩耳，死不享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閒散，舍此欲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詩絕句三首

船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嶼。橋響鶩歸軒，溪明望行炬。  
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  
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為愛斜陽好，迴舟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蔭清晝。萬辛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縷舒文繡。虛心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慙桃李妖，豈愧松柏後。川源湛新霽，林麓洗昏霧。綺綺色可餐，滴溜翠欲溜。况茲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黃，狐兔弄清暉。窺深入窗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林蕪罨堪眠，野汲冷可漱。鳴琴瀟山風，高齋發仙奏。暑卻自蠲渴，心閒疑愈疾。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廐。矧予懷一邱，未得解黃綬。官事偶多閒，郊扉須屢叩。新篁漸添林，晚菊堪薦豆。誰邀接籬公，有酒幸相就。

###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過芍藥時，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尊前樂事更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纏上塵。  
雪（時在潁州作。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鶴鶴銀等字，皆請勿用。）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疑）莫犯，暮雪緜緜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為和氣燠。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窗靜聞落。酒盞成徑集餅餌，獵騎尋縱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猓虎圍成呀且攔。共食終歲飽，辭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願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脫遣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冥。

歐陽永叔外集 卷四

三四

漢。穎。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衆。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噓。

雪晴

悠悠野水來，澗澗西溪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人聞樂朋友，鳥睡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閱。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二首，其一原載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雨多苔華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迺得，暫來聊解襟。清風颯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斟。興盡卽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叢中人。弱歲慕高節，壯年撰世紛。漱流羨潁水，振衣嗟洛塵。空澗亂鶯鳴，山木含餘暉。聊茲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 白兔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搗藥姮娥宮。玉關金鎖夜不閉，竄入滌山千萬重。滌泉清甘瀉大壑，滌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滌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葶縹，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

###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閒。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閒何鮮焉？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尙如此，仕宦不待言。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况欲閒長年？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嘆。決計不宜晚，歸耕穎尾田。

###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鑰與銅。真鍮似金，真銅似銀，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流留非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

錦鏤短刀何足云！

會峰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羣峰漸靡迤，高下相綿聯。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林藪靜更響，山光晚逾鮮。巖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曠共微茫。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謂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入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繫繫相國東，比若衣縫虱。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楯，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溫叟

秦廬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一作「求」）源，橫死紛如麻。番禺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

映，照底窮根。冷然鑿五藏，會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啞。恨不早見君，以乞盡中砂。通霄耳高論，飲恨知何涯。管然別我去，征途指煙霞。孤雲不可留，恨綫風中斜。

###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窗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苦無二月還家樂，爭奈千山連客愁。

爲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忽忽行人起，共怨角聲早。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食夢裏還家樂，早起前山（一作「山前」）路正長。

### 奉使道中寄坦師

歐陽永叔外集 卷四

道入少買海上游，海舶破散身沈浮。黃金滿篋人所寄，吹箴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侵，白玉蓄著吹高秋。夜然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赤枯積雪溜，沙磧威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鴈起，想見鄆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邱，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凋瘵，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第爲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斲，今朝朱闌橫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羣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鬢綠。日暮春風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翠色。朝見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往爲？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廣鞞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鴈下白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手今何在。誰知若輩弄新音，斷我尊前今日心。當時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圓若截鵝筒。偶得今十載，走宦（一作「官」）南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遂以手摩挲。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嘆與君交，事事無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杳若雲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斷離宮。其狀若狗蹄，其香比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衰癯。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藥功。衰盛物常理，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兩翁。

### 擬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啄復啄啄，柴門驚鳶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搢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歡。呼共嗟愕，願我非惟慰寂寥。於時自可驚偷薄，李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管起如飛鴻，車馬闐然人已去。荷鋤卻向野田中。

### 絕句（席蓐作）

冷雨濼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 聯句四首

####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陸經）

寒窗明夜月（歐）（一作「夜月明」）散映耿鐙火。破硯裂冰澌（陸）敗席薦霜骨。廢書浩長吟（歐）  
想子實勞我。備篇追曹劉（陸）苦語伴鳥可。酣飲每頽山（歐）談笑工炙輶。駕言當有期（陸）歲晚何未

某曲夢亂如雲！(歐)別愁半若鎖。雪水漸連漪。(陸)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遲留。(歐)苑葩即紛墮。何當地笑前。(陸)相逢嘲飯顛。(歐)

劍聯句(范仲淹滕宗諒)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歐)囊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崑岡焚，洶洶洪河擊！(范)雷震助意氣，日月淪精魄。(滕)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行石。(歐)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攜風雲生，指顧煙霞寂。(滕)鑿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臚魅世所適。(滕)又若引吳刀，犀象謂(疑)無隔。(范)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頊泳挂陰霄，皓月乘孤隙。(歐)河角起慧氣，雲罅露秋碧。曉鐔星斗爛，夜匣飛龍宅。(范)舞酣霞雪同，彈俊球琳擊。鮮搖雪水光，膩刮湘山色。(滕)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瘠。(歐)惜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兔頰喪影響，佞黨摧肝膈。(歐)一旦會神武，四海虜凶逆。(范)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歐)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吳楚，殺氣橫燕易。(范)與君斬鼉足，入極停震虺。(歐)與君刺鵬翼，三辰增煥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我執仇敵。(滕)尊嚴俟冠冕，左右舞千戚。(歐)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霹靂。

鶴聯句(范仲淹滕宗諒)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閉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頰頰紫霄垠，飄飄滄浪溱。(歐)岳港有仙姿，鈞韶無俗音。(范)毛滋月華淡，頂淬霞光深。(歐)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滕)騰漢雪千丈，點

溪霧半尋。(范)織翠礪青鐵，修脛雕碧琳。(歐)巖棲于溪樹，澤飲卑朱冷。(滕)鸞皇自損旒，燕雀徒商參。  
(范)獨翅聳瓊枝，羣舞傾瑤林。(歐)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滕)靜嫌鸚鵡言，高笑鴛鴦淫。(范)金  
清冷澄澈，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特，腥羶非所任。(滕)稻梁不得已，蟻蝨胡爲侵。(范)天池憶鵬遊，  
雲羅傷鳳沈。(滕)風流超矯(一作「起續」)素雅淡絕規箴。(歐)相親長道情，偶見銷頰襟。(范)西  
漢潛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羣夏足欽。(范)介如廉退士，  
驚我猶在陰。(范)幾誦鷹隼鸞，羈韓俄見臨。(歐)還嗤烏鵲貪，弋繳終就擒。(歐)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  
金。(滕)片雲伴遙影，冥冥越煙岑。(范)長颺送逸導，亭亭(疑)出(一作「幽」)霜砧。(歐)蓬瀛忽  
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來燕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嘉祐三年)(從華陽集補錄)

賢侯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疏陳莽。是時春正中，來燕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賞。  
(概)得名因談笑，揮墨粲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廣。人心樂且閒，鳥意頡而頰。吟尊傲花軒，醉枕酣風幌。  
(歐)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檣。波光闌檻明，竹飛衣巾爽。  
(珪)虛容涼樾入，形與文連蕩。晨颺轉綠蔥，夕雨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傲。  
(殊)得以爲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  
(絳)(賢侯，謂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端愿。)

卷五 律詩五十八首

歐陽永叔外集 卷五

漢宮

桂館神君去，甘泉聲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停掌，光風細轉旌。廊回偏費步，珮遠尚聞聲。玉  
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情。

送劉半千平陽簿（假道歸故里）

橫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爭誼樹，夜帳驚猿自擁  
條。何處秋風催客發，青絲恐逐物華凋。（一作「銷」）

樓頭

百尺樓頭萬壘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  
年。吳光如祿甯禁恨，不待爲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翻池草，烏鶯傍井桐。無聊照湘水，丹色映秋楓。

送張學士知鄆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護衣薰蕙草，轡韁要劍從驪駒。陽春燒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

築千里修門對潯浦，好尋遺瑛弔三閭！

曉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爲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裏蘭荈惟有淚，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墜，榆雨帶錢飄。淚剪蘭膏盡，弦虧桂魄消。被蘭流水曲，游袂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荈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嗔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閒居卽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一作「擊」）筇歌。無聊漳浦臥，還似詠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鶯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暄條妬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付腰圍。

公子

黃山開苑臘初回，絳樹分行舞遞來。下馬春場雞鬪距，鳴絃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蕙炷鑪薰斷，蘭膏燭灺煎。夜風多起韻，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牆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秘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恨，西樓吟斷月如鉤。柳綿飛後（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鷓鴣驚風下綠樓。昨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難懷南陌草初薰。茂林修竹誰同復？明月春蘿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難分。東風鶯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羣。

###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陂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遙山疊，氣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棋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弱年。人隨黃鶴飛千里，酒滿樓船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 送目

送目衡（一作「蕪」）（一）。望不休，江蘋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sub>經</sub>蕙風消病<sub>傷</sub>，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 春曉

小閣同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病渴偏思柘，（一作「蔗」）楚詞漢志作「柘」晉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無錢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 劉秀才昉宅對奕

歐陽永叔外集 卷五

鳥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鷺野（一作「烽」）火遙知獵，目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百嬌柘矢捧壺空。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實

幾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閒與蚌虿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覆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香蹊（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臨流。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青山蒼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斗牛。曠（一作「曠」）酒開尊誰共醉，清江聊且玩游鯈（一作「儉游」）。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溼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蠶鷁千艘隨下瀨，聽鷄五鼓送行人。楚波濛濛葦萍如日，淮月開船蚌有津。千里豈漿民詠盛，牆烏葦隼下汀蘋。

###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黃淺約眉雙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橫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泛艘青楫暫夷猶。遙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愁琴空墮睫，開尊會酒不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 小圃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蝶粉花露紫，蜂茸露溼黃。愁醒與消渴，容易爲春傷。

### 卽目

李徑陰森接翠晴，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絨愁。平居革帶頻移孔，誰問無聊沈隱侯。

### 南征道寄相送者

歐陽永叔外集 卷五

楚<sub>1</sub>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sub>1</sub>聖人歸應作詠，灑<sub>1</sub>陵岸遠尙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不<sub>1</sub>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sub>1</sub>相繁怨，幽蘭<sub>1</sub>楚<sub>1</sub>俗謠。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sub>1</sub>招？欲就蒼梧<sub>1</sub>訴，愁迷澧浦<sub>1</sub>遙。哀猿<sub>1</sub>羌晝晦，悲鴉<sub>1</sub>衆芳凋。紅<sub>1</sub>壁丹砂板，瓊<sub>1</sub>鉤翡翠翹。如何<sub>1</sub>寧香社（一作「杜若」）江上獨無聊。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餘，驚峰岑絕倚雲斜。巖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sub>1</sub>沙。春蘿<sub>1</sub>攀倚難成去，山谷疎鐘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躡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鴉<sub>1</sub>驚不及<sub>1</sub>羣。一<sub>1</sub>驛賦成應撥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歧多淚始零。羞<sub>1</sub>睎長劍，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sub>1</sub>陔動歸思，蘭<sub>1</sub>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風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桂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欹驛，使舸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潯川此召行闈拜，冠頰凝塵俟一彈。

### 勸征

沈約傷春思，嵇含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葦」）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無髮恐逢秋。

###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荈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舞舞衣翩。嘗筵獨探牛衣，儉府芙蓉客盡賢。

###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做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春漏敲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危闌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琴音聽已遙。千里羹葍誇敵酪，滿池籬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塞香（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闌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鉤。

榴花

繁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窗雨不聞。

鶉鴝（一作「鶉」）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轡塵。鶉鴝在綠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鈎簾宛地垂，桂叢爲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爲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腰圍。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溼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閣堤長走畫幟，絮兼梨雪壓春煙。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蠶盡日眠。

井桐

簷歌碧瓦拂傾樞，玉井聲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涼雲銀鑠曉光飛。遙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仲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師臨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一作「玉」）  
姿，欣識象邱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弭蓋共尋幽。鳥隲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秦」）  
（一）桑徧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巖巖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燼，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聚。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為憐殘萼更攀枝。惜香肯以無人減，幽豔惟應有蝶

知開謝雨堪成快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弄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煙遺翠羽，弋林春廢鎖歌臺。歸鞍甚適官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氣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灝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此首已載居士集第十卷，今并存之）

供饗洛城邊，（三字一作「拂朝煙」）征轅（一作「鞍」）去莫攀。人隕風外酒，馬度雪中關。故（一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已上八篇，居士集上載後一篇，其不同者，居士集題云「送謝學士歸闕」，今本皆作「送王學士」，希深係行三訛為「王」耳。

卷六 律詩七十三首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茲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詵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臥高齋。五斗未能去，一邱真所懷。綠苔（一作「蘚」）長秋雨，黃葉堆空階。縣古仍無柳，池清尚有蛙。琴簷開月幌，窗戶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子（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豔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尊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疎。交談霏玉麈，聽曲躍文魚。粉黛春苞解，紅榴夏實初。雖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碧雲出翠峯。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翻鷗洛浦晴。清尊但留客，桴鼓畫無驚。

###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開，暮靄六花繁。朔吹縈歸旆，賓裾載後軒。雖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翻。槐  
應方虛位，鋒車忤改轅。願移盈尺瑞，爲雨徧羣元。

###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春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雁，候館噪山鷗。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尊酒，新歲獨思家。

###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雁，先向洛陽家。

###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一作「還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  
厭遠，自有錦障泥。

### 寄謝晏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煮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  
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驄。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撤楚垓，舊相擁新旌。  
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  
（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  
腰組人稀識，偏應邸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飛雪，行旅斷浮橋。  
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遙。  
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驚飈。  
野霧雲猶積，河長冰未銷。  
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  
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簾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  
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  
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營。  
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多。  
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  
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  
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遠伊川，人行亂石間。  
寒雲依晚日，白鳥向青山。  
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閒。  
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會共尋。人閒聊載酒，臺迥獨披襟。水落陂光澹，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借可嘉。拂琴驚水鳥，代塵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閒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暝輕。祇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霽。遙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時聞敗舉）

黃鶴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翅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臥，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穿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鯈。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與梅二分題）

採綴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暗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颺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觴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兼三代，尊罍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公卿肖，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憺煩襟。稻花欲秀蟬初（疑作「遙」）鳴，菱葉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乘鴻鈞，偷醉關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 題薦巖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卻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 寄題嵩巫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瀟湘丹檻照清芬。（一作「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剝見西山數嶺雲。

### 題淨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菱花吟次（一作「處」）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鐘響，來度蕪城煙。

### 琵琶亭

樂天曾讀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峡歲崢嶸。臥聞乳石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磻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祗對門，野（一作「山」）花巖草共嶙峋。獨吟羣玉峰前景，閒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一作「尊」）懸樓終日獨凭闌。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爲郎戀，疏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奕，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拂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會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

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殘幾曲松（一作「沿」）蹊穿翠陰。不知芳緒遠，但愛綠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櫓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慢」）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侵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爲一色，更無纖霧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瀾斑。朱闌碧瓦清霜曉，粲粲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閨市閒。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籬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綠，霜鷗村外還。禾黍日已熟，盃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

瑤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綠杏粘紅。

送黃通之鄭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均人相尚食腐魚，故俗稱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髮况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搖露際，酒浮山色入尊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塵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偏好飲，籃輿酩酊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介節溫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

（河朔之俗，不知嬉游，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爲行樂之日，其俗頗盛。）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逸春潭逐綵舟。爭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游。

### 春日獨居

衆喧爭去逐春游，獨靜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閒樂暫偷。因此益知爲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疑）物甚野（疑）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且警激之

峻嶽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羣賓奉笏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細曲，遺文繼楚材。魚食何岫樂，雲忘帝鄉回。遙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換臂，天子正求才。

###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峰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 鷲鷲

歐陽永叔外集 卷六

激石灘聲如戰鼓，翻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獨立亭亭意愈閒。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尊，今宵爲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藥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風絲飛蕩漾，林鳥哢交加。獨有無懷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召，  
歸袖夕風生。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適名。青山對高臥，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一作「清」）格入評。公車不久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懷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爭新寵，湘浦皇英望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感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子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聞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爲伴，願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拔

波光柳色碧溟溟，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醉迴（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潁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黃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豔清晨。佳時易失閒難得，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

不揆輒亦課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  
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  
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廷非爲乏陪祠。  
草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遲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雖苑風霜暫破顏。  
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去多艱。  
壯心未忍悲華髮，強飲猶能倒玉山。  
留滯江（一作「五」）湖應不久，多爲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遲見寄（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  
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袖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  
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一首已見居士集）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祇自傷。  
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二首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官臣舊，恩隆袞服榮。春風綠野迴，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尊談笑列嘉賓。  
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曠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閒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  
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舫齋前著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 卷七 律詩七十二首

####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  
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尊酒盍留連？

####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崢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爲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  
自古英雄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纒。

送石揚休還蜀

長受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黃鶴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養已慵。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虛名。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誦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久開。何異鱸魴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靜樓臺落銀漢，人間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鐙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祿，多慚禁藥（一作「闕」）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宮，馳馬悠然宿露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與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况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鶩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尊風月屬君閒。遙知爲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 春日詞五首

宮堦青陌賽牛同，玉瑄（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窗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  
紅礬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翳蠟燭，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

歐陽永叔外集 卷七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尙欲挽行輈。一尊莫惜臨歧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我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畿田。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龍墀罷，行瞻鳳蓋翩。泮容知（一作「和」）喜色，嘉瑞奏豐年。衰病慚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胸懷磊落遂知已，氣略縱橫負壯心。玉塵生風賓滿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蹊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祇應行樂費黃金。

鶴

披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聞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鷓鴣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尙能聯句惱詩翁。  
（一作「瞻」）晨已事追佳賞，綠李甘瓜與未窮。

###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遊尊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猶」）不死？况君門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勝，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話言能記有朋親。吳江草木春風動，瀝酒誰瞻壟樹新？

###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捍風冷瓊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尊酒屬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願我雖衰飲尙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橫陰初合苔生暈，花藥新成蜜滿脾。  
鶯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  
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激激，波間露下葉田田。  
誰於水上張青蓋，？卻紅妝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鎖曲池，芙蓉燒岸雨生衣。  
綠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牽釣線幾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  
春雨濛濛看不見，（一作「足」）水煙埋卻面前山。  
（一作「足」）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  
奈（疑作「耐」）寒惟有東籬菊，金蕊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鷺，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橫載童兒帶犢行。

###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法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羅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願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裏猿狙。

###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雋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旆送山邱！  
建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日深。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遊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籬筵聽別曲，醒來猶尙記餘聲。

###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貪聽尊前歌曼曼，不聞窗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藥，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官牆鎖禁城，沈沈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鐙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閒鈴索久無聲。樂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官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烏雀聚空簷。青潘受歲兒童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豔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壺。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尊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閒臥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壺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

悴！漢子文章聘（一作「足」）富饒！嗣以嘉篇誠厚，恥遠慚爲報，乏瓊瑤。

###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迄今十六七年矣。）願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遊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况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諾」）君歎守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涼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供」）黃粱。

###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蛇意盡祛。諸老何爲讒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沈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讎同憔悴楚三閭。

### 試筆

歐陽永叔外集 卷七

試筆消長日，耽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黃犬可爲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坏土，欲塞九河流。

齋宮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宮詠麥秋，綠陰佳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葉，卻憶初聞黃栗留。

戲荅仲儀口號

箕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燕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糶糶何堪？）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樓嚴滑養，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邱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邱二載足（三字一作「兩郡半」）閒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通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爲無事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荅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歲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作「是」）心無塊，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甚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敵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藉通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兼職，自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實公祠堂。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爭看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獲新還太平章，歸來白首與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產，日月閒銷百刻香。尙有俸錢沽美酒，日栽花圃趁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歐陽永叔外集 卷七

潛才四紀擅時名，晚卜邱林遂解纒。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尙多情。水浮花出人閒去，山近雲從席上生。漫一作「謾」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古今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鬪一鐘。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雞啼日午衙門靜，鶴唳風清畫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峰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頽水濱。曾看元臣調鼎彝，卻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尙思親友念離羣。

青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閒中得，強半光陰醉裏銷。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閒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思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閒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藕青苔人蹟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蘭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况直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強猶須託短篇。

### 寄韓子華（并序）

歐陽永叔外集 卷七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薦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入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見蔡條西清詩話）（已下增入）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卻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陳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羣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滑絕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琴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刺耳目異，祇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閎放莫可攀。高篇絕景雨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雍家園詩，吉綿閣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疑？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己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即此詩。其他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法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家潤色也？

卷八 古賦四首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爲鸞雞雜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鵡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闈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疑作「與」）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鵡畢其說。

后皇之裁，令殊方異類，肖翹蠶息，令厥生成。遂鎔挺賦予，令有物司之。泊然後化，令默運其機。陶形播氣，令小大取足，紛不可狀。令千名萬族，異物珍怪，令託產遐陬，來海裔，令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冀南方之正氣，爭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令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實。不緣以文，而丹其色。物旣賤多，而貴少。令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令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焉。鸞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一作「天」）初造我，甚難而奢。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楚言美質，俾貴於人。龍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令蓋迹殊而趣乖。旣心昏而質陋，令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冀何概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天（一作「戾」）是，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令。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摩牛之尾。旣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靜，本灌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窳泄和，矯淳雜僞。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旣多，速老招累。僣生鱗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令則網，高令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子喉，使不得哭兮。况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絕俱疾下兮。傍沓行求兮，不可過（疑是「過」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香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子兮，為之不動。飛蠅閔子兮，為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恍子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鏗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慰乎子心，又何（一作「可」）較乎真妄。緣契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惟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消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攀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祿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澹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豔，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下」）晚蘭衰，夢池草密。慘羣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而」）迴出。可以嗅清香以折醴，可以玩芳華而自逸。况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泳萍莖而波溢。絲繁藕以全折，盃卷荷而半側。墜紫葩以歆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露合而乍失。或兩雨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一作「北」）是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

陵之清（一作「音」）骨爾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遊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鎰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香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聲於北渚。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追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脈脈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閒麗也，香臺燒令木蘭舟，澹容與令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鵝鶩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 螟蠅賦（并序）

詩曰：「螟蠅有子，螟蠅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蠅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皁隸。嗚呼！所謂螟蠅之不若也。作螟蠅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蠅。與夫螟蠅，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 雜文六首

#### 啄木辭

木皇司春，令物熙以春，芽者斯句，甲者斯萌。物賴皇令榮，以欣，譬有蟲令甚不仁。穴皇木令羣，以聚，穴不巳令又加咀。皇木病令窳，將深，皇心惻令傷，爾竭。彼鷲鳥令善啄，吾利汝啄令飢，汝腹。飛以鳴令啄，且飲，蟲不盡令啄，莫息。山之麓令水之濱，皮堅節嬰令龍甲，蛇鱗節流膏令吻，流血百不一令徒飢渴。蠶日滋令蠶日苦，京謁

皇今披雲路。雲之深令不可見，託歸風令仰詠古。初之皇令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令鮮民食，穴不棟梁令鮮不薪米。其求甚少令給之孔易，野糝鬱令山蒼蒼土（一作「石」）有毛髮令山有衣裳。金不鑿治（一作「治」）令器不刃鋒，木至老朽令不見舊殃。聖前機令五財利，贍有足令生不匱。蔽風避溼令修容威，廟祭室寢令猶無異爲帝何思之不熟令忽生般而與侮。丹楹之不已令又以彫幾，斜鉤曲闌令華照闌梯。高樞嶮令目精眩，地禿而藉令山樛而寒。村者傷死令生者力殫，一躬之庇令一林夷族。寓龍木馬令重閣陰屋，皇民暴奮令驅之以朴。噫智巧令誰爲是，旣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令蟲蠹則小，捕小縱大令將何謂。皇惜木令雖甚思，蠹利食令啄徒勤。蠹未入口令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暮入門令迎我笑，朝出門令牽我衣。戲我懷令走而馳，旦不覺夜令不知四時。忽然不見令，一日千思。日難度令何長夜不寐令何遲，落入門令何望朝出門令何之。恍惚在令杳難追，髡兩毛令秀雙眉。不可見令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令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令，使我終身之悲。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修，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威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修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築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

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卽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蓮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奉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駃玉，旅于闕庭，納于廟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效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况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一作「歌詩之詠」）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守敝而遷，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警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官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咎（一作「來」）邪？特（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邪？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邪？况是官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章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倦倦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濟淪道源，匯流而澗，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

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常懷穹冥，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子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子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驪，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邱，迺以荆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迺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蠶，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後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令耽耽，黼惟禕，天威可瞻，庭令殫殫，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巖巖，有以正位于此，而會聖令在天，風羅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州名急就章（并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籛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屬。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協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風隴雍，宋欽，峽合，盛，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郵，鼎，穎，不宜吃訥。又如邵保，道趙，灑，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凌，憲。

充漢簡萬嶺，海岱解蔡泰愛，欽澤金深，蜀機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盛。八音相  
 望，廣象相聞。句）絳獎黨若。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燧棟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  
 慶應麟勝。句）藤潭儋南。句）嵐鹽甘幾。句）至於許汝葵處。句）楚普潞敘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揭  
 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岳鄂毫薄洛。句）莫察廓期拓。句）眉黎齊池斷。句）施伊西夷倭。句）濠  
 曹饒昭韶。句）潮遠交洗牢。句）右皆十一。句）邛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十二。句）連綿擅安延丹  
 端。句）宜禮靡蘭潘田鬱。句）湖蘇舒淦盧淪處。句）梧蒲徐廊扶儒禹。句）右皆十四。句）秦郢麟汾。句）均陳  
 溫者。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勦岷。句）抗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漢長。句）右皆  
 十六。句）井背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邗淞。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句）聯章斷  
 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脣衛金泉，繡秀  
 易翼，渠衝歸嬌，龔恭休辨，宏梁祁岐鄧單，宿肅磁慈維維，峰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  
 者亦借以足之。劍瓊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洗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  
 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定，崑嵐火山，順安寧北，實控三邊，其餘瓊瑣，皆不足  
 言。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龍當四州，偶遺不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

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於中，必見於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  
 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贈太尉夏守贊諡議（原載外集二十一卷）

議曰，謹按諡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殺戰陣，遂獲賞延，予以君命，死道塗，得諡「莊恪」，「莊」一作「壯」，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寵榮，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効，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奔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禮，諡曰「忠僖」，謹議。

卷九 近體賦十一首（附官題詩三首此卷原載外集二十四卷）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

（「推誠應天豈尙文飾」宋文鑑作「天應誠德豈尙文爲」）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羣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奉天之意。蓋自四（一作「五」）年來，天災頻見，故陛下欲修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爲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實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說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

災異；惟能修德修政，則變災爲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隨見以時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令，惟善則降祥，德苟至，令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使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人，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羣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資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懷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滅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飢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刻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况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誰敢不從。百事貴實，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古事於聽（一作「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勳。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禱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問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一作「忠」）之可

採，苟避殊美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宸。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溫潤；切磋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錄，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內勗。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內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端以凝輝。然則攻自他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內抱於英華；鑿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銀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匠刻匪雕之說，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磋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論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警琢雕而可成。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向若追琢不加，刻竄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揚子以謂玉不雕則璿璣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陞隆峻人主尊矣）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禮國，爰取論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違地以同彰。稽往牒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陞。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登於堂，所以崇高乎正禮。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守以居極，統羣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

於構廈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偏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卑高必對乎不。上下於焉而克順。迺臣內附。類棟之相依。一作「高一」。列辟下陳。由陸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子一人。下絕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彭背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耽耽之可觀。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曠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尊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陸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 詔重修太學詩

漢詔學儒術。及庠講帝猷。設極新寶構。萬杵逐歡謳。照爛雲囊麗。回環壁水流。冠童儀盛奮。書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橫經感禮修。微生聽所鼓。願齒夏弦游。

###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平土之職圖掌輿地）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牒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親。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修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人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

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羣方於禹蹟，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張乎大，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蹟於遠域，包坤載於方輿。具異夫充國論兵，但樓方略之狀。鄭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葳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邱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綵纓。且異文竿飾，非同朝舞名。竹宮歌祀祀，雅曲播遺聲。

殿試藏珠於淵賦（君子非貴難得之物）

稽治古之教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非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媿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政理。將革紛華於喻俗，復菴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為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至寶而奚為。捨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儲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沈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李異暗投，永沈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燒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冀剖胎之惠。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領之難。是則恢

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實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感，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實大化於無爲。致爾漢軍之饋，各全其本，雖有淮贖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嘆。

### 博愛無私詩（原闕）

### 賞以春夏賦（天子行賞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蠶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權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時而后軌。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德建官，嘗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爲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南任也，以之成。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法太簇贊陽之月，行慶有常；體林鍾種物之時，勳功無爽。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景風爲賜爵之候，往牒攸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則有災而有愆。在乎察動靜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彌田主教，非仲秋而不行；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拂時。且異夫賜以聲纒，示假人而取誼；贈其袞冕，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違時而不度，權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祇畏天道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膺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彭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懿（一作「憶」）于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治平，是宜乎克有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內，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救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曰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違啓居，今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今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旃雷著修省之說，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懋悚以爲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斯雕爲樸賦（除去文飾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骨僞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遵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煥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

而蕩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未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黻鎮，歸璞玉以全真；壘去山雲，表瓦尊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極；斷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冶古以同歸。壘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煥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尙可磨也；僕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負，徒散朴以遠淳。曷若剗闕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其德。乃真鑿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賁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 祭先河而後海賦（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續；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作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養，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樂經續以領祠；羣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俟；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推輪生乎五轡；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何必居首，取發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混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尙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頁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其曲直；量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向。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入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旣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視爲鞠而斷爲棋，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天巧；工之事也，作於聖人。因從繩而取論，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與之異狀；藝成而下，明整柄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督，引圓生方，生而作論，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削斲斯主，翫其役以雖末，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魯公之後原本周禮）（此篇由振奇集補錄）

侯國修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僭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逮夫禮與時至，教由治隆。胡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棄元功。雖治邦治刑，尙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大德純純，令世不教忘；至文微微，令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飛（疑）休而可損。一變于道，聖人之後

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陳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棄芳猷。蓋固蒂以維本，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嘆於詩人，改玉璽而作籬黍；何俟興言於宣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移菑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爲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爲本焉。致邦儀之含厚。

### 秋獮詩（見古省題詩）

霜奮迎寒至，商颯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徽爲裘。索享儀非蠲，園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 卷十 論辯九首

本論（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疑作「里」）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

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認認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已。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警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用，立法以制兵，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蠭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情，彼兵相謂曰：官情我，而官之文符亦曰情。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政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拔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尙名之弊。

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曰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尙何敢制以殘弊之民入，贖無費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尙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真則隅壞，整其楨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尙何暇法象，規圖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內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感，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戍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 正統辨上

正統曰：（篇首疑脫「問」字）「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有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入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善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猶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一作「加」字）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大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子以謂正統之不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此處疑脫「不然」二字）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莽，莽始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與？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任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茲非誤與？（魏以吳存，至于晉，而吳始滅，或者又以魏為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偽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題存論闕）

###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以下三篇原載外集二十五卷）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含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

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損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入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與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德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俾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爲也。然而治旣行矣，民旣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爲，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一作「誨」）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朴而自隨。且夫歆血以澁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扭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未，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愛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邁。予切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與兩軍之誅，京師新躐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繡履革，務率敦

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愷世，太息而著論。是時，方隅未甯，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倨，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顧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請所以日（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衛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賤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糶，賈豎之入，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於簡去，則誼之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廟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捍墜耳，奈何俯仰佐王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識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作「殆」）與春秋衰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政起廢而變於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酌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寶。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

至穀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誘而爲善，惡賢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夭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說，誠皆聖人之深遠，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每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一作「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

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猒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一作「已」）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井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敵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之字一本作「兵戎之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一有「兩」字）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一作「雖」）耗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敵，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邁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敵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乃兵，則恐道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

情；今之長大壯健者辦情，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井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一作「賈」）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價盡矣（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一作「乏」）也。故曰有兼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井商賈之人，爲僭修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事」）富且（一作「與」）貴者，化竊稱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一作「爲」）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之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

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勝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雖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疑）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未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國家弭獮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備備，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一作「餽」）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效。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澆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嚮導之時，瀕水之地，恐營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彈於改作，猶可。

苟利七塞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澗田之法若行，關（疑）吹水，衝民田，祇百戶妨闕，而能澗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澗田之迹，漚廢茲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倣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二邊，不聞水陸，並倣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 塞垣（疑）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概，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雁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茲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為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薛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一作「虎」）北之隘，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一作「索」）虜雄威如此，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銳兵，茲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橫絕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茲城駐牙帳數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

即戎人為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賊陰而資寇兵，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相聞，剋磨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銳兵，伺吾人之顛頽，乘邊境之閒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江鈿文海多以他人文為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察言論、唐虞文也，甚至元豐以後，豐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刪去，惟京本英辭類稿，似少偽妄，而此卷兵備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卷十一 經旨十八首

易或問（答問卦爻象象）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象象，其說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象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為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象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常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為，凡卦及象象，統言一卦之義，為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一有「有」字）逆順六位，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順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一作「為」）中人以下而設也。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象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者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為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

萬物以取象，至於譬腓鼠者，皆不遺其及於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之」字疑衍）萬事之占也。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說，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如此，然後知易矣。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否泰，君子小人變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象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象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矣。其言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月缺則盈，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其迹之在物者，則據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專入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修，則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象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象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

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慮乎？其文王與紂之事，與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與？」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著，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磻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雲，爲異必，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一作「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文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鸚鵡來巢，不書幾鸚鵡，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

於麟鷲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 辨左氏

左邱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邱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邱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闕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鑿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闕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禮，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昔曰：「象恭潛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

心。葬之無後，顏同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飾，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弒，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 詩解統序（蜀中論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今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繁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

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一作「褻」）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與？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是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並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一作「土」）俗善惡之事，闊廣遼邈，有不失者，群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論。」曰：「推治亂而並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他本殆字作「始」非）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其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與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

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大遠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入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禮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未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與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孫之功，陳不如矣。（一有「當」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尙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述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一作「位」）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

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作「弟子」）口受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豈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幽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念其惠，而春秋之貶，尙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

「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莫矣。豈鄭氏之云乎？』」

###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子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子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委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顧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有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詒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妾，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幸斯趨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

獨（一作「又」）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本末論（以下五篇，從唐荆川稗編補入）

關雎、鶉鳴，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幽、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疑作「國」）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爲晉，久矣！不得爲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爲鄭甚新，而遂得爲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坐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爲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爲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爲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



也。謂旦夷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邾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爲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爲文王，賢人之化者爲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爲鄭學者，又有相抵牾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於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殺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感於文武，其詩爲風，爲雅，爲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入本之祚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嘗以哀傷爲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爲周襄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爲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爲稱述，遂以關雎爲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於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於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爲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騶虞之應，騶虞、騶巢之應也。何其過論與！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入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衷，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傷之意亦深。

美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爲說必有老  
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樂之歌小雅也，曰：「思  
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  
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  
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  
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  
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  
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  
適從哉？噫嘻！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  
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而毛  
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  
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辯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於孔  
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子又將自信  
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  
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 商問

或問：「七月，蟋蟀也。而鄭氏分爲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

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一篇之詩，別爲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爲雅而半爲頌，詩人之意，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幽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太王居幽，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爲風爲雅爲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牴牾者矣。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爲風，而鄭氏以爲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爲名，未必然，則於其所自爲說，有不能通也。一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爲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有吹雅籥，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有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爲諸儒所取。至以爲黷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盡之，風爲雅頌，以合其事也。」一問者又曰：「今幽詩七篇，自鴟鵂以下六篇，皆非幽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爲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幽風耳，幽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幽雅頌者，豈不爲七月而自有幽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幽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爲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旣在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猷。」又曰：「旣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來獻其琛。」關宮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

矣，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爲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耳。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爲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焉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郟，齊侯來會，謀救郟。爾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於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謬，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遽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而縛，衝壁降於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蕞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爲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荆及羣舒者，亦謬矣。由是言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蕞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於春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疎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吾固言之矣。

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說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與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頗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卷十二 誌銘六首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天聖八年）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卽爲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當作「景德」）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服

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任；仕又某年，始爲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揚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草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與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卽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敢」字）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旣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子，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效，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卽死而身名俱滅（一作「沒」）子孫至爲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邪？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衣赫赫勵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于焉，後之父者宜所思。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明道二年）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於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轉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錫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察，凡為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為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著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邱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洹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今嚮用茲福。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明道二年）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續，

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光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爲鄆州支使，知鄆州崇陽縣，龜誠襄城（一作「州」）縣尉，君爲人沈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慈仁厚下爲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作「自改」）爲善，故所至，入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效與？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爲家樂，去鄆而汝從新。後之世者考此銘。

###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明道二年）

####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書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旣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甯，若醉狀，昏視其脈，曰：疾勢風甚，感脈宜供，今細蹶，殆不可爲。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斂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躬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修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善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蓄其位，豈其不可乘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窻，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景祐元年）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甯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乘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詰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獄，牢就極桎，猶冠帶偃黃，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寧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贖。」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同，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歎」）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吳，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岳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考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強力，少疾病，居家，忽震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爲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

翽守者，子孫遂北，有居黃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尙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賓南奔長沙，自賀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和，和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彬，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景祐二年）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宏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宏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錫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宏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尙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尙書諱贛，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尙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七筋，已而疾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誼。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卽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

噉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權廩。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句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諱世自守，以質樸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於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竊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魏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口」，（原缺一作「居」）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濟，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涑，漸沈，瀕皆將作監主簿。旣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斲」）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太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端恭坊，楊氏著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旣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寔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與而府君又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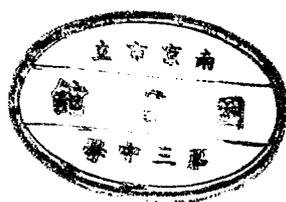
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與？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侂，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宏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於祖。

歐陽永叔外集 卷十二







歐陽永叔外集

卷十三 誌銘八首（原載先君墓表。今附刊居士集二十五卷。）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景祐二年）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壘，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旣而良田盡爲大農所奪，而逃入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僕，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舉，自曹歸朝，是歲，火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

大錢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歛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後（一作「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薨。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與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尚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秘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作「儻」）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濬。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徹。廣州瀛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秦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與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繆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

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漳（一作「鄆」）南縣君張氏墓誌銘（景祐二年）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一作「薊」）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於袁州之廨。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入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堵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一作「跋」）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景祐三年）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歷，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屢爲太宗言，贊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

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皇景祐三年二月庚戌禫之銘曰：

從者其姑，潛者其夫，安此室乎？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慶歷二年）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州。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誥。」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闕，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入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廢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

許，以監溫州天宮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蓄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婦，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婦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婦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後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入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溫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溫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卽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寢，塋葬朝陽門外，慶歷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入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治平三年）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

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譟，遂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判，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送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母鄭夫人石柳銘（皇祐五年）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柳，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柳，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公在憂，制舉祔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皇祐五年）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嘗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送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媵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修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願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令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髻髻令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纒幾時令，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令久先于下土，昔事姑令，今從于此邱。同時之人令，藐獨予留，願生餘幾令，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令，下志諸幽松風草露令，闕此千秋。

### 楊氏夫人墓誌銘（皇祐五年）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繁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僧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修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於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

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修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着果於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墳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今」）而悲如新！一言以誌今，千萬歲之存。

卷十四 記二十首（原載吉州學記初藁，今附刊居士集三十九卷）

###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尙矣！皇朝政教備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於是；官吏之緩猛，繫於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沈，孰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焉有端其本而未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郡，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奔碁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其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堽堽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闊，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一有「命」字）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轉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一有「凡」字）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歲月，云。從事歐陽修遂爲（一無二字）記。

###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棊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爲齷齪，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一有「月」字）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剗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爲己病也，每儒服持朝，擲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善之，羅中以法，期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繁，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其好學者，不過寡一經，工歌詩，優游有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

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嚴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有譎）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若行，幸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嚴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嚴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嚴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嚴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嚴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其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嚴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某月，歐陽修記。

###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畫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華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懽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畝。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遍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志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 伐樹記（天聖九年）

署之東園，久蕪不治，修至，始闢之，叢瘠澆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淨，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

得暢以茂；又其村拳曲靡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壞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呀！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薪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剗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靡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也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記之。

### 叢翠亭記（明道元年）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韞轅緜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岳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爲」）亭於上，徹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糸旁）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蟻，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

著者與，斲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甯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未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 明因大師塔記（明道二年）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奮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千餘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糞土而塗，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一作「十」）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

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又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餓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真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恕本末有「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

### 李秀才東園亭記（明道二年）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威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鄭、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一作「云」）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一作「得」）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鄭、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陝、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一無此字）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瘴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一作「從是」）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民給（一作「急是」）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蓋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

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葉者抱，昔之抱者，草之苗者叢，妾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許亭之梁木其盡，瓦甍其（一作「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記。

###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樊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靈矣！然當盜之俾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一作「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雷雨雹，天之所以變耀戒罰（一有「其一」字）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震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氏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嗜鳴叱叱，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 東齋記（明道二年）

官署之東，有園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

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  
畝入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受吏責而得優遊以嬉  
應之又繁病憲宜其有以閉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  
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一  
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  
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蓄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  
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與傍有小池竹樹環  
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  
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棋錯包糝持筍之贏歲尙十數萬緡坐安候（一作「厚」）是利甯肯爲涓川下然其治  
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閉館在廊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  
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  
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畜色少見於顏聞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  
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臺  
上益蕩儉非有廣居盛園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象廟過差乎書不云  
「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

之，則竹事猶未。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堂。修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垮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整不綽，全其自然。縱鰻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罾，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瞽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羸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景祐三年）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輸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吠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其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有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榮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蓋用我之有（一無此字）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八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

癸酉，詔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子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文澤陽，見買一石，龔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一有「遷之」）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一有「之」字）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買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越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 游條亭記（景祐五年）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河，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字一作「是爲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條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力凡若干，土本圻壤，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鴻，延邁，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尙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特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

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孟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蕞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邪？吾惟得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闕，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蓋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偃虹隄記（慶歷六年）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一作「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岸，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

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一作「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入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歷六年某月某日記。

### 孫氏碑陰記（皇祐三年）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媾，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旣壯而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諫守虞州，始得過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承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效，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二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

哉？

三琴記（嘉祐七年）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徽，其一石徽，其一玉徽。金徽者，張越琴也；石徽者，樓則琴也；玉徽者，雷氏琴也。金徽其聲暢而遠，石徽其聲清實而緩，玉徽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徽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琴徽；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微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寐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于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蜀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羽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分，而井水下。」伯蜀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

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蕪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山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巖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羽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停變而喜泉源，故井取多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 卷十五 序八首

####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嘗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邪？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一）有「殺」字（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書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

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辭（一本下有「以爲問取文言」六字）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一有「故」字）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必不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必也。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繫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一作「爲無」）有訓故（一作「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繫辭有可考者，其謬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嘆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一本下有「不得列於學官，故上自孔子，至於王弼，迹其所自來，以作斯圖，自漢學者，漸不師授，而各自名家，今圖之所傳者」四十二字）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

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此卦六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臆。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自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修序。

###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僂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僂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僂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僂，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僂而妄學（一作「求」）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閥，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過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

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卻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僂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僂，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月石硯屏歌序（慶歷八年）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南詣，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松（一作「模」是）寫以爲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實可信也。

七賢畫序（皇祐五年）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

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曰：「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秦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闕，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今有其序，而贊不傳）。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密旨代作）（治平二年）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尙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子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齋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禘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敗於近郊，曲宴於便坐者，廢繕一二而已。故敘禮祀事，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

所歸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共從事於清閑晏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已，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思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剛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濯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濮議序（治平二年）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聞事固有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為君可伐，濮議之興也，人皆以為父可絕。是大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而至者，蓋八百國，是舉世之人，皆以為君可伐矣。彼夷齊者，眇然孤竹之二豈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舉世之人，而力不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則君臣之義廢，而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為高絕之行，以警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然後二子之道，顯使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為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邪？此臣不得不述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筆而論，臺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皆以為父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聖明仁孝，不惑羣議，據經酌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恩，以為萬世法。

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煥然釋其疑，蓋十八九（一作「三四」）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同異，而黷罔之議，皆當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爲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未足害其賢，惟三數任言職之臣，故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朝廷，而歸惡人主，借爲奇貨以買（一作「賣」）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誣罔，倉然稱以爲忠，使先帝之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知其詳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 龍茶錄後序（治平口年）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圃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躡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人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但」）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致」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砥鼎莫及，每一擲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於後，庶知小圃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洵有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修書，還公期書室。

### 卷十六 序十二首（傳一首附）

####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著」）以見乎

遺。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槩蕪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嘗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又同爲吏於此，羣居肩隨，宴閒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賁言於其交之所嘗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修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管辱君之道義，切劘爲最深，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願豈有遺忽之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止也；於話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爲止淵之賢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

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饒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義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阜陶戒禹之言也。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真識其次第而已。至於左邱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止」）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一有「曰」字）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紂，又有饋者乎？則是真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於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一有「者」字）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 送方希則序（天祐八年）

蒙莊以紳芴爲柴枹，班伯以名聲爲韞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

推吞黍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郡，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擢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齋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倚裳摩跌，揜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捨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澹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錢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逢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管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埋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遽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騏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一作「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術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明道元年）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一作「夾」是）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若階若鏡，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筋擗鷺，可供膳羞。山雨麓澆流，中無巖嶽，類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願望自長夏而往，纒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領旁

扶登覽（一作「覽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一有「羣爲」二字）傲然從倚之道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閒者宜之。修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閒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入節，雖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甚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遠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明道元年）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一作「光英」）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與？子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寺，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楊子聰戶曹序（明道二年）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小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

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遷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閉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於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顯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鞵，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概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頽然而出矣，送特（疑作「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明道二年）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鍊秦州（一作「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子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遠，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子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景祐三年）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益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學田令，約東州縣吏，吏無違止，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逼，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詎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畏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二字一作「因其行而以予」）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

### 送太原王秀才序（寶元二年）

仲尼之徒子思，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房，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跛」）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修序。

送陳一作陸子履赴絳州翼城序皇祐二年（按陳子履，乃陳經也，後歸本姓爲陸。）

子昔過鄭，過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有馮翊，會子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領（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子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多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過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燁一作草）然有出於衆人矣。又之見，則挾其蘊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宜取古人之所尚，以距今之爲者。」其修已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與？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明一無「明」字，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政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子友河南富彥國，常與子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字延仲序

夏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蕭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備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

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沈正閱達大體然後審饗王廷爲天子司宜之臣况乎白筆霜簡君家舊物握蘭臥錦爲世名郎綠節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頹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跼足企聳東向而望俟簡燦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檇檝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揜袞爲（一作「而」）別又爲足效兒女之悲哉

###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憺本（一無此字）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一有「穎」字）令願（三字一作「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贏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援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灃池尉嶸（一有「龜」字）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一無此字）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姓名（一有「捕賊」二字）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俸獻京師朝廷

知其實，罪黜巡檢。憚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而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饋而以其餘遣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示子，子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入銅之，粟盡乃止。憚善（一有「用」字）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一有「謙」字）長，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人」一作「之」字）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

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焉」一作「而」。遷善不誣也。（一有「又」字）知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 卷十七 書七首

#### 上范司諫書（明道二年）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息（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越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與」）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浴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

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而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一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議，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誠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斐廷，贄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斐廷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廷論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一作「一」字，一無此字）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一無此二字）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議，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明道二年）

僕嘗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僭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甚謹，讀其辭，溫審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違，乃取羔雁雉鴛之類，致其意爲費，而先旣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旣至，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設幣，盡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

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贊旣美，其意旣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旣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備珩璜琇珣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其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燁，若贊以見當世公卿大人，（一作「夫」）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蓬豆寶幣，筐筥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 與張秀才斐第一書

頃頃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與！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一作「奸」）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關譎者，以道（一作「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願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且而啓，商者趨焉，買者坐滿，持寶而欲價者之焉，齎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子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旣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于，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旣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 與張秀才斐第二書（明道二年）

修頌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賦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異」）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蕪刺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與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書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一有「舜」字）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茅本「曰」作「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學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sub>可</sub>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愛水惠閭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鈞」字）使臣下餘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

蓄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互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 答西京王相公書（景祐元年）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慙且悸，修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疎淺（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願察吏宜有助，而開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聞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卽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來寵答，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澤，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述實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旣時，耕種旣得，常平之粟旣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旣重，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備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一作「樂」）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

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恩報不計善否務馨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辯者，此狂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數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吠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謝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吠畝，而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與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冀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有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跛，邱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栖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同，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與亦勉之未臻，與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

以刀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一作「役」）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願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贊關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 與范希文書（景祐元年）

修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陘（一作「陸」）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願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 卷十八 書八首

####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景祐元年）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華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

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善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擊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苟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泯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可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闕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入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繁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燁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景祐元年）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象、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召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

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疑其竅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入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出（此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圍執鞭朴，猶爲幸與。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遠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申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結於聞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論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修頓首啓。蒙問及邱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篇論，然觀其用意，在

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買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至於」）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繁乎治亂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間，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邪？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訴諸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誡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

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闕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有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曰：「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歟？（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在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諫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諫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賤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諫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則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子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聊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與石推官第一書（景祐二年）

歐陽永叔外集 卷十八

修頓首再拜，白公據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至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載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卒」）一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與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與。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與。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與。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願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愛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與石推官第二書（景祐二年）

修頌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密，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密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密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棊，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筵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未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

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祿」）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景祐二年）

修自孫生足下：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有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二字衍）豈足下所取信者，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蕪廢，而聖人之言如日月，寧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於文，著於行而質於行事，以要其成焉。

回丁判官書（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謹頓首復書於判官秘校足下。修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卽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日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其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之甚」）之辭也。修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

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甯，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修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怒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擇則必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蕪藪，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為鬪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修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得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過之，喜怒訶詰，常斂手裸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有悔咎而改為善也。故修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扞，而得其所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閱已，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閱已，則又懼且懣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 卷十九 書十二首

#### 與尹師魯第一書（景祐三年）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

權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既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鄧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鄧久矣。師魯歡感，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菊茶笋，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嘗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可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窳閭（一作「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嘆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有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恩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恩之感。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心。

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避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修頓首。

### 與尹師魯第二書（景祐三年）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候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修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爭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餽，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闈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會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取法，此傳爲最。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申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修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闕）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 與尹師魯第三書（慶歷四年）

歐陽永叔外集 卷十九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感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唄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修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修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修素謂諸君自爲寔情，而善忽世事者，尙如此，况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修忍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入者，其類甚多，安能尙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與尹師魯第四書（慶歷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况其素癩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路師魯少所樂遊，其况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定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卻告一信，要知尊意。

與尹師魯第五書（慶歷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修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襄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修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卽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蹙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毒，天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修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尙有這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修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筆錄示一本。修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修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入愁人，師魯知爲士廩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之，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轡甚詳，差慰夏鬱，千萬保重！

### 與謝景山書（景祐四年）

修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潞州，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一作「祇」）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馳駭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鑿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常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取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

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于細，更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寶元元年）

修啓。修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特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懽懽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修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濯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嘗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責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甚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囚拘，瞻望門牆，豈任私恨？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寶元元年）

修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修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符」）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教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古儒蒙」（一作「古儒蒙」）先生碑，「蒙」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職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

所立，去今蓋入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糜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煙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 答孫正之侔第二書（寶元二年）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以」）前，尙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識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尙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尙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予細。

### 與刁景純學士書（寶元二年）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坷，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

大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勸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晉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焉，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莖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

（按內翰晉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旣與刁君，不應稱丈丈，若與晉氏子，又不應稱晉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康定元年）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臆作報，旣而私有惑焉。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卽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躬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

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問候請謝者，則曰賤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周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搢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尙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僕聞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於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况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遊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得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且」）詣縣府中，李可悉數。

###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

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卷二十 書二十首

答徐無黨第一書

修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一作「寄」）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諡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一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予細略開其

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慶歷三年）

修再拜白：前夜自外歸，鑿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猶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意。修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修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多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遽然闕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辯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邁，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奮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健，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與集賢杜相公書（慶歷四年秋）

修惶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

而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想，遂不諱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幸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論也。秋暑尚繁，伏惟為國自重。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皇祐二年）

修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重（一作「重」）不宣。修再拜。

答陳知明書（皇祐二年）

修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微案，方按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修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辱書于穎，又客之來自滌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述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落管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

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啜一嚙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又答宋咸書（至和三年）（第一書原載居士集）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於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荷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疑作「吾」）予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徵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尚（疑作「倘」）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答李大臨學士書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滌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滌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滌，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閒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且修同否？况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章率。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修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况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慮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修再拜。

與王深甫論裴公碣

修啓。尋示承且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已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已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歷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歷十年也。哥舒晁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卻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棕，姑此爲報。修頓首。

再與王深甫論裴公碣

修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戚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論，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歷八九年後，做爲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修再拜。

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修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修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卽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 再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修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鞭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修再拜。

###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修啓。信宿爲况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修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嘉祐二年）

修啓。專入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文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會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尙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道，心緒紛亂，不能備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修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記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闕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况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卽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疑作「碑」）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竊得錄呈尹氏之卒，請韓大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熟節哀自愛。

再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嘉祐二年）

修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修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猶爲愧恨也。然所紀事

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爲人來求者多，難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爲善。昨禮院定諡曰正獻。（清白守節曰：真今日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賢有成日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倅再拜。

###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倅啓：辱示甚煩，專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爲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起年代）今乃入閣，卻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遂爾）舍元大殿。（大朝會）宣政當朝。（謂之正衙，本爲元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閣之漸，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諭事，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延英入閣，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閣。（唐末，卽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閣，自後唐至國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閣，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閣，尤誤說也。）倅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目序書（嘉祐八年）

歐陽永叔外集 卷二十

修啓。跡（一作「履」）在河朔，不能自開，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歷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畫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護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卻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二年，增入）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尋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得，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類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彭回同一

師其爲入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取之，飾以和鑿，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慙頓某首。

京本英辭類，亦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已載居士集，惟用字有不同處（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 代曾參答弟子書（原載外集九卷，不類公作，今附書末）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入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繼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繼明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

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澤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邪？復欲暗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暗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未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此篇與外集十卷內兵儲塞垣兩論皆疑非公所作，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說。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與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言之事，大概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實也。忠實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尙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與？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與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實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一作「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國學試策二道（井問目）（原載外集二十五卷，天聖七年）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晉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闕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邱明爲取，傳春秋，蒙誣豔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邱賦，被蕪尾之謗，謂之誣豔，非巧言乎？目之蕪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取，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強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冕錯明國家之大體，仲尼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於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賡述兵農之大略，微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聚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勳華之闕道，欲學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茂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推詰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說，或策之者，鈎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軌轍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尊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晉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爲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已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誠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爲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邱明所取，惠人者，子產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邱明使之作傳，及施甯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

豎之讓；前志稱子產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邱賦之重斂，故被以蕞尾之謗；夫傳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披一時之弊，蓋推（一作「權是」）而行之，非爲婁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豎，豈印明之失與？國人無知，謗以蕞尾，非子產之過矣。况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既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恥，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屨之說，敢以此聞。謹對。

##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暎，則嘒殺嘒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一作「雖」）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同車於欲殺，咸愛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慨形言，孟嘗所以技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爲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一作「爲」）詳悉，傾竚冷聞。

對：人有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吝之爲大中發之爲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尊其性，大爲之防，爲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爲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爲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以是滿，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嘒殺嘒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說，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茲辨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與歎子

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感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鐘六律之音，尙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况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成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閱規，治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祿之馭，有經。自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尙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沿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備論，用析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国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蠲蕪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化，故治事惟能，丕揚於景鏘。逮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於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敘，教於民人，羸政并諸侯之驅，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搢紳者罕道，炭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末流，貴因循而不比，（比字有訛）堯民被乎無爲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乎，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待之然也。雖曰六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尊（一作「旌」）之以勸善。

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祿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奉行也。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滌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情心省事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設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獨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既難於殫見，芻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南省試策五道（井問目）（原載外集二十五卷）（天聖八年）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施，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黃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買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貴其承世？今茲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費。

對：謹天人之精授，責草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願後害論至直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廷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舉奏，而未學庸妄亦預

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黃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盛，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號蘭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還，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一作「而」）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為近古，降及弊末，適（一作「通」）於權宜，有入貲以為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為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墮，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偽，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士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慶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親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與？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土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問作「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是輸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絕其偽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為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黃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為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敘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

只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譏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

之仁，且肆脅之恩，苟廢而不用，則時無憐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行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虛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思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挾盜，卽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虛刑罪，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譏獄緩死，變易之明文，皆災肆赦，帝典之與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身膏苟廢，則時無憐穢之澤，是傷乎無思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措，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措，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遠，（一作「逮」是）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算者不能救饑，持轡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實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圍人圍師，實有官局。然關國馬之政，其來尙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旣久，垌野之頌，華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糜於金帛，亦罕辨於夏鶩，誠由騎兵不可以關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寔爲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允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遂氓庶之望，遷備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錫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庠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禘於月令，作延廡，祭原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晝社荆以指麾，包虎皮而載戢，聞（一作「聞」）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狄之戎，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爲日滋久，其費自（一作「日」）深。然欲滅邊防之條禁，遂氓庶之買還，施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徧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權乎起茲。類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郟封，佐堯而爲農師，居豳成於王業，綿綿之賤，本仁積功，靡靡之原，聿來胥宇，建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戴土圭之法，於耆也，兆龜墨之祥，遊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邱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垂首，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析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折理奚長，諒茲俊彙，精于經傳，數言條對，勿尚猥井。

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郟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宸，卽神臯以開壤，據澗瀍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邱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述先後之可見，非方

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雷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疆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述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耿徒毫，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籜益蕃。各有爭心，必虞疆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與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茲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漢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寢微寢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邇賢之席，行則馳襄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雋良之言者，意在茲乎？恨惟樛昧之微，舉皆管綫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與仁，智者無訟，在乎設庠序以明教化，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 卷二十二 祭文六首

祭五龍祈雨文（一作祭五龍神寶元元年）

伏以去秋之漘，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尙饗。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皇祐五年）

修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修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卽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尙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有多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爲惟神閱之！

祭金城夫人文（皇祐五年）

修謹遣表第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修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

忽承凶訃，情禮莫申，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尙鑒。

### 祭王深甫文（治平二年）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况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 祭東嶽文（熙寧四年）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卽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颼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尙鑒。

### 雜題跋七首

####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要，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抵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

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  
齊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齊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齊材能。此三者，皆君  
子之極美。然在師齊，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  
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謂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  
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  
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  
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一  
作「地」。然後為師齊稱寃。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  
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齊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  
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謙德，不辯師齊，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  
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齊始，則前有穆修  
鄭樞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斬自師齊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一作「皆」。非，故不是此而  
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齊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一作「作」字。韓  
文公墓誌。一有「與」字。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齊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  
喜非嬉戲之戲。一作「喜」字。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  
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以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  
師齊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齊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齊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入深  
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此卷論尹師魯墓志，卽辨志也。遂甯府有石刻。戴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詣潁州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爲添換，并遺辨誌；又答嗣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當辨爲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恐之，使其妻子不足，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爲語尹氏，凡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換，尙或可疑，姑附於此。」外集第二十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時固無甚添換也。」

###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子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修書。

### 書李翱集後（天聖口年）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 書梅聖俞彙後（明道元年）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側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飾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築者，鑿者，堵而編，孰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

剛而蓄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一有「以」字」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應于手，而不可述之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入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摯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吟令其似春，凄令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一作「宜」」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景祐三年）

子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一作「識」）其性，當讀（一作「復」）中庸，愚

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翔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翔爲秦漢間好俠（一作「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翔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翔時，與翔上下其論也。凡昔（二字一作「况迺」）翔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一作「而」）無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翔獨不然，其賦曰：「衆鷺鷥而雜處，令成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今處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翔所愛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翔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亦，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愛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一作「知」）翔愛者，又皆賤（一作「疏」）遠，與翔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愛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予（一作「子」）連上句，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愛，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愛，可歎也。夫景（一作「皇」）祐二（一作「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書。

### 書春秋繁露後（景祐四年）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慶曆口年）

右唐韋應物澗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恆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邪？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澗陽，欲以此事問之。

卷二十三 雜題跋二十首

讀裴寂傳（皇祐口年）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絕，以其貳心舊朝，協成大謀（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為晉陽官監，私以官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陷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為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政之謬，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滅（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喪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况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至和口年）

予友梅聖俞，於范鎬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為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至和口年）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鸞；後一篇余詠畫眉；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邪？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至和口年）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嘉也。

跋李西臺書（嘉祐三年）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遺之。廬陵歐陽修。

又（嘉祐三年）

李公為人，端重清方，為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修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嘉祐口年）

昌武筆畫道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修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

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嘉祐口年）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彛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號稱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此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皇皇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後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一有「皆」字）當然也。子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

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嘉祐八年）

昔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入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修題（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爲工，以其入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絕，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修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嘉祐八年）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尙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門起居，見公稱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總內艱，去居于穎，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嘉祐八年）

歐陽永叔外集 卷二十三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騎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嘉祐八年）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雖不以智造而功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妙。」）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乎？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聞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修題。

跋學士院題名（嘉祐八年）

余擢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議，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慮浩乎無涯。卻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閱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卻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泣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治平元年）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義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治平元年）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黃鑑、唐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治平元年）

列聖御製刻石，在玉堂北壁，扁額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真宗時，劉子儀嘗直，既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異來，遽趨（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闕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廢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竄刻石，遂并記之於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狽，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徘徊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治平四年）

右韓簡齋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舊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旣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熙寧三年）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送之，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為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熙寧三年）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為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熙寧五年）

南唐澄心堂紙，為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為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卷二十四 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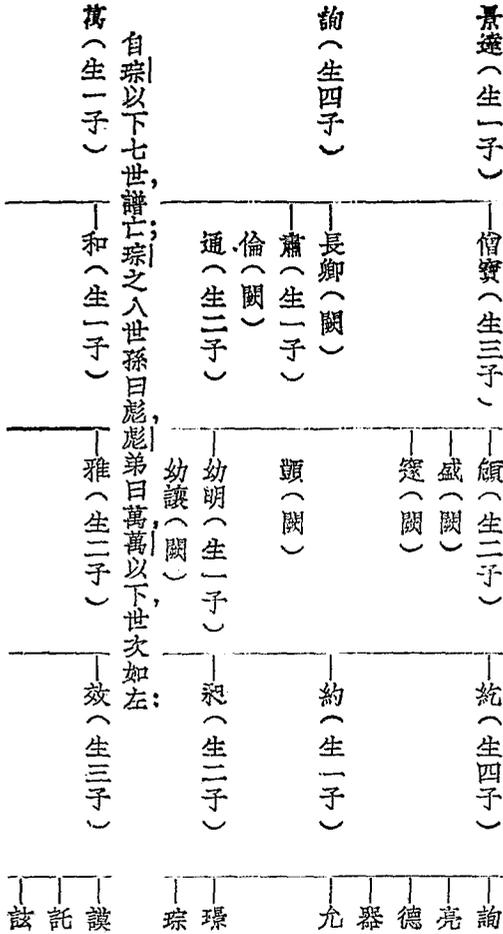
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桂里

歐陽氏之先，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至允常，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孫分立於江南海上，受封於楚，為歐陽亭侯。在今湖州為程歐餘山之陽，子孫遂以為氏。漢高滅秦，得無疆七世孫搖，復封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之後，因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於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居千乘者，曰生字和伯，仕於漢，最顯，世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是也。其居渤海者，仕於晉，最顯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兄子質，以其族奔長沙，由是子孫復居於南，仕於陳者曰頽，威名著於南海，頽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於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為封諱，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琮八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生和，和生雅，雅生效，楚效生謨，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為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入祖之後，蓋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於僭偽，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統，入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三十年，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於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麗兄之子乾曜又登於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今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遽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餘休，列官於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尊也，適足為身之媿，尚敢以為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無所施，滿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為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

以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嘗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願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今入祖歐陽氏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嘉祐四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孫修謹序。

辨圖



訖(生三子)

鄒(闕)

郝(生八子)

俊(生一子)

伸(生一子)

儀(生四子)

谷(生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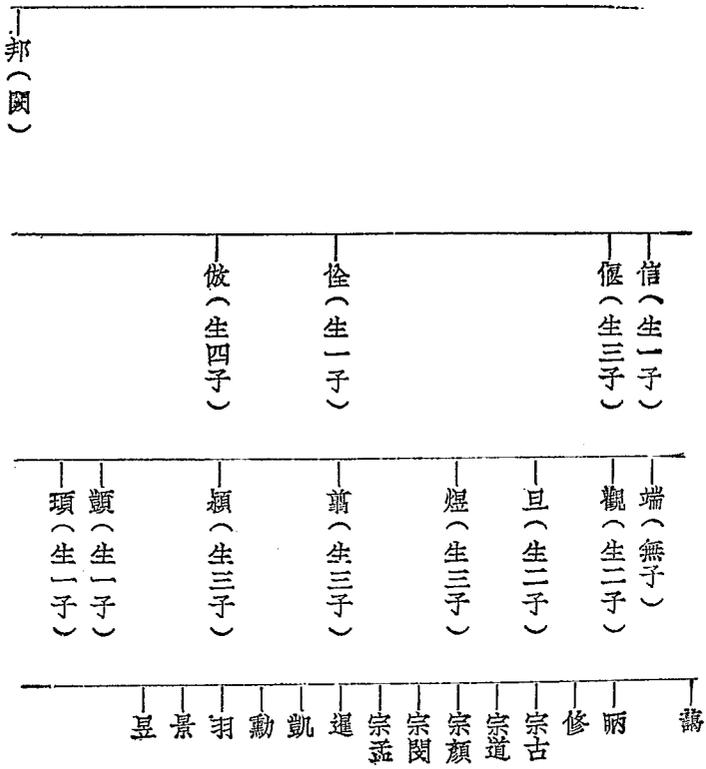
寬(生四子)

戴(生一子)

素(生三子)

楚(生三子)

曉 霽 鑿 煦 晃 暉 曦 炳 煥 厲 綬 起 至 葛 戊 弘 堂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有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宗，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於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虞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為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虞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虞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擲，字可封，仕南唐為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為孝德所感，為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燕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為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粟源。夫人李氏。

虞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淪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為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為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虞士諱任，(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為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為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取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虞士諱佺（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四十三）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虞士諱翔，事迹闕。

虞士諱宏，事迹闕。

虞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重寡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政清廉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虞士諱素，事迹闕。

虞士諱瑞，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龍岡附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龍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龍岡。

虞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為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煜，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

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修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

縣君范氏，其後兄子修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虞士諱藹，事迹闕。

虞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欽、岳、閩、饒八州，為政務嚴

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於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率職府君諱顛，為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為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元孫，而

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

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元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

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卷二十五 譜（牡丹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斲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蠲，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鋌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陀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蠲，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陀，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蠲，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攜，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鉞者尤發墨，歛石多鉞，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雜州石末硯，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蠲者損筆鋒，石末本用雜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雜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斷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魏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

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 洛陽牡丹記

####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排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千花，曰某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一作「居」）二河間（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一作「混淪」）旁，蕙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一作「隔」）井，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一作「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

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瘞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往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嶽，氏嶽，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感，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 |     |      |      |           |      |      |
|-----|------|------|-----------|------|------|
| 姚黃  | 魏花   | 細葉壽安 | 鞞紅（亦曰青州紅） | 牛家黃  | 潛溪緋  |
| 左花  | 獻來紅  | 葉底紫  | 鶴翎紅       | 添色紅  | 倒疊檀心 |
| 朱砂紅 | 九藥真珠 | 延州紅  | 多葉紫       | 蠟葉壽安 | 丹州紅  |
| 蓮花萼 | 一百五  | 鹿胎花  | 甘草黃       | 一撮紅  | 玉板白  |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蠟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者；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疊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

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入善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辨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韃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駝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韃，故謂之韃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其一」）本肉紅，如鴝鵒羽色。細葉羶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壘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尊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尊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撇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撇之。九藥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感，其藥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落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尊者，多葉紅，花齊跌三重如蓮花，左花者千葉紫花（一有「出民左氏家」）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園，有此花，洛陽豪家尙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邪？此花之出，比他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排者，千葉排花，出於潛溪寺，寺

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鮮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篆」）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獨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章，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襄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令（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數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衛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鮮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斫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篋子。人家治地爲畦，墜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皇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

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或用軟土擁之，以翳葉作庵，子單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透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朵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謂之打刺，懼分其脈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翳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花鍼樹，入其府，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入分散錄，正楷行狎，大小章象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章，時入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毫，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闕，而凶訃已至于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 歐陽永叔外集終

歐陽永叔外制集序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遣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

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

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

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論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

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斯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

予自閣下倅值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三月二十一日序。

歐陽永叔外制集目錄

卷一 制敕五十首

勸農勅.....一

頒貢舉條制勅.....一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充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二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二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三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三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三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三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州錄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四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四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四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宥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四

東頭供奉官桑遠可內殿崇班制.....五

暹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五

審官院令史馬益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五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廊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五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煜可大理寺丞制.....六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太常博士王撝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六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制.....六

前磁州錄事參軍杜鉞可衛尉寺丞制.....七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玆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七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七

祠部郎中沈眉可開封府判官制.....七

絳州防禦判官張鏡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八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八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八

祠部員外郎崔燁男庶可試祕書省校書郎制.....八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九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九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九

江南(闕)路提刑內殿承制樂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九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一〇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一〇

皇姪仲伉贈官制..... 〇

秦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〇

劍州司理參軍董濤可大理寺丞制..... 〇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傅可將作監主簿制..... 一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一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博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洛州鹽酒  
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 一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二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 二

悉利旋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 二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二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三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三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三

潁州推官江梅可大理寺丞制..... 三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四

卷一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遼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一四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一四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一四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一四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巨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一五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承制.....一五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一五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一六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一六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一六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一六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一六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一七

任若拙牛文滙等改官制.....一七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一七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憂服闋復舊官制.....一七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丞制制.....一八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一八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一八
陳曙李方政官制.....	一八
駙馬都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一九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一九
承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一九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九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二〇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二〇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二〇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二〇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二一
龍衛指揮使邢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二一
殿中丞崔愈可國子博士制.....	二一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二一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二一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二二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二二
大理寺丞王諱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書丞制.....	二二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二二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二三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二三

吳守一改官制.....二三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二三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二三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制.....二四

左藏庫使經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益州鈐轄制.....二四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二四

試助教郭固可甯州軍事推官制.....二四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可內殿崇班制.....二五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二五

太常寺太祝張觀可大理評事制.....二五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二五

卷三 制五十首 外制拾遺十五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二六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祕書丞知

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	二六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勸改官制	二六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二六
東頭供奉官閔門祇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二七
著作佐郎盧革潘綠等磨勸改官制	二七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二七
角廝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二七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二七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二八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二八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二八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二八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悅等磨勸改官制	二九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二九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二九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授(闕)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二九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炎等磨勸改官制	三〇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三〇

故尙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承興軍助教制.....三〇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三〇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營班制.....三一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三一  
 左侍禁李從式孫潛並可太子左詹道率府副率致仕制.....三一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三一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三一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三一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三一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三一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三一  
 杜諮轉官制.....三一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三一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三一  
 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三一  
 遠州司戶參軍吳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三一  
 內殿崇班程遠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三一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三四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三二四

處守勤致仕制.....三五

曹元賓轉官制.....三五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三五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三五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三六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三六

秦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三六

綏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三六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三七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三七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三七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三七

拾遺十五首

孫復可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三八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三八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實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三八

楊畋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三九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三九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三九

大名府推官徐洽可著作佐郎制.....四〇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四〇

大理寺丞彭通程濟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四〇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遵可大理寺丞制.....四〇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四一

錄事參軍張師民可大理寺丞制.....四一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岳州茶鹽稅制.....四一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四一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二字闕）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句永興府學制.....四一

歐陽永叔外制集

卷一 制勅五十首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與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愷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德無愆！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爲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荒田」）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一有「於」字）農而弗擾者，有司具爲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應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旣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勅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彙備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數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慮，議者屢以爲言，

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矣。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制。（一作「式」）

###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淮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爲尊。荆淮之節，於鎮爲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爲崇。於爵爲貴，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於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爲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語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靡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淮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牧，仍加兗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勩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勩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佩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官於朝，而管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蠡。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於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違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

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為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為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爾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敘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閱訓道之（一無此字）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為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為幸者與？具官王簡言，服於朝論，嚮以罪廢，屢經肆官，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羞可。

登州黃縣尉「三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勅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於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同）州錄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

左司理參軍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於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於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實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履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任保之限」）非以（一有「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 東頭供奉官桑達可內殿崇班制

（先因過犯格磨勸一  
年今及四年除授）

勅具官桑達。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爲升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 還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

### 鈐轄制

勅國家自無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

心；（一無此字）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一無二字）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遠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教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旣汝安，戎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煜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煜，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實繁，勤則克（一作「惟勤則」）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

（一作「闕」）

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

（一作「瓌」）

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具官張瓌（一作「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有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

（一作「祺」）

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

伸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為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敝者未能誅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司理〕參軍杜鈇〔鈇〕可衛尉寺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擇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鈇，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為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廣進秩之榮，無為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稔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勅：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一有「况」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為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稔，有司來上，以爾為〔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廉取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宣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為姦，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為先。况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尚」〕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隨姦急吏，此

非要與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筋身，試材於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思進秩，其愧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於唐，將相之秩，能以勳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邪？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為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稽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忘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一無此字）有迹，而爾方（一作「力」）以老自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燁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一作「試」）制

勅崔擇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政政于一一作「而于一」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勅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蒞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予詔也。汝其勉之可。

###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競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於家，所以愛老也。朕慮廉恥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寔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可。

###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解。况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絕而不齒。

### 江南(闕)路提刑內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

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為歸老之榮可。

###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秘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繁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若有能稱，豈無

懋賞？爾等寄子民政，咸上歲成，俾登於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

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尙未有稱，朕聞于聽，（一作「聞于朕聽」）意甚悼焉可。

### 秦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彝。朕嚮造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自癒，

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旣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選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與，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復」）被薦，以（一作「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儒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稱。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得樂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

### 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勞乎？迹其勤誠，宜有升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可。

###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于其（一）無此字（）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里」）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

（一作「商」）

轉

國子博士某官監洛州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勸改官）

勸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泄官者，孰不欲自爲材邪？患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勸賞砥礪」）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勸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爲招軍）

勸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效可。

悉利旋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爲功效）

勸嗟移。夫賊豈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爲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額厚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之止知」）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于軍政，邈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子深仁，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可」）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閭，可。

穎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甯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沈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於中，而未見於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效，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

〔一作〕轉運按察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擴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村。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一作「暴」）俗，並申威信，以靜一方，今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卷二 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桑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桑達。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况爾方寅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強（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休。攬其官政於君，傳其家事於子；士之美（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一作「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嘗遷，往服新恩，益思後（一作「克勤厥」）效可。

###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貴其筋力；而况滋官行法，非強而敏者莫能焉？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二字一作「不可不至」），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承制（並磨勅改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愚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不懈其勤，以求諸已可。

###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歐陽永叔外制集 卷二

勅具官鍾懷德。臨於堯權，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為進者積日之資也。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於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閱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於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厭夫武吏之不足為，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為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實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慮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推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一作「進」），非爾志于譽而進不可為，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閱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一有「官」字）於仕，以榮厥躬，歲月久滿，又增以秩，吾之不忘於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 殿丞中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衽金革而當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凡關決於兵（一作「其」）間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一有「當」字）進秩，乃為常典，况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於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丞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一作「守」）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而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蒞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為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聞（一作「譽」）豈無褒獎，勉服新恩，以率爾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縣州之間，備盜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於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士，旌其功伐，以廣勸（一作「勸」）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需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家。爲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失。克保厥終。一作「終厥身」。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閱。考之國典。則有彝章。魂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

水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兼試檢校階勳之次。而欲升之。所以念勞也。况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一有「朕觀」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爲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為歸老之笑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人，亦足有為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勅王者之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往宜汝家可。

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制（一作「崇班」）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京西，而吏不能捕，煩吾出兵爾（一有「能」字）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及（一作「且及身」）焉。升爾於朝，往膺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於予聽者，必皆進而用之，而申以（三字一作「與申」）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于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於原野；塞旗斬敵，歸而與士卒數俘獲於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而受賞於朝廷，此將帥之事也。豈不榮且樂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邢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邢贊等。朕之勁兵銳將，戎於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為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一作「燁」）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蒞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率而行於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蓋（一作「孟」）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賦無重輕，皆不得與乎斯命；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為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既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陪虜中，能職忠義，自投歸國，致予顯榮。宜有嘉褒，以旌美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敏。陳力從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於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諱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

輔並轉祕書丞制（並磨勅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行，而（一有「委之」二字）有司考第歲月，以為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聲者（五字一作「治之有迹善而有聲也」）吾未嘗遺，必有甄擢。予聞無壅，各勉所為。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習以修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願爾宣勞，頗勤歲月，今茲考績，宜有（一作「被」）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職者，或謂數，易使之然。今爾嘗佐於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士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吳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敘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尙有不次之用。况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責，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是爲常格。膺茲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後時而無所獲，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襄以勸，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一作「倬」）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一作「四方館使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簡在於予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於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為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搖，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慮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戎戎，嘗委邊寄，克堪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磨勸改官）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而行之，足以為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一作「勸」）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敘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誥之不窮，而推（一作「試」）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一作「臣」）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効職，三十餘年，而後登於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勩哉！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勅：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違；往膺新恩，慎守爾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一作「觀」）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爲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爲請，不（一作「豈」）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勅官陳力，當得敘選；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魂而有知，膺此追

命可。

卷三 制五十首（又拾遺十五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進封永安縣君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一作「是生此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魂令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博州薛綸轉司門

員外郎秘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磨勸改官）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異者，必擢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秘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勸改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等敘進於此，猶用常文，其後當選，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溫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溫，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敘輔朕，予賞罰，推至公，以修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

邊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 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敘進升之朝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 著作佐郎盧革潘詠（一作詠）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違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敘進，無廢官箴！可。

###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厥勳。凡為有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 角斯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勅：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效，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勅具官張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賞，還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一作「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為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一作「於」）眉壽，庶此美名可。

荊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於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為易哉？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尙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為吾大臣，議參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於仕籍，今由累歲，遂升於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一作「諡」）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

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靡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為，以期懋賞！

###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懲，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為私，蓋有為也。今爾之請，（一作「課」）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紳。朕閱夫兵興而費廣，不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惠，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授（闕）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一作「掌」）惟久則習，次遷之例，願（一作「惟」）汝宜升。無忘克勤！

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一作「唐」）炎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羣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於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為，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為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殊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為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需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尚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滋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尚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尚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爲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獎，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復治春秋有名，故及。）患乎空文之不足為，（一作「信」）故著之於行事，以為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為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為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為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泄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敘選，勉用爾學可。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征權，以佐經費而均槽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為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為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為，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

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 杜諮轉官制

勅：具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為請，（一作「今以爾為大臣所薦」）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願有司之法，苟不甚良，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一有「榮」字）戚里（一有「之裔」二字）其於存歿，宜有寵焉。况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加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忘爾父之意可。

###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蓋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

#### 知制

勅：具官蓋元用。爾之季子，陳力茲久，既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簡予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一作「嘉」）褒服，茲寵榮，勉爾後效！可。

### 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恭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釋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况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可。

達州司戶參軍吳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勅具官吳冲。物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予無所愛。凡謹備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爲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擇。一作「擇」。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細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一有「其」字）百職並舉，而入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爲例，得其體（一作「思」）（一）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尙有恩榮，以爲爾寵。夫勞無不報，既享爵祿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爲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索隱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爲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閱，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重？汝膺茲命，其往勉哉可。

###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官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斂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一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為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於邊，天下多事，吏強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况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強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而私，尚有茂恩，以為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為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為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庶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於一州；威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一作「榮」）無忘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

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况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為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為吾往，其（一作「安」）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一作「聞」）尙有榮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緊汝之材，吾惟責成（一作「惟責厥成」）爾可自勉可。

###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 殿中丞史吉亨王瑜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為治也。而儒者以詁誦為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

愚者益固（一作「昧」）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以爲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汝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於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十五首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遐逸之善，有不吾聞者。聞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莅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一作「隸」）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勅：其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慮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闒懦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盡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一作「乃」）務較錙銖，索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真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况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直，庶哀泣之哀，爲爾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於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 楊政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勅：尙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况分直史館，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鈐轄楊政，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羣蠻釋騷，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名，往專討輯，逮茲三歲，谿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癘生疾，滌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旣嘉爾作事不怠，以集殄于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勅：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聞，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老於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某。司錄爲府曹首，民閭閻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蒞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直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於庠列。爾其惟祗惟畏，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洽可著作佐郎制

勅某。朝廷置磨勅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勅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為吾以恩信撫茲谿蠻，而使妻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錄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濟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勅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羣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於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一作「鈞」）考歲成，用應陟典，循省備坊，俾通朝守，蓋勸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邁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邁吏，為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戰等十有二人，是必脫穎而出其輩者矣。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而卿屬，試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已而為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于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循利，厥課屢聞，所宜褒升，以勸怠者可。

錄事參軍張〔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夏者，能為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閻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勅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莞權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絕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羨，而績效著明。敏進之榮，茲乃常典；曠勞之賞，尙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勅具官滕公輔。堂洎昱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文章來上，薦爾為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二字闕〕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句永興府學制

勅具官某。古之敬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說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於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祿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歐陽永叔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符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與？

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

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下。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修序。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四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五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五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詔.....五

賜新授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勅書.....五

賜尚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六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六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六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六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六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七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七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七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七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七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七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八

皇帝本命齋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八

禮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八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八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錄道場密詞.....九

齋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飾青詞.....九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入使銀鈔鑼唾孟孟子錦被褥口宣.....九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九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入使內中酒果口宣.....九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入使內中酒果口宣.....〇

賜契丹入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〇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〇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入使到闕酒果口宣.....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入使到闕御筵口宣.....〇

春帖子詞二十首.....一

皇帝閣六首.....一

皇后閣五首.....一

恩成皇后閣四首.....一

夫人閣五首.....〔一〕

萬壽觀告選真宗皇帝御容祝文.....〔二〕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二〕

卷二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黃籙道場青詞.....〔三〕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黃籙道場青詞.....〔三〕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三〕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三〕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三〕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四〕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四〕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四〕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入使口宣.....〔四〕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堂祭）.....〔四〕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五〕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五〕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敕書同）.....〔五〕

撫問磨府路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	一五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	一五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	一五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	一六
撫問宣徽南院使彭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	一六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一六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詔獎諭敕書	一六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入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	一六
賜契丹賀正旦入使卻回班荆館酒果口宣	一七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	一七
皇帝閣六首	一七
皇后閣五首	一七
溫成皇后閣四首	一八
夫人閣五首	一八
彙禧觀迎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一八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	一九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一九
除皇弟九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一九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二〇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二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二〇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二一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二一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藥詔.....二一

禮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二一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二二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二二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二三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二三

撫問邠寧瓊慶涇原鎮武軍德順軍路臣寮口宣.....二三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道場齋文.....二三

為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二四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二四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教祭）.....二四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二四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	二五
論發諭叔韶奏(增入)	二五
貼黃	二五
內批	二五

卷二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	二六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	二六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	二六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	二六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	二六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	二七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二七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	二七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二七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	二七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二七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二八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敕書	二八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	二八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八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二九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	二九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權所)	二九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仲獎諭敕書	二九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	二九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三〇
賜鎮蕪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	三〇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敕書	三〇
啓聖禪院修設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	三〇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三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三一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	三一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回謝書	三一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一

建隆觀劫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音詞	三二一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	三二一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爲修河了畢御筵口宣	三二一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	三二一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鐵口宣	三二一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	三二一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	三二一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三二一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	三二一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令等敕書	三二一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	三二一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	三二一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	三二一
除授陳執中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朝謝制	三二一
宣召曾公亮口宣	三二一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	三二一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口宣	三二一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	三二一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道場青詞.....三六

卷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各進奉

端午馬詔敕.....三六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敕書.....三六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勅.....三六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勅.....三六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三七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坐對口宣.....三七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敕書.....三七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敕書.....三七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敕并對衣鞍轡馬口宣.....三七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為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示諭敕書.....三七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會公亮詔.....三八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申錫等敕書.....三八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制.....三八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三九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敕書	三九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三九
賜夏國主詔	三九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四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酒果口宣	四〇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	四〇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敕	四〇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甘蔗等口宣	四〇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	四一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	四一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四一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四一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	四一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勣撫諭戒勅詔	四一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四二
禮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四二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	四二
賜兗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四三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四三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敕書.....四三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四四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四四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月祀聖壽道場青詞.....四四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四四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四五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四五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四五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四五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入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四五

卷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四六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四六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四六

賜知潁州徐宗況進奉賀充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敕書.....四六

賜知建昌軍沈造敕書.....四七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	四七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四七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	四七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默表	四七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徵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四八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	四八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四八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四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四八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駝詔	四九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	四九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	四九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靈道場青詞	五〇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	五〇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	五〇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	五〇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啓預告道場青詞	五〇
皇帝同契丹皇帝告哀書	五〇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五二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五一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五一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敕書.....五一

鳳州賜契丹遣留使副茶藥口宣.....五一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筵口宣.....五一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酒果口宣.....五一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五一

賜知舒州齊康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進先春茶敕書.....五一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敕書.....五二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五三

開寶寺稻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袈裟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五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三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五三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五四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五四

就驛賜契丹遣留使副銀鈔鐺唾孟孟子錦被褥口宣.....五五

通商茶法詔.....五五

卷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五五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五五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五六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五六

皇帝回契丹賀乾元節書.....五六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五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五六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五七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籙道場密詞.....五七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五七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五七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五七

後施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五七

萬壽觀開啓求嗣保安道場青詞.....五八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五八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五八

薦新除行刑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五八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入使卻回御筵兼撫問口宣……………五九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五九  
 皇帝閣六首……………五九  
 皇后閣五首……………五九  
 溫成閣四首……………六〇  
 夫人閣五首……………六〇  
 賜中書門下戒惜春詔……………六〇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六一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六一  
 為將來禋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一  
 為將來禋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六一  
 為將來禋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六一  
 為將來禋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六一  
 為將來禋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六一  
 為將來禋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六一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六二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六三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	六三
除李昭亮制（加恩）	六三
除梁通制（特授特進加恩）	六四
除許懷德制（加恩）	六五
真宗皇帝冊文	六五
徽德皇后冊文	六六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六六
命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六七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六七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敕口宣	六七
閣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勅口宣	六七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六七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六七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六八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六八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六八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六八

卷七

-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六九
- 內中福寧殿開啓禱享預告道場青詞.....六九
-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禱享禮畢祝文.....六九
-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禱享禮畢道場齋文.....六九
-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齋文.....七〇
-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七〇
- 賜西南蕃蠻入張光現等勅書.....七〇
-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七〇
-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禱享銀絹等勅書.....七一
-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七一
-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七一
-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青詞.....七一
-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七一
-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籍乞退不允詔.....七二
-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七二
-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七二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籤道場青詞.....	七三
萬壽觀雲華殿開啓溫成皇后忌辰道場青詞.....	七三
閨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敕口宣.....	七三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	七三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宣.....	七四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入使到闕御筵口宣.....	七四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謫恩命不允詔.....	七四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	七四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七四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七五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七五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馳詔.....	七五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	七五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詔.....	七六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勅書.....	七六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勅書.....	七六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七六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	七七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七七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七七

景靈宮廣孝殿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七七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七七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七八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七八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七八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七八

皇帝回契丹皇帝遣皇太后賀正旦書.....七八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批答.....七九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七九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七九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八〇

卷八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八〇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八〇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太后章懿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八〇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表不允批答.....八〇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八一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八一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八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會公亮乞罷不允詔.....八二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八二

閩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告勅口宣.....八三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八三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表不允批答.....八三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八三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八四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八四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八四

賜荆湖北路救濟饑民知州獎諭勅書.....八四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進奉謝袷加恩詔.....八五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詔.....八五

賜觀文殿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詔.....八五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渙進奉謝恩馬詔.....八五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道進奉謝恩馬詔	八五
賜前任臣寮進奉賀禋享禮畢勅書	八六
賜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乞知青州不允詔	八六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命第一表 不允斷來章批答	八六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詔	八六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	八七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燈勅書	八七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獎諭救書	八七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	八七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	八七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八八
故贈儀王允諫十月九日拆攢祭文	八八
故贈儀王允諫十月八日起靈祭文	八八
故贈儀王允諫十月二十日下禋祭文	八八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	八八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祔葬隨護宗懿已下勅書	八八
撫問尚宮沈氏勅書	八九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句修墳并沿路巡檢道路及管句一行靈寢程頓排辦等朝臣使臣內臣

等勅著

八九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

八九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八九

歐陽永叔內制集 目錄

歐陽永叔內制集

卷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至和元年九月八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己卯，皇帝遣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句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不顯，縣寶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靈之薦。載嚴淨刹，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祏，集慶眇冲。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罄奉先之孝。爰戒徽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園，啓靈文於貝葉。（一作「牒」）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氓庶，咸獲乂寧。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原載外集二十卷）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五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

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勅：卿為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九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折。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勅書（九月十四日）

勅：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遠陳貢謝，益認傾輸。尚體眷懷，勿忘自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諭詔（九月十四日）

勅：王洙省監證使劉沆（一作「效」）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溫成皇后一行法物，勅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衆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一作「古」）學參吾侍從，兼蒞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汝（卿）等並輕器能，遠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取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衍樂，以示宴私。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酒果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信飾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輶云復，申飲餞以爲榮。宜有匪頌，以彰眷遇。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卻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餞，以示眷懷。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鼓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寶祚無疆，蒼穹垂祐。吉旦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荷章。薦誠懇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砂冲。四時協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進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圓降鑿，列象緯以昭垂；蠲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真之冥祐。仰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宮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致祭於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協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尙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一作「持」）瑞節，爰及疆亭。願惟風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至和元年九月）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於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輶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薦有西師之舉。計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護以爲儀。言論斯勤，欣銘併集。方疑寒律，冀保冲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旣。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至和元年九月）

九月日，炆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媯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脩幣以惟豐，積感悚而增切。秋商在候，晝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於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於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為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一無四字）詔（十月二十日）

勅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蕃宣，宜優祿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為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嘆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勅書（十月二十日）

勅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送膺選擇，豐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

賜尙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蓋爾爾蠶蠶驚於海隅；卿起有家居，首宣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委，寵章宜有於便蕃。遠聞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汝）等並以材賢，出分寄任。薦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汝）等並膺東寄，綽著才猷。願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爲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遠。式屆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誦貝葉（一作「藤」）之遺文，集金圍之淨侶。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屆令辰。俾法侶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毫相，載溥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爰即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霄降鑒。邦家錫慶，永協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十一月十五日）

卿等戴飭輶車，方凝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跋履之勞。宜有領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十一月十五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縻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飲劑，式助宣調。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勅：卿風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御輶車載筴，方譁於隣歡。歲序將同，式凝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風宵之役，方及於半途。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申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遐資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俯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貺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做福庭（一作「廡」）恭陳淨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俯同。卻凝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霑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冲，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昭鑿。伏以神遊所格，祕甃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締葺；后（一作「神」）祇安靜，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錄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交」）新，宜均於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冀明靈之洞鑒。妙冲集祐，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爰款殊庭，恭陳淨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冀集靈休，下均厚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羅唾孟孟子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方楫聘車，即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衍之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來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惠。聊頌甘實，以侑清尊。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懿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申頌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頌賚，用示眷懷。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應敷，祕殿遼巖。惟首月之正時，協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眇躬，保千齡而永固；濟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辟容清穆。涓辰協吉，具禮有儀。冀真馭之妥安，符孝心之虔奉。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風戒輶軒，眷修信好。願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恩。頌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戴冠降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至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皇帝閣六首

前芽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願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教」）法新春。

氣候三陽始，句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玉璫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朝雲藉藉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康」）泰，白日慚舒長。

萬萬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漪漣采苻水，和暖浴靈天。

初欣綵勝迎春早，已覺鷄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峭，天光照物已融怡。

鶯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獵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同杓。

三辰明潤璇機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溫成皇后閣四首

歐陽永叔內制集 卷一

瑣(一作「鎖」)窗珠戶暖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妍競時態，卻尋遺跡獨依然！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閣香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日燕，玉闌猶發去年花。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閣五首

太史頒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一作「花自」)發，黃屋爲民愛。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黃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官花不用妬新妝。  
微風池沼輕澌漾，旭日樓臺瑞靄霽(一作「靄」)。浮四海權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玉殿籤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至和元年)

伏以宗廟之禮，是爲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涓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

式營寶構，俾俟靈遊。願落成之有初，惟益日而斯吉。冀茲住宅，庶以即安。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黃錄道場青詞（至和二年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備虛，實惟先志；感時思於雨露，式表孝心。滋金錄之真科，即琳宮之福地。薦茲精潔，庶以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黃錄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闕，昭厚德於無疆；藥館載嚴，奉真遊而如在。式臨遠謫，用感孝思。薦時品之維新，啓齋場而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仙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即梵居，俾延淨侶。瞻玉毫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遊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茲臨，載深於舜慕。虔依正覺，俾集善因。儆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夙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來集。載嚴祕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冲虛，薦清一作「精」之衷之瀟潔。冀迎純祐，均被羣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輕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候，念宣力以惟勞。特示撫存，體茲眷遇。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風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陲之尙凜。俾茲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風夜之宣勤，在眷懷而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協講鄰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茲喜。（一作「始」）俾申撫慰，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堂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句當延福宮，康爲政，至祭於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尙享。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墳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左右宣力，始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冀爾臨墳，魂其有知。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願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蓋，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敕書同）（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因效貢而申祝。嘉乃勤意，勿忘於懷。

撫問麟府路（「無」字）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三月十五日）

卿（汝）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願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東注。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

（三月二十五日）

卿動聞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祕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伏冀誠懇上通，聖真垂祐。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三月二十五日）

卿（汝）等並膺寄任，深東器能。願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宣徽南院使彭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鄙，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養，以濯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卿等任國鈞軸，爲予股肱。因誕節之屆辰，嚴梵宮而申祝。載嘉忠蓋，宜示寵頒。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敕書（四月十二日）

敕：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爾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耽者，異矣。夫然，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安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爲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鄰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班荆館酒果口宣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鄰歡。旣風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申寵錫，用示眷懷。

###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至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 皇帝閣六首

天清槐露滂，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舜舞來遐俗，堯仁達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嘉辰共喜沐蘭湯，蕪沴河須採艾禳。但得卑軀調鼎鼎，自然災稜變休祥。  
長暉流燦蕙風薰，草木菁滋德澤均。畜藥蠲痼雖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 皇后閣五首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椒塗承茂渥，嬪壺範柔儀。更以親蠶繭，初為續命絲。  
覆檻午陰黃鳥嘯，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綵縷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紫蘭浙浙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閣四首

密葉花成子，新巢燕引雛。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旭日映簾生，流暉耀豔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綵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珠閣無人夏日長。  
依依飾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惑，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閣五首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一作「奏」）豫遊。  
鳴蜩驚早夏，鬪草及良辰。共薦萼華（一作「蒲」）酒，君王壽萬春。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船。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一作「階」）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三千爭捧赭黃衣。  
仙盤冷泛銀河露，紈扇香搖綠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瑤臺金闕水精宮。

集禧觀迎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爲，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屈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接仙科。伏願  
欽來臨，潛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

馬六疋詔（五月二十三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願乃蕃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乃誠意，不忘於懷。

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耀，六甲剛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靈藥之真文，延紫清  
之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蒙休匪止於眇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

如故制（五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  
乎（一作「捍我」）王家。非予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一作「闡」），明由  
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  
臨戎之重。節旄並建，并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  
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奏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勳勵，往服恩榮。

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威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

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迺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羣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爲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過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六月十八日）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歊方鬱，衝冒良勤。宜有頒宣，用申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爲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余思其人，於爾爲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實望以孰先在甄升而惟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吳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七月十七日)

省裘具之。卿學足以治人，知足以謀事。風有聞望，稱於搢紳；惟時舊人，常歷二府。一使（二字一作「宣徽」）之職，夫復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無不為，任以內外而何異？余考於衆，僉維汝諧。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秉觀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藥詔（七月二十一日）

救：龐籍。推節之蕃，飭軍來觀。顧都圻之甫及，嘉跋履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面內，解辯索以承風。逮先聖之撫臨，躋羣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款云亭而勤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喬（一作「喬」）露之光，紛綸而雜委；朱草靈芝之秀，焜燿而叢生。爰有神泉湧茲穡地，甘如飲醴，美可蠲痼。湛靈液以瀦停，徹琳宮而峴起。歲時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翼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

謹，飛焰延災。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巖爾，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涓吉日，構此修梁，蓋効歡謳，形於善祝。

兒郎倬拋梁東，危構巖嶢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倬拋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倬拋梁南，善利深功不可談。但喜斯民無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倬拋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倬拋梁上，棟宇規摹標大壯。落成行即慶良辰，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倬拋梁下，祈禱爲民崇廣廈。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卉服雕題，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爲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萬歲，皇帝萬萬歲。

賜新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勸愛勞以勵政。而百職多廢，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鑿屢易以爲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余，惟守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同，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愛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同，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舉不及履躬一德，而播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於衆，敢謂有得，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青垂祐，寶道妙之冲虛；甲乙馴行，會天辰於元本。款別都之福地，舉淨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聆贊。伏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溥羣生而咸遂。

###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月六日）

卿（汝）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口宣（八月八日）

卿（汝）等各經材猷，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圍之爲勞，宜有恩言，用彰眷待。

###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貴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卽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十二日）

伏以后皇安靜，稟厚德以無疆；靈貳冥符，惟至誠而有（一作「交」）感。載嚴淨侶，夙按梵儀。冀被縈於首邪，俾妥安於庶品。

爲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盡，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實資於冥助。度依仙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遙，異明靈之垂祐。薦茲勤潔，庶達精誠。（一無此八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八月二十二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於茂則。願追寢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闕於佳城，載深側怛。列茲奠禮，用慰曾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教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廿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奧區，做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冲鑿。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裸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月。恭陳（一作「臨」）祕館，式按常科。瑤席瓊尊，風陳於芳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眇躬，隆壽齡於無極；遂生庶品，臻隱伏以咸均。

論獎諭叔韶奏（增入）

臣伏準中書劉子下本院，爲右屯衛大將軍叔韶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敕書獎諭。竊以叔韶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獎。然臣伏見元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韶所進日月元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今取進止。四月 日學士臣歐陽某劄子。

貼黃

所有獎諭敕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撰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韶獎諭敕奏劄，後有內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尙存，其敕書在內制藝二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內制集，如乞勿免文呂拜禮，乞許安樞密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卷三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至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蜿若金鱗之瑞質。茲爲鎮信輔以精誠，伏冀仲鑿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十六日）

伏惟北朝皇帝世結鄰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申賚薦。廣梵筵而斯啓，陳佻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荆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凜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頒燕情，以示眷勤。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國訃，來及郡城。願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歸全協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幽局，俾載陳於祖奠。歆茲芳潔，尙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內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並集。有嚴祕殿，來格衆靈。冀真鑒之妙沖，答精衷之灑。潔保鴻圖而縣固，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軺。載嘉復令之勤，爰錫示慈之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

宣（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蕃翰。屬茲誕日，宜有寵頒。當體眷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淨侶。瞻玉藻之真相，誦貝葉之靈文。仰依慈慧之仁，遐薦清真之觀。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寶妙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卽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禋壇。仰冀靈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下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敕書（九月十二日）

敕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硃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遠効款誠。涉道里以甚勤，修真輪而自達。載嘉忠順，宜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欄一領，八兩湏鍍銀腰帶一條，衣着二十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壇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協彝儀。循此吉辰，用申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至和二年九月）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輶，遠馳國計，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鄰歡。聞問定驚，撫懷感咽。姪皇帝始茲續紹，深極哀摧。異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

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同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至和二年九月）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啟書於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鄰睦，逮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同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九月十三日）

維汝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爲善而不永年，奠辟在茲，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櫬所）（九月十三日）

維汝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曆安惟吉。陳茲奠酌，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冲獎諭敕書（九月十五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專學，期乃有成。惟審制之坦明，合聖經之雅奧。傳寫之善，茲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爲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修。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既涓，修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三日）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選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穹靈。敷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蕃宣。方受署以云初，効右牽而來獻。式彰誠蓋，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敕書（十月二日）

教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修貢有儀。載省勤誠，用增獎歎！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十月二日）

伏以薰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睿眷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超薦真乘。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願具瞻之重，適臨載誕之辰。爰示頒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至和三年正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聿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蠲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二月五日）

卿（汝）等各蘊才猷，出膺寄任。綽著綏甯之績，克彰勤蓋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櫛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贈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佺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管遣使輟。惟久睦於仁鄰，俾往申於賻襚。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慰流，奚旣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佺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閏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宿真之氣；日纏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算；羣生咸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閏三月二十五日）

御遠戒戎車，夙祇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頒欽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為修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

卿等分庀工徒，繼修隄榘。遠茲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獎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四月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祇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四月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牽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四月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祇率寮寮。修梵供以惟精，罄臣誠而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兼敎坊樂口宣

(四月八日)

卿等協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卽琳宮之福地，考金錄之祕文。薦此令芳，通乎聆齋；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壽生而咸被。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敕：內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於己，思天下之民豐；勞於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願眇躬之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勩故實於有司。卽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申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卽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令等敕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因王正之肇序，遵佛事以修嚴。期申祝延，夾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揚州許元詔（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善乃淮海之濱，產茲草木之美。以時采掇，來効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羣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已嚴淨館，虔奉祕祠；仍假薰修，附通精意。蒼靈昭鑒，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五月十七日）

卿（汝）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蘊隆之候，載嘉宣布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朝謝制（六月十日）

門下爵祿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於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外庭，以旌嘉尚；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於名臣之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中帷幄之間。至於兩踐合司，首當國論；杜門絕請，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願方，深於倚信；乃祈解於鈞衡，兼秉旄纛之榮，資鎮俗之重。所以優逸耆哲，養頤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察其誠至，良為惻然！若夫中臺之

崇端揆是爲於師長；祕殿之職，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安志。仍廣邑封之數，卽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勸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子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休命。可特授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旋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

有敕：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於民聲。旣深束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汝材望，著於摺紳。豈惟潤色之文，方佇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七月二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茲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効。俾申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一作「疾告」）口宣（七月七日）

卿方委政條，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天真，冀遵藥喜。俾申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

（七月七日）

卿（汝）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樹濟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惻。尙賴班條之善，克申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申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道場青詞（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供惟先聖，邈矣真遊。貽睿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式陳淨醮，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資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羣生。

卷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

練使郝質各進奉端午馬詔敕（至和三年）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効駸足而來貢。備彰勤蓋，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敕書

汝風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効貢儀。省乃勤誠，良深歎獎！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敕（七月七日）

卿（汝）等風飄材猷，出分委寄。履茲誕節，來効勤誠。載詳善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敕（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修禮。卿（汝）分職居外，乃心於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

至！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蕃垣，自陳疾恙。祕殿之職，揆路之榮。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効貢輸。載省恪勤，但深嘉尚。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坐對口宣（八月五日）

卿德著著明，時膺材任，祇趨召節，方及國門。宣示頒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敕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曠勞，擢升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推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効。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敕書（八月十日）

汝識遠言忠，身外心內。乃因時物，來効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敕并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蔚為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徒領要蕃。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為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

事判陳州示諭救書（八月十六日）

救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風兼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効。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政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一作「傳」）之經術。不待明而克審，既能教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靡有留事，爾實為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申錫等救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風夜之力。層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副我欽恤，良增嘉歎。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

臣餘如故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整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饒，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俊科於異等，遂追髦彥，騰夷路以飛華。入必待於清閒，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瞻嘉績，爰

正合司。執毀譽不同之心，篤於自信，勦風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願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命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遷臣，斯爲異數。雖如汝志，尙求予衷。於戲東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尙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寶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替錢明逸）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

允詔（十二月五日）

卿勳闕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効著殿官。惟別都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嘉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無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絲紬等敕書（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効乃誠，善修其貢。載惟忠恪，深用歎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俾延淨侶，祇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冀迎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一有「贈賻」二字）詔（十二月二十五日）

歐陽永叔內制集 卷四

三九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賙贈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思荼毒，深用惻憐。俾遣使車，勉膺感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懇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輶云復。嘉肅祗於將事，宜宴飫以勞動。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卻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聲謀猷，協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敕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患乎勸戒之未明。蠢茲羣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繫。卿（汝）夙以敏材，外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願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之養。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三月）

卿等將命達辭，同轅屈道，方涉川塗之逸，宜申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卻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輶。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薄節。宜示宴私之惠，用彰眷寵之懷。推以甘珍，體余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卿（汝）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甚明，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祇即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永算，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勗詔（五月二十三日）

救龐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句麟府州軍馬司郭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沒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功，曾罔慮於蕞蕘；敗後（一作「沒」）街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憤於輕敵，彼實自貽；而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廣被。願惟編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之衆。被除時疹，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灌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真之福地。眷茲炎鬱，閱彼蒸黔。俾肅按於仙科，冀導迎於善氣。伏願紫霄昭鑒，飄歛來臨。勞均海宇之遐，下逮黜黜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禧。

###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厭於屢易，或用人之不審，致厥位之虛安。故於罔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之余心，固已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及此，曾莫論於乃誠。豈

廊廟之崇，貴重者其愛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慮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汝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 賜充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充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國而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嫻，方及有行，乃遵先制，俾褒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還渥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祇於寵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充國公主。

###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序著於王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眷柔閑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維舊，列號位以旣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綏恩而推寵，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諭之曰然，而能恪（一作「封」）執謙冲，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祇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敕書（七月七日）

敕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勸會乾寧軍，去歲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滄慶城壁；其河岸大段

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旬嘗，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稍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嚮以暑雨失節，俾滯迅流，水防廢官，衝溢爲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氓無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聞。載寬憂願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熟，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純庀。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被以芬芳。冀冥祐之救垂，集休寧而永保。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八月二十五日）

伏以祗紹慶圖，撫寧（一作「摩」）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同庶品以均休。乃卽清郊，載嚴淨侶。誦藥宮之真訓，瞻璇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宛鴻之祐。物生成遂，並臻康泰之期。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月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靈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舊式。瞻彼清真之馭，做茲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邦而康靖。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茲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之取。惟本元之令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錄之科儀，瞻  
深香之香默。伏冀衆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算於無疆，均舍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况生日禮物詔（九月十三日）

卿風韜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九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軺，修歡鄰聘。式及都圻之近，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遠，戒郊圻而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薦薦修聘好，方憩輶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筵而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軺，時修聘好。涉此匠寒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宣示宴慈，用彰眷撫。

卷五

歐陽永叔內制集 卷五

四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

(嘉祐二年九月)

卿位峻樞庭，望崇哲老。屬誕期之斯及，願寵數以宣優。體乃眷懷，膺茲著錫。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歷正時，布王眷而茲始。寶隣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嬪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迥達。因履端之協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矚。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淮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賜知潁州徐宗況進奉賀充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敕書

救：徐宗沉。省所進奉賀克國公主，出降緡五百疋事，具悉。詩稱王姬之下嫁，國著嘉禮而有儀。惟臣職之聿修，當物容而敘慶。誠勤所至，歎尚良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 賜知建昌軍沈造救書

救：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稱體恪官之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璇璣默運，推四序以循行；玉歷更新，集萬靈而交會。俾清琳宇，延格高真。薦茲精一之誠，祈乃純厲之祉。冀綿福祚，均及含生。

###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十二月十日）

卿等歲律更端，隣歡交聘。載馳使傳，方及國郊。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十二月十二日）

伏以四時成歲，嘉庶榮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宴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恢寶祚之延長，銀壽康之遐朶。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默表

歐陽永叔內制集 卷五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勵翼，敢忘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禧之茂集。俾嚴禁衛，祇率舊章。庶通蒼潔之誠，仰格潛真之馭。伏冀錫齡斯永，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疆，均物生而咸被。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

安祝文

嚮以雨水爲災，殿塗增緝。亦旣新於葺構，庶來復於真遊。爰揆靈辰，冀茲安妥。緬惟慈佑，丕鑿乃誠。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

嚮者因霖災之爲沴，飭殿構以增新。涓穀旦之惟良，奉神遊而還止。載深感慕，躬薦芬馨。式慰孝思，冀茲臨格。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奉將鄰好，來會歲元。載推寵賚之私，宜極珍豐之品。俾領嘉味，式侑宴歡。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鑿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歷紀歲元，聘交隣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頒宴犒（一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駝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正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奔世克修於藩職。載聞充庭之寶，深惟守土之勤。遠體傾輸，不忘敷獎。今同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得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齊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一事，具悉。封奏事來，祕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三年正月十七日）

敕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奏到誥，敕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并賜對衣金帶鞞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一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膺予簡任。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旣優。適當擇帥之初，方鑒用謀之失。是惟慎舉，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便之私，而罔體眷懷之意。願茲重地，難久曠官。往祇成命之行，當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

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雪道場青詞

近以溫陽干時，雨雪愆候。載惟寡薄，敢整精神。明靈孔昭，嘉應斯獲。兆豐年而有望，消瘴氣於未形。惟物蒙休，以時申報。冀清真之來格，期福祐之永依。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祇戒輶軒，載馳隣訃。願道塗之甚遠，惟涉履之斯勤。俾宣慰言，式慰良苦。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隣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尙寒，願驛塗之攸遠。俾頒品劑，用示眷懷。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救：兼福延。卿風駕使輜，遠傳國訃。屬餘寒之在候，想馳驛之為勞。俾頒欽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景靈宮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啓預告道場青詞（正月二十日）

伏以珍宇邃嚴，奉真靈而有素；玉容清穆，謹修祓以惟時。爰按仙科，俾申虔告；載瞻道蔭，宜鑒沖誠。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武睿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絨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僊，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慰，今林牙懷德單節度使蕭福延同奉書陳謝，不宣白。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鄰歡，及疆候以惟初，屬暄和之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二月二十五日）

卿蔚有時望，參於柄臣，惟倚注之所深，在眷顧之尤異，屬茲誕日，宜爾壽期，庶此寵頒，體予至意。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三月三日）

敕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表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鬪之獄猶滋，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傅子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惟時可嘉。若乃使天下圜圜空虛，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宣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敕書

（三月三日）

救陳太素省知審刑院胡宿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刑獄之重，一成而不遷，比類之微，可疑者甚衆。安好學而敏，蒞官以勤。夫俾天下之無寃，幾刑錯而不用。此朕冀冀希恭之所未及，而爾孜孜厥職之所不忘者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恩州賜契丹遺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使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之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筵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即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之錫。俾申宴飲，用示眷私。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酒果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使輟復命，郊館饒行。惟茲良潔之英，薦以甘馨之實。用申恩錫，當體眷懷。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之恩。聊侑宴歡，以申優遇。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進先春茶敕書

敕齊廓省所進奉「新茶」一銀合，合重五十兩，緋羅夾複全「事」具悉。百物茂生，取新爲貴；羣方修職，効貢

以時。汝守土有方，事上惟恪。閱茲來獻，用體勤誠。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敕書

敕：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以敏材，膺于東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因物以達誠，見事君之甚恪。省闕于再，敷嘉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夙將鄰訃，方屆國門。載惟衝涉之勤，宜有宴休之錫。俾申頌賽，用示眷優。（一作「懷」）

###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袈裟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正陽旅月，方及於嘉時；萬壽齊天，式標於令節。啓真乘之秘藏，集淨侶於法筵。仰惟慈妙之仁，茂委純施之祉。永隆丕算，均福羣倫。

###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四日）

伏以寂然妙道，推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屆此長贏之候，是惟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真文，載潔雲壇之淨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禧。固壽歷之延昌，薄蒼黔而均祐。

###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

不允詔

救：昭亮省所上表：「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魏洛之重，皆爲別都；將率所居，難於屢易。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扞禦之材。自膺寄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遠茲列奏，嘉乃好謙。宜體養懷，靖安爾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五月二日）

救：堯佐省所表：「臣皇祐三年，內授宣徽南院使，判河陽軍州事，未滿任，蒙詔赴闕供職，至今六載，自量尸素，深不遑寧。近知西京闕人，未有除授，伏望特賜差委」事，具悉。宣導徽猷，任親而事簡，居留京邑，地要而務繁。惟予眷遇之臣，方處清閒之職。載披來牘，深識乃誠。雖奮其聰明，尙足以臨泄；而待我耆艾，宜有以優游。實嘉盡瘁之心，難徇撝謙之意。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夫知其人之爲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收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爲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已；顧被搢紳之論，曾靡異辭。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竊德弗明於用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厭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矧卿忠信之節，足以協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東注，寧煩論言，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鑼唾孟子錦被褥口宣（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報來止，將命有儀。願茲館憩之初，宜具燕私之用。俾申優錫，式示眷懷。

通商茶法詔（嘉祐四年二月四日）

救：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竊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宜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使田園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窳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歎然願弛權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於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懍朕意焉。

### 卷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風將信聘，方止中塗。惟茲藥籙之良，加之茗品之美。特申頒賚，式示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二月二十四日）

卿蕭將聘幣，來及萍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頒宣之寵。仍申撫勞，當體眷優。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二月二十四日）

卿將命寶鄰，講歡彝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頒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二月二十四日）

卿風韻聘輶，來陳壽祝。顧川塗之攸遠，屬氣節之方和。俾頒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嘉祐四年）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鄰聘修歡，既以千齡之祝，書言既，禮幣兼豐，感著之私，敷陳罔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鄰歡停契，仍導柔慈之旨，過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額布侍次，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侃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風率信函，及茲誕節。載勤馳傳，方止中途。宜有寵頒，用申撫慰。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御筭甫臨誕日，來講鄰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勤之錫。俾申寵賚，式示眷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籙道場密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慶，方垂祐於邦家；彌月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衆真之昭鑒，臻百順以備休。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三月二十日）

伏以帶燭迎祥，慶禱祠之協應；潔壇修薦，致精懇以冥祈。俾因麟瑞以通誠，仰冀靈真之報福。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臨初燠，節紀嘉名。肅嚴祕殿之居，降集清真之馭。薦之馨苾，報以善祥。豈惟數佑於眇躬，兼冀均休於庶品。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薰風應候，瑞節紀時。按琳簡之真文，嚴紫庭之邃宇。衆靈來格，冥感交通。嘉乃厚生，蒙茲百福。載傾虔意，鑒此明誠。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祠棣協應，彌月告祥。肅依科錄以薦誠，仰冀照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一作「保」）寧。惟集慶於邦家，永延鴻於基緒。

萬壽觀開啓求嗣保安道場青詞

後以廟社降祥，官庭協慶。載涓吉旦，交薦明誠。期仰格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基祚，遵企靈休。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伏以誕彌協應，蠲潔修誠。嚴似（疑作「祕」）殿於靈宮，誦真文於藥簡。通此茲芬之薦，被其舊嘗之虞。仰冀昭回，丕符壺祐。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

伏以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宇之嚴，交薦精衷之潔。仰冀衆真之貺，敷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實希道蔭。

賜新除行刑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四月五日）

卿擢以宰弼之崇，屢形懇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勞。而休風藹然，嘉問時至。方深眷倚，遽聞奏封。願惟陪輔之邦，俾遂便安之請。增之美秩，優我舊臣。豈祗循於故常，蓋以示夫褒寵膺受之際。遽巡以辭，雖言匪飾文，見於能讓而令行已出，難矣復還。其體余懷，往祗新命。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卻回御筵兼撫問口宣（四月十三日）

卿等聘函時達，使傳言旋。冒茲炎燠之辰，涉此川塗之邈。宜申宴錫，式示眷懷。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嘉祐四年）

### 皇帝閣六首

天容清永畫，風色秀含薰。五日逢佳節，千齡奉聖君。  
綵索盤中結，楊梅粽裏紅。宮闈九重樂，風俗萬方同。  
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五行當火德，萬壽續天長。  
歲時令節多休宴，風俗靈辰重被禳。肅穆皇居百神衛，滌邪寧待浴蘭湯。  
香菽繼米著佳名，古俗相傳豈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含桃初薦黍新登。  
聖主憂勤致治平，仁風惠澤被羣生。自然四海歸文德，何用靈符號辟兵。

### 皇后閣五首

蘭館覆柔桑，新絲引更長。初爲五色纈，續壽獻君王。  
槐綠陰初合，榴繁豔欲然。翠筒傳角黍，嘉節慶年年。  
煙含玉樹風生細，日永官花漏出遲。深殿未嘗知暑氣，水精簾拂砌琉璃。  
玉豈冰彩瑩寒光，避暑宸遊樂未央。采艾不須禳毒沴，塗椒自己馥清香。

歐陽永叔內制集 卷六

蘭菖擢秀迎風紫，  
檉豔繁開照日紅。  
嘉節相望傳有舊，  
深宮行樂自無窮。

溫成閣四首

香綉荷爲纓，  
靈苗女作人。  
芳音邈已遠，  
節物自常新。  
珠箔猿廳入，  
金盞畫刻長。  
鸞臺塵不動，  
銷盡故時香。  
聞說仙家事，  
杳微世傳真。  
僞豈能知，  
遙思海上三山樂。  
寧記人間五日時？  
雪散風流歲月還，  
君恩曾不減當年。  
非因掩面留遺愛，  
自爲難忘竊窈賢。

夫人閣五首

冰盞凝皓彩，  
水殿漾輕輝。  
繡茵誇新巧，  
縈絲喜織年。  
黃金仙杏粉，  
赤玉海榴房。  
共闌今朝勝，  
盈襜百草香。  
光風細細飄香轉，  
綠葉陰陰覆檻涼。  
雲物鮮明時節麗，  
水精宮殿侍君王。  
蓬萊仙闕彩雲中，  
端日欣逢歲歲同。  
皎潔霜紈空詠扇，  
深沈玉宇自生風。  
古今風俗記佳辰，  
樂事深宮日日新。  
巧女金盤絲五色，  
皇家玉歷壽千春。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

敕：中書門下。朕纘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務於身先。惟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羣庶，臻於官康。而人殆久安，賄於佚欲。物豐太盛，耗以得虛。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爲戾。士民交黷，貴賤靡分。惟

其得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有舊章；顧在攸司，鮮聞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罔革以滋深。紀綱旣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黃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常憲；以干刑庶，漸革於侈風，以共趨於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關封府糾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察及逐處長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靈祿（一作「祺」）協應。爰即清真之守，虔修科式之儀。冀袪滌於害災，俾敷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館遼巖，格真靈而來宅；明誠蠲潔，薦馨茲以交修。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贏之序。伏願保圖綿固，壽歷延長。永敷佑於邦家，溥均休於品庶。

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循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躬講禮文。賴真靈之集休，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爲將來祿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宗廟之嚴，祭祀惟重。矧茲合食之義，尤爲盛禮之文。乃顧眇躬，克成大饗；實賢貺祐，用薦菲誠。

內中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饗，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靈。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獲舉。敢申昭謝，冀達精衷。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茲者祇率孝心，躬修合祭。潔精誠而薦薦，蒙顧享之來臨。惟慈聖之降休，俾眇躬之成禮。敢忘翼翼，永荷基圖。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載肅廟容而合食。上繫丕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益勵祇實之志。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容而時舉。豆籩有序，禮樂交修。願惟眇躬，克遵盛典。實賴明靈之佑，敢忘報軀之誠。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

(六月二十五日)

卿祗膺召節，方屆都畿，載惟道路之勤，屬此炎薰之候。宜頒良劑，式示眷懷。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

(六月二十五日)

卿出膺邊寄，入恪覲容。願就館以云初，方奉圭而來見。宜頒餼勞，式示眷懷。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

門下盡共志以養親，因而銳惠，爵於朝而示衆，所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之任，惟余鼎彝之臣。飭事齋莊，宣力左右。方此慶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宋庠，履行備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爲名臣。文足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於三事，備罄謨猷；出則殿於大邦，舊存風績。自還機務，頗歷歲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感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申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掎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恩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加恩)

歐陽永叔內制集 卷六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貺以百福之多；慶賜遂行，均於四海之廣。惟子將相之任，是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李昭亮志尚純懿，資誠敏明。世蒙舊德之餘，早違重熙之盛。備於器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效。寄之方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一作「類」）聞於佳譽。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鉤，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之材。茲惟圖任之艱，方屬倚毗之意。是用因霽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真戶。仍瞻美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同，所以見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梁適制（特授特進加恩）

門下：王者嚴其祖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朕躬執圭瓚，率諸臣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聖而合食。嘉與有位之衆，均茲錫祉之繁。矧惟槐鼎之舊臣，實繫國家之大體。宜優新命，以告外庭。推誠保德忠亮翊戴功臣，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梁適世冒之華，早躋仕路。藝文自奮，繼踐辭科。進階顯榮，亟被獎擢。優游侍從之列，嘗奉於清閒。出入中外之勤，實勞於夙夜。旣贊樞府，遂登宰司。啓沃之謀，語言猶在；進退之際，禮遇兼隆。自歷藩垣，頗更歲月。近惟大商實宿勁兵，俾分節制之權，以爲方面之重。撫茲雅俗，藉

爾數材。屬熙事之有成，均慶恩而方洽。是用敘陟崇階之貴，兼增食戶之多。推茲寵章，蓋率舊典。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以事君；守富貴而不驕，乃能終吉。是惟素學，甯假訓辭。往服茂恩，當體予意。可特授特進，依前檢守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功臣勳討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 除許懷德制（加恩）

門下賞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勸；祭之爲澤，思在位以咸均。嘉盛禮之斯成，務推恩而惟廣。矧乃睿明之哲，是爲心膂之臣。宣示優隆，式揚誕告。衛聖忠果，雄勇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揮使，保甯軍節度，蔡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行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許懷德。勁勇之質，蓋稟天姿；忠厚之良，自爲國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蘊其材謀，能自奮勵。訓我士卒，號令之信甚明；爲予爪牙，介冑之色難犯。爰採軍中之譽，俾分閭外之權。遂膺旄節之榮，專董馳驅之旅。宿衛宮禁，周旋歲時。宣力甚勤，有知無不爲之節。盡瘁後已，加老而益壯之心。誠未耗於精明，豈但矜於矍鑠。屬受釐之均慶，方浹宇以蒙休。載推國舊之懷，式敘曠勞之典。益其封食，錄乃功庸。於戲！享爵祿之崇高，荷寵靈之優渥。挺金石不渝之操，茲惟事上之誠。知富貴克守之難，用保有終之吉。勉矣來効，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行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殿前都指揮使，保甯軍節度，蔡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衛聖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 翼祖皇帝冊文（嘉祐四年）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養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有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既成合祭以時舉茲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懇之心神其歆之錫以多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黍稷蠶絲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恭皇后劉氏配尚饗

真宗皇帝册文（嘉祐四年）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繫親者氣節既至感其思心祠禴嘗禋禮以時舉然猶未厭其志也則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顧惟小子克守成業治民事神動有不訓是用躬執圭瓊薦來芬芳愴然如聞來格來斯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黍稷蠶絲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皇妣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皇妣章懿皇后李氏配尚饗

淑德皇后册文（嘉祐四年）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輝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十月惟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黍稷蠶絲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尚饗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嘉祐四年）

省表具之。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思，已祭受釐，大均於慶澤。乃眷耆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有容，既交神而秉厥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曷止成命。所讓宜不允。

###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蘊純和端慤之誠，嘗敏贍通明之學。惟時舊德，實我柄臣。當祀事之有成，廣慶恩而方洽。疇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熙寧既成，方大均於祭澤。寵章所異，宜首及於樞臣。當卽往膺，勿煩仲讓。

###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敕口宣

朕以親親致孝，綏惠均恩。宜有寵章，以褒舊德。往欽新命，當體眷懷。

### 閤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敕口宣

蔚爲賢士，陪我祀事。既膺福祐，宜被寵靈。往體予懷，祇服新命。

###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而

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朝事，罄其齊明。因發憲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沖懷；敦論既勤，宜往祇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覽滿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攝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宮，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乃眷宗藩，宜優異數。惟是便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燕乃沖懷，形于懇避。禮有常節，無爲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參闕祀之嚴。爰疇乃勞，優以異數。宜思祇受，勿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口宣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卷七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加恩告勅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官而合食。庶受神貺，推行慶恩。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既敷告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內中福寧殿開啓禘享預告道場青詞（嘉祐四年十月十九日）

伏以宗廟之嚴，禘祭爲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季陰佑。俾克成於盛禮，冀永錫於純稽。式展孝思，用膺神貺。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禘享禮畢祝文（十月十九日）

屬者卜吉孟冬，致饗清廟。聖靈來格，福祉沓臻。荷神貺之不違，俾縟儀之克舉。敢忘神報，達此明誠。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禘享禮畢道場齋文

茲者冬物告成，因饗親而達孝；神釐來貺，既均慶之以時。惟盛（一作「成」）禮之弗違，荷巨慈之旁祐。

卽靈場而申報，冀冥鑒之孔昭。薦此誠明，期於福應。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齋文（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範，瞻厚德而已邈；感慕之恩，託供慈而申薦。載嚴寶殿，恭啓貝函。惟淨福之是資，冀靈游之永祐。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真覺之慈應物，憐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式臨於諱日。俾延淨侶，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獲冥緣之祐。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勅書（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修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勤恪之心，宜示褒優之錫。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遷速之效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與。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會靡間然。方將甄敘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爲辭矧上下既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

得之時。嘗體余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祿享銀絹等勅書

朕卜吉孟冬，合食備廟。禮樂交舉，臣工畢從。嘉守土之修官，咸以時而來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載省勤誠，  
更深歎尚！

###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十四日）

夫朝廷之廣大，賢雋之衆多，必有瞻然耆薄之臣，以當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  
以爲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情節令問，爲當世所重。閱書祕殿，日侍清閑。  
遠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

#### 奉安祝文（十一月十四日）

屹爾名山，斯爲福地；翼然寶構，式奉威靈。繕完既新，考卜惟吉。鑿茲懇至，永以妥安。

###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

#### 殿奉安青詞（十一月十四日）

伏以竄峰甚峻，仙宇載嚴。爰考吉辰，奉寧真聖。式申祇告，昭鑒乃誠。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

卿詩有敏材，膺于寄任；遠瞻薄節，効乃誠勤。在庭之獻，肅陳事上之忠，可見。省閱之際，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定州龐籍乞退不允詔

勅龐籍。省所劄子。奏以「年齒衰殘，自去年七月後，累奉表及劄子，輪漚懇誠，尋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祇乞一年，許賜請老歸第，伏望早賜差人承替，得遂前懇」事。具悉。夫難進易退，雖士節之甚美，而尚賢優老，亦朝宰之所先。故禮稱引年，而有不得謝。卿以雋德，爲時舊臣，東於子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壯，視聽方彊。矧夫邊候無虞，民亦允備，固可以偃息藩屏，養頤精神；而遠慕昔賢，願還官政。雖止足之意，誠可尚於高懷；而眷遇之深，難遽從於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十一月十七日)

勅彥博。省所上表：「陳讓裕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者潔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成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子衷。嘉讓節之甚勤，願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

答口宣

御陪祀時勞，啓封加命，再形懇讓，深識仲懷。願定志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三日）

伏以萬物堅成，樂裁功之斯就；四時迭運，荷乾施之無窮。爰即靈場，載啓科式。薦以蒼芳之潔，通於香獸之神。伏願威靈昭臨，福禧獲集。固穹隆之壽歷，延縣永之皇圖。下逮羣生，咸均餘祐。

萬壽觀寧華殿開啓溫成皇后忌辰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無方，推乎善應；清真昭格，通以明誠。道內則之有儀，藹餘芳而未遠。式臨諱日，俾按醮科，爰即琳宮，蕭延羽士。冀資冥福，永助仙游。

閤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敕口宣

卿素稱忠勇，備著勞能。倬更旌節之榮，仍董貔貅之旅。往膺寵命，其體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二十九日）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嚮從守藩，念遠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予於未聞。惟道德之所資，非耆哲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忘。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

皆所乞宜不允！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宣（十二月六日）

卿遠趨召節，方屆都城。惟茲饋品之豐，式舉彝章之舊。往祇寵錫，式體眷懷。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等歲元茲始，鄰好時修。載馳使傳之勞，方次都門之近。宜申頒錫，式示眷懷。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

卿蔚有材武，稱於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寄任；自分齊鉞，屢易名邦。俾更節制之權，入總禁嚴之旅。扞城宿衛，皆汝職焉。載聞來章，雖嘉讓節，趨祇成命，宜體眷懷。所讓宜不允！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新陽協律，肇正於歲端；嘉節紀時，蓋遵於國典。載嚴祕殿，選企上真。薦茲蠲潔之誠，香達滃雲之腹。冀承靈貺，永祐皇圖。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元符肇貺，先聖是膺。紀爲令節之名，著乃仙科之式。用嚴禁密，恭薦蕊芬。冀真馭之昭臨，祝嘉祥而滋

集。基固永固，勳植均休。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十二月）

省表具之。卿拔從行伍之微，董我師徒之衆。嘉爾勞勩，優之寵榮。乃思功效之未彰，能形避讓之仲懇。已行之命，其往欽承。事上之忠，無或怠忽。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歷，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以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睿明稟哲，慈儉保邦。正朔頒行，極舟車之所至，仁恩（一作「慈」）溥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疆。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巨馬駝詔

王正首歲，玉歷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十二月）

勳劉敞。省所進「裕享詩」事。具悉。裕，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感，昭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卿議論宏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職。發揚揚

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闕已還，嘉尚良切。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詔（十二月）

勅：象先。省所進「裕享詩」事。具悉。裕，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為頌歎之美。覽奏薦之來上，慶熙事之有成。文采可觀，歎嘉于再。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勅書（十二月）

勅：堯臣。省所進「裕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為衆所服。况乃詠祖宗之功德，述禮樂之盛容。宜被朱紘，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勅書（十二月十七日）

勅：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縮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算，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明敏之識。自膺東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為凡目，縻爾（一作「可」）條陳。不惟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運茲來上，深體乃忠。省闕以還，歎嘉曷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炳邈。顧祠庭之夙徽，崇寶楫以載新。冀即妥安，永申嚴奉。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嚴寶殿，以符神游；今奉威靈，即安清禁。仰惟鑒格，敬此精衷。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哀。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慧福以無窮。追諱日之甫臨，演祕言而申薦。永繫仁佑，式慰孝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隆。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殿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而甚祕。式屆過音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遠薦福因，永資道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諱日斯臨，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載瞻大覺之雄。既集善因，遠資福果。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即仙庭之祕邃，誦金簡之精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宿衛之勤，勞能備著，俾移使節，式示眷懷，宜體優恩，勿持堅讓。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  
答口宣

卿風推才武，久擁節旄，俾易名藩，用申優遇，無煩固避，往服新恩。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嘉祐五年）

卿等風將信聘，來結鄰歡。方申宴飲（一作「飲」）之豐，式示眷懷之意。芳醪嘉質，宜厚寵頒。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鄰  
款而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我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頤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  
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歷頒時，寶鄰交聘。兼馳使朝，別枉信函。

爲傳慈憐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額布侍次，達此悵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同，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批荅（正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蔚然君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恙，求解樞機，朕心惻然。深以爲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耆哲而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藥之休。還來輔予，以盡繁業。遽形引謝，良異眷懷。所乞宜不允。

###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股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裁循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雍之德。俾述舊典，褒以徽章。嘉乃妙齡，盛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茲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繫乃夙成。祇若訓言，往膺渙渥。（一作「命」）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姿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膺茲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正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德溥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辟教咸均。罄茲率土之儀，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卷八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宿穹眷佑，皇緒丕隆。方陽月之正時，屬誕辰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延鴻之慶。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嘉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眇之躬，獲荷顯休之業。動遵聖訓，期保慶基。怵惕之懷，孝思罔極。

乾元節謝內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天陽正候，壽節紀時。深惟戴育之恩，緬慕至慈之德。敢忘翼勵，期保延鴻。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乞解罷第一表不允批答（正月二十九日）

省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納樞機之命，必有同德，爲時老成。卿質厚器闔，材優識敏，風力甚勁，晚而不衰，議論有餘，言而必中。朕所體貌，道之具瞻，豈宜退徇謙沖，自厭繁務，盡瘁事國，矧惟素懷，推心仰成，當體予意，所乞宜不允！

### 除文彥博易鎮判大名府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闔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嘗柄用。賢惠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願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瀛國公，行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二月十五日）

門下：設師律以宣威，是爲將率之事。謀王體而坐論，必屬廊廟之臣。惟二柄之是兼，蓋一時之首選。顧於晉任，宜前倚毗。爰告外庭，式揚休命。具官李昭亮，資質純厚，器識通明。世有勳庸，蔚爲舊德。家傳韜略，濟以美材。爰自壯齡，早膺獎擢。訓練齊士，伍號令信於恩威。宿衛朝廷，勤勞著於夙夜。屢被蕃宣之寄，實資鎮撫之才。惟留鑰之

別都，乃宿兵之重地。歲時滋久，譽望益嘉。眷言中山，還爾舊治。是用易以將旄之寵，增其帝傳之崇。於戲！宣國威靈，用綏寧於邊鄙。求民疾苦，以班布於教條。俾無北顧之憂，惟我老成之倚。往踐厥位，時惟欽哉！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兗州大都督府長史，充秦寧軍節度使，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二月十八日）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慎選。用諫（一作「擇」）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身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克勵名節，靡皇寔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効。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思留務。之是居，願歷時而頗久。俾加襄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旄旄，委之蕃翰。於戲！爲政而先無授，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繫乃通明之略，副予東任之懷。往惟欽哉。府此休滯，可特授依前檢校刑部尚書充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乞罷不允詔（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識精學，參贊萬務。偉德茂行，表儀百僚。而思慮之勞，偶嬰疾恙。藥石之效，聞比康平。嘉謀話言，日以益存。封章屢上，引避甚堅。豈未愜於眷懷，而每煩於開論。宜專輔養，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二月十八日)

卿聯國懿戚，惟時美材。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旄之任。載嘉沖挹，思避寵榮。宜體眷懷，無煩牢誥。

閩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告勅口宣（二月十八日）

卿世冒聯華，資材甚茂。早膺器使，頗著聲猷。俾進總於中權，式增榮於戚里。所宜祇服，以體眷懷。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三月十六日）

卿識茂器閎，智優學博。施於有用，謂靡不宜。乃眷西陲，最爲重地。惟撫綏備禦之任，必通明敏給之才。予難其人，於爾爲得。委過之意，則惟其勤。避讓之誠，夫何于再。勉祇其往，當體朕懷。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二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朕惟朝廷之禮廣大，材賢之仕衆多。必有耆哲之臣，以爲時望之重。卿早被獎擢，藹然聲猷。參聯鈞輔之崇，協贊樞機之要。履躬之懿，久見於純誠。事上之忠，志期於盡瘁。願方深於毗賴，而懇避於寵榮。封章繼來，敦諭亦至。引年以禮，雖嘉止足之賢。優老虛懷，未忘眷過之意。往安厥位，宜體予衷。所乞宜不允。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五月三日）

伏以南薰被物，方茲長育之期；西覺稱雄，允賴慈仁之濟。俾延淨侶，虔啓法筵。冀迎百善之祥，普洽萬生之衆。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憂國百慮。簡拔寒俊，而多得遺才；慎重賞刑，而惟恐過舉。蔚然德業，方厚倚毗。而綱憲之司，異同輿論，或事非大體，或言涉難明。因其撻撻於至微，益見始終之無過。雖開廣言路，務在兼容；而進退大臣，豈當緣此所宜薦。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渙然無疑，來復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采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政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爲職，議既不一，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棘蒿味，語涉中傷。遠罷憲司，以釋羣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富弼。

賜樞密副使張昇生日詔（一作「口宣」）

卿以業履之清優，任樞機之密勿。余所禮遇，時之具瞻。爰屆誕辰，俾加慶賜。

賜荆湖北路救濟饑民知州獎諭勅書（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禦天災；安吾民，豈不在良吏。爾學優從政，職任治人。因凶歲之疫饑，體詔書之隱惻。既免罹於殍殣，仍不天於札瘥。再惟敏事之材，深得卹荒之禮。第課來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績。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進奉謝袷章加恩詔

(六月十七日)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子所寵異，禮宜優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駸良而來獻。盡惟誠恪，深用歎嘉。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六月十七日)

大百之雄，中權爲重。時有舊老，衷于予衷。寵之旒鉞之榮，委以蕃宣之寄。效駸良而來獻，將誠懇之甚勤。省覽已，還歎嘉焉已。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詔 (六月十七日)

書殿之職，號爲楷優；舊德之臣，所宜寵異。乃求駸良，以副勤誠。會非貴物之心，實體事君之節。省閱于再，歎獎不忘！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渙進奉謝恩馬詔 (六月十七日)

國家宜選材武，委之專權。優其寵榮，所以責勅；厚其頒予，所以養廉。乃因物以達誠，見事上之惟恪。省閱于再，歎嘉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歐陽永叔內制集 卷八

八五

卿惟時荷德，爲國將臣。推恩典以旣優，俾家庭之增寵。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闕以還，歎嘉彌切！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禋享禮畢勅書（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申虔。惟熙事之旣成，實庶邦之共慶。載披來貢，深見輸忠。省闕以還，歎嘉良切！

賜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乞知青州不允詔（七月二十一日）

卿強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讜言，足以承顧問。朝夕獻納，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劇煩，嬰以重任。恐乃賢業，宣有施於朝廷，奮乎壯猷，豈暇便於鄉里。其安爾職，深體眷懷。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

戡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迺者卿敷上封章，懇辭樞要。兼引年而爲請，思還政以自頤。眷惟耆舊之英，誠久劇繁之任。俾增書殿之職，仍參講席之職。是日情優，豈忘願邁。而進見之際，聰明未衰。迺遷使領之華，往重邊陲之寄。予意所屬，余言允諾。雖冲尚之可嘉，惟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

州不允詔（八月十五日）

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得材之難，願常勞於選任；矧居外茲久，寧自逸於便安。

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續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此寵名，固爲榮養之樂。其毋必讓，當體至懷。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八月十六日）

勸力農而務本，惟汝之官，登嘉穀以告豐，乃時之瑞，粲然良實，來効貢囊。載惟修職之勤，式綏愛民之意。省闕于再，歎尚不忘！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呂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燈勅書（八月十六日）

壽觴紀節，罄率土以均歡；妙像有儀，獻無疆之善祝。嘉乃愛君之意，見於事上之恭。省闕以還，歎嘉良切！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獎諭敕書

稱者，長人之官，備盜不謹，害我命吏，驚茲遠民。汝於斯時，能奮厥效，督捕甚急，饋餉有方，致茲兇徒，卒就擒戮。第功來上，覆實不虛，載嘉勤勞，深用褒歎！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九月二十四日）

四時適序，萬物堅藏；嘉歲事之有成，繫神休之是賴。承茲靈貺，報以吉蠲；惟冀享誠，益敷多祐。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九月二十四日）

伏以坤德流徽，式臨於誕日；貝文宣妙，恭仰於巨慈。載嚴祕邃之庭，駢集清修之侶。冀資壽福，特啓靈場。伏

顧亮相分光，法雲假蔭。憑茲勝利，永保遐齡。

延禧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夏月；曾沙誕慶，爰紀於嘉辰。風清祕殿之嚴，並集祗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禧（一作「休」）祥永輔坤儀，益隆壽祝。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拆攢祭文（九月二十六日）

日月惟吉，山川旣佳。啓茲攢塗，往卽襄事。願歆薈奠，宜體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九月二十六日）

儀物旣備，川塗甚夷。往卽佳城，卜茲吉日。靈其願享，副此哀懷。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二十日下殯祭文（九月二十六日）

惟靈：秉德甚茂，享年不邁。余心所哀，卹與（宣作「典」）斯備。往卽安宅，享茲克誠。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九月二十六日）

葬之爲禮，古所重焉。方將事以在塗，願勞心於祗役。眷賴之意，不忘于懷。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附葬隨護宗懿已下勅書（九月二十六日）

日月惟吉，川塗匪遐。願襄事之有期，嘉送終之盡禮。勞動備至，眷矚良深。

撫問尚宮沈氏勅書（九月二十六日）

輅旌就道，霜露戒時。載惟將護之勞，無怠祗勤之意！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句修墳并沿路巡檢道路及管句一行靈輿程頓排辦

等朝臣使臣內臣等勅書

卜吉趨時，送終備物。願風霜之方厲，念事役之爲勞。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於治。此朕所以虛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頽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之隆，名稱甚盛。朕方虛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鉞，衛官勞夙夜。惟是小大之政，損益施設，惟卿之爲；罰罪賞功，進退能否，惟卿之聽。時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

惟卿之信。若乃恭己南面，庶幾輔予享其成；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圖。其三者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屢辭實所難論。卿其體茲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表奏書啓四六集目錄

卷一 表狀劄子二十五首

諫院謝賜章服表……………一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一  
 辭召試知制誥狀……………二  
 辭直除知制誥狀……………二  
 辭免第二狀……………三  
 舉呂滌自代狀……………三  
 謝知制誥表……………三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  
 (原闕)……………四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四  
 滁州謝上表……………五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六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六  
 謝賜慶歷五年歷日表……………六

謝賜慶歷六年歷日表……………七  
 謝賜慶歷七年歷日表……………七  
 慰甲王薨表……………七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七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表……………八  
 賀平貝州表……………八  
 揚州謝上表……………八  
 潁州謝上表……………九  
 謝轉禮部郎中表……………九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九  
 南京謝上表……………一〇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一一  
 卷二 表狀劄子三十首  
 謝賜對衣狀……………一一

表奏書啓四六集 目錄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	一一二
辭翰林學士奏	一一二
謝宣召入翰林狀	一一二
賀海星表	一一三
乞洪州劄子	一一三
辭侍讀學士劄子	一一四
再辭侍讀學士狀	一一四
辭開封府劄子	一一五
乞洪州第二劄子	一一五
乞洪州第三狀	一一六
乞洪州第四劄子	一一六
辭轉給事中劄子	一一七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	一一七
舉呂公著自代狀	一一七
進新修唐書表	一一八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	一一八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一一九
乞洪州第五劄子	一一九

乞洪州第六狀	一一〇
乞洪州第七狀	一一一
辭侍讀學士狀	一一一
辭樞密副使表	一一二
辭樞密副使表	一一二
謝樞密副使表	一一二
辭參知政事表	一一三
謝參知政事表	一一三
辭明堂加恩表	一一四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一一四
謝單鳳轉戶部侍郎表	一一四
謝皇太后表	一一五

卷三 表狀劄子二十三首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一一五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一一六
再辭轉官第二劄子	一一六
再辭轉官第三劄子	一一七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一一七

乞外任第一表	二八
乞外任第一劄子	二八
乞外任第二表	二九
乞外任第二劄子	二九
乞外任第三表	三〇
爲雨水爲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	三〇
乞避位第二表	三一
乞避位第三表	三一
再乞外任第一表	三二
乞出第一劄子	三二
乞出第二表	三三
乞出第二劄子	三三
乞出第三表	三四
乞出第三劄子	三四
乞出第四表	三五
乞出第四劄子	三五
乞出第五表	三六
乞出第五劄子	三六
辭軍恩轉左丞表	三七
謝軍恩轉左丞表	三七

表奏書啓四六集 目錄

卷四 表狀劄子三十一首

乞罷政事第一表	三八
乞罷政事第二表	三八
乞罷政事第三表	三九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三九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四〇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四〇
謝賜手詔劄子	四一
附神宗御札	四一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四二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四二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四二
乞辯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四三
再乞辯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四四
附神宗御札	四四
謝賜手詔劄子	四五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四五

乞外郡第二劄子	四六
乞外郡第三劄子	四七
謝傳宣撫問劄子	四七
辭刑部尙書劄子	四八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表	四八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四九
亳州謝上表	四九
謝賜仁宗御集表	五〇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五〇
亳州第一劄子	五一
亳州第二表	五一
亳州第二劄子	五一
亳州第三表	五三
亳州第三劄子	五三
亳州第四表	五四
亳州第四劄子	五四
亳州第五表	五五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五六

卷五 表狀劄子二十首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五七
辭免青州第二劄子	五七
辭免青州第三劄子	五八
辭轉兵部尙書劄子	五八
青州謝上表	五九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五九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六〇
謝賜漢書表	六〇
乞壽州第一劄子	六一
乞壽州第二劄子	六一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六一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	六二
辭宣徽使第二劄子	六二
辭宣徽使第三劄子	六三
辭宣徽使第四劄子	六三
辭宣徽使第五劄子	六三

辭宣徽使第六劄子	六四
蔡州謝上表	六六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六六
蔡州再乞致仕劄子	六七
蔡州再乞致仕第二表	六七
蔡州再乞致仕第二劄子	六八
蔡州再乞致仕第三表	六九
謝致仕表	六九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七〇
謝免明堂陪位表	七〇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七一
代作三首（增入）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七一
代進奉土貢狀	七一
代薛德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七二

上胥學士偃啓	七二
附胥學士答啓	七四
謝胥學士啓	七四
謝國學解元啓	七五
謝進士及第啓	七七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	七八
代謝唐簽判（俞）啓	七九
答李秀才啓	八〇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	八〇
謝人投贄啓	八一
謝石秀才啓	八一
上隨州錢相公（惟廣）啓	八二
謝校勘啓	八三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	八三
夷陵上運使啓	八四
謝朱推官啓	八四
同王舍人（堯臣）啓	八五
謝李秀才贄見啓	八五

袁孝書啓四六集 目錄

回穀城狄令啓	八六
上執政謝館職啓	八六
回滑州知郡啓	八七
回賀瑛度帥天章滕待制(宗諒)謝	八七
賜龜紫啓	八七
謝知制誥啓	八七
上提刑司封啓	八八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	八八
回河北安撫王(麒驥)啓	八八
回賈狀元(黯)啓	八九
回賀楊翰林(察)啓	八九
上都運待制啓	八九
回賀李待制(東之)啓	九〇
賀文參政(彥博)啓	九〇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	九〇
上致政王太保啓	九一
回泗州通判句龍都官書	九一
回和州通判啓	九一

六

謝黃巖李主簿啓	九二
回陳殿丞啓	九二
賀文相公拜相啓	九二
卷七 書啓六十五首	
與晏相公(殊)書	九二
答吳秀才啓	九三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	九三
又謝兩府書	九四
謝參政與兩府書	九四
回池州呂侍讀(漆)謝到任書	九四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	九五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九五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	九五
又回富相公謝書	九六
回鄭(獬)錢(公輔)二舍人謝新	九六
除書	九六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九六

與安撫密學啓	九七
賀延州程太尉(戡)加節度使再任啓	九七
轉吏部侍郎回謝魏王書	九七
回穎王書	九七
賀穎王書	九八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	九八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九八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	九九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	九九
回杭州蔡端明(襄)謝到任書	九九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	九九
回諫院傅龍圖(卞)攀違書	一〇〇
志州到任謝兩府書	一〇〇
回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一〇一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贊)啓	一〇一
回寶文呂內翰(濬)書	一〇一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	一〇二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	一〇二
回青州吳資政(奎)書	一〇二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	一〇三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	一〇三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書	一〇三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策書	一〇四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一〇四
回宮教邱寺丞書	一〇四
回李舍人(壽朋)書	一〇五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	一〇五
致仕謝兩府書	一〇五
代辭胥學士啓	一〇六
代人辭官狀	一〇七
上李學士啓	一〇八
又上李學士啓	一〇八
回穎州呂侍讀遠迎狀	一〇九
與穎州呂侍讀賀冬狀	一〇九

表奏書啓四六集 目錄

謝張先輩啓	一〇
回發運主客啓	一〇
與辛郎中啓	一一
與呂轉運啓	一一
答運使啓	一一
賀新發運啓	一一
與辛吉州(寬)啓	一二
別紙(附)	一二
與許發運啓	一二
又與許發運啓	一二
上李端明狀	一三
同知郡賓冬狀	一三
與楊太傅狀	一三
答幸寺丞狀	一三
答王供奉狀	一三
與鄰郡官狀	一四
答賀赴闕狀	一四
謝真州知郡	一四

謝劉真州……………一一四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一 表狀劄子二十五首

諫院謝賜章服表（同王素）（慶歷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日日準閣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効，不敢卽受。乞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簾（一作「廊」）下，俟命不報，方共彷徨，未知進退。而閣門吏已迫臣等入對，及見于延和，有司贊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有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竦動羣臣，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臣等雷同徵侍之流，而爲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愛君愛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申報謝，惟有至誠。今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况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小失，不見於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慶歷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尋聞得有聖旨，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恩渥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在於臣職，皆所當言。豈有自爲僥倖，以冒榮寵，其召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

取進止。

辭召試知制誥狀（慶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日準中書召臣，聞有聖旨，令臣就試，已曾略具劄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憂驚。伏念臣本乏才能，豈堪任用？誤蒙聖獎，擢在諫垣，竊自思維，無以論報。但竭愚慮，知無不爲。凡茲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沽名，未察臣心，紛然議誦。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辨？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覓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讖議者謂臣向之所爲，果是沽激，本非爲國而去惡，但務傾入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疑作「無」）以自明而取信，兼恐小人見言者得進，躑躅則各務奔趨。一長其風，遂成煽舞。蓋上千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况臣供職未久，言效無聞。方今百度未修，四夷多事，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亡狀遽遷？其召試之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爲中書，僅召倉卒之際，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辭直除知制誥狀（慶曆三年十二月）

今日六日，準中書召臣試，尋會具劄子，并奏狀辭免。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召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節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悃悞，竊以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情僞。今一言事之臣，得速進，則小人好進，紛然爭以口舌爲事。至其甚弊，理難抑絕。則後來有讜言之士，必雷同以干進，見疑使君子小人情僞何別？故臣以謂任人之體，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臣累得對便殿奏事之際，常陳此說。伏况臣供職以來，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優容直言。然而夷狄未賓，盜賊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蘇，以事考言，其效安在？而數月之內，恩典頻仍，當黜而升，宜罰而

贊。繫於國體，則如前所陳，揣於臣私，則自知若此。且夫設官賦祿，本以勸善。擢臣一人，好進者得以奔趨，無勞者皆容忝冒，所損已多。伏望聖慈，憫臣愚訥，直降恩命，特賜寢瘁。

### 辭免第二狀（慶歷三年十二月）

昨以準中書劄子，爲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虛辭？上煩聖聽，自陷矯詐。蓋臣（一有「累」字）所陳述者，上繫朝廷事體，非獨專徇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進，則僞言者誘以爭趨。今若辭讓而不獲，則僞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猥以非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效，則今所居之職，自足展效。但患無能。若以寵專爲賞，勞又無可賞。伏况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苟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所除詰勅，早賜追還。

### 舉呂濬自代狀（慶歷三年）

準先降勅節文，因兩省臺官，尙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閣門投下，方得入謝者。

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呂濬，首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肯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爲兩浙第一。臣嘗與濬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 謝知制誥表（慶歷三年）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一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寬澤得以遍及者，非得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一作「諫」）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愛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尙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論至意。可稱是者，不又（一作「大」）觀與？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同，寵命難止。尙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獻。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况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慶歷四年八月）（原闕）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慶歷四年九月）

臣修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前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獎諭者。聖后當天，孝循先志，慕與左右，奉爲大法。戒編上聞，懼不稱旨。蒙詔溫諭，以榮以懌。臣某（中謝）臣聞藝祖造邦，俞愛厥命。文綏武服，靈輿萬方。十七年間，大業已定。神宗享御，睿謀獨斷。照姦以察，用賢以誠。政清法明，夷夏安樂。章聖紹衣，上下錯圖。旣安玉帛，走於庭。犀革垂於庫，刑賞有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鬯懋歡喜。恭惟皇帝陛下，以甚

威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昧爽思道。置器安處，納民大中。尚惟一祖二宗之遠謨，有百世無疆之丕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乂。天垂日皎，布在方冊。爰詔近侍，採摭要實。祕在大府，用裨聖政。蓋守戒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墮越待罪。聖度兼貸，錫以褒言。普消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辰，無任激切。

滁州謝上表（慶歷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起上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尚切於備近，爲邦仍竊於安閒。祇荷恩榮，惟知感涕。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纒七歲。臣媿無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媿况處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一作「仍」）未及筓，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產，固已吹折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懼纖過，奚道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然臣自蒙睿獎，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傾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閒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報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懼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慈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慶歷五年十月）

臣修言伏觀十月九日敕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烝乎美澤，養及萬方。華夏歡呼人（一作「神」）祇咸（一作「感」）悅。臣某（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繼聖垂衣。率勤儉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動稽先訓，謙弗自專。奉二后之慈靈，永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擇有經。終設肅清廟以載嚴，由闕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懿範有光於典策。臣守藩地近（一作「遠」）受國恩深，欣盛事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修邦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

謝賜慶歷五年歷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陰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有別，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機之餘，親考上元之歷，以授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任轉輸，兼司按察。若乃加正朔於四海，頒政教於明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端，至於經時節，勸農桑，候豐凶，勤畜積，順時令，察姦非，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供恩。

謝賜慶歷六年歷日表

祇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清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己南面，授人已時。屬此歲端，大頒玉歷。臣職在守土，愧無他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歷七年歷日表

臣修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歷七年歷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吏，皆蒙頒歷之恩。匪以為私，蓋遵彝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為玉歷之文，以協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欲洽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答」）

慰申王薨表（慶歷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王德文薨，皇帝幸後苑舉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遠背明時，奄然殂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臣忝居侍從，違守詔條。不獲躬詣闕庭，以申奠慰。臣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慶歷七年七月）

臣修言伏觀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致孝，式表於奉先；三后在天，並垂於鴻祐。人靈交感，華夏歡呼。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撫重熙之運，親執玉幣，禮天地之神祇。時奉烝嘗，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別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管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表（慶歷七年十二月）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祇服以還，戰兢無措。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違。過蒙獎擢之私，忝居侍從之列。坐尸厚祿，安虞善邦。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祀。消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勳，即封加戶。併茲榮數，又迺無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礪。上答乾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慶歷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興，入（一作「神」）祇共忿。果憑睿算，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一作「克」）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士衆，閉守城闔。旣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况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警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爽鑄沮姦，前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慶歷八年二月）

臣修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勅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遠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敘進於官聯，被僣以優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奸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上（一作「幸」）繁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冤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况得善地以長入，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效，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普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潁州謝上表（皇祐元年三月）

臣修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潁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閒，坐享榮祿。雖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爲臣之心，豈有違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寒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交攻。瞶瞶雖存，白黑纒辨。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閱其孤拙，未卽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穎州者。恩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爲寵，臣以喜爲憂。伏念臣自小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信，不思今世之難行。而有遭過聖明，驟蒙擬拔。急於報國，遂欲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既將行己，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况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譏誣，迨於降黜。嘗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衆怒，尙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後臣貶職之人，悉皆牽復。而憫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敘進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逮此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忝冒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皇祐元年八月）

臣修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穎州者。恩運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某（中謝）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勳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尙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與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頽。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謫誦之中，而屢被升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致命，尙當不顧以奮身。况爲善無傷，何俾竭忠而報國。普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一本「謝上」有「留守」字）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官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輕，兢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効之未申，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尙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嘗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皇祐二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尙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褒升。臣某（中謝）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修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罷閣，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踳厚踳高，但撫躬而無措。

### 卷二 表狀劄子三十首

#### 謝賜對衣狀（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於清光；賁以身章，遽蒙於寵賜。授受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



章（一作「詞」）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則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塞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申薄効，少答鴻恩。

### 賀壽星表（至和三年）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佑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發憤；而以仁慈寬厚之惠，愛養元元。下洎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有一夫」字）無疆之休。

### 乞洪州劄子（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入禁署，迨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迫於衰病。眼目昏暗，腳膝行步頗艱；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翰苑事無繁劇，聖恩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兼臣鄉里在吉州，昨於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未備。本朝服闋還

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祿，因便營緝。而自叨禁職，荏苒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夙夜彷彿，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懇迫，特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劄子（嘉祐三年三月）

臣準閣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爲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繆，忝廁翰林，又充史職，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部，刊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闕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况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俾塵禁署。中年衰病，常憂廢職。至於講說經義，博聞強記，矧復非臣所長。今耆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者，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誥。所有告勅，不敢祇受。取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禁署爲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况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冗員。况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書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

多宥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親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有身蹈之者？今旣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入。此臣所以恐追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 辭開封府劄子（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聞內出詔勅各一道冊，閣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應侍從。初無勞效，以申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轉錄入學士院，勅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踏，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養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旣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遽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入，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 乞洪州第二劄子（嘉祐四年五月）

臣輒有愚懇，上干聖聰，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別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每以尸素爲慙。昨者忽被遷差，俾權京尹。臣雖知材力淺薄，衰病侵陵。當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廁翰苑，迄今數



使，又心力疲憊，自訴不能。上賴聖慈憐憫，雖未欲遽棄於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日濼劉儼，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召歸。况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普於餘年，少圖報効。今取進止！

### 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解罷府事，兼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虛，誤蒙獎任，不能陳力。况未及朞，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非時濫被恩賞？况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職，到今才及半年有餘，不因朝廷別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雖聖恩優厚，過寵衰殘，而臣自揣量，無容濫受。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貴少安疲病。今取進止！

###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尋曾瀝懇，乞賜停寢。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勅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申報効，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訴以不能，然則如臣久冒寵榮，果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所以慙懼徬徨，不敢即受也。臣竊見前知府呂公弼，差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徒領郡牧，遂卻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蔡襄，並因方面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僞，上煩聖聽，直以恩寵頻併，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羣議。今取進止！

### 舉呂公著自代狀（嘉祐四年二月）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有相門，躬履儒行，學贍文富，器深識遠。而靜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爲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爲提舉編修會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奮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華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勅者。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修書官

並均容澤。竊緣臣與他（一作「諸」）修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並各十年已上；內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分居二，范鎮王疇呂夏卿劉義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一作「加」）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虛飾辭讓，煩黷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今取違止。

###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獎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頓於此際，過飾僞辭，取好讓之虛名，為有識之所誦實。以臣撫心內愧，不敢自欺，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為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體聖恩，便合祗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徬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勩食邑，一有所霑，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為榮。臣若自欺不言，則冒寵雖多，為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久列侍從，訖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

兼以父母墳墓，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會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勅刊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養，冀（一作「疎」）拙，兼便私營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嘉祐五年）

右：臣近歷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攻於外，（一作「內」）事迫於中，（一作「外」）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昨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禍，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祇期服闋，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軫。至於種植松柏，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立碑碣之類，事難倉卒，冀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聞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一作「其」）榮祿，食言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稟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鬚髮蕭颯，（一作「條」）久已幡然。臣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廁賢材，英雋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恐遂不得一慣素志，以爲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累會陳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嚮欲伺候唐書了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句當不了事件。臣是敢整述萬哀，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睿獎，拔自常流，置在侍從，殆今十有七年矣。詎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閱臣昔當少壯，銳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於此。衰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數年以來前後陳乞，待許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憊，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大馬之力，

上開天地之仁。臣無任徬徨激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洪州第七狀（嘉祐五年）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沾恩榮，而生稟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斥守滌陽，在外十年，遂至白首。頃除愛制，還奉內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置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情優，願亦無出禁近。臣豈不思嚮之流落，引領欲（一作「願」）還，而乃卻蹈風波，自投遠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凡諸懇悃，嘗具剴陳，不敢煩言。况已罄盡。再念臣遭遇明聖，過被恩私。犬馬無知，猶能報効。而臣性既疎簡，識非明敏。少以專學，而自愚不能趨世。以濟務效。當求實，而安事虛名。才貴適時，而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未嘗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足采。惟有文字，謬為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載，屬中外無事，文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為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亦何闕於事。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以上煩睿慈，曲示恩意。特頒詔諭，前例所無。捧讀驚慚，繼以感涕。臣亦竊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填溝壑，則遺簪舊物，尚或冀於見收。而疲馬君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辭侍讀學士狀（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

免；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遺？臣以衰殘，久塵禁署，已兼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况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自兼舊職，其經筵闕侍讀，別期除人，所有誥勅，臣不敢祇受，今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一作「體」）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辱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聞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庸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閒處。故自叨擢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歷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着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察，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實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傳寶，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辭之靡獲，徒冒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

志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願質早衰，况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升。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莫謂懇避之誠，徒負食榮之媿。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靡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驚之可勉。俾承闕乏，以効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逢之會。職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 辭參知政事表（嘉祐六年八月）

職參論道，官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踴躍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接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一作「共」）示含容；而朝廷之事，素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誥，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謨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驚之已試，備見無庸。求後又於在廷，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効之誠，殫糜後已。

### 謝參知政事表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冀得非常之材。迺以敘選，俾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閤。儒者博而寡要，充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遭亨嘉之會，驟蒙獎拔（一作「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睿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豈非意及榮與憂并。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

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尙可策其疲騫。猥以備員，遂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禪犬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嘉祐七年）

祭之爲惠，難澤其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旣難安於兢愧，敢自避於黷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類愚，學無師法，才不適當時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蘊而得施；坐耗歲時，訖無稱而取誦。方懼素餐之責，敢懷濫得之心。屬宗祀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旣竊窺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賜之胙餼，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同高明之聽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恩，務先於幽遠；憫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收渙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嘉祐八年）（詩見居士集十三卷）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遂賜宴於葦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獎擢，參贊鈞衡。陛下憂勤萬機，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民物熙熙，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旣得以尸素偷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召赴天章閣，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飛白葦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一作「離」）明繼照，如日之昇。睿澤霽流，溥天咸被。時惟朽懦，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不周於往行（一作「時用」）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招謗咎以備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廳。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殫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歡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俯從祇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駑之效，庶申塵露之微。

###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離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一作「承」）庥。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東髮，禮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紫樞黃閣，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需汪洋之澤。臣敢不勉修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覆燕之私。

### 卷三 表狀劄子二十三首

####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治平元年）

受寵若驚，况彼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驗高明，惟知踟躕。臣某（中謝）伏念臣性素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

虞填鑿之有時；弓劍忽遺，遠擊攀轡之莫及。而屬皇（一作「難」）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驚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羣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割瀝肺肝，不能自止。榜徨風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同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惻惻（一作「迫」）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特收浼汗之恩，以息誼譏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一作「比」）者，伏蒙聖恩，特降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效，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賞，貴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願於物論；其謂如何。况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概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勅。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勅，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爲非。若竊事爲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卽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

階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爲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願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睿獎，以此疇勞，况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效，不明迹涉僥倖，尙當裁抑，以絕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逮議輪，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己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聰」）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聲言。今取進止。

### 再辭轉官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會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維。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黜爲煩。欲望天慈，省閱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廢停。於此四方旱災，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免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歷懇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爲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一作「兢」）懼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爲忠，每務師心而有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橫啓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修理。內量謙薄，實愛以聖而實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

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恩悅使以忘勞。懷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悃悃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祇希千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容獎，俾貳宰司。訖無毫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蒼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脆蕩，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羣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遠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舍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同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冀昏瞳之復明，會圖後效而論報。

乞外任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爲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經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祇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爲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強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強健，猶懼不能稱職。况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

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乞外任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睿聽之未同，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綏，嗣統當天。覽宏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羣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修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爲。已漸廊廟之訐謔，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尙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能久視。晧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申臣子之報効。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願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乏。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謹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乞外任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含垢，未卽斥去。而又不思勉強，竭力以修職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卽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面陳悃愾。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甚已絕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祿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爲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况

如臣者，尸祿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纏，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誤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閒僻處，將養二三年。或目復清明，卻乞一邊遠繁難處展效。乃是臣自爲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爲難，早賜恩許。今取進止。

乞外任第三表（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爲本，立朝以進退爲難。惟不自疑，乃全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保庇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益切懇私。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借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絕織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况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軫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膜祛翳，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爲雨水爲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爲降災。惟謹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協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饑已甚，饑疫相逐。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

覆憐之寬仁，尙容自効。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惰官。然後別選倚寶，俾居參輔。蓋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 乞避位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災。虔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迂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違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常（一作「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總，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奉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犬馬之心，終効涓埃之報。

### 乞避位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羣臣震惶。况居任責之司，敢爲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身（一作「自」）膺眷命，光紹丕圖。總覽萬幾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來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况臣最爲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惟皇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肯

以爲修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爲；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實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失身之計？？聊禪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單」）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羣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冀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之」）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驚，誓圖報効。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昏昏，積年舊苦；中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斲，志與神而並耗；革膚腴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雖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悞」）伏望皇帝陛下，下曲同睿眷，俯察兼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尙乏周身之智，豈堪爲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治平三年）

臣昨日獲對便坐，輒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顏，悉陳悃悞。伏有漢國之議，既與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違經非禮無稽之說，取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一作「臣」）爲名，因乃（一作「以」）肆言訕上，指臣爲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

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同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臣斥黷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詔定儀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榜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為誨等誣誑街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含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為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入用李宰相，李石為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為荆南節度使。蓋願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為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為傳播。如臣者，豈合彊顏忍取，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以為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當懇自（一作「白」）引去。况臣不幸，適值自春來，清濁不止。昨日而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為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當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乞出第二表（三月二十八日、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遽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稟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為。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羣議，甄收獎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願已歲

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誼諱，則不勝於詆辱。猶疊疴殘之質，坐懷寵祿之貪。昔（一作「古」）云高位之疾，類何况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疴之苦，茶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效；機政之地，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軫容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訐諛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實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爲於有補。苟未填於溝壑，誓終竭於涓埃。

乞出第二劄子（治平三年）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獎知。陛下爲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驚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協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譴諱。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睿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憫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庇庇，以爲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有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爲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令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爲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顏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搢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榮爲辱，其去也以黜爲升。惟望天慈，俯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體人情，除臣蔡臺一州差遣。

乞出第三表（四月初四日、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斷以難安；仰叨帝關，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躋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幾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疆顏忍恥，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鼯鼠之飲河，喘若與牛之見月。多言外謾，衆疾內攻。心已有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彊，幾或（一作「不」）至於踣顛。方奮銳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道神理滿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同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恥，憫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羣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繫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尙識造化之仁。

### 乞出第三劄子（治平三年）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毫州差遣。已上三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獎勵，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會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遠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闔閭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臣謠等章疏矣。其間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論等辨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為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寃。蓋其人或送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辨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誣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僕圍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謔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讒首議，姦諛微寵之惡名，既不能自

辨。若又不識廉恥，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維，誦等誠臣者，諛佞希寵榮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爲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祿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獎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爲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安心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取，情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爲苦耳。伏望聖慈，察臣衷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乞出第四劄子（治平三年）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重疊敘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獎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一作「遂」）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蒙三降批荅，丁寧訓勗，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乞出第五劄子（治平三年）

臣昨日獲對威顏，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違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毀辱百端，旣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恥？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驚下，過蒙陛下獎用。

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祿祿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爲也。若終於尸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彊。若進退名節，尚可自擇。前世入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閒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悃，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尙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驚，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羞；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一作「鞶」）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感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屏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追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幾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一作「已」）衰，尙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鑿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獎用。疲驚雖（一作「難

〔一〕勉，乾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布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而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煥汗。臣敢不退思，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未。少圖後効，冀盡夙心。

卷四 表狀劄子三十二首

乞罷政事第一表（治平四年）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爲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職蓋高之聽，歷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機衡。幸四侮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昏翳，幾不辨於駟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閱，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宴安。願無避事之嫌，敢送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閒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尙識於主恩。

乞罷政事第二表（治平四年）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有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

公道方行。雖藉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有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同日月之照，闕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 乞罷政事第二表（治平四年）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粟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邱，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簷，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治平四年）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四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爲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橫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維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一作「與」）辨明。伏况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無不爲辨曲直。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寃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胡，不爲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辜，貴於難明，易爲誣汙。然而欲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入，則人誰不可誣？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爲臣辦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圍門內事，之奇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欺，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爲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長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

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臣已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附神宗御札（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諳閣因依從來，要卿知付歐陽修。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爲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爲窮究，則當爲寃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於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爲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敢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爲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生死，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四

四一

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爲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慈，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生死，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况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卻不指定斷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辭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入姓名後，朝廷推鞠，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勳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入姓名，思永之奇無所（一作「事」）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爲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卽須行遣爾。豈足爲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爲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爲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

入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爲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入飛語，便以虛爲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亦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入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爲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舍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別。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辨別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廢歷中，擢任諫官。臣感徽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疎族不同居姪，於守官處（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鞫，並無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澠州。今惟趨鞫，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爲臣窮

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譚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效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寃。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爲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爲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辨。冀冀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况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寃，仰訴於闕廷，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寃，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爲之，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附神宗御札（治平四年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勝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

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修。

### 謝賜手詔劄子（三月四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爲言者忤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勝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與。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爲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閣門，祇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况上達君父之聽，汚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難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况當陛下卽政之初，日有軍國萬幾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寃獲雪，入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寃，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

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祇此二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飾，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於位，祇如前日所爲，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爲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况臣一二年來，累爲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立，願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乞外郡第二劄子

臣近者度憂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風夕俟命，踟躕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協和中外，使人心悅，豫朝廷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一作「不」）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爲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於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臣竊自怪以爲晚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橫，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尙或輓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功」）一效未著於毫髮，詢於衆，則怨毀已積於邱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虛受。

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恥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有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願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寃已雪，旣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慮，別不爲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一作「於」）睿斷，早賜允俞。

### 乞外郡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旣多，誇讒（一作「讒謗」）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旣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勝朝堂告不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寃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展。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 謝傳宣撫問劄子（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

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督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錄。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尙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慈，賜臣告救各一道，授臣刑部尙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蒙勸薦，竊無補報。而在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者。况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當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違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表

職備書殿，實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謙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竊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効，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

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備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驚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願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治平四年閏三月）（詩見居士集十四卷）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教旨。

亳州謝上表（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穿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皋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廊日月之至明。悉究誣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善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而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再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積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持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隳。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

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視。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一作「爲效之報」）

謝賜仁宗御集表（治平四年）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俾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寵異羣邦，先生節室。戴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爲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况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愾，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察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遠更二府之繁，蓋亦（一作「以」）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雖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鯁鱗垂涎之口。以至平

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髮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昏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纒辨。願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送田廬。白首明時，幸遭（一作「親」）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 亳州第一劄子

臣軫歷（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作「擢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一事」）可稱，無言（一作「一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檻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有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一作「乞守亳社」）蓋以去類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穎，修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暮歲。舊苦瘠渴，蓋已三年。腰腳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祿，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軫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宸之前，縷陳悃悃。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於穎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 亳州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頌越？臣聞神功不幸，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以可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有支持。願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慚恨，何可勝陳？

亳州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歷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概（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為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為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若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為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

知止，則尙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舉賢養士之心，務欲獎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推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尙賴君父之仁，擬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 亳州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棄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尙冀終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恥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爲，故圓鑿方柄而難合。以至被侵凌於羣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願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旣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祿。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若將疾以借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虺之技已殫。今也病衰，騫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爲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旣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蠹，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瘳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遙，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 亳州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竊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謬，遭遇三朝，誤被獎擢，叨塵二府。論其報效，初無取（一作「補」）於毫分，積爲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有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至頽隤。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祿，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涸，若注瀝卮，腰脚伶俚，僅存皮骨，著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憫，未忍遽棄。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園（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亳州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尙茲再贖，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効，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旣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覓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

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穎尾之居，遂養瘡痍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尚能過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王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 亳州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千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揆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膽」）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瘡渴，四肢瘦削，腳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僚，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閒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甯」）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祿。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過明聖，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側。臣不敢避煩言屢黜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 亳州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輪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臣力；恩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存將盡之餘；艱阻尋摧，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頹，疾病侵凌。願難繼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申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驚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著替至賤，閱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癘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瞳兩翳，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悃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同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黜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七守舊任劄子（熙寧元年十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黜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威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為脚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卷五 表狀劄子三十首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詔勅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脚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特別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瘠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詔勅，臣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辭免青州第二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膏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俞允。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退休乞而得進秩方稱，後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頗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強，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僭議之責。况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務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慚。豈敢更望遷進。况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惘，俾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在本

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免青州第三劄子（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祇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強，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潤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野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慮眼目脚膝，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勅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祇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

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贖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懼懼，（一作「迫」）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詔勅。所有青州差勅，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 青州謝上表（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謁，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祇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瘵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爲寵者，臣以爲憂。是敢輒陳懼懼之誠，累贖高明之聽。道於危慮，同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同，勉覩顏而祇受。而况全齊荷壤，負海奧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修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越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眷履雖爲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苟豐於養，猶可使命。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霽流，推行於大慶。祇庸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曆期，繼文興治，百度謹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者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邱。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守土，執豆蓬而祇役，罔獲施勞。逮輝程之餒餘，逮蒙均惠，無功受賞，莫違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爲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饑，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攜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忽，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有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

實。

### 乞壽州第一劄子（熙寧二年冬）

臣郭滙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聽」）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便當策勵，勉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一作「廢」）忘。腰脚舊苦，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能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穎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閒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 乞壽州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晴瞳氣暈，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彊勉，日虞曠敗。况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在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穎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聖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俟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令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恐，伏念臣以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尙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實在分憂。方茲旰食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射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蓄藏之鑿，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願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妄，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飾（一作「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腳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卻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祗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辭宣徽使第二劄子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費賜臣告勅。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祗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逾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

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潁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如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卻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作「選」）。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入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愛寄。今取進止。

### 辭宣徽使第三劄子（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祇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 辭宣徽使第四劄子（附馮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病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至今」二字）祇提點刑獄府安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務察早賜允俞。今取進止！

### 辭宣徽使第五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受，懇誠迫切，尙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厚祿，非爲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於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尙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稍」，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過」，衰殘，尙非所受，而孔實難勉。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一作「迨」，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有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辭宣徽使第六劄子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爲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愧，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有不妥，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敢不更竭」，懇誠，必期哀

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爲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擢，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陰伏閑處，偷安窮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爲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超兵部尙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留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願臣何以自處。此（一無「此」字）臣所謂心懷有愧，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尙合懇辭恩寵。况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千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脚膝（一作「腰脚」）未至耆床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尙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若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阨（一作「耗」）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與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倅已衰之軀，持昏耗乖迷之見，任繁非所學之舉，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愛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苟得。臣（一作「蓋」）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吁畏，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僞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尙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慙。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二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入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能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延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願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若未填於溝壑，尙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况臣久苦於病衰，早歲已陳於悃悃。敢茲再曠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俾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慙，動觸機危。每頌君父之保全，不殫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願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閒，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著苦增劇。中漚渴涸，注若漏卮。弱脛擊丁，兀如槁木。加以晴曠氣暈，幾廢視瞻。心識昏耗，動多健忘。難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瞻職曠官，實爲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

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閭。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爲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 蔡州再乞致仕劄子（熙寧四年）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恩，許解政事。卽會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臣以不敢更爲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旣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於歸老，未得請聞。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井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謂。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一作「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身（一作「心」）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荷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疾病，旣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申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 蔡州再乞致仕第二表（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鎖。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違千齡之享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隨。

而至，稟生素弱，願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遠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禪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鰲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憫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軍故里。披髮散髮，道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由，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蔡州再乞致仕第二劄子（熙寧四年）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爲優容，入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恩，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爲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特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俱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毫迨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爲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爲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獎，以致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爲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爲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

繼下不失優幸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 蔡州再乞致仕第三表（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廣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蕃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宣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驚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出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食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覩之顏。每自省循，莫違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諫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卽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 謝致仕表（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違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邱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

晚暮，疾病尪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惴惴，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由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近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吠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替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竊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駢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遠伏閭里，尙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歷懇累年。近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腳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况伺事恭虔，出於殫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祇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祇於嚴召。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愛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洽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卽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恪共；膺受福蘊，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紱，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尙錄孤孱。俾陪在外（一作「位」）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尙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

與者爲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奇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筆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懼失措。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潔豆蓬而恭享。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召，不遑祇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爲於舊物；閱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 代作二首（增入）

####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宇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修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織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所至，欣頌咸同。

####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

迹職，庶六尚之攸責；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于浼宸造，臣無任！

代薛德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謙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銘，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卷六 書啓三十八首

上胥學士偃啓（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况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黃並出。以末塗之拾僂，說定鑿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九鼎；蠶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彈重，斷宿春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惟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堦而垂光；黼黻摛文，綉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僂。爽爽之聲，軼前夏而通美；琅琅其瓌，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倚袂於羣英之轍，頰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章，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繩愆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貴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繚凡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尚方給札，霽灑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者文

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之地。爰歷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輝芸簡以生香，茲焉辟惡；紫袿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解朝，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頃緣泛駕之求，亟登遽行之訟。恥從吏對，出檢猾商。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尙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隸江之漕郡，標軍壁之上游。犬鷄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堂聽訟，閉閣凝神。秀野頌春，過衛臯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一作「特」）（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見堂堂之姿，羨之逆目；對離離之表，感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霏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於」）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蓋希品目。伏念某社稷櫛櫛，膏粱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且，徒跼於清流；措足英躋，終慙於遠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一作「遂是」）（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稽筋甚驚。乏朽木之先容，無一錢而爲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僮父之訶；頑鈍以取世資，但聽斷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塵至猥；并雅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歛墨以蒙羞。臥漳濱而養病，竄身茲久；弔湘纍而感賦，些語迷招。當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未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禮。綴窮愁之汗簡，奏蕪繁之庸音。竊覬崇閱，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漸。秦威池而張洞庭，非哇咬（一作「蛙鼓」）之可度。然（一作「伏」）（遇某官量波無際，宇蔭甚穠。推轂成歡，噓枯振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兼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騶足何滯於轡；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爰陳。

附晉學士答啓

伏蒙眷私，以威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贊者。恭以某人象與異稟，龍輔至珍。奉奔世之貽謀，克隆室堂；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躔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質，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切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謨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碎表，遽捧雄篇。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綯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樂道麗以盈箱，影續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礎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晉學仕啓

近覽蕪音，仰應綉几，裁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千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匣開，爛然在目，旋膏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頌疎，陰加霞盞，竊以昔者魯麥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矮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譬咳之資。兔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慙蒙惟舊，操檢弗支。乏沃若之軒臺，有尾令之長醜。願右臂而爲彈，早歎茶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碑化。爰以自童髮之交，前浴恩日之光華。勉紹其斐，懼墮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偕外計，續食

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敗於案牘，篋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途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駭人之鬱，伊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直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耽鞅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敢外彰於嗤鄙。踰踣短韻，迨無取於擊轅。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簪，矧譽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懷蕙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餽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寢，密覲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揮，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眇睽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謙而為美。當黜閣之多暇，枉虞筆以搗文。緝旨星稠，爨賤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譽以明月，關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楮，歸濯黨閭。襲以十緜，為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 謝國學解元啓（天聖七年）

右修啓。伏觀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冒筵；旅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遼東之彌衆，叨首舉以為榮。飾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漢席遷（一作「優」）賢，以得人而為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揭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畧秀廉之等。一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羣材，並贊都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况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雍環流，聳三宮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彝，垂之來葉。皇上握慶文而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規，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治，攬入毅之羣雄。躬孝武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特為孝秀之門。貴士著以占名，謹（一作「詳」）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衆咸（一作「

或「非」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羣，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輶之聘，光東甯貴園之招。張羅挂雲，盡取於  
逸翮；傾篋取玉，無復於遺珍。超振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登遊倅於上岸。謹從事以新書，  
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閱論。當此三道，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  
宏欲善其事。自非行能高妙，業履優殊，闕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心研幾，施之當  
世而可行，言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得趨於臺試。如修者，天機甚淺，俗韻素  
冥。專未徹於一臯，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乎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業，  
早失先疇。誓剖極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志（一作「求」）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爲佔畢以呻吟，動取  
戲備之詬病。晞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車。對策  
無爲，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繳羽嗟其觸隅。學  
揣摩而不成，反嗤於邱嫂。旁離騷而發詠，幾弔於湘叢。志銷落以墮沈，迹零丁而孤苦。頃自脫身僑籍，著錄師費。  
學拘曲以見讖，肆鱣堂而卒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儉荒而見隔。對合儲而記食，躡龍履  
以倦遊。會深詔之急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銜鬻之技，上充阡陌之求。輒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雋  
軌以並馳。禿兔之堯，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太紛。曾是餓生，最當前列。擲躡燥吻，舌不下以喬  
然。彫琢莫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畦苑（一作「范」）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  
吹之曲，誤中程文之規。用冠疊髦，越升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爲器。玷竅竅采，實感  
羣倫。願揚批以增羞，在冠髦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覲顏。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羣倫，丹青上化。雖黃在口，捉麈尾  
而不休。蕭拂長鳴，託旌（一作「旆」）一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  
銜提獎，益勵進修。磨鉛鈍以爲銜，策蹇步而希驥。嗚呼，今筭舌已，藪糠而在前。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已，

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 謝進士及第啓（天聖八年）

楓宸蠶篋，方贊趨而在庭；雲樞靚深，遠臚傳而唱第。竊顧無庸（一作「用」）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實（一作「伏」）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竟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稜之原，潤色帝王（一作「皇」）之美。卓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數歡。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壁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一作「宮」）而講道。爛今舜日之晏晏（一作「旦旦」）；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蒙俊。下賢晝而旁午，論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賈以前陳。委密侍之鉅寶，先春闈而覆較。點筆畧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微猷，識宇包乎賢業。寔明靈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倫。樹檉甚乎液楮，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疎誦，切愧命儒。問尺咫以不知，終然懵學。加以素鍾舛運，生進百罹。自滄髮以交垂，已不韋而茹歎。逐耕夫而衣襪，早去先疇。畧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未路，怡儼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根。嗟感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寬。陪真廉於百郡，每與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蹙蹙，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迹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治，惜先芬而懼墮。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反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驚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繡而爲誓。車騎乏甚都之雅，風塵有化

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倚（一作「倚」是）袂，獲覲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嬰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一作「故」）惟庸妄，首玷甄升。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誦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侵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慙鉛鈍，嘗廁輪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楮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閣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悅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廣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黜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越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籍之良厚，重達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闡經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濁薦修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辱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一作「到」）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力。普禪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臂，驟紆一采之綸。矧惟囊爾之軀，仍玷襃然之首。仰膺渥饒，伏積癡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感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三代以同風，闡是齊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文。銷鋒偃革，外澹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曠。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岸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萃歌式宴，咸預於計備。游放樹圍，載嚴於籍奏。傲中樞而親試，署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爲一時之

精選。夫何么（一作「側」）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寔彼右文之上化。激昂雅節，策發蒙禱。覆雞白以樹碑，偶然於童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擗犂；枚臯屬文，徒率成於翫骸。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齋行，常從於未薦；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違賢書之薦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供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才而選集。並進乎千篇之版，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采乎一日之長，冠乃諸生之列。旣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一作「地」）以非高。蹶蹕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雖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倚裳之在列，誠揚糝以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搢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骨以爲先。則何以靡遺譴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獎擢（一作「拔」）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繡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爲先；賢路一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修。循士則以爲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旣由陶者之爲；摩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俞）啓（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疑作「英」）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雀知之晚；一木爲乎大廈，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詞，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罍，意欲謝交；嵇康之性，不便書寢（一作「習」）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不存臨，過敦禮意。迺金珥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勤，敢忘寤寐。伏况以英英之善譽，丁寧晏之休辰。德行中乎妙科，諮某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修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首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足音，以逕然；送魂若招，頓顛常幹而來些。惜乎一失交臂之舊，（一作「樂」）再見同星之周，薰歇爐銷，壤斷土絕。昔人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鄰；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况孤曠之有素，邈師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凝，獨學而精而奚嚮？薰滃弗及寡（一作「孤」）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入且美美」）溢雲紙以搗思，拔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豁若觀天，驟發醴雞之覆。茲焉匠（一作「工」）者之規矩，誓訂澄澈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等。時以孝聞，慰思音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况天錫標（一作「振」）絕俗之舊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辨離（一作「智刻」）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策，見枉有司。薦紳寃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髹繫於九戎，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葬，動直士之盱衡。然而秦先否而後傾，禍爲福之所伏。鸞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女壅，共決孰禦（一作「必在」）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俟時。掩乎十仞以韜光，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逐水（一作「策」）又作「末」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驚而爭路？斯皆雅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蒙甄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覩目無容。江關複重，音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一作「以」）鮮歡。邀懷英俊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舉之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此者竊吹（一作「玷」）下科濫巾（一作「升」）大府懷轍之嘉（一作「喜」）容外見道  
咸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遲於媿說。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况上邦英俊之躔大相燮燹之座幕中  
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作「聚」）勉策驚筋之緩仰陪席聘之珍。間祈招而不知  
因慚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謀賴乎天幸之來（一作「然」）續於賢者之躔。覬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  
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燧已積想風之慕彌增竊抃之懷俟燻墨以戒辰卽齋行而首路傾依（一作「系」）  
之至談悉非終

### 謝人投贊啓

伏蒙某入窺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懣銘丹臆恭以某人機神靈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辟表  
挺生於王國言章綸美萃六藝之英粦（一作「精奇」）思緒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  
家崇東殿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勝貴帛於邱園而某人夙蘊瑰材襄膺溫詔占磐鴻而啓繇俟辛鹿以送  
賓願以某體質頑疎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額俊之求承版藹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銜清眷荷褒袞  
以奚勝載挾袋襟念英瓊而曷報欽降至極敦崇奚周所示感編輒敢留借

###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纏拜賜刮目披文紙舞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  
驍逸軌天賦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真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  
來弊偃耳難矣贊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而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邱園之養高輕厲纏而堅臥冥

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醜齷坐談，嗟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效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逸爲方外之遊，隔乃（一作「此」）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題。因隱几之閒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矇。爲鼯鼠而抉機，僅成輕發；養鷄鷩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挾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姿。內惟棗鈍之姿，奚稱袞褻之寵。來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冀聞（一作「階」）於絕調。未遑麻報，徒用硯慙。

上隨州錢相公（惟贖）啓（明道二年，惟贖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

使歸本鎮。）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槐於迷方，書課虛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嘗懷檄以云初，屬擁旆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四輔（疑作「黜」）之年，市息三丸之盜。行郊慈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寶，惟奉百金之宴。而况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未迹，首玷初筵。至於憐憫，無能容爾。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臥以彌旬，偶造曹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北德已深，遊藩未幾。旣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憐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思。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岬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疏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旣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思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讎之職，是（一作「辨」）正爲難。委方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一作「斷」）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閭。况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修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達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日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優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斂版以揖上官，遂成以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賞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入之美，蓋因逮茹而升。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願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竊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容廡，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同。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治以挺鏐，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邱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景祐二年秋，時公自館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卽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修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詠

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歌三夏，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旆。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修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爲長言。談笑尊組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祕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辱陋，敢辱褻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慚。譬夫四面之官，鑿鑿之奏。愚者驟德，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耻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願惟愚庸，豈得庸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夷陵上運使啓（景祐三年）

修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蠱蟻之微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執養，猶足爲榮。權在公麻，是爲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願此孤生，最爲沈迹。時蒙矚（一作「盼」）睐，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驚而爲報。將謀就道，卽遂公趨。瞻企門闕，忻愉罔旣。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絕無一日之評；影纏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願上官之並格。蘋蘩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一作「尤」）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譴訶；尚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選僻，使自省思。猶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爲政以勅勸。退食

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覲顏。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爲於府章。是惟辱味，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差斂板。况茲異懦，素本孤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糞芻道上，過者踐之；搖尾筵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憊，朴賜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敦高誼。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尼父之褒。一顧所臨，增其大呂之律。義益揭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王舍人（堯臣）啓（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爲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論，必盡於丁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下櫟（一作「聳」）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蒙，私獨稱贊。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爲宜。豈望龍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錄疎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世替已棄，尙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溫律之來煦。幽憂并釋，榮感兼深。曠望門閥，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既陋且窮。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

通。頑然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謂，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浴，兼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贊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虛空，聞足音而尙喜；友於賢者，况邦士之所推。願斥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閒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修舊起廢。示之典（一作「曲」）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公爲作穀城夫子廟記）又將貽於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願爾訥辭矧非善敘。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誦，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 上執政謝館職啓（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

啓：今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有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卜醫」）禁祝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闕」）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一作「素服」）其業。館以禁罍，食於太官。詩書載之，育人材，易鼎任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與？然而康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倖人。若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苑之舉。自初嘗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修方被罪讒竄之荆蠻，流離五

年，款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於京師。其奔走之役，愛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譬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勅。奏御之日，兔膺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颯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瞻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顛愚，何以誇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同滑州知郡啓（慶歷三年三月，自滑倅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凋弊之民，方仰思於惠煦；撫綏之術，况著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一作「塵」）大府，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卽依仁而有幸。凡云瞻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爲邦國，倍保興居。

同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宗諒）謝賜龜紫啓（慶歷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爲宰相，裴度爲中丞，李宗閔爲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入所賞。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速成，時議頗鬱。果喪三品之麗，特換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皇，應毫爲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慶歷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某學非遠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

事雖聖聽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闇慮空勞，未聞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代言禁掖，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貴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形獎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己知。懇悃之誠，敢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慶歷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謚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讓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領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同校理邵學士（必）啓（慶歷五年冬）

伏審召試禁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遽辱飛牋。伏惟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富典謨，煥發文字之雅頌。（一作「爾雅」）蔚然茂器，藹著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况此圖書之府，素為俊彥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以取公輔之材。褒英旣登，朝野共慶。願茲論誦，敢謂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惠於經誦，匪可殫陳。

同河北安撫王（麒麟）啓

右修啓：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論愈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期養與，尙

顧衰殘。尋謫間以翳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黔）咨（慶歷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一作「監丞」）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葦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駭」）乎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爲重。趨好尙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已」）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入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遠辱惠音。願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敍，但切（一作「積」）悚愴。

回賀楊翰林（察）啓（慶歷六年）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升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邁道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鳴叩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鑿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勳德光於鼎彝。實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一作「憐」）守陋邦，遙聞美弄。迹宜藏密，非敢忘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歷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修。某人天衷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禪於聖治。自輟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

輸有繫於安危。况成績之已彰，佇冀功之不次。時炎煥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東之）啓（慶歷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宜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類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願之愛，聊假有餘之刃。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實久欽於羣望。涼秋之謝，嚴律將變。冀爲邦朝，善綴福履。

賀文參政（彥博）啓（慶歷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爲大國之光華，偉器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東，適符賽禱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爲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有疑）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昇平。然後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爲元志（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鑄，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歷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稟，廟榭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躋高步，羣俊聳（一作「聳」）以望風。雄毅龍村，妙選稱爲得士。果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牆而駭目。素薦稱善，喧費紙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課，豈鉛槧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

蔚然茂業，奚側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悚靈。

###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譴。（一作「譴」）逃廬易喜，蓋入迹之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天寒。感慰所（一作「攸」）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 回泗州通判句龍都官書

右修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拭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元」）講於仁義之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論之累幅，勤貺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鏗。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婉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爲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數陳罔既。

### 回和州通判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逸絕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幸茲鄰郡，首辱誨言。締緝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政

條關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卽入承於光寵。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爲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疎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廈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句稽之餘，耆神爲最。益期勤懇，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際閭英猷，貿遷時鶯。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貳政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緜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慶歷八年正月）

伏竊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翔翔速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彝，洽羣生咸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卷七 書啓六十五首

與晏相公（殊）書（皇祐元年知潁州日）

亦眩。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修以念曩日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背。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曠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忘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尙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 答吳秀才啓（當是從官在朝時）

修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下或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才。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譽夫餓者。雖取嗟來。因而無解。亦將不及。旣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窮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己。效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同。雖（一作「維」）一肯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鑿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修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修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爲應用之文。而自叨應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效。少補明時中。

被謗譏，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困病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慚謀田畝之歸。屢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底。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閱憐，察其涸迫。幸因對見，特爲開陳。俾遂年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此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煥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修學非臻，與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驪仕。抱孤忠而自許，願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異懦；有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勵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親寵，想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協贊大猷，翊宣元化。爲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愛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念修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至遠之才，學陋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倍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擢。旣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議。待罪樞庭，願無分（一作「功」）而可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敘升。豈惟致寇之虞，奚道曠官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修，必羣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沾光靈。雖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駑之可策，尙冀涓塵鄙訥之誠。數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濬）謝到任書（嘉祐八年春）

伏承祗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虞窮與否，昔賢因以知入。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愧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同前兩府賀書（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敘進官聯；祗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塵侍從，冀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登大號以惟新，推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蓋某官爲時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奏之文，志樂蕃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同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爲元老，束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修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煩諭論，但極感悚。

同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煥號始行，羣情晉悅。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以爲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待賢。自聞

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違於蒼黔。敢謂謙搗，例貽誨翰。罔知承命，但極感綜。

又回富相公謝書（嘉祐八年五月）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臯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逮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羣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爲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謙函。既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獬）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升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與談。朝廷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待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命，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升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怍之私。遽辱謙搗，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數敘奚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靡慶！竊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原本。篤於舉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

况洞，望著宗英。兼升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冊，允協朝會。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敷述奚碑？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貳被德，蔚興襦袴之謠；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卽階勳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戡）加節度使再任啓（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偉望允先於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齋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善干戈而累（一作「屢」）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醜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實允朝會。大燾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卽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煥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強，顛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屬承桃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躋類？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同。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回穎王書（治平元年六月）

右修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量闊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爲宗籍之表儀，願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拙，曲示誨函，感戢之私，欣瞻併集。

賀穎王書（治平元年六月）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冊，進位真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違伸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修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一作「節召」）遂諧歸政之請，兼升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臻聖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輪俗，介眉壽而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况惟庸懦，早荷知憐，方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敘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徵章，遂趨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卽正弼諧之

任。質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敢謂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同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治平二年四月）

右啓：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語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者，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願，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惠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蠹蝨；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卽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撝，曲示誨言。趨密卬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又同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治平二年四月）

右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撫西師，藉威名於曠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揚庭誕告，方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謙撝，尙欲遠巡。敢謂不遑，亦貽善誨。卽期前賀，但切感銘。

同杭州蔡端明（襄）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

右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頃煩持槩之備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著素蘊以未施；偃息于藩，邁沖懷而自遠。雖重建於誠請，實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卽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願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膏。瞻凝感著，交集悰靈。

同吳侍郎（奎）辭副樞書（治平四年二月）

右啓：伏承顯奉制恩，寵升樞近。伏惟某官才兼文武，業茂臯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至成，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甫御，召節甚嚴。尙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撝，曲貽誨翰。方屬臥漳之告，莫申賀慶之誠。感汗之私，敷陳罔既。

同諫院傅龍圖（下）攀違書（治平四年三月）

修根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邱山。近蒙睿思，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遠敘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治平四年三月）

修此者祗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修學知行已，而智不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其量，危而必類。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譴新至洽，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者特獎養，深察孤忠。舉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惰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遠；卻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願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修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歲雖不早，悔尙可追。至於緝風雨之蔽廬，治松菊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卽爲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特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尙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爲廟朝，精調寢膳。瞻

依之惡，救逆矣周？

### 同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修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遠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梃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陞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修以衰朽，得此銀藏。如風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 同西京留守韓侍郎（贊）書（治平四年六月）

右修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弊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休明；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懲。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淨，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爲金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煖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調，以符瞻詠。

### 同寶文呂內翰（滌）書（治平四年九月）

右修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譚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掎紳，皆同慶抃。况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聞成頓，願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嘆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

委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治平四年）

右修啓：伏承顯膺龜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諫，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入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弼諧諧，久賴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尙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願惟衰朽，早尋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治平四年冬）

右修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待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願邁，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為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旄，詎有兼持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感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願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抃。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上為廟朝精調寢膳（一作「寤」）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同青州吳資政（奎）書（治平四年）

右修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同，進退一德。方聖神之嗣統，賴耆哲以倚衛；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為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外，明若丹青。雖就

逸均勞，暫倚殿邦之重；而用人圖哲，諒難煖席之安。願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寒戒候，大滯啓行。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同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右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純誠，識窮至理，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壽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卽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願慙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畝（一作「里」）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悚靈。

同諫院吳舍人（充）書（熙寧元年二月）

右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爲（一作「之」）威，與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羣彥。果被上心之東，進膺寵命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案，陪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歸鴻筆，增重本朝。願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摛紳而竊抃。豈期謙眷，特枉露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既。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書（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運列，暫領陪藩。竊願愚蒙，獲茲庇賴；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恭惟入趨宸扆，榮（一作「受」）畀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卽瞻賢而柄用。始茲歆澤，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

詞寢曆。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牆，駭筆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斯及。其爲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熙寧二年夏）

右修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邇風千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皐皐。爲百辟之表儀，首三朝之勳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違煖席之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浹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實出常情。尋知己之旣深，輒忘言於敘感。統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爲邦家，精調寢寐；卽還大用，均福羣黎。叢爾孤生，但同與頌。

回宮教邱寺丞書（熙寧三年六月）

右修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飾無堪，久思歸於南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時舉之枉顧。遠貽誨問，實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懦夫之有立。仰銜養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已疲，第恐難勝於

竊覓。未期披款，徒以傾軋。暑伏方炎，襟靈善香。區區之懇，敷布奚裨？

回李舍人（壽朋）書（熙寧三年冬）

右修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搢紳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天人之精稜。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閒顧問之榮。時望蔚然，與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東，進司書命之嚴。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願惟衰病之餘，敢辱眷懷之軼。遽先惠問，益認搗謙。感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熙寧四年冬）

伏審樂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稜嶠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展。果被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搢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誥，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敷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此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冀，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

去，慨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有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煥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滋渥，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臧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已下增入）

某聞菁莪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頽頽之羽方歸，尙懷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違。瞻後來以不違，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抽文憲以難踰，捨藩牆而輕去。翩如秋霽，臨一水以將歸；鬻若晨霞，與孤舟而遂往。思嶺山積感，緒絲棼竊念某材質庸庸，識惟駘淺，謬偷生於人壘，獲違幸於王塗。弓冶傳家，耒耜遵業。嘗長園牢之韻，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闈就養，宦路隨方。西走巴賓，南洋江滙。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賢。歷劍阪以刊銘，文慙往昔。何嘗不跼清徽於朝闈，詠鴻藻於聖門。文席是依，寸晷惟競。僅借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揚。幸違當陽求士，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竄竄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貴鄙科（一作「材」）非有備，遽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洎春闈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木呈材，自選掄而爲器；冶金効用，荷鑄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風，官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幸泄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而致慎，慮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巖聞甲令；稊鼠之能，繁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鑠金之利。或行如黠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憂，在靈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泄政。金轡虛畧，久稽上務之榮。銀兔分符，實重專車之任。撫洽綱之大振，使訟牒以寢銷。茂草鞠扉，甘坐。故坐不謂斗筭之役，誠依莊聚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如雲之蓋，雖廣潤及於織荆；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

一物。降包荒之大體，示含垢之深仁。鷓以雍容，優其顏色。常（一作「嘗」）與言於塵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  
寒塞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  
力於歲月之餘。冀少益於顛愚，庶上裨於享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  
日而無成。露狂狷以居多，駭聰明而爲甚。斷無他技，勤乏所長。徒祇事於塵旒，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  
山藪之量，納菲莠之言。曲掩疵瑕，薦加題品。冀采一介，靡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過。舉空疎之器，爰  
定品於優長。飾闇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拙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鴛官聯於轍下，參器使  
於民間。若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廁金臺，復叨居於始賞。思踰素望，理邁  
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報。方幸輝光（一作「奎躔」）未運，使節少留。願旅翻之有依，適諧棲集。何  
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戎期，倏辭藩岳。結課葺聞於景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賴。而自解曹  
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酒梁園，幾逢於美景。  
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綸臚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揆良辰，將還舊華。違樂郊而  
去德，總大恭以銷魂。行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艗於日下。瀛州祕局，式瞻侍從之班。溫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  
趙槐府，獲効蓬心。攬涕敘誠，頤首誓報。卑情無任。

### 代人辭官狀

溫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緣  
聖獎，寵濫朝榮。屬潯邱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舉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慶，亞司會  
以名官。監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鯨。毫分未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褒異於邦爵，復登貳於

天官震悼來并，硯墨無措。已陳車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俞音，尙希舊實。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寢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日。沿官牒而便道，許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有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彈鐔於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秦機後門，最嗟於晚出；蘭臺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敢更非」）遂憑外獎之華，獲致榮階之漸。抑銜殊過，陰誓銘藏。至於當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塵尾之餘論，入於耳而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閔。在陰鮮歡，歲崢嶸而倏盡。（一作「忽」）逃虛旣久，音聲咳而不聞。擬仰墮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又上李學士啓

某啓：伏自學士被僱帝宸，躋樂史局。嘗貢蠶蟲之懇，諒塵隱几之勸。然而偃宣父之風，草帶（一作「帶」）何勝於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而稷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勵，導元氣而洩其和。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勤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秘。益注帝心之東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

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庇之心。提律已窮，凝寒方凜。冀保和悅之妙，益迎福履之綏。逃跂門牆，卓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晉學士啓，專敘獄官，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爲宴元獻作。徐孝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幸學士二篇，據蔡康祖跋云：「王鏐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某復於家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已爲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爲先進。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異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既已收入，姑存之。

###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瘥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睿慈之垂憫，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尙遙，若誥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 與潁州李侍讀賀冬狀（熙寧三年）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屆旦，當受社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錄。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頌、歷、恤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在書簡第二卷）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

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明道前）（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爲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卽先輩）象塵粟異，廟榘凝姿。服懿行以礪中，騰藉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寧藝圃而激其芳，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藥。方育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踴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辦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躋。屬而乃過，存唐安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于前。特遺芻草之餘，妍摘寫陽春之雅曲。加華衮之一字，寵示榮褒。鬻珍鬢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森駭，峭格鋒生。挂萬物以揮毫，入無間而抽秘。落落默默，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章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臥歎於酸瘠。倏駭無因而至前，不醉爲之而彊起。病醒都釋，颯若清風之襲人。絀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衍。願追持於躡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悠悉。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仕塗必用。絀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入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回發運主客啓（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一作「厚」）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績，遠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悰悃。

與辛郎中啓（慶歷二年冬倅滑州）（以下十六首見織啓新範）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畧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依聽訟之甘棠，餘陰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尙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尊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愧，遽辱誨存。願多律之嚴凝，喜天和之保裔。佇屏茂廡，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沐謙撝，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臺於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遙。冬序方凝，神襟善奮，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伏審樂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之惠。某人廟樞重器，國棟上材，績藹茂於朝端，嘉猷均於宸東。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護。攬轡有初，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迅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庥，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

伏審榮擢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久妙東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瞻懿績，亟被陟明。投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暮年入報，行別迓於寵靈。屬此

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慶歷五年冬初到滁州）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欽風義以甚高，若話言之方晤。坐塵千里，矧茂最之已深；（一作「成」）入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詠感銘，倍為誠素。

別紙（附）

人至辱書為誨。承臨郡之暇，體况甚休。鄉郡多幸得賢侯，為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粗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慶歷六年滁州）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檄迹；邈瞻風采，缺馳問於興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佇於宏村；漕最淹賢，况已升於美績。卽期迅用，以奮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與許發運啓（慶歷六年春滁州）

伏念睽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塘阻邈，常辱郵音。淮郡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此者伏審某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申良覲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勳勤而風著。佇從公議，別霑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瞻依，交集誠悃。

### 上李端明狀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欣；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卽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任激切依歸之至。

### 同知郡贊冬狀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之時。卽迓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願，先辱惠音。荷慰謚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 與楊太傅狀

右某：伏念畫圻雖通，違德末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於徽采。夫何委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奮。佇靡茂渥，以副傾祈。

### 答李寺丞狀

早欽秀望，忽枉榮臧。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闈之最舊。過形來問，但切中藏。

### 答王供奉狀

乍聞清徽，兩蒙芳訊。審憩車之伊始，欣妙齋以惟和。卽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尙阻披風之便。承屬形於謙願，常曲示於謔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祈。

答賀赴闕狀

近覽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承詔（疑）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謔問。某人材雄道敏，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

幸鄰善壤，日熟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謔言之屢及。少浣詹翹之懇，奚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謔，入被中臺之召。循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旣。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嘗刊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皆散文，後世始駢麗。如公謝章服，謝知制誥，河北謝獎諭，謝歷日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如謝致仕表，反寘集外，其他散在諸書，尤錯亂。今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凡表狀悉以遷拜爲序，其丐外乞

休致之類，則取之奏議，以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下；所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耳。熙寧三年五月庚戌，擅止散青苗錢放罪指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原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前，然公尙留京東本任，故繫謝表於夏，然後公履歷出處昭然矣。至於同是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氏之可知者，合爲七卷，題曰表奏書啓四六集，不敢失元目也。」

## 表奏書啓四六集終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七

表奏書啓四六集 卷七

歐陽永叔奏議目錄

卷一 諫院進劄子十二首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一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一  
 論罷鄆我四路都部署劄子……………二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三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三  
 論燕度勸滕宗諫李張皇太過劄子……………四  
 再論燕度鞠獄杖蔓劄子……………五  
 論乞不勒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六  
 論澁置官吏酷虐劄子……………六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七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七  
 論江淮官吏劄子……………八

卷二 諫院進劄子十首

歐陽永叔奏議 目錄

論按察官吏劄子……………九  
 論乞詔論陝西將官劄子……………一〇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一〇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一一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一二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一二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一三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一四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一五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一五

卷二 諫院進劄狀七首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一六  
 論軍中選將劄子……………一八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一九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二一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二二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二二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二三

卷四 諫院進劄子十首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二四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二五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二六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二六  
 論京西賊事劄子……………二七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二七  
 論盜賊事宜劄子……………二九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三〇  
 論呂夷簡劄子……………三〇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三一  
 論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三二

卷五 諫院進劄狀十首

薦姚光弼狀……………三二  
 論李淑姦邪劄子……………三三  
 再論李淑劄子……………三四  
 論慎出詔令劄子……………三四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三五  
 論禦賊四事劄子……………三六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三七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三八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三八

卷六 諫院進劄狀九首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三九  
 再論陳洎等劄子……………三九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四〇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四一  
 論捕賊賞罰劄子……………四三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四四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四四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四五  
 論乞賑救饑民劄子……………四六

卷七 諫院進劄狀十二首

論救賑雪後饑民劄子……………四六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四七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四八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四八  
 論方田均稅劄子……………四九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四九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五〇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五〇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五一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五二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五二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五三  
 卷八 諫院進劄狀十一首

歐陽永叔奏議 目錄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五三  
 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五四  
 論內出詔六條劄子……………五五  
 論葬荆王劄子……………五五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五六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五七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虜廝囉狀劄子……………五八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五九  
 論臣寮不和劄子……………六〇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六〇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六一  
 卷九 諫院進劄子七首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六二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六三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六四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六五  
 再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劄子……………六六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六七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六八

卷十 諫院進劄狀七首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六九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七〇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七一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七一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七十二  
再論按察官吏狀……………七三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七五

卷十一 河北轉運進狀四首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七六  
論劉三輩事狀……………七七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  
官等狀……………七八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一

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八〇

卷十二 銓部進劄子一首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八三

翰苑進劄狀六首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八三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八四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八四  
論雕印文字劄子……………八六  
論使臣差遣劄子……………八七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八八

卷十三 翰苑進劄狀七首

論修河第一狀……………八九  
論修河第二狀……………九一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修六塔河」）……………九三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九五

薦張立之狀	九六
論狄青劄子	九六
論水災疏	九八

卷十四 翰苑進劄狀十首

再論水災狀	一〇〇
論水入太社劄子	一〇二
乞添上殿班劄子	一〇三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 某人交結宦官狀」）	一〇三
舉留胡瑗管句太學狀	一〇五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一〇五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一〇六
議學狀	一〇六
再乞召陳烈劄子	一〇八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	一〇九

卷十五 翰苑進劄狀十三首

歐陽永叔奏議 目錄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一〇九
論保明舉人行實劄子	一一〇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一一〇
論選皇子疏	一一一
乞寫秘閣書令館職校讐劄子	一一二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	一一三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一一三
乞定兩制真數劄子	一一四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一一四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一一五
論史館日歷狀	一一六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一一七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一一八

卷十六 翰苑進劄狀十三首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一一八
乞與尹樞一官狀	一二〇
舉丁寶臣狀	一二一

乞免舉慶官劄子	一二一
薦布衣蘇洵狀	一二二
論許懷德狀	一二二
再論許懷德狀	一二三
論茶法奏狀	一二三
論監牧劄子	一二五
舉章望之曾鞏王同等充館職狀	一二七
舉蘇軾應制科狀	一二七
免進五代史狀	一二八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一二八
<b>卷十七 樞府進劄子四首</b>	
論均稅劄子	一二九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	一三〇
論牧馬草地劄子	一三〇
論邊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一三一
<b>政府進劄子四首</b>	

舉劉放呂惠卿充館職劄子	一三三
論祠祭行事劄子	一三三
論逐路取人劄子	一三四
乞獎用孫沔劄子	一三五
<b>卷十八 政府進劄子五首</b>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一三六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	一三九
乞補館職劄子	一四〇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	一四〇
薦司馬光劄子	一四二
<b>青州進劄子二首</b>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一四三
言青苗錢第二劄子	一四四

歐陽永叔奏議

卷一 諫院進劄子十二首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慶歷二年）

臣近見丁憂入。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色，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觀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廢，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頽俗，以身為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若弊，推祿利之小惠，廢入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一作「以」）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為可恥。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念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慶歷二年）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

諸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况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於（一作「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止。

論罷鄭戡四路都部署劄子（慶歷二年）

臣伏觀勅除鄭戡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戡，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戡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華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戡雖名都部署，而諸路有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一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戡，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戡，戡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戡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戡，則都署一職，止是虛名。」（一作「虛名可廢」）若小事一問戡，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一作「及千」）里，使戡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戡，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戡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

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莫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中，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都將，卻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戡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犖盡。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管，其鄭戡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一作「名」）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慶歷二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關。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爲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爲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合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一作「之決」）取進止！

###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慶歷二年）

臣伏見近日賊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賊侂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觀去年朝廷命賈昌

朝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先天下，自行減刻（一作「省」）要供軍費，凡為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受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膽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愛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勅諭，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為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為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請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踰違不（一無「踰」）「不」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惠（一作「惠」是）而此三人不法（一作「已各」）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為，或其性本闖略，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慢，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己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可以常為不法。臣恐翫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勸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慶歷二年）

臣昨日風聞張子頊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頊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愛。正是聖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三字一作「近者」）傳聞燕度勸滕宗諒事，枝蔓句追，直得使盡州諸縣枷桎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神世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支（一無「支」字）用錢（一有「過」字）多，未明

虛實，遂差燕度勸諭，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懼（一作「恐」）  
（一）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曰（一作「目」是）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逼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搖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一作「猶」）有論奏，乞早勸諭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送非，則惟願勸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甯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到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勸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搖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一作「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 再論燕度勸諭枝蔓劄子（慶歷二年）

臣昨日風聞燕度勸諭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搖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諭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劫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一）有「左右」（二字）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朝廷，舞文弄法（一作「舞弄文法」）  
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爲此態，得一刑獄，勸諭踴躍，以爲奇貨，務爲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一作「廣」）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勸諭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劫問大臣

議邊事！顯是飾外生事，正遠推勸勅條。況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遣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爲邊鄙所輕，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遠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尙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一作「伏」）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慶歷二年）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句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種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曹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五字一作「非」字）故意偷護，不過失於檢點，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正藉勇將。况如曹者無三兩人（一作「三兩人而已」）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勸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句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願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鞠，一旦受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一作「行」）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慶歷二年）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今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泄，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慶歷二年）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為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為然。伏乞採臣此意，速降指揮與社杞，令所在張榜，使賊聞知，所貴投（一作「入」）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 論宜專責社杞捕賊劄子（慶歷二年）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有「言」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稟催督（

一作「督催」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爲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專統，指蹤（一作「縱」）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協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鬪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茲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奏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鬪，不可不虞。寇死命窮（一作「寇賊死命」）恐未易敵。合早除羈仍（一作「切」）須（一作「須由」）督責。況蔡稟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稟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加一巡檢，致使兵士喧譁，幾至生變。苟或如此，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一作「使」）專一，早能（一作「得」）了當，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慶歷二年）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尙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其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一有「故」字）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怒。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墮。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含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

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一作「盡」）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世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鼎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 卷二 諫院進劄子十首

### 論按察官吏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其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一作「二」）部等處，又只主（一作「具」）差除月日入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一作「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替他事，不再按察。今請令進奏院（一作「官」）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一作「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材，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致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滯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至治。只勞朝廷精選

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一作「臣」）劄子（慶歷三年）

臣風聞吳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爲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準」）一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一有「臣欲」二字）乞速詔邊臣密諭以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遁和之意。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爲準備，庶不致事。仍慮邊將謂（一作「料」）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吳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慶歷三年）

臣竊知吳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句使臣須索排備（一作「比」）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吳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一作「謂」）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頌（一作「能得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一作「待」）亦未爲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爲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服，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服，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卻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有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至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一作「制禦」）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翦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為學畫，速務翦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捉，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一作「處」）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轉熾，卒難翦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有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

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淮深處趕趁（一作「追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致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萬口權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聲，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旣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一有「居」字）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協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故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敕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慶歷三年）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緣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至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期年，卻授兵權，全無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鬪，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要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爲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慶歷三年）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警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蕩撲，則其殺害人民爲患已廣，如更未能蕩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來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提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強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有亦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一作「知」）王倫所過楚、秦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鬪敵，卻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卻衣甲，蓋由法令不峻，無所畏懼，官吏見（一作「知」）朝廷寬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虛，時下可懼，甯是畏賊，不畏朝法，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卻衣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

効。後賊破日，卻議欲用，仍今後用此爲例。

一、外虞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入入城打劫，不尋時鬪敵，致全夥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自身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欲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有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盜賊，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法。其（一作「若」）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卒，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爲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舉使臣，今使臣自選舉兵卒，不拘兩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慶歷三年）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爲性陰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劄蒙負恨，終身不齒。官職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

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一作「端人正士」）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輒」）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尙敢欺罔（一作「惑」）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爲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取進止！

###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祖宗時，猶有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一作「不決」）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卻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例」）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卻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有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頗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貴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功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擾，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愛國之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一作「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祕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

此更有起請事件，盡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孫曰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一作「能」）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 卷三 諫院進劄狀七首

####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一有「之事」）

二字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引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竊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憚，性同犬彘，邊強則服，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一作「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尙猶如此；若（一有「使」字）更因西事，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一有「然」字）臣竊怪在朝之臣，尙佞安靜，自何以北絕無虞，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非尙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爲得也。况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尙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恭、兀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有「使」字）秋風漸勁，虜轍（一作「隙」）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一作「志」）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懼，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陵（一作「峻」）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一作「伏」）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

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阻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君，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知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一作「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致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瑋、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家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

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齎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掉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一作「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

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一作「仗」非）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一作「較」）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慶曆三年）

歐陽永叔奏議 卷三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維。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爲鎮定州總管，亦關利害，臣職當言。」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繼毫所得，控盡朝廷威勢，固卻天下生靈細。一作「深。」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一作「非。」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不當。」入，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一有「矣」字。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一作「肯。」求之耳。今不肯勞心選。一作「揀。」擇越。一作「不。」次而用。一有「而」字。但守常循例，輕用小入，寧誤大計，一誤不。一作「一。」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兩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一有「則」字。別未有人，難爲換易。一「無此四字」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一作「別須有。」入用。臣謂今日任。一作「用。」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况如承祐者，凡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廬州，只令。一有「營」字。築。一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材，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耳。方今黠。一作「醜。」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一「無二字」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爲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一作「暫。」來。一有「使使」二字。朝廷忍恥就議，蓋謂河朔無可自。一作「素無可。」特難與速。一作「力。」爭，須至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有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精意。一作「選。」將臣先爲禦。一作「預。」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一作「用。」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開慢職秩，若欲錄其勤。一作「勳。」舊優其戚里之恩，聞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慶曆三年）

臣風聞朝旨（一作「廷」）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作「管代西人」）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一無此四字）不肯背臣（一有「又」字）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一作「少」）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一無此九字）朝廷既（一作「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觀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一作「回」）事勢（一作「意」）未削則必內憂新戮次恐拘留（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測必有斬使出兵之懼拘囚在館之憂」）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論事恐益」）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况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班行（一有「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一作「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本「彼」字作「令賊」）轉自強我轉自弱（一有「矣」字）况聞邵良佐昨來往被僅免屈辱而還則被雖戎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驕強辭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一作「廟謀」）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本「其」字下二十一字止作「宜罷館待而比於前次更可減損」）至於監視饋餉（一作「館待」）傳道語言一了（一作「幹」）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一本無此十字）雖尊寵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其請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一有「邊鄙」字）逞（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有虧事（一作「國」）體不若急修（一作「速嚴」）邊備以圖勝算（一作「廟勝」）取進止（三字

「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擱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卻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尙不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慶歷三年）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一作「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思極慮（一作「遠慮」）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一作「拖」）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一有「不過欲」三字）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訓兵擇將」）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一有「料」字）

之事可知。蓋慮繼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慮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一作「稱」）臣（一有「而」字）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一作「必」）攬通和之事，以爲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甲。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探外（一作「衆」）論，所聞如此異同。（六字一作「雖有異有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宗舊制」）大事必須廷（一作「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興兵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一作「措」）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探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四字一作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一有「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一有「先」字）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一有「惟陛下裁擇」無下九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慶曆三年）

右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擲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慮，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

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尙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

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愛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褻謀。今如遣范仲淹、龐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尙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一作「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說（一作「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

臣謂方今不差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入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愛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憊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卷四 諫院進劄子十首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慶歷三年）

臣竊聞契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城中，仍聞且只（一有「令」字）

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爲準備，其僞以好辭來迎子爽，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一作「出不意以」）攻子爽，或被拘留，或遭虛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爽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取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爽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一有「必」字）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吳賊爲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服。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某，以求勝算。取進止！

###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慶歷三年）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一作「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剗刷，及以穀帛同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鐵。故淮南近歲號爲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爲害不細。往年幸定王遠（一作「遠」）薨，皆剗剝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况今年江淮王倫大（三字一作「諸路自」）驚勃，後繼以蝗旱爲孽，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

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岫外方，防禦姦吏刻剝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忿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為患非輕。豈可四入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為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一作「變」）無窮。今抃既不可預告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執（一作「守」）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為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恥，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慶歷三年）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親伏朝旨，已差范仲淹田况等為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為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擢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

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閔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宸衷，輒仲施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苑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卻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南，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進兵，誤事後時之「一之」字，一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警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至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橫行兼善。更善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有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惡，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廟謀。上寃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棄，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難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慶曆三年）

歐陽永叔奏議 卷四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會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縣置兵爲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賊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爲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洙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爲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鄖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腳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二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爲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還退者，三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爲慮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按察乞冗濫之官者，蓋爲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饒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肯以身嘗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天下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一有「言」字）乞按官吏，况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

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頌以遣使爲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 論盜賊事宜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廢頹，法（一作「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開摺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尙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

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成虛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一作「仍」）

〔早聲畫，竊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以來，羣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他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甯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甯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侑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險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一有「擢」字）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之事」二字）人主因之薄其待遇，跡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卻令中書除人，致於內（一作「置之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在天子左右，與無（一「無」字一作「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作「聖明」）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慶曆三年）

臣昨日伏覲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一

作「倒置」一綱紀大曆二十四年（一作「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一作「發」）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一作「正」）賴陛下始終保全，未妨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陛下。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罷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賊愚騃子弟，不佳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議，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即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尙無所顧，况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爲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一有「旨」字）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會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

行近勅，而有違與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開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卷五 諫院進劄狀十首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慶歷三年）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尙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一作「使」）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綱紀，幾至大壞。筋力健康之日，尙且如此，乖繆，况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嘗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字，眩惑天聽，况夷簡患難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疏」）必難自爲，其子弟輩又不肖，須防作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慶歷三年）

右臣等伏觀慶歷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勳姓名開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

失信。况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一作「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隣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一作「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沈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觀赦書飾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况有可探，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 論李淑姦邪劄子（慶曆三年）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卻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况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

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悔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卽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旣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不肯行。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君旣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忭，卽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陝西，爲買百姓青苗，及轉般

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爲（一作「大爲西人」）患逃移卻入戶（一無此三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誠得轉般一事入獲稍寬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卸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爲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威等能積糧備故賜（一作「此」）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威處置罪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下成爲村（一作「能」）吏別有任用卻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面（一作「鄙」）之事常須有備此一舉陛下聖心久有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一有「休」字）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一本無此三字只作「差」字）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一作「康」）德輿爲鈐轄闕卻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尙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

之耳。甯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

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甯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一作「悔之何及」）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爲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極曾言論列，恐稍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禦備。凡爲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又無寧晝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以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觀、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人，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卻（一作「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卻權、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一作「更」）多，而乾象變差，讖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盡」（一作「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於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

臣聞雨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爲？若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議論甚多，伏乞合聚羣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條奏取進止！

###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協力之人，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得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一無此字」）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伏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一作「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一作「欲作何事」）是陛下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有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

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輩，方能救數（一作「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譁之紛紜；而茲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詈，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協力，凡小人怨怒，仲瀾等自以身當浮議，竊諫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始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卻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茲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庶充臺官。其人以適在茲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一作「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至所舉非人者，皆爲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爲之。况臺中自有襄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一有「者」字）連坐舉主，重爲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慶歷三年）

臣近曾上言，爲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襄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黃（一作「蒼」）例，又未見議復襄行。臣竊嘆方今（一有「大臣」二字）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侯（一作「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爲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甯用不材

以嗜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一作「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爲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一作「舊」）舉。旣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舉例，資其惟才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 卷六 諫院進劄狀九首

####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慶歷三年）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一作「當爲」）勸罪重（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卻軍資甲仗庫，蓋爲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於縣廳（一作「廨」）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卻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使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舉盜賊並（一作「自」）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蔽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 再論陳洎等劄子（慶歷三年）

歐陽永叔奏議 卷六

臣近嘗上言爲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愛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違。今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愛。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頗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一作「信」）則更無懼畏，必效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尙或借入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資後效。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尙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違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接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蕪滅，直至養成地勢。又其（一作「洎等」）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會行違，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爲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尙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賈降，洎等一兩資（一作「員」）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乎。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尙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以例爲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備職以爲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

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爲恥者。假之既不足爲重，得者又不足爲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况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有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爲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作「媮」）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邱夏、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概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邱夏、孫近雖押出，而林概已有召（一作「得」）一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尙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邁館閣闕人，卽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入，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薦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旣不濫居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尙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情班，不至冗濫。

###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慶歷三年）

右臣伏見張子頌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一有「受冊」字）而尙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一有「誤」字）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

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同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聲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一有「已」字，許二十萬，到「一作「則」」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一作「神」」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尙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尙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况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一作「損」」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論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要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撤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過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一有「中國」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五字一作「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捕賊賞罰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况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羣賊，亦不爲少。據於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績。臣料（一作「謂」）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如無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效甚多，但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盜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去惡，但要淨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鬪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爲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一作「頒」）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爲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吉水縣立伍

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一作「及」）民間以爲便利，即乞頒行伍保之法於天下。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爲患如何？旣敗之後，不誅家族，况小入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勸（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至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於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兇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寃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尙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尙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儒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爲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軍民愛畏，乞卻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協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一作「賊」）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卻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爲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於用刑，尙令勸鞠，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所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效韓綱，見賊便走，則在（一作「到」）處城池，皆爲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恩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饑民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一作「日」）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爲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有多少賑卹，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卷七 諫院進劄狀十一首

論救賑雪後饑民劄子（慶曆三年）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饑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絕。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絕矣。况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爲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以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錄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稅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筆畫，早加存卹。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饑凍之尸，列於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望聖慈

特賜留意。取進止！

###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慶歷三年）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悍，藏伏之禍在後。一禹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澧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蕩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卻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澧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實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纒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一無「道」字）？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稍（一作「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察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一作「明」）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慶歷三年）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頽。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頽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當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入？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官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慶歷三年）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為無木植，錢

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爲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爲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剝疲民，爲國斂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虞事乖級，所致兼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效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絕。其合用村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sup>？</sup>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 論方田均稅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賦稅，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一作「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竊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有祕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滑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初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爲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字）

###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慶曆三年）

歐陽永叔奏議 卷七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又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爲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廢弛，惟用冗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怪。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專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一作「論議」）庶有裨補（一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旬校稽違，考實實效，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伏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同申，便爲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句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選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選，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積實憑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選；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選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選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爲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集事。不必邊任，并閑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爲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高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爲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亡卻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旣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旣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來是」）還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况彼初心，又無類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爲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雲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爲

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備，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慶歷三年）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爲檢匣抑塞言事者，實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爲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爲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卻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援，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爲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慶歷三年）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未有棺器，卻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概，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定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

道以自裁（一作「殘」）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疎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爲臣寮論奏（一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羣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卻得教坊句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勸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尙爲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爲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卻入內以來，著跡漸（一作「甚」）多彰露。內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句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閒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 卷八 諫院進劄狀十一首

####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入，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一

作「賞」一賞之不已，故難辨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祕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祕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選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刑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旬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有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官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差，至於賞罰之柄，實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效，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慮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效，况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慶歷四年）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瘠死，鷄犬不存之處，九（一作「春」）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慮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戶不安，生業徂賊殲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

重斂，外遣運使（一作「轉運」）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相呼而起，其慮（一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爲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賜（一作「施」）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姪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  
進止！

###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慶歷四年）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廢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贊成之心，而大臣尙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

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擇，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效。今陛下又以六事實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效？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 論葬荆王劄子（慶歷四年）

臣伏觀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陛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飾浮費，及絕其侵蝕，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一作「有」）司會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

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老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慶歷四年）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若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

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鷲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監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已贓論。仍乞（一）有「選」字，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入，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慶曆四年）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苦塊中便蒼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聞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喪禮，而允良爲國宗屬，全然不曉入事。京師士流間傳說爲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句居喪之禮，亦無哀戚。

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東補蔭子弟，須是（一作「命」）習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爲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爲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

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賞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擲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慶曆四年）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一無「爲」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同心，則於後悔之中，尙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誠」）已太多，然尙有禁嘗鹽遷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馳」）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疑我，併力以吞唃廝囉、摩旗、瞎斡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廝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爲國藩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

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集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慶曆四年）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一有「理」字）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

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濫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三千人爲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類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

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太濫，蓋其飾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致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致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探（祇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於今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慶歷四年）

臣伏觀方今夷狄外疆，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世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賞罰，以戒撻淨。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愛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事紛紜，願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算，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慶歷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爲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似」）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卻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遵，替卻臬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擬（一作「擬」）擬廉謹，不爲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敢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入之才，尙恐不能了事，豈可尙循舊例，依次用人（一作「撥入」）（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一作「合」）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

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爲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爲利甚大，則失人爲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慶歷四年）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寔，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實」；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求「一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撰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一作一人」，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學制「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一作一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一有舉」字，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一作一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至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一有皆」字，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一作一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互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其「一有他」字，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一無此九字」，州郡封彌，騰錄進士，諸科帖經「一作一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爲「二字一作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一作一業」，取材不遺「一有爲治之本也」，五字，苟可施行，豈賜裁擇！

卷九 諫院進劄子七首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歷四年）

臣嘗慮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率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一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敞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敞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爲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雖貴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縱誰

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軍革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揚，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請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爲，一任徐的等擊盡，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取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爲，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長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一有「臣」字）尙恐大臣有主報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彭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取，未肯抽回，卽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詔卽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慶歷四年）

臣風聞楊敞近與蠻賊關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敗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三字一作「謂兵勝」）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乎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尙李花脚等數十（一作「大一」）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敞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蠻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黃捉兔，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敞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一有「時」字）機，不可失也。若令敞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

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病（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憤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爲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敗獲賞，爭殺平人而敗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敵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耿等，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爲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論與楊、耿，其賞與乞少遲留，庶合亦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慶曆四年）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耿，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耿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攜，卒難翦撲，而耿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閒，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戍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爲鄧和尚黃提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徠之類，亦皆有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徠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益官吏，急於討擊，遂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徠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爲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帥等初招黃提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於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旣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

思之，莫若罷兵曲救，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爲平民，乃被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爲害愈深。况漸近夏暑，南方燠溼，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道之大急，則澗、柳、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爲國家之憂。

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旣多，心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澗等劄子（慶歷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澗爭水洛城事，加禁澗等奏來。（六字一作「枷送澗等德順軍」）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澗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澗能得之，則於澗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澗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

國家近年邊兵屢勝，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二字一作「而釋」）劉澗，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澗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四字一作「諸蕃族」）畏澗之威信，今忽見澗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一作「生」）疑？若使驟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

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澠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戎，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澠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澠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

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連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澠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澠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澠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遠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澠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含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救汝，責汝卒（一作「辦」）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會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一有「也」字）蓋罪澠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澠劄子（慶歷四年）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加取劉澠等，因致驚擾。周詢卻乞將帶澠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澠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澠守之不可。然澠與狄青殊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甯移判殊，不可移澠。尙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殊而不動狄青，卽不是特移大將矣。（一有「殊」字）若澠移路分，更升

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卽不是因漚被移矣。如此，則於涿無損，於漚獲全其功，於邊防利（「利」字一作「之體，無不」四字）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涿狄青，卽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况今漚與涿爭，而漚實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漚，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效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神世衡、築青澗城、漚築水洛（一有「城」字）耳。臣亦聞三者，惟漚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漚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輯蕃部（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涿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慶歷四年）

臣伏觀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披公徇私（一作「內披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錄令兇吏潛行殺害，及兵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屬，慎錄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歷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

伏以盛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披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

一曰，謗毀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爲便。

故吏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今王礪卻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卽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抑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毀之罪，可誅一也。

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罄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碎細刻剝。有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卽令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一作「入」）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貴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與大獄，及至勸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一作「入」）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

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卽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械，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勸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

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旣吳育是舉主，卽合有陳乞別差官，豈可謗毀光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

且王礪謗毀光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係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慶歷四年）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爲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臣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立潮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尙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尙幸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授太常博士，通判鄧州。）

## 卷十 諫院進劄狀七首

###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慶歷四年）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劬，奏爲體量知潤州 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劬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委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委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符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劬爲人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劬優劣如何？若才過於劬，尙可取信，萬一不才於劬，見事相背，卻言席平爲才，邵劬含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劬，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劬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勸，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盡知，何必更令（一作「待」）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滯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一有「只」字）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

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卻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甯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肯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帥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卻委別人，則帥之使威，誰肯信服？帥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帥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入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論也。伏望聖慈，特赦其（三字一作「取」）邵帥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觀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密，不會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瀘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爲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

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取屈志就和，本爲休民息力。若歲殺盤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爭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粗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

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爲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卽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爲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爲孤壘。其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爲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况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慮智，皆知和爲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爲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况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爲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締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入，尙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尙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慶曆五年）

歐陽永叔奏議 卷十

右臣今日竊聞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爲非。臣聞聖主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况自國家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特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爲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賊行，著在刑書。此尤不可。一有「以」字，玷辱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恥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當其被習因循，則不以爲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修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集賢公舉，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兩制連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慶歷五年）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覩降敕，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一作「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材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旣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旣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旣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

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况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卽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一有「務」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 再論按察官吏狀（慶曆五年）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凡舉年老病患，賦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一作「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曠者彈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穢如魏兼，老病如陳果，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醜解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概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亂舉。今時鐘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管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箴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于論不為甚高，（一為甚高一三字一作「迂」）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嫗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卻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為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酷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縲繫者，與賊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一作「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卻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違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違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一作「競」）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權。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四守一作「是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期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一作「憂」）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建賜，蓋臣常見外虞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期月，民即（一作「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慶曆五年）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

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

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大小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違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况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二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旣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一作「只」）喧然，務騰謠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况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謠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謠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敕出賞錢官爵購捉，是時上欲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作言語動搖，及救拏出，自此遂絕。）

卷十一 河北轉運進狀四首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觀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怨，枉奏乎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費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一有「彼」字）被選之人，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慮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徇者，何況更（一作「過」）生疑，異使其各有心關。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徃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成效，而老病昏昧之人，豈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積，而朝廷自徇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怨，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徇按察之權，而爲貪賊老嫗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 論劉三蝦事狀（慶歷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蝦，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算，未能爲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巨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疊國之臣，過有

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卻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

往年山遇拾元，吳而歸朝，邊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吳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旣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吳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效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違，可爲鑒戒。望伏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

三、蝦是契丹黃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入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

况彼來投，又無道者相繼，旣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

三、蝦旣彼之黃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旣南來，而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蝦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

彼旣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蝦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且三，蝦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良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

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蝦，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曆五年）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察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敕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察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有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選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權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係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况自頒新敕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飾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請託只此敕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况兩制之臣除此敕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敕則頓（一作「徒」）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舉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嘗弼在兩府位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敕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

譴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况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纒出，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張，臣檢詳元降舉官救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卻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至今來臣容指以爲辭，豈可尙冒寵榮，不能自効，請從黜罰，以免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察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觀去年八月二日元降救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撤」）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今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慶曆五年）（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

臣聞士不忠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一作「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過而蒙信

任（一有「者」字）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一作「入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一有「者」字）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循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諤，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滉，仲淹則是劉滉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條略數事。然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

志在遠大，而多差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人字，一作「遇事而近，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有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遂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貴」，祖宗之言，陛下憤取難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冀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擇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文意，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貴」，蓋用綿本及李燕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曆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敵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

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觀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爲責耳。

### 卷十二 銓部進劄子一首

####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內銓）

臣勸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自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覩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難（疑「餘」字誤「雖」字）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勸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已，注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 翰苑進劄狀六首

#####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勸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入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

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遺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攪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請隨行指使之入，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爲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爲自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的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讒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至和二年）（公爲翰林侍讀學士）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當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當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同，爭

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同其有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晉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愆。」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戒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戾繆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

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魏碑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綱紀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一作「皆」）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狼腹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聖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還，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

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然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受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嗾上傲下，懷辰之臣也。陛下受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或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會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宣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定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費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勸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抑已爲太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臣令當政大臣。早賜鑒畫。所貴不爲將來之患。所有臣鑒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有慶曆八年。敕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爲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爲利便。

二、百司入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當。敘勞酬獎。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絕。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二事。如九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陛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敕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知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嘗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一作「功」）。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即圖酬獎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入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誓爲過，以示萬世。今小入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臣因準敕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概。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入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

臣竊見累年天（一作「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甯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薄盡足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修，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甯，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

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光寺，乞勅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一作「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尊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爲將其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卻至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盡焚除」）。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一作「聽」）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 卷十三 翰苑進劄狀七首

#### 論修河第一狀（至和二年）

右臣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伏臣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一作「勤」）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旣已倉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積芟，搖動六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入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旣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眾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

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一作「者」）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一作「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况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含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旱災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

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同，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同者哉？臣聞解障（一作「堰」）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一有「勢」字）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同。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金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同，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蝸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

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犬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折（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選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尙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橫壠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流乎」）淤澀，乃於滑州天臺壠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壠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令水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壠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

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壩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熙  
歷三四年，橫壩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  
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復」）決。然則京東橫壩兩河故道（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  
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  
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  
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  
橫壩之口，亦何至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一有  
「所」字）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  
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壅，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  
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  
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  
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  
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  
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  
如龍門橫壩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一有「者」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  
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同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澗，  
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一有「則」字）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注」）  
（一）增治隄防，疏其下流，後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一作「北」）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

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塞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澗，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修河第三狀（至和三年）（一作「論修六塔河」）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幸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侵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同入六塔，將來之害必（一作「雖」）大，而其害未至（一作「止」）。

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怨，冀爲患之奇，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

患愈大，則豈有不同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一作「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

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遷。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遠。開六塔以同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侵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遷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遠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廣棟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艱」）一忽，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論也。

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壘至海二千

餘里堤埝，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一作「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特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翼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翼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翼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遂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共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

諫官尙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誌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効。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乞留中，遂不出）

###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留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餘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持。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問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述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允臣奏，乞送銓司施行。

### 論狄青劄子（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取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一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

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

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而有諛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加之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盤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關訓練，自青爲將，旣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尙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情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偏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有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

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一有「而」字）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

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月餘，削罷樞密，知陳州。）

論水災疏（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親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奔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疊疊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阻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循復。譬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

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

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邪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官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伺澤者嘗上誓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奉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無十字）侍於左右如入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

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且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卒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一有「而」字）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

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備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誡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詔書曰：「悉以心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 卷十四 翰苑進劄狀十首

#### 再論水災狀（至和三年）

右臣伏親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與？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與？然則上有詔而不言，下有言而不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

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貴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

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一作「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蔣攸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益霑恩澤，稍升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

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讖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議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被

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畢，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勸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再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至和三年）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句當人狀申，爲雨水滄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牆壁摧塌，乞行修整。尋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窺外廟，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圯，井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牆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觀，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厚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厚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各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

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屏出積水，築起四面垣牆，不使路人車馬往來，然後整繕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差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王澤，監修提舉。）

### 乞添上殿班劄子（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羸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會（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甯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入，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偃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閒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教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嘉祐元年十一月）（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狀」）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拂騰。蓋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同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

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萬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朝為入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譏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橫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凡非其人，不協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頌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

「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續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禱補，取進止！

###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嘉祐元年）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鎮廳進士，得解入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有是朝廷（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爲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爲可惜也。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管國子監，或專（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敕旨。

###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一作「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感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爲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爲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勸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爲」）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議（一有「新」字）學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利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

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尙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

俊選，莫不入學；有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於鄉黨。然後論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爲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千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臣請詳言。

方今之弊，旣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與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一有「而」一字）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與待其衆察，徐老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尙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齋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覲厥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尙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取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邱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一有「籍」一字）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

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

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勸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一作「在於敦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以俸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一作「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士修其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申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踰蕪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爲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爲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傲之士（「一有「也」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爲。况聖恩優異，褒貴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爲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遂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輸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况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

臣等勸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劄得之，汪達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卷十五 翰苑進劄狀十三首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嘉祐二年二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飾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入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大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共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取，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五」）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僭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真辛勤進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僭偽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爲僞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僭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捕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戒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精幹京朝官巡捕，每獲懷挾者，許與理

爲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檢察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捕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爲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厚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捕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榜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一無「明」字）舉人行實（一作「止」）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觀近降敕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爲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陰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覺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無疑。苟一有未然，尙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懇懇，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

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求，特表懇懇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懇懇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取，懷取蓄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罅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他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嘉祐二年）（一作「書」）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年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堯國公主近已出

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憫雖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有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儲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遍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朝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讐劄子（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祕書省）

臣近舉敕，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一作「讐」）校了，以黃絹裝褙，正副二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借」）一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抄寫觀文殿書權往至今，伏見館閣校讐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開局，及別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

以繪閣圖象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宇闐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卽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褫，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入數酌量多少。如闕人，卽別具學畫聞奏。今取進止。

###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勸會本府見勸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苦爲信令。今梁舉直累煩容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敕，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進，進納。今取進止。

###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

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一作「追」）復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蕩然衆衆，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一作「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選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劄子（嘉祐三年）

伏來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臣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

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藁尙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因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號爲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督句，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盡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爲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有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宮院嬖嬖，或爲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於再三，而干求者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聽，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勒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勒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勒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歷狀（嘉祐四年）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敝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察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論，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一作「排」）以月日，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一作「敢書」）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

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漏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廂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

察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與官失職者，奏行書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文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處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句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春）

臣勸會府界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戶，經府披訴，稱被入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參軍張雅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卻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莊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折，全家露坐，冤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橫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爲憫傷。可爲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若如臣所說不虛，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卻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爲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據寨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內，情理領怨，欲乞下開封府取

勸（一作「會」）共獻利之人，與濂、濠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鐙劄子（嘉祐四年）

臣伏以上元放鐙，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二字一作「皆以」）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歲豐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闕公事，內自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况方以日蝕之災，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鐙，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有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愛民之心，今取進止。

卷十六 翰苑進劄狀十三首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醇厚，治道之汗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一作「嘗」）下同。

（）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軀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拯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貴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察屬相繼輪列方，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察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一作「聞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而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

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殉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一作「臣」）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讒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微訐，

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搆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搆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取，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搆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取之節，而搆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慮，豈謂小哉！然搆所恃者，惟以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搆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搆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搆他職，置之京師，使搆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搆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搆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乞與尹樞一官狀（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長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寬以死。擢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樞，年方十餘歲，惇然無佞，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禘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陸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

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

舉丁寶臣狀（嘉祐四年）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稅」）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敘理監當。方智高攻劫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奔逃。如（一作「兼」）聞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會關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簡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裕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一親民差楚。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伏候教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嘉祐四年）

臣近準敕，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入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取。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卻依舊制，只命學士一員專舉。况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不可

獨任，乞候將來續有盡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材，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撫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救旨。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勸會昨來許懷德，祿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倅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閣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敘，前來祿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祿享例加恩命爲輕，所以更無表讓，卻於今來表內，因帶敘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閣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况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勸懷德，正以典

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

再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祿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強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治，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概，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况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言，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誣好言之

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旣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一無二字）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旣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旣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旣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

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旣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旣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湖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害一也。有新法旣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衆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醵鈔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目

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是京師歲歲發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再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李淵長編說五害處止是節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爲艱於移用。）

### 論監牧劄子（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師，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改，卽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况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接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華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柙何以致馬之耗滅，今何以得馬之蕃滋，卽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甯，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

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閒地極多，此乃唐權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咸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汾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往，彼踏行聲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卻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關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一作「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觀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端，如欲大爲更張，擬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葦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滅，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此日臣寮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更改，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甯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

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寔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

### 舉章望之曾鞏王同等充館職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同。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同，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同，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加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

### 舉蘇軾應制科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雋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蠡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舉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

奏聞，伏候敕旨。

免進五代史狀（嘉祐五年）

右臣準中書劄子，爲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愈養朝，送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者，爲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綴，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爲多士所誦，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正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

惑亂；然後經義統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 卷十七 樞府進劄子四首

###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尙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卻別（一無此字）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密州諸縣（一有「於」字）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一作「夫」字）開間將行（一無二字）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有白礬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尙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一無此字）禁，只令攤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民之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煎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

（一作「地」）謂所均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價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卽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修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倏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尙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况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字）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遠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馬舊管（一作「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會差高勛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卻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播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

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寶頭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稟畫申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卻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令取進止。

###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奉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萬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維，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勤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

而順，希旨含意，初聞若可喜者，（一有「此」字）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逮章列畧，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取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譴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入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劍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燾，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劍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一作「呂」）諫（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懼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此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逸幸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此官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一無此上一字）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

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爲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 政府進劄子四首

#### 舉劉放呂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放辭學優瞻，履行修（一作「備」）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樸，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放呂惠卿欲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壘門外道，南向北向立。次引入壘門，就壇東南位，即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爲宜。今卻先引行事官於壇下階，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一作「土」是）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謬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

擬記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各糊名騰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卽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此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卻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一無此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

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濫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既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莫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一無二字）十人取一人，此為濫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抵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亦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強言，乞賜裁擇。

### 乞獎用孫沔劉子（治平二年）

臣伏見諫狃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

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哲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河尚在。西事時，河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河者。河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况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河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乞今欲朝廷更加察訪，如河實未衰羸，望伏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一作「入」）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英宗實錄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河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卷十八 政府進劄子五首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諫稱狂僭，釐隙已多；不越歲年（一無此字）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軍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歷所謂外料敵情者，諫稱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維（疑作「推」）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諫稱雖曰狂妄，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

料敵情在於如（一無此字）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歷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鸚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歷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窳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尙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取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諫祚狂寬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願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係繫諷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廷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墜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歷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

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有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一無此字）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虜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一無此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一作「密」）蓋欲攻黠虜方疆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上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一無此字）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處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積糧，當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

眼，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共」字）知中國之疆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一無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治平二年）

臣近曾上言，諫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既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窺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者，諫祚以萬騎寇秦隴，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諫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俯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一無二字）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聲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幾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

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材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右左，與之曰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擢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前能而後儒學，費吏事而賤文章。有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一作「而」）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憑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一有「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治平三年）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捨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入入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捨養育之人，或已被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同，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爲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同，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同，方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人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入員，故

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爲校勘（未是正館職）爲校勘四年後，升爲校理（始是正館職）爲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入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爲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爲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有「之」字）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况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進劄子二首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倭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不稱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邪，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邪，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一、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纒遇豐熟，卻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入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尙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債錢（一作「散」）數，則積壓（一作「欠」）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入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入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入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一作「欠」）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入戶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東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

舉管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卻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等官，不令催促，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圍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 言青苗錢第二劄子（熙寧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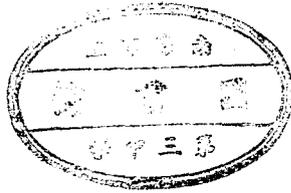
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入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尙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慮夏料已散錢，尙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詔」）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入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論，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一作「濟」）尙有說焉。（一作「可說」）

（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尙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一無八字）伏乞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 歐陽永叔奏議終

歐陽永叔奏議 卷十人

歐陽永叔奏議 卷十八



一四六

116  
840

